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子部第三二冊目次

古方略四十五卷續編六卷(二)

〔明〕余懋衡輯  
明崇禎十二年書林張詒謀忠貞堂刻本

一

羣言瀝液八卷

〔清〕梁顯祖輯  
清康熙刻本

五〇五

古方略四十五卷續編六卷(二)

〔明〕余懋衡輯

明崇禎十二年書林張詒

謀忠貞堂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古方略機卷之四

明

登源

金

張

定

袁州

張

張

定

柳晟慰勞府兵

唐憲宗元和元年以柳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

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成梓州軍士怒

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爾曹何以得

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闢以不受詔命故爾

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爾以爲功邪皆拜

謝諸諸戍所

謝諸諸戍所

芑山氏曰伯誅劉闢事過軍士亂萌誘之以功

之以誅聽者自當誓服然非晟急智不能

李愬行視士卒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以李愬李愬子漢州臨潁人爲唐節度

使討淮西吳元濟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

皆憊戰愬知之有出逆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素

能恐耻故使來指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

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

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

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

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情然吾可圖也淮西人自

以嘗敗高袁二帥袁滋袁滋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

芑山氏曰韓淮陰用怯破龍且愬于元濟亦然



敷置淮西行縣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自吳元濟反，淮西破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米麥芟魚鼈為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繁，敷置行縣以處之，為擇縣令使之撫養，併置兵以衛之。

或曰：行縣置而人知有唐，淮西自是不足平。此特為招降地耳。至於軍無餽餉，其得繁又在置淮，漕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源。

古方略

卷之四

三 品良

輸於鄆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此必晉公之謀，它人弗逮也。

惟適氏曰：縣令不可不擇，苟非其人，雖置行縣，民豈來歸哉？綱目削此，見經術疎略處。

李愬厚撫降將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唐鄧節度使李愬謀襲蔡州，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嘗為東邊患，衆請朝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諫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我因吳氏再生，故為吳氏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帶械，署為捉生。

古方略

卷之四

四 忠貞堂

將士良言于愬曰：吳秀琳據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士良擒光洽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愬有才勇，愬更名曰忠義而用之。賊中降者相繼，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遣之，衆皆感泣。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結是知賊中險易遠近虛實，恩厚待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愬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祗淮西驍將，守與柵柵，時率士

卒刈麥張柴村想召庸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  
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播撒于前若將養其麥積者  
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

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曷日多殺官  
軍爭請殺之想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想欲襲殺更  
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即李昇人語或至夜分它  
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謀想想待祐益厚士

卒不悅諸軍曰嫌想稱得賊謀者言祐為賊內應想  
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泣泣曰豈天意不欲

古方略 卷之四

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

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為疑謂令歸死于天子乃械送

京師先審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以

還想想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

畧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嘗

語不察速驛舊軍令舍謀賊者辱其家想除其令使

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想想益知賊中虛實遣兵攻膠

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恨想獨欣然曰此

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襲曰美將偃久自教習

之使嘗為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元  
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之而為董  
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芑山氏曰想想在襲蔡其所以得要害者在撫循  
降卒厚待賊謀使樂為用耳方畧具有次第至如  
密表還祐祐感恩圖報信之深故任之篤此又想  
知人之明非諸將所測也

古方略 卷之四

六 忠貞堂

裴度督討淮西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儲運疲敵，民至有以鹽耕者。士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然不咸可，至手決其，○言，便○有○違○功○事○之○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為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窮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追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諸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克淮西宣慰招討。」

卷之四

忠貞堂

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為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將行，言于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楚德茶裔與逢吉善，度恐其令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楚為中書舍人，度遂行。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

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為備，擊却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鄆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繇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芑山氏曰：散逢吉之黨，使無中制。又奏去監軍，皆晉公慮事深詳處。但賊滅賊在數語，微涉兩端，未免滋帝疑慮耳。度既觀元濟表，知賊窮蹙，將行，空慨然曰：「誓不與賊俱生。」賊平即歸闕，見陛下，一以折宰相罷兵之言，一以堅憲宗討蔡之志。此事機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之萬全者也。度不出此，而為是楚澀悽惻語，獨何哉。

又曰：宋仁宗時，討元昊，以內侍王守忠為都鈴轄，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鈴轄，與監軍無異，願罷勿遣，不聽。此與裴度奏去中使監軍同，然有聽有不聽，朝廷疑斷異耳。卓菴氏曰：宋冠準請真宗親征契丹，王欽若沮之，不獲，自請北行，準慮欽若多智，安有禁沮，乃奏改欽若判天雄軍，與度罷楚為舍人，同一機智。

李愬夜襲蔡州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李愬討吳元濟將攻吳房諸將

曰今日往往立於後七日後二十一日立夏後八日苦後十六

日小暑後二十四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日寒

露後二十七日大雪後二十日小雪後三十日其日

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

謂之往下日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

往下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條榮係子城

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

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

者斬退師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

方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千

總曰恭之精兵皆在洄曲時童重贊四境拒守守州

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

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

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嘗侍良圖也愬命史曼留

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

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殿其後軍出

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

其戊卒及燔其糧命士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

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陰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

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

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嬰曰果落李祐套

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

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

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

有鴛鴦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

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恭人不爲備四鼓愬至

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領其城爲坎以先登

方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寢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

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裴城亦然城中皆不知覺竊

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

濟向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告者曰

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宋衣也起聽

于庭聞愬軍號令曰嘗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

懼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寶擁精兵萬餘人據

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寶之救耳乃訪重寶家厚

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寶重寶遂率騎詣愬降

想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燒其南門。民爭負薪助之。城上矢如猬毛。賊時門壞。元濟于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想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想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下厨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于鞠場。以待裴度。上御興安門受俘。以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

或曰。淮西之役。非李祐先導。則李想不得入。鄭州

古方略

卷之四

十一

忠貞堂

之後。非劉悟反戈。則田弘正不得入。故克強敵者。必有內主。方得成功。而御大眾者。一失人心。必至內潰。此得失之機也。

芑山氏曰。李想之襲蔡州。皆因敵制勝。以逸待勞。既委任李憲。李祐。而又遣書重賞。使軍騎來降。凡元濟所持爲腹心者。皆得而用之。元濟尚能與官軍抗哉。至于留史。曼鎮。文城。留義。成軍。鎮。降于。此又不必然之慮。欲滅賊而先自固者也。

又曰。惟想能用祐。亦惟祐樂爲想用。故卒擒元濟。

然愚意凡用俘虜爲鄉導者。須防賊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鑒共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委曲相合。乃可信任。又當厚其頒賞。要之爵秩。仍選腹心智謀之士。與俱防其搆賊。然不如素蓄堪用之人。但能諳練行途。亦不必土人也。此尤謹察鄉導之法。不然如本朝洪國公丘福。誤信虜酋。至全軍皆沒。視想之用祐。孰失孰得哉。

古方略

卷之四

十一

忠貞堂

卓菴氏曰。兵家惟用降最難。蓋慮爲賊間也。想之于祐。固不可多得。然使後世德丘福之弊。每得降卒。無問誠僞賢否。一槩棄之。如瞽無相。亦何以克敵哉。愚謂用降之道。宜做周禮五聲求情之法。始按其辭。繼觀其色。又察其氣。廣之以耳之所聞。證之以目之所見。則人之賢否誠僞畢露。而我固有以用之。苟其賢而誠也。便當待以不次。推誠委任。雖素蓄堪用之人。有不能望其倫等者。然後得其死力。藉之成功。倘既已信任。而又使腹心智謀之士。齟齬其間。彼必疑不自安。萬一反爲敵用。則是自求辛贍矣。可不慎哉。

裴度以蔡卒為牙兵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李愬平淮西吳元濟裴度建彰義西藩鎮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想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送賊四州

古方略

卷之四

十三 忠貞堂

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

范氏曰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唐之為仁故其後取滑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

芑山氏曰度深明德後國治之義又能濟磨以寬其所謂蔡人吾人皆推誠直致與朝四暮三自別

韓愈宣慰王庭湊

唐穆宗長慶二年王庭湊叛德成德兵馬使先元翼於深州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愈既行奏告庭湊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牙弦弓以逆之及韓甲士羅千庭湊奏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欲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徒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泚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

古方略

卷之四

十四 忠貞堂

愈曰爾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傳歸朝廷子孫雖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爾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圖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固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芑山氏曰。愈詰責庭奏。皆從利害禍福。曉然易見。處明白開導。令其自悟。雖欲倔強恣橫。不可得。吉今駕馭強暴之術。辭嚴義婉。往往如是。彼激亢相加。詭厲紛然。特匹夫倖倖者所爲。非不辱君命者也。又曰。方愈承命宣慰時。胸中籌畫先定。非倉卒取辦者。此正與捷給口辯不同。

李絳議授劉從諫節度

唐敬宗寶曆元年。昭義節度使劉悟卒。子從諫以遺表求知留後。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効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于人。又昭義素貧。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路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古方略機

卷之四

十下 忠貞堂

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譟擁朝命。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恐則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勅。宣示軍衆。焚其從來忠節。賜新使錢五十萬匹。使之賞設速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

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置兵刀足明群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孰計利害決無即受從諫之理時李廷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以從諫爲耶義留後

芑山氏曰元和中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參議與兵討魏博絳乞卽降自麻除田與節度使今耶義劉從諫求知留後絳又謂無卽受之理或于或新或徐或疾非畏田強輕劉弱也一以勸諸鎮忠順一以遏耶義要求處分自不同耳

古方略

卷之四

十七

忠貞堂

裴度諫脩東都

唐敬宗寶曆二年上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脩東都官闕及道中行官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東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故事遂廢今官闕營壘有司廢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匡助脩東都乃勅罷之

古方略

卷之四

一八

忠貞堂

或曰事有不必危言激諫而徐俟至心自悟者如裴度不極言東都必不可往但云官闕荒弛宜加脩葺則行幸之駕不挽而自回矣張猛止漢元帝酌祭宗廟勿御樓船皆用此法



裴度議處分朱克融

唐敬宗寶曆二年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先是

殺張弘靖敬克融克融以爲疎惡執留敕使又奏當

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

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脩官闕上惠之以問宰相

欲遣重臣宣慰仍勅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

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又當自

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

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候還

古方略卷之四

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

匠處其將士衾衣非朕所受但素無此例從來非朝

本遣不可獨與范陽所稱脩助官闕皆是虛語若欲

直挫其意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

若且示含容則云脩官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速來

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范山氏曰詔書辭旨悉中機宜但助修既是虛語

姑示含容可也丁匠宜速遣來一語微涉權柄蓋

既罷脩東都宜明告克融以不幸東都之意直云

不假丁匠往來理明義正尤不失王者氣度安得

詭云已令排比供擬乎萬一我以詐往彼以詐來

是詔令不信于諸鎮也所失豈細也哉

古方略卷之四

二十 忠貞堂

常處厚或史意誠

唐文宗大和元年，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權知留後，朝廷經慮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移同捷爲充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鎮，權同捷使拒命，乃悉加簡較官，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武寧節度使王智興請討同捷，許之，同捷官爵，同捷遣子弟略河北諸鎮，李載義執其姪并所略獻之，憲誠與全略爲婚姻，同捷時密以糧助之，裴度皆不之知，謂憲誠無二心，憲

古方略機

卷之四

王

忠貞堂

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常處厚謂曰：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爾，使至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本朝于慎行曰：二公同事而疑信不同，其自相矛盾，宜也。然以兵機論之，以相反相濟，一推誠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使其畏威懷德，而潛遏叛亂，蓋亦經略之大計也。故爲國之臣，以異見爲同心，而爲私之臣，以小隙誤大計，國之濟否，于是焉在，可不慎哉。

李石鎮定說言

唐文宗大和九年，自六道巡邊使還京師，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州，名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念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詔言冠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軍李石在中書，單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單然之，石坐視文宗，沛然自若，敕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實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曉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實鎮之，京城幾再亂矣。芑山氏曰：全操等果爲亂，當有陰謀，在道揚言，則詭言可知，況全操等僅六人，不聞旁結它黨，又豈有六人而能盡殺儒服者乎？石逆知無是事，故堅坐鎮之，非貿然甘受其斃也。

古方略機

卷之四

王

忠貞堂

又曰自李訓鄭注謀誅宦官甘露之變起而仇士良等以討賊爲名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酷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南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克宰相召募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姦罔兵衛甚設鬼得誅之願上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兩道所獻並乞停發按李石斯言可謂不惑于禍福矣但石

古方略

卷之四

三

品良堂

時條連死者甚衆士良等以討賊進階還官有差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而石依阿苟容不審去就之義卒爲士良所嫉潛遣盜射石微傷石懼始辭位此果可謂忠正無邪神靈所祐者乎尚自謂盜賊必不能傷乎愚謂石之言特矯情鎮物耳其實中心不能無疑懼也本朝陳仁錫見石去兵衛鎮詭言稱石大有膽識非也

赦諭烏介可汗

唐武宗會昌元年遣使慰問回鶻烏介可汗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大和公主武宗姑先是回鶻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達干回鶻大臣十八奉公主歸之于唐回鶻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論以

古方略

卷之四

三

品良堂

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借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下烏介屢接邊境遂不果行芑山氏曰不許借城而但賑米許援體尊意和最得御夷機略

李德裕議降劉稹

唐武宗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諱卒。其子稹自爲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以李石爲河陽節度使。石從兄恬爲洛州刺史。石至大原。劉稹遣軍將賈釋請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諱喪歸。莖東都。石因釋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先。殺來侵軼。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奏聞。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而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

方略

卷之四

芑山氏曰。昭義將李丕降。不計其誠僞。而急賞之。稹降而德裕不納。何與。或曰。懼稹之復叛也。衆受稹降而姑遲之也。予曰。非也。德裕之賞丕。欲微示招徠。漸携賊黨。孤稹勢耳。今稹方窮蹙。諸道協心。不諱稹不已。真卽安心歸順。宜深拒勿納。俟稹內。正之以討之之法。使諸鎮明知叛唐。卒衆顯保。

諒一稹足以警諸鎮。豈得遽受其降。而少寬之哉。是故丕降可賞。稹降必不可受。或受或拒。理勢固然。無足怪也。

方略

卷之四

三

詔督王宰進軍

唐武宗會昌四年，討劉稹未克。李德裕言于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雄所屯距上黨僅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與愛而子之，晏實今為磁州刺史，為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為此也。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願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

古方略機

卷之四

三

忠貞堂

芭山氏曰：不惟激發，尤陰寓牽制之術。

王式討襄甫

唐懿宗咸通元年，浙東賊襄甫作亂，初甫攻臨象山，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縣，衆至數萬，鐙印改元，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于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特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特三百人赴之。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特士猶以為不足，宣潤特士請土軍為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

古方略機

卷之四

三

忠貞堂

追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特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詰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在安南，咸服華夷，可任也。乃以式為浙東觀察使，徵祗德為賓客，召式入，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群盜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亢廟下及十

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鎮宦官曰當與之兵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裴南分兵據衢發明台等州明州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菹醢况係貨財乎乃自相帥出募勇士治器械樹柵設溝斷橋為固守之備賊又遣兵掠台州入餘姚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所過俘其少壯餘老弱者蹂踐殺之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南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驥驥王嘆曰今朝楚遣王中丞將兵來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便宜急引兵取越

共將父乃釋之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乘高使諸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窺吾所為欲使吾陷耳乃謂使者曰前而縛以來當免死式入越州既安致錢祗德于遠郊舉飲而歸于是始脩軍令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于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先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賊皆知之式陰察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積猾者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晝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聞金應以賑貧之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騎馬可用也舉籍管內得驍健者百餘人虜人羈旅所部遇之無狀因餒甚式既餓飲式賜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監馬二百匹于是騎兵足矣或請為陸燧以謂賊遠逃秦

募式發而不應還。僞卒使乘使馬少與之兵以爲誤。騎衆怪之不敢問。于是圍諸營見卒及土圍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藉土圍千人補之。乃命宜欽登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正等帥土圍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爲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張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毋焚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有從者募降之得賊余衆。古方略 卷之四 主 忠貞堂

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窮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鎮軍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鎮將雲恩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雲恩益等遇賊將劉從簡于寧海。賊不虞水軍遽至皆棄船走山谷。得其船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平嶺可入刻恨無兵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于上學村。賊將王阜懼請降。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于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輜帛盈路以援追。古方略 卷之四 主 忠貞堂

幾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甫等至越州，式  
服斬髮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刳城猶未下。諸將  
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師士五百突圍走，諸  
將追至大蘭山，從簡據險自守。諸將共攻克之，諸將  
還，越請曰：「今幸從公破賊，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  
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殺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  
彼不為盜矣。」且諸將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  
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起救兵也。今兵盡  
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備卒為候騎。  
官方略 卷之四

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力，  
而聞闕走，則賊至不知矣。先是，憂侯攷與式書曰：『公  
專以執裴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  
不從。繇是能成其功。」

芑山氏曰：王夫制敵，全在不墮賊誘，進止分合，皆  
中節度。然軍須無乏，不以中撓害成者，憂侯攷之  
力為多。至朝廷方議還將，而攷逆知式足勝任，卒  
能成功。其平日留意人才，尤諸臣所難。

杜棕封還斜封

唐懿宗咸通元年，以杜棕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  
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棕出，斜封文書以  
授棕，棕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鄧王王名誨，即懿宗  
監國奏也。當時宰相無名者，指崔鉉，每令依當以反  
法處之。棕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  
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謫。」公慶去，  
棕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  
未熟萬機，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  
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是  
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  
進士葉京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  
于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遂沉廢終身，其不相  
悅如此。

芑山氏曰：以斜封還授公慶，直告兩樞密，既使公  
慶殺相之計不行，又使兩樞密知殺機一萌，禍將  
及已，不復附會公慶。此中所全者大，非深識事機  
不能應之如此速也。



高仁厚平阡能

唐僖宗中和二年，邛州牙官阡能憤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調事，調事者多所求取，因作亂，沒入蜀州境，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鴞鵂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執訊之，果阡能謀也。仁厚命縛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某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調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

古方略機

卷之四

平

忠貞堂

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問爾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請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進降。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損及百姓也。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壘柵，怒曰：阡能殺夫，其眾皆耕民耳。

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壘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令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乃免。命悉平壘柵，親督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擊立五寨于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等處，以邀官軍。仁厚調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衣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噪爭寨。其甲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眾爭出降。渾擊狼狽棄寨走。其眾執以詣

古方略機

卷之四

平

忠貞堂

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縛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望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向胡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貨，羅夫子案可歸矣。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為隊，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逐之。眾其擒以獻仁厚。其眾

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日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壑，其衆斂出之，已死。新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奔阡能寨，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與阡能謀。

古方略

卷之四

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廼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過之。明且諸寨知大軍已近，呼噪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羣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貢完日久，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遇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

瑄衆韓求羅夫子首于市，釘阡能羅渾擎于城兩七日，而刷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中第，歸于阡能，爲之謀，至爲草書檄，阡能敗，以詩啓求家于仁厚。仁厚送府釘于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准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耳。他日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大帥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芒山氏曰：「仁厚因賊謀以爲間，知賊衆皆爲脅從，不忍孥俘，因撫之以恩，諭之以義，執一羅渾擎揚旗先驅，便勢同破竹矣。」又曰：「欲空賊巢穴，故各寨俱焚，至新津諸將欲焚寨，而仁厚以降人未食，運出資糧，此非獨務食于敵，尤足見拳拳撫存降人之意，宜望風歸順，請之踵相繼耳。」

高仁厚平韓秀昇

唐僖宗中和三年，陳敬瑄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討峽路群盜。平之，勅莊慶蝶與韓秀昇肩行從戰，皆爲所敗，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過仁厚于路，叱之，卽止。斬都虞候一人，更令脩奴卻伍，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藥，夜緣間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沉。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從兄，衆潰，揮劍亂斬，欲止之，衆愈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宣宗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鉅解網絕今日友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抗上之肉，惟所烹醢耳。」

芭山氏曰：悉賊中情形，故能焚燒殲聚，使盡失所恃。募人鑿舟，與穿地陷城同，特水陸稍別。

高仁厚敗東川兵

唐僖宗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詔以高仁厚爲留後，將兵討之。仁厚至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關以拒之。君雄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旁數寨聞之皆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砲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壑中，斬獲甚衆。仁厚合諸寨棄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論之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爾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嘗，勿憂也。」詔素名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問諸寨漏錢如故，喜曰：「悉歸矣。」詔且諸特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諾，對曰：昨夜聞賊攻寨，左右言僕射已去。」

參隨。既而審其虛。役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此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敢復出矣。仁厚陳于關下。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于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圖梓州。東川將吏斬師立以降。詔以仁厚爲東

古方略

卷之四

三思真堂

川節度使。

芑山氏曰。用法寬猛得中。觀仁厚處置諸將。或有或戮。所謂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凡姑息酷暴者皆非。

余

垣

較正

余

注

較正

古方略機卷之五

明 發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宋太祖論李漢超

宋建隆二年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是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爾復邪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

百方略機

卷之五

一 忠貞堂

女爲之妾不猶愈爲養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貸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錄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芑山氏曰 本朝陳仁錫云不暴其退是厚道恩

謂此宋太祖駕御之法僅以爲厚道涉經生迂論

非深察事機者也

秦再雄鎮撫蠻黨

乾德二年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初辰州在秦再雄錦溪巫叙四郡其武陵辰陽溱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徭皆保險阻自固時出寇掠圖遷州郡帝旣平荆湖思得通變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再雄辰州徭人武健有奇略蠻黨畏服帝召至闕下察其可任擢爲刺史官其一子爲殺直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壘捷如後孫又還

古方略機

卷之五

一 忠貞堂

親裝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襄無復邊患

芑山氏曰 因其人以治其地無甲兵芻糧之費所

棄者僅一州租賦耳况再雄生長其間通變情習

地勢雖有七變一再雄撫御有餘豈復憂邊患哉

卓菴氏曰 官其子爲殿直此又牽綴再雄之法不

然再雄既深習情勢沉勇有奇略而又專制一州

安知不與諸蠻共爲變哉夷威于恩使人不測

曹彬等平蜀

乾德二年，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蜀。帝欲謀西征，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先是，蜀王孟昶日事奢縱，以王昭遠趙崇勳等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太后李氏嘗謂蜀主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至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于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宇，方略傳。」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欲通使，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立至相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併門。」北漢令發兵南下，我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範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同舉兵，因入汧岷，強弱彥範潛取其書以獻宋。帝得書笑曰：「西討有各矣。」令彥範等指畫山川曲折之狀，及兵營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詔有司爲蜀主治大第於右掖門外，應汧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俱帳什物備具。召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簿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歸鳳州進，光義及彬等歸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勳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李遵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援臂言曰：「吾此行非止」

方方略

卷之五

四 忠貞堂

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自方諸葛亮，王全斌等入蜀，克萬仞燕于二碧，遂取興州，連拔石碣等二十餘砦，覆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韓保正李遵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遵等，獲糧三十餘萬。宋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陳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涯。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銳進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栢江焚梁，退保劍門。劍門西望岷山，東臨岷江，爲浮梁，上設敵

松三重。大江列礮具。劉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礮江曰。我軍汭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礮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此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延翰戰。敗走。延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全

古方略

宋之軍事

五 鼎重堂

城攻蜀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寒蕤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瑯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蕤而自帥大衆前進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瑯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漂源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劍門昭遠股慄失次全斌至趙崇諭布陣出戰昭遠棄劍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昭遠走投東川唐會舍下悲嗟流涕

俄而宋追騎至與崇諭俱被執全斌克利州進次魏城蜀主昶降

芑山氏曰。晁盡得蜀虛實險易全斌次益光又得略卒卿道故成功如是其速然自古伐蜀有兩道一自劍閣南入一自峽江西入漢之末獻岑彭晉之鄧艾鍾會宋之王全斌劉光義是也

古方略

卷之十

六

忠貞堂

議却南唐賂遣

開寶四年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唐主

南唐主元宗

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

示畏服內實脩備及南漢亡懼甚使其弟從善上表

于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

宋主許之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遣趙普普以白朱

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

也普辭宋主曰六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

測及從善來朝嘗賜外賓資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臣皆驚駭服宋主之偉度

或曰太祖命普受金此時辭受之節在所不計所

重者事機耳南唐之路普將以問其君臣如漢之

構亞父未可知也將以納爲內主如越之賜伯蘇

未可知也普不敢隱而白之上上賜其使而使之

知則南唐知宋之君臣不可得而謀也其謀折矣

故兵機之所在有無故而予人以千萬而不爲費

無故而受人之千萬而不爲貪何者予之以千萬

則所得有倍于千萬者受之以千萬則所現有重

于千萬者此惟時勢之急則然耳它日廡下黃金

未及聞奏而上心即不懌矣時異而機緩也

芑山氏曰密資從善金如遺普數正欲使普聞之

適足以愧其心如漢文之于張武是也南唐君臣

但知太祖偉度焉知太祖之所以待普者哉方當

有事于唐而不顯普失者太祖善處之術也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王明獲朱令贊

宋太祖開寶八年曹彬遣都虞候劉遇都部署王明  
督水陸兵攻江南江南王江南都虞候朱令贊自湖

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曹彬

聞之遣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音

也音之狀令贊望見疑有伏退撓不敢進明因移檣

諸將特角襲之令贊棄大艫建大特旗鼓至皖口明

合步軍射劉遇斃攻之令贊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

風甚火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贊金陵獨恃此援音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是孤城愈危蹙矣。

芑山氏曰彬所樹者長木耳而令贊望以爲伏此

特疑敵之法至令贊縱火拒戰勢既蹙甚火及及

之豈天亦速滅江南哉。

太祖示錢俶章疏

開寶九年吳越王錢俶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

宴之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帝數詔俶與其子惟濟

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每宣諭俶俶拜謝多令內侍

掖起俶感泣會將以四月幸西京親宴祀俶懇請見

從不許留惟滌侍祠令俶歸國太祖宴餞于講武殿

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言願

三殿一朝帝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即來觀也俶將

發京師特賜導從儀衛之物他物不可勝計群臣多

請留俶帝曰吾方平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

吾之兵力可省江南既下俶特安往俶行賜以黃衣

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審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

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既歸每視事命從坐東偏謂

左右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咫尺敢寧若乎

芑山氏曰觀俶特安往一語知太祖所以厚遇俶

非盡推心置腹俶特在太祖鼓中不悟耳

又曰出疏示俶明以見群臣防制之周陰以示朝

廷寬大之意與光武以章示馮異同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宋兵屢敗契丹

宋太宗雍熙二年，賀懷浦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僥倖用事，請乘隙取燕薊。帝遣曹彬等伐契丹。彬起涿州，遣先鋒將季繼隆破契丹，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殺其相賀正。虜兵復集，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破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于新城東北。田重進出殲狼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于東，勝負未決，命部將荆嗣出其西，乘其

古方略

補

卷之五

忠貞堂

薄處，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屢敗甚衆。居數日，復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荆嗣以五百騎擊之。契丹兵二萬餘，力不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請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圍契丹兵。見旗幟，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潰。

芑山氏曰：二百人執幟道側，所以疑契丹而使之却。此兵家聲援之法，然不疾驅往圍，則無以獲敵利。因其疑而乘之，我勢盛而彼勢誦，契丹未有不

崩潰者也。

卓菴氏曰：疾驅往圍，非徒爭利，所以善用吾疑也。稍一退縮，則道側白幟，必有知其偽者矣。彼此相成之法，不可不知。

古方略

補

卷之五

忠貞堂

忠貞堂

呂蒙正請親近及遠

宋太宗至道元年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羅剝掠下則火光上則堦宇觀者恐懷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親庶政務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

古方略

卷之五

十三

忠貞堂

其亢直

芑山氏曰侃然復位明語非欺罔內無慚沮帝嘗聞言自微此處微寓悟主意同列徒以亢直稱之得其迹而未窺其心者也

又曰咸平五年真宗以上元御樓舉酒賜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舉此觴宰相李沆避席訖不受酒退謂同列曰天下庶事尚多未理人至豈得言治安此意與呂文穆同惜沆不面引廷辭徒退與同列語耳

呂端議招林繼遷

宋太宗時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上喜召寇準與之謀準見帝退經宰相幕次不入呂端使人趣至幕中日上召君何爲準告以故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之于保安軍北門外端曰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呂端請對上召兄之端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還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讎益堅其叛耳宜置延州使善視之以招林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帝即用端策

古方略

卷之五

十四

忠貞堂

芑山氏曰準策不可用改用端策雖太宗兄事之敏而因見當時呂寇同心謀國雖相反而卒以相成可爲後世輔臣之法異時張浚趙鼎論事不合輒相矛盾迄無成功益信呂寇不易及也

又曰繼遷本中國人四世祖思忠討黃巢有功唐因以李賜姓遂有西夏之地開寶七年以定難節

知蕃落使叛。乍臣乍叛。無如之何。然則何爲而可。  
曰。于其降也。則羈縻之。處以必死之方可也。豈可  
既受其降。而又經之。曰。是時繼遷方倚契丹聲援。  
邊患莫此爲甚。烏能處之以必死之方哉。曰。既不  
能是。脩德教。謹守脩而已。惡在姓名之賜與削哉。

卷之五

忠貞堂

呂端議立長

宋至道三年。太宗崩。太子恒即真宗卽位。帝不豫。宣政  
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  
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  
有變。卽紹繼恩入書閣鎖閉之。引入宮后問曰。官車  
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  
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慶  
殿卽位。垂簾引兄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  
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卷之五

忠貞堂

或曰。端之處繼恩。若獵猛獸而制諸罪。天下事不  
動聲色。而定于頃刻之間。誠大事不糊塗者也。仁  
宗明道元年。大內火。帝御拱宸門。百官皆拜樓下。  
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官中有變。群臣顯  
一見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此與呂端審視降拜  
同。

芑山氏曰。繼恩謀立元佐之私心。皇后卽未能逆  
視。然小人險狡。胥得而知之。太宗旣崩。國事未定。  
奈何復令繼恩召端邪。向使繼恩不復召端。密與

胡旦等謀端雖欲鎮繼恩閣中不可得。其爲變當何如哉。且端知太宗不豫。不能預防繼恩之姦。必待繼恩來召。然後知其有變。亦已晚矣。爲端計。如嘉祐中文彥博啓熙留宿殿廡。則得之矣。惜當日端不見及此。

古方略

卷之五

花 忠貞堂

冠準起駕次澶州

宋真宗景德元年。契丹至。降結入冠澶州。

澶音帝自

將禦之。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冠

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

夜望鑿與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廟

乘共校金陵。亦不得至也。準出。退殿前都指揮使高

瑁曰。大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瑁曰。願效虎。準

復入。瑁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盡試問瑁

瑁即奏曰。冠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

古方略

卷之五

花 忠貞堂

發至濱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準固

請曰。陛下不遇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振。非所以取

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

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則四方征鎮赴援者。日

至。何疑而不進。高瑁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帝遂

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蓋踴躍

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州得契丹謀者。縛至。斬之。

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

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

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遣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謠催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此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打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有許。會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帳。謂曰。雖有物。吾爾所許。過二十萬。吾斬爾矣。利用至契丹軍。謁太后。謂利用曰。晉界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利用曰。晉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關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政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

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觀閩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特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管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芑山氏曰。澶淵之役。聲實兼用。或屯中山。或分大陣。或集援兵。皆具禦虜方略。光先一月。契丹圍澶州。其驍將蕭撻覽。躬出督戰。李繼隆特張環。發壯子督射殺之。契丹大挫。是時虜方奪氣。及乘輿渡河。勝算已在握矣。然則準決計請帝渡河。蓋亦有所待。非貿貿嘗試微倖可知也。又曰。按陳瓘云。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又本朝周禮著續綱目發明。深以確言爲然。愚嘗致古今亡國。始於主心回惑。宰相姦庸。上無以爲天。下無以定民志。土崩瓦解。虜寇乘虛。故爲禍滋大。所謂物腐而蟲入也。靖康之失。大率由此。迨南渡航海。皆君臣失德使然而。本朝陳仁錫。因繫。

諸國亦云不用準言所致然則景德中果盡用準  
言靖康君臣雖暴比桀紂亦克永世有是理乎蓋  
準之策以禦虜則有餘以保邦則不足至於安內  
攘外事治民安尤當進而求之豈澶淵一戰便保  
百年無事哉愚故謂璫與仁錫之言皆非也  
惟適氏曰本朝宣德三年兀良哈侵邊入大寧  
上決策親征車駕出喜峰口率鐵騎夜馳四十里  
至克河擊之虜衆潰走與幸澶淵同

古方略

卷之五

王

忠貞堂

詔趙德明取粟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夏州僭趙德明表求粟百萬  
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  
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  
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芑山氏曰景德元年趙保吉死子德明嗣三年向  
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款復誓表請藏盟府帝嘉之  
遣使校德明簡較大師兼侍中克定難軍節度使  
封西平王賜資甚厚因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  
世故事不遣至是夏州僭諸果頗心輕朝廷王旦  
不厚責德明但令遣衆來取既可以崇朝廷之體  
而又陰折德明之氣凡大臣駕馭夷虜宜知此法

古方略

卷之五

王

忠貞堂

王旦議安反側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以張旻爲樞密副使。先是旻在仁宗朝，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樞密使更名者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令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芑山氏曰：此深得處亂兵之法。然必謀而未成者乃可潛消之耳。若遂行已成，法所不貸，則又未可

言方略機

卷之五

圭

忠貞堂

姑息長亂也。

又曰：惟旻無它罪，僅以峻令失衆心，故擢之使解兵柄。旻以全旻亦以安反側。若旻罪不容貸，雖擢旻不足以服衆，恐終不能無變耳。後世處大事，有與此類者，須先察其可擢與否，毋無謂有罪而可宥，無功而可擢也。

任福克白豹

宋仁宗康定元年，元昊寇三川峇，都巡同楊保吉、虎之連、簡乾、瀟乾、福超、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起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族，焚其積聚而還。

芑山氏曰：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夜起七十里，似李愬之平淮蔡，狄青之克崑崙，惟夜故元昊不及覺，凡掩襲皆以夜，夜則少可爲祭，弱可爲強。

言方略機

卷之五

圭

忠貞堂



王德用不捕覘者

宋仁宗慶曆二年，契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始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或曰：孫子云「強弱形也，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按杜牧注曰：「非止於強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

古方略 卷之五

五 忠貞堂

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以強形，動之使去。德用不捕覘者，大閱于郊，所謂示之以強形者也。世山氏曰：「示敵以弱，欲誘之使來；我將有以制之。示敵以強，欲懾之使退。我陰有以備之，強弱之間，初無恒形。先自度而後料敵，求勝算在我而已。」又曰：「于慎行云：『是時西事方殷，在朝宿將，惟德用威望素著，爲外夷所服。嘗自請討賊報國，言者乃以其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因論罷之。持風鑑堪輿之術，施于四郊多壘之日，而以爲用舍，尚謂國有

人乎？德用辨疏，有曰：『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與宋玉登徒之賦，語意適合，可謂婉而有味。』言者聞之，得無汗顏？然愚按德用進二女於仁宗，爲王素所論，帝曰：『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命遣女出宮，此蓋德用狐媚之術，惑帝實甚，但任人宜取其長，不必以道德廉隅苛繩之耳。」

古方略 卷之五

五 忠貞堂

五 忠貞堂

富弼如契丹

宋仁宗慶曆二年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  
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  
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陞籍民兵料  
以何爲群臣特舉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  
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  
之役荷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  
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  
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  
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物  
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  
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  
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  
之歟若過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  
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衛元昊也塘  
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陞皆脩舊民兵亦補  
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

祖宗故地當見還弼曰昔以苟能略契丹周世宗復  
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

契丹

契丹

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

曰本朝皇帝常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

北朝所欲不過祖賦附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

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

兩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

在我天地鬼神共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

立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至召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弼同猱引弼馬自述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

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

地爲辱北窮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猱罷六符曰

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辱可議爾

弼曰結辱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竊送不過十

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

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

白帝帝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

命受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

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  
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哺時入北曰政府故爲此以  
陷臣臣也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  
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當夷簡以欺  
陛下遂易書而行弼至契丹不復議辱專欲增幣契  
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遣我之辭當曰獻弼曰  
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  
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遣我是懼我  
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

古方略機

卷之五

三元 忠貞堂

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  
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  
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  
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  
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  
遣人議之乃晉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  
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  
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  
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錢絹各十萬

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  
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至誓書來報徹兵自是通  
好如故

芑山氏曰契丹交情盟好特虛聲以動中國非果  
欲用兵也夷簡等不達國體許子過厚卒釀虜禍  
且昔盧杞之陷真卿至今議之夷簡踵杞故智欲  
陷弼死地豈知一陷弼而國上辱焉爲天地人神  
所共憤哉文穆稱夷簡宰相才不料其傾險至是  
極也

古方略機

卷之五

三元 忠貞堂

吳育議答契丹

宋仁宗慶曆二年，元昊上書請和，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權，今二蕃自鬪，圖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憂契丹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爾世姻一旦自絕，力屈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爾歸款，告契丹曰：已詔。

古方略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表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有議。

芑山氏曰：不亟納元昊者，恐失好於契丹耳。育深見當日利害，諭元昊如彼，告契丹如此，皆爲機智，非獨立言有法。

又曰：此議關邊境安危，續綱目削而勿載，殊甚。

狄青平廣南

宋仁宗皇祐五年，狄青敗僭智高于邕州。青既誅陳，西鎔，廣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視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汚特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時位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特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享軍較。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行酒云：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飲，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越諸特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師博

古方略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賊虎山下，賊氣銳甚，汚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番落騎兵，從左有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絲合江口入大理，至曉，座客各未散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遂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虜者慰遣之。梟師番等於城下，歛尸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尸有衣金龍末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智高

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于是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麗籍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所還朝。芑山氏曰：不敢誣朝廷貪功，此青不自欺處。即其忠謹不欺朝廷處。後世大臣，每以偽捷邀賞，匪欺狀不以聞。此當與亂賊同科。朝廷不察，往往資愆有。加出師則稱其赴難任事，敗亡則歸其盡瘁忘身。豈足懲姦庸而獎忠節哉。

卓老氏曰：勸伏至曉，為賊規者設。總是出其不意。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文彥博宿衛禁中

宋仁宗嘉祐元年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黜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廡，志聰白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官門上變。彥博不使人，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侯欲為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恩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納內侍武經閣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宰弼。至和二年，弼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諸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爾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爾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爾直狂愚耳。未忍治爾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何不善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官。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其議乃定。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賴彥博獨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遠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芑山氏曰。本朝于慎行謂彥博此貴志。固見彥博臨事制變。有大臣才。亦足見宋時宰相體尊。內豎不敢與抗。故國有危疑。而上下無恐也。如述代之制。宰相起居。內臣以片言應之。卽不敢詰問。外廷入直內殿。非有故事。必不敢。彥博雖在。亦不能也。惡意逐代宰臣。有知彥博其人。必證據古法。請易舊制。爲宗社長久計。豈有彥博雖在。亦不能者。蓋朝廷之輕鄙大臣。與內臣之狎侮宰相。皆固

寵阿。琦者。自取之耳。觀呂啓問事可見。惟適氏曰。留宿殿廡。與呂端鎖閉繮息。同一機智。揔不使內侍得行其間耳。漢竇武不解此。既奏收曹節等。乃急歸府第。遂致反噬。于此益嘆潞公之智。爲不可及也。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古方略機卷之五終

古方略機卷之六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竄內侍任守忠

宋英宗治平元年內侍任守忠竄斬州初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即英宗守忠欲授立羸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構兩官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乞斬于都市呂誨亦苦方略機卷之六 一 忠貞堂

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翼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發趙鼎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爾罪當死遂貶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芑山氏曰出空頭敕非難獨趙鼎不知所自以歐公一言而違書之見琦行事公正同列共信而尤見當日諸臣合志協心無少猜嫌此治平所以異熙寧紹聖也

范祖禹請拒邪說

宋元祐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崩哲宗始親政人懷顛望在位者畏懼莫敢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擬庶政延見羣臣此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惟剖折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

古方略機卷之六 二 忠貞堂

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愚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入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動舊之臣屏棄不入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

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兵而人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足大誤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愈充神譔與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惓惓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

古方略

卷之六

三

忠貞堂

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脩政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

此陵遲不復振矣

芑山氏曰時議以元祐紹聖之黨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稍釋勿黨此卽調停之說曾布假以惑上者也徐勣駁之曰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朝廷之人有忠有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也任百兩亦曰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若子

盡去小人獨留按徐任二君子之論與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所見皆合皆有益于治彼議調停者內畏禍而外朋姦者也

又曰自范蘇之言不入于是楊畏首倡紹述極言神宗建立法度之意安石學術之美刻上章惇惠卿行義帝皆納之遂復惇惠卿官于是小人盡用新法復行然則靖康之禍繇來者漸豈獨徽欽罪哉

古方略

卷之六

四

忠貞堂



李綱詩話

宋徽宗宣和七年，以吳敏為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蓋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先是以太子登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敏等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諸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情之上。」聰明仁恕公易不為上言之，翼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方略。」

卷之六

五

在呼吸間，猶守官理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太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之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拜敏為門下侍郎，草詔傳位。

惟適氏曰：「假皇太子以位號，善矣。如欽宗不足守宗社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死守，不可尺寸與人。未幾太學生陳東等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除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

于二虜剝間，邊陲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按綱與東之言，皆關國家大計。欽宗嘉納而皆不行，初政闇懦如此，何以收士心，捍強寇哉？昏德之後，繼以重昏，宜其見辱于金人也。

方略機

卷之六

六

种師道入援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幹離不渡河圍汴京。种師道、  
涇原泰鳳兵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  
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  
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耳。今鼓行而進，  
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  
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  
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營稍北，欲游騎，但守牟駝  
岡，增壘自衛。帝聞師道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  
古方略 卷之六 七 忠貞堂

勞。師道入見，帝問曰：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  
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臣  
綱續曰：此言大誤。  
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師周圍八十里，如何解  
圍？城高數十丈，果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割營  
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  
矣。如其退，即與之戰，四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素已  
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  
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  
勤王兵及前後軍。金使王洎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

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  
奎，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芑山氏曰：審如師道計，虜銳攻則嚴兵拒守，虜稍  
却則矢死出戰，虜情歸扼而殲諸河，金必大創。  
失利去，必不敢輕中國。然當時力主和議，咸欽宗  
而沮師道者，李邦彥也。後世大臣謀國，痛以邦彥  
為戒，禦虜不力，主和，勛冠不專議撫，日講求安撫  
之道，庶足以善後耳。

古方略

卷之六

八 忠貞堂

李綱計扼河津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人圍京師，時朝廷日蹙，金帛千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恃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千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機取營，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

古方略機

卷之六

九

忠貞堂

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山西臣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應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乃可擊。將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遑兵迎擊。

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不果用。

芑山氏曰：平仲慮功歸种氏，貪躁取敗。此辱國之大者。然綱不察平仲夜所敵營，必待帝遣使來諭而後知之，疎亦甚矣。雖射却金人，僅免潰陷，孰若伺其方發，先爲之援，使不至敗兵，尤爲勝算哉。

古方略機

卷之六

十

忠貞堂

李綱請俟間擊虜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人圍京師，割三鎮。大原中界之，山河間。乃退軍。時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啓霽，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芑山氏曰：大臣矛盾，絲朝廷不辨忠邪，非獨靖康如此。熙豐、元祐，紹聖皆然。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李綱諫國童貫

宋欽宗靖康元年，以聶昌為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金人將圍京師，上皇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為變。朝議以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于東南，求劔南一道路，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聶昌之行，請于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芑山氏曰：非欲釋童貫等，恐震驚太上耳。激則變生，緩則勢殺。凡除姦宜知此法。

卓菴氏曰：震驚太上，猶其次也。挾求劔南，禍方甚耳。綱此議與陸贄待李楚琳同。

宗澤敗金人於衛州

宋欽宗靖康二年。先是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帝如金營請降。還官遣使如兩河割地以昇金。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懋。令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

古方略

卷之六

十三

忠貞堂

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芑山氏曰。澤以孤軍克敵。忠勇過人。是時岳飛旣智略通孫吳兵法。使帝專任宗岳。不為邪說所惑。何至衣冠左袵哉。如趙范輩庸懦。罪當誅耳。

呂好問請張邦昌還政

宋靖康二年。金立張邦昌為楚帝。受冊即位。號大楚。邦昌不自安。拜官皆加權字。以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好問所行文書。仍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王時雍勸邦昌坐紫宸殿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初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

古方略

卷之六

十四

忠貞堂

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字董統之可也。好問曰。董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旣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盡還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廡。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

神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來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識者有以規邦昌之意。非真爲趙氏也。

本朝于慎行曰。好問心迹似狄仁傑。智略似張子房。方邦昌僭位。好問受官。此亦難于自明矣。然陰于其間。挽回叛逆。潛消敵謀。有非一書生所能辦者。其不使金人弼兵衛邦昌。此時邦昌已在網罟中。然後以人情事勢。從容論說。使之早奉孟后。急迎康王。而邦昌惟其所使。不敢猶豫。非其言聽也。邦昌之勢已去也。設使明御正衙。以定臣民之志。而又留一旅之虜。以爲羽翼。邦昌有所憑藉。守其成形。未必肯解騎虛之勢。退而就死也。天下事自有機。不得其機而欲以力法之。多見其不相入矣。雖然。邦昌庸人耳。以人臣驟得天下。而坦然不疑。以叛逆退就臣列。而恬然不畏。萬一有莽操之才。因時遇會。雖百好問。其如之何。

古方略機

卷之六

古方略機

卷之六

十六 忠貞堂

芑山氏曰。高宗卽位。除好問尚書右丞。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愚按。好問之論。頗近情理。綱但當察其罪之尤著者。以示戒將來。悉按之。則太苛矣。張時泰綱目廣義云。好問雖賢。嘗受僞命。觀其答綱之言。要亦爲己之說。信如時泰所云。好問當與邦昌並誅。此殆未知好問當日苦心。而使據受官之迹。以營議之者也。好問嘗曰。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問。腐儒之見耳。宜側。

張浚等會兵討賊

宋建炎三年，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于魏園公專，請隆祐太后臨朝。帝許之。皇子卽位，大赦改元。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永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苗傅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類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很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猷殿，非論之以禍福，乃止。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宜，既而得苗傅所傳檄，浚

官方略

卷之六

十七 忠貞堂

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傳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把不受。軍士洵洵，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張決之，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至，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卽遣人寓書于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

官方略

卷之六

十八 忠貞堂

光世于鎮江，今以兵來會。願浩得浚書，因上疏請發，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華衆，士皆感厲。張浚又令使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轡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轡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浚驟回，人情震聳，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縣海將赴行在，至嘗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拔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脩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殺世忠。妻孥爲質。朱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近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共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近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

會世忠干秀州勝非喜曰：二虎鬥，其無能為也。張浚

復遣馮輔往約，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

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

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高宗不聞失

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乃遣苗鵬鳳

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

危社稷，責貴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願

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避之，咨以大計。願浩曰：張謀

開邊，幾死官宦之手，永乏清曉，幾陷腥羶之域，今事

古方略 卷之六

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

劉光世兵益至，浚乃卓檄聲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

為前軍，張俊翼之。光世為游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

分兵殿後，浚願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

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

之師未進者，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

軍詣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邵、張守、作百

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傳正彥鐵券，傳等遂率百官朝

曰：聖天子度世如是，傳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

芑山氏曰：胡安國劾勝非，以祭仲廢君為例，謂權

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此固足以明臣子之義，然

當居中反，正苗劉質墮勝非術中，給二冠遣送世

忠妻子，然後勤王之勢壯，勤王師既集，然後說二

冠復辟。二冠自不敢不從，尤難者勝非懼事不密，

不先以意示張韓諸人，而陰為挽回于內，非深智

沈勇不能，雖所遭不幸，不免于春秋之法，其心則

苦矣。本朝于慎行深知勝非有功於國，與呂好

古方略 卷之六

問處置邦昌，同類而並稱之。此論甚確。至周禮著

綱目發明，則妄謂勝非依阿取容，今試三復使自

反正，置身何地等語，勝非心迹自見。奈何責其依

阿無可否哉？況苗劉倡亂，非金虜比，合張韓之力

圖之，不難滅賊，反正願浩懼事弗諧，欲繼以死，終

見事不密耳。願浩無足貴，浚獨向願浩咨大計，亦

可謂迂疎之甚。

卓菴氏曰：中外協謀，首尾擊應，似漢臣誅諸呂法。



王彥復房州

宋高宗建炎四年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覲桑仲旣陷均房遂乘勢直搗金州自土關聚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贖請于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卽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火燄附薄

古方略機

卷之六

忠貞堂

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鵝遂復房州張浚以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

芑山氏曰彥不令仲越金此亦阻隘之法然得筭在即趨長沙不少待耳

張俊大敗李成

宋高宗紹興元年張俊聞李成成初爲河北京東捉殺建炎二年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旣入城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

古方略機

卷之六

忠貞堂

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伏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斫枝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追至江州成走蘄州

芑山氏曰俊飛皆以怯勝成非勛敵然或設伏或斫枝無敢少懈者慎故也懈忽則敗可伏矣

韓世忠拔建州

宋高宗紹興元年，辛金宗討范汝為，不克。時方議金人  
民從之者命孟度為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東廷作亂  
溫台路入閩，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  
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率步卒三萬，水陸並  
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世忠初欲盡  
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  
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晨給牛穀，商賈弛征  
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  
古方略祠。

卷之六

忠貞堂

芑山氏曰：賊居上流，而世忠即為七郡計。五日破  
之，何神速至此？使近日勦盜者知此術，豈有蔓難  
圖者哉？岳飛敗曹成，謂部將張憲等曰：「成黨散  
去，誅而殺之，脅從者可憫。縱之復聚為盜，今遭若  
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此與綱憫建民無  
辜同。宋將自曹彬而後，能不妄殺者，惟岳飛、李綱  
得之。

韓世忠敗聶兒章

宋高宗紹興四年，詔韓世忠進屯揚州。世忠使統制  
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留敵騎。  
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  
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  
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吾鞭所嚮，於是殺師復  
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三十餘所。約聞鼓，則起擊良臣。  
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章聞官軍動，習具以所  
見對，聶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捷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不野撻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  
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進，世忠令背覓  
軍各持長斧，上推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  
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驚。遂擒撻不野等二百  
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鴟口。  
橋，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門。敵水軍大河  
障，一日十三戰，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接  
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溺死  
者甚衆。捷聞，群臣入賀。

芑山氏曰。辟言移平江欲誘虜起大儀耳。至後。大儀則虜入伏。不能出。虜安得不大剽去。或往援。或親追。始見世忠籌略。沈與求曰。自建炎來。將士未嘗迎敵。今世忠連拔厥功。非細。此亦當時公論也。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喻樗論趙鼎張浚並相

宋高宗紹興五年。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較勘喻樗字子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華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芑山氏曰。樗慮事甚深。未幾趙鼎果以論議不合。鼎因力求退。然趙張本協心謀國。所爭者意見殊耳。非爲私也。誠如樗所言。相次進用。其相成有濟可知。

岳飛議取中原

宋高宗紹興七年，金人謀襲汴，執劉豫。豫每結沒喝諸將多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夏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

言下略

宋之六

志貞堂

門，豫乘以廢馬，露刃夾之，囚於金門池，翌日會百姓，宜詔責豫而廢之，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岳飛奏乘廢豫之際，掩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不報。

戒曰：宋之坐失事機者，二金主與乞買之立也。粘沒喝幹離不二齒，分持國柄，權勢相軋，意竭各殊，幹離不開高宗既立，欲歸上皇于宋，以市和議，粘

沒喝不從，當是時，宋有反間之計，構二齒自鬬，院中取事，可以制虜，而爲積威所劫，不敢生心，此其失事機者一也。劉豫之廢也，中原無主，金人傍徨四顧，莫知所圖，乘其隙而討之，尤易易耳。乃和議自誤，不用韓岳之謀，坐視不取，此其失事機者二也。以紹興君臣失事機如此，其國之僅存，豈非天幸哉。

言下略

宋之六

志貞堂

岳飛定計渡河

宋高宗紹興十年，岳飛擊走金兀朮於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奉詔班師還鄂，先是飛遣紹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欲兵固保以待王師。至是，兩河豪傑李通等帥眾歸飛，金人動習，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和澤，潞晉絳汾，濕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載糗糧以饋義軍。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

古方略機

卷之六

三

忠貞堂

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統制王鎮、崔慶、李觀、崔虎、拳旺等，皆率所部降飛。其龍虎大王之將，訖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以國來降。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盡淮以北棄之，必欲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氣沮。我士辛用命，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慨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

遽馬慟哭，訴曰：「我等運糧進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所賴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還，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潰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太保且去矣。」兀朮曰：「岳太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若何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能立功於外者。」岳太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偕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

古方略機

卷之六

三

忠貞堂

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但拜謝而已。芑山氏曰：「飛奉詔不得擅移，方張俊、楊沂中歸，何不力請留飛母班師，使得渡河圖恢復邪？豈知檜力主和議，彼等亦無如何耳。先是，以復河南諸郡，飛既還，未幾隨陷。忠臣血戰爭之，姦臣一言敗之，讀至此，不勝憤泣。」○按金主亮入廬州，高宗命楊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一夕帝忽降

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又真允文奉業義問命。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非受命督戰也。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官軍三五星散。時敵騎充斥。允文謂坐待顯忠至。則誤國事。立召諸將。勉以忠義。大敗金軍于采石。蘇康伯焚詔。允文矯命二事推之。則飛當日取詔示民。謂吾不得擅犒。其于識時達權。尚未之深思耳。後世皆惜之。

卓蒼氏曰。飛雖班師。不免于死。與其徒死而廢十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年之力。何如矯詔而成恢復之功。河北既復。謀殺飛者。不過坐以反耳。當時張魏公楊沂中等。猶能以百口保飛。萬一見疑。逐旆南指。以董卓之舉。而行討賊之義。何所不可。君側既清。東身司敗。高宗雖闇。亦豈能加無形之誅哉。雖然。商辛無道。冀比不為霍光。宋祚將終。武穆寧以譏死。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劉錡敗兀朮於柘皋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軍於柘皋。初。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皋平坦。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檢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用師中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用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兩翼夾道而陣。德用軍渡河。首犯其鋒。金人以拐子馬而翼而進。德用率眾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他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東山。

芑山氏曰。屢詔班師。挫盡忠銳。譬痿痺之人。坐而待刺。血自斃耳。豈盡虜能制中國哉。可嘆。

陳康伯議親征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劉錡將王權軍潰於昭關，錡引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盡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王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其』」

古方略機

卷之六

三

忠貞堂

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豈自逸于燕安？又云：歲星臨于異分，定成泥水之熱。闕士倍于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政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芑山氏曰：是時金亮雖寇中原，衆叛親離，金人已立許王訛里朶之子烏祿爲帝，更名雅。康伯之議親征，蓋逆知亮之無能爲耳。豈嘗試以圖僥倖哉？智略似寇準趙鼎李綱諸人。

李寶火攻虜舟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李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敗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於石臼神，風自桅樓中來，如鍾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刀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遇見寶船，紛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一作駛，駛音使，馬行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擊釘釘音釘，舉帆。帆皆油繖，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後行次。寶命

古方略機

卷之六

三

忠貞堂

火箭射之，烈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將士躍得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擒倪誨等上于朝。

芑山氏曰：中原遺民，陰爲寶用，以敗虜爲幸。是時虜驚王師猝至耳。豈知遺民皆舟中敵國哉？况寶初未悉遺民，始敵入舟中，及虜既敗，而遺民亦未嘗以結敵爲已功，蓋事會適然，出寶意表者也。

虞允文大敗金軍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臺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誓明日渡江，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囑師。允文至悉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生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攝師，不受命督戰，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

方方略機

卷之六

三

忠貞堂

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今戈船爲五，其二鉞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清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比不死于

江者，亮悉敵殺之，會報曹國公，即馬熟先見爲東京子，已卽位于東京，敗元大定，亮數曰：朕本欲平江南，敗元大定，此非天乎？遂召諸將師謀北還，且分兵渡江，允文知亮敗，明當從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掠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實靈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率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

方方略機

卷之六

三

忠貞堂

律涉容護神果軍，扼淮渡，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陣，餘陣字林甲切，皆集京口，比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前定駐下蜀爲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



懷死矣。金主亮爲其下所殺。耶律元宜又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允文還朝。以允文爲川陝宣慰使。陸鮮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界中原。

芑山氏曰。允文受命犒師。見虜騎充斥。不坐待顯忠決志督諸將大敗亮。因此豈儒生伎倆。陸鮮數語。主戰不主和。與李綱辛棄疾所見同。

古方略機

卷之六

三 忠貞堂

孫 余 垣 較 正

余 維 樞

古方略機卷之六終

# 備部

計伍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兵甲備敵也史有譏管敬仲  
曰耕器具則戰器備備在農  
耳然則廢武備與魯追戎濟  
西去乃追之亡備實甚備可  
忽諸我

古方略 自序 卷一

忠貞堂

太祖嘗謂用兵當固其本本在  
內內欲實宋程頤曰武備人  
才爲急器械次之後世舍本  
弗圖患至菽以應猶救焚而

棄畚揭綆缶豈克濟乎它若

犄角觝停魚書募長從入宿  
衛倚禁兵爲親兵等鱉耳烏  
足計永久哉或曰蕭何入咸  
陽先取丞相府圖籍識天下  
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備莫  
大焉可以守可以征

古方略 自序 卷二

忠貞堂

新安余懋衡書

備序畢

古方略備卷之一

明 發源 余懋衡輯

袁州 張自烈定

田單奔即墨

燕人攻安平。臨淄市祿也。市官。田單在安平。

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卷鐵以傳車轆。傳車轆。古街車。故謂之鐵籠。

之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為燕所擒。

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奔即墨。

或曰鐵籠傳轆此備之小者然先事免患田單得

古方略備 卷之一

之存此為修備者法

李牧擊匈奴

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營居代馬門代馬門在代郡西南

府為士卒費日擊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問諜為

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收畜產而有敢捕虜者

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

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

諫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

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牧仕門稱病不

出王驅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

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進士

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于是乃具選車得十三

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殺能

發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

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單于匈奴聞之大

率眾來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

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芑山氏曰此驕敵之術與孫臏威電誘龐涓同皆

善用法者也。宋李綱曰：守非不戰之謂，先為戰備，以待其可戰者也。又曰：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未嘗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大舉。按此論彷彿李牧備鴈門方略，後世皆可而行之，非徒為宋高宗言也。

又曰：牧數歲不戰，可謂遲且久。兵貴速，巧久不如拙速。謂何曰：速者就乘勝擊，急一端而言，所謂速者不及掩耳者是也。然亦有以遲久制勝者，如李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牧之收保不戰，孔明之屯田渭濱，各因時勢而已。豈專以速成哉。

或曰：按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發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牧。牧不受命，遂殺之。綱目三書李牧，牧死而趙亡。

鼂錯言兵事

漢文帝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鼂錯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及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罷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鉞，時連切。音鉞。鉞，鉞也。鉞，鉞也。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指，音指。指，音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

古方略

卷之一

四 忠貞堂

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鐵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罷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技，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發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

與也。險道傾仄，且曉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步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賁箭木薦木薦，木方以木枝作如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之。

古方略 卷之一

五 貴貞堂

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悅仰之聞耳。大以人之先爭勝跌跌，跌也。從，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枿婁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將，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皆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衡，衡也。衡，衡也。衡，衡也。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

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衡遠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孰戰，則爲人禽。屯則卒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憤憤，憤也。憤，憤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譴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本時役除者，居閭之左。取其後發役，不供役後之也。左發之，不願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繇商之報。

古方略 卷之一

六 北貞堂

死事之後，不得一算。漢律人出一算，一算，二百錢。之後，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敵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著，著也。著，著也。於地，其執勢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誼也。離，離也。離，離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此，此也。此，此也。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邊縣機至，則胡又已去。聚而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

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過境造時  
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不知  
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得之以便  
高城深壁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訓訓去聲訓等處之  
有千家立城邑母下千家先爲室屋其田器乃導民  
免罪拜爵復其家于冬夏衣粟食能自給而止時賜  
官且廉給其衣食  
千后能自給乃止  
塞下之民福利不厚不可使久居  
危難之地胡人入驛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  
胡入寇驛略漢人及畜產者人能縣官爲贖贖爲贖示  
止得其所驅者令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爲贖贖爲贖示

古方略傳 卷之一

七

爲俗優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  
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古之戍卒不  
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使民自  
遠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繫虜  
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怨民怨秦  
民使戍相去遠矣文帝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殺言  
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輪蹄之  
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存所  
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

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勒往矣臣聞古  
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  
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  
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勒之新邑也爲置  
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虎相卹墳墓  
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  
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  
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古者戍皆有假士  
其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假皆  
設也

古方略傳 卷之一

八

擇其邑之賢材有德有能習地知民心者居則  
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  
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各守其業勿則同遊長則  
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  
相識雖受之心足以相也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  
罰則前赴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  
根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  
得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當大治則終身  
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辱折辱始於折辱折辱始於折辱折辱

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芑山氏曰。惟是說足以治天下。何者。教養備而賞罰明也。豈惟禦匈奴哉。但拜爵勸徙。雖云權宜。其獎使人輕爵而有倖心。不可爲後法。

古方略

卷之一

九思堂

龜錯論務農告果

龜錯言於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聖王。當先教以此。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

古方略

卷之一

十思堂

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權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



中人中人處強弗時不為奸邪所利一日非得而饒

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

其服役者服公事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而

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

府給繇役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市

苑間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

惡政暴賦賦歛不時朝令暮改有者半買而賣無者

取信稱之息取一償二于是有賣田宅鬻妻子以償

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生列販賣

古方略 卷之一 十二 忠貞堂

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

女不織織衣必文米食必梁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

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

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綺此商人所以兼

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

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

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富人

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漂夫能入粟以受爵皆

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

也所謂捐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

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當為卒者免其三人車騎

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個

日八人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是以

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

夫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

遠矣爵者上之所擢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產

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

天下人人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吏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

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

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漂天下粟造食足

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

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

富樂矣文帝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

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

饑色是從事也焉尚寡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

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

子 32-67

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特何以勸焉。其時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秦政之初。綱目書令民納粟拜爵。未免罪也。于是始有贖罰焉。自是武帝書詔民得贖罪。元朔六年。書令林送徒入財。元鼎三年。令犯罪入贖。不可勝書。

芑山氏曰。入粟免罪。猶恐富民輕犯法。況令入粟拜爵乎。漢明帝時。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謂曰。臣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惠。寧可以

古方略 卷之一

觀。商不可以益。及明甚。而借。妄用。商者上之。出千口而無窮。豈深識治體者哉。後世論治者。棄其非而取其是可也。

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隔絕羌與匈奴相通

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宣帝卽位。光祿大

夫義渠安國。戰國時西戎有義渠君爲秦所使行諸

羌先零。西羌種名先言預時度湟水北羌意欲傷

奴舍而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

國勅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也。旁依緣前言。抵

種音柔二百餘人。解仇交臂。自相親結欲盟謂帝問

古方略 卷之一

之以問克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衆

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

譬合約。攻令令音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

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被酒泉地。使羌居之。問者何

奴困於西方。本如三年匈奴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

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臨他種宜及未然爲

之備。後月餘。羌侯格充國傳與何小月果遣使

至匈奴。借兵欲擊都善。燄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恨

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

即平羌之別種耳乃解讐令豹到秋馬肥變必起矣  
宜遣使者行過兵預爲備勅祝祝前日示諸羌切令  
解讐以發覺其謀于是兩甯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

或曰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大共盟於枹罕遣帝  
間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黨四十餘  
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  
趙充國擊平之是宣帝之世羌亂于義渠安國而  
治于趙充國也

古方略

卷之一

王忠貞堂

置金城屬國

神爵二年。趙充國奏言。老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餓死者五

六千人定計以定數計筭也遺脫與剪翬黃牋俱亡者不過

四千人羗靡忘等自詭必得謊言也羗來自以為憂責言此四千人必可得

請罷屯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

迎說克國曰衆人皆以破羗賢 羗弩奇 出擊

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

古方略傳卷之一  
見也  
宜歸功于二特  
十六 忠貞堂

古方略

卷之二

十六 忠貞堂

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

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言一時用兵之事。宜以實敷奏。豈可

以自矜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

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

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

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子且音種兒。

庫共斬先零大豪楊玉首帥剪鞏黃羗之屬四千餘

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餘皆爲侯爲君

初置金城國以處隔越詔舉可護

范毅尉者時充國兵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遂

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變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

受飭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歎

醉酌醉日酌范人范人及畔辛如充國言

綱目特書振旅而還深嘉充國也終綱目一書而

已

芑山氏曰明言利害卒以意對非伐功也其意以

爲功歸二將則上且以戰勝爲奇功而邊蒙以開

功在屯田則上且以守邊爲長策而制御有道充

古方略備卷之一

十七 忠貞堂

國之長慮如此

又曰充國老成持重不以窮追極討爲功及振旅

還詔舉可護老較尉充國不欲令辛湯典蠻夷可

謂深識遠計武賢以破羌希賞充國格不行乃嘆

充國至上書告充國子中郎祁湛省中語祁下吏

自殺武賢豈獨負充國抑蓋漢定甚帝不惜何哉

又曰按充國罷兵屯田計之萬全者也至于置爲

國處降羌未免失計綱目雖無貶辭不可不分別

觀之

侯應議屯成

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

且懼來朝自言願增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

王嬃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

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帝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遊學以爲

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衆寇侵邊境

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

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

古方略備卷之二

二十八 忠貞堂

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斥奪此地

據之于幕北建塞徵塞先代又徵音畔境起亭障築

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少安幕北地平少草

木多大沙所謂大匈奴來寇少所蔽陰從塞以南徑

深山谷往來差難遠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遇之

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

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

來臣夫夷狄之情因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

已罷外城省亭障絕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不忘危。不可復罷。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不已。然張起者。起。恨。本。有。不。自。走。民。起。起。而皆畔。今罷塞。塞則生。煖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取婢。愁苦欲亡者多。日開匈奴中樂。無奈候

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咸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使車騎將軍許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禦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

語甚厚。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芑山氏曰。防奸邪寇害二語。既得國家大體。兼塞單于怨望。語氣與漢文賜尉佗同。但詳略小異。卓菴氏曰。夷狄變詐百出。雖當服從。不可忘備。如呼韓八朝。上書保塞。惟候應策其不可。及後林累單于初立。使其裨王伊莫邪等。詐言欲降。以嘗中國。公卿或以爲當受。惟杜欽答永以爲單于私使伊邪詐降。以上吉。或設爲及間。欲四面生變。不可不詳。天子從之。使使往問。果如其言。

寇恂守河內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還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陳橋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鮪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南險要富貴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太守軍事王謂恂曰昔高祖晉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

古方略傳

卷之一

王 忠貞堂

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拜禹爲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王乃復引兵而北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宋陳亮曰光武自昆陽之勝河北平河內服更始關羽宜西取關輔疾奪其地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釁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而關輔爲可緩哉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隱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群盜起山東竄述猶虎狼之據

穴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進不然將何所憚赤

眉猶長蛇之螫草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

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不取關輔所以阻竄述之

穴而肆赤眉之毒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遠定自

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

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禹

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當此之時天下略平

命將許翫平述而天下遂一矣使燕趙未平而取

關輔則遂與竄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與竄

古方略傳

卷之一

王 忠貞堂

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

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羅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

關輔未可以卒平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天下紛

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

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

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

終唐之世爲大患者皆藩鎮也此亡它不能立一

定之略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

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

或曰。何可謂稱職。禹可謂知人。世祖所以隆漢業也。若後漢李平之于孔明。糧運不繼。蘇張之事。出于不意。愧恚多矣。

卓菴氏曰。要着在治兵河上以拒洛陽。此恂所以無乏事也。古人慮患之周。用人之寬如此。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牛都爲護羌校尉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囂

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

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注）日知錄卷之六胡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

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

患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

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

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注）經領條之也治其怨結歲時巡行

問所疾苦又敕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

古方略

卷之一

五 忠貞堂

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

從之以牛都（注）牛都舊爲隗囂校尉

芑山氏曰不撫諸羌則州郡不可得警備然撫之

之道須先約束小吏黠人不則雖巡行問疾苦其

侵如故





諸葛亮圖陳倉

漢後主建興六年，諸葛亮引兵出散關，圖陳倉。

亮已有備，曹真使郝亮不能克亮，使郝亮守之。亮不能克亮，亮使郝亮守之。

城外遙說，昭即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

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又重，卿無可

言者，但必有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

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空自破滅。昭謂

詳曰：「前言已定。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

有衆數萬，而昭兵幾千餘人，又度東救，魏兵救陳倉。

古方略傳卷之一

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

以火箭遙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鐵連

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闊百尺，以射城

中。以上九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

地突。地道也。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

晝夜相攻，距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魏

主召張郃於方城。特帥方代。使擊亮。魏主自幸河南

城，置酒送郃。同郃曰：「遣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

郃曰：「亮入無殺傷，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最

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

詔賜昭爵關內侯。

芑山氏曰：「攻者不足，守者有餘。昭之全城卻敵，其

才非優於攻者也。至客勢異耳。故曰：「攻城爲下，

又曰：「再使新詳說昭，武侯不宜若是之迂。」疑傳者

妄。

古方略傳卷之一

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

以火箭遙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鐵連

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闊百尺，以射城

中。以上九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

地突。地道也。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

晝夜相攻，距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魏

主召張郃於方城。特帥方代。使擊亮。魏主自幸河南

城，置酒送郃。同郃曰：「遣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

郃曰：「亮入無殺傷，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最

漢遣馬忠代張翼

漢床降都督原音來終本南中地名張翼用法嚴峻

南夷蒙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令

還其人謂召謂翼宜速歸即罪翼曰不然吾

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

場當選糧積穀為賊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

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資

破胄斬之

芑山氏曰後世人臣雖在官往往背公營私置

古方略備

卷之一

忠貞堂

事罔聞比黜退則番首喪氣非苟免即腐管耳如

異者豈可得哉

丞相亮屯田渭濱

初漢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木集斜谷口

治斜谷即閭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縣斜谷

侯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魏

大將軍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

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愛若西上五丈原

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五丈原在郿縣西南雍州刺史郭

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

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疏道搖盪民夷

古方略備

卷之一

忠貞堂

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

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

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秭焉相持百餘日

芑山氏曰懿背渭而軍亮必不出武功而東懿策

亮必屯五丈原特預為是說以安衆心非誠語也

漢費禕拒曹爽

魏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夏侯玄玄大將軍

玄之姑子

李勝爲長史勝及尚書卿颺欲令曹爽立威名勸使

伐蜀太傅司馬懿止之不能得爽西至長安發卒十

萬餘與玄自駱谷寇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

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治治兵王平曰漢中去治

番千里賊若得開開城在西縣西四十里其後便

爲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劉據與執中府洋縣西北

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黃金在南接漢平帥千人

古方略傳卷之一

下自臨之比爾間浩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

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典乾多張旗幟

彌亘百餘里間月漢後主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

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圖棋時羽檄

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無倦色敏曰

向卿觀試吾耳君必能辦賊者也魏兵距與就不得

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多死民夷號泣道

路浩軍及費禕兵既至參軍楊偉爲陳陳形執宜急

還御殿李勝與偉爭於爽前偉曰殿勝將敗國家事

可斬也爽不悅司馬懿與還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

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至說

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蹙絕魏軍公食將

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五月引軍還費禕禕

嶺以截爽與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

之虛耗

或曰兵以貪敗曹爽覆轍可鑒况爽驕奢亡度言

操乘輿卒吏三旗安在其能制敵哉

卓菴氏曰禕臨行亦舉無倦色此固人情所難然

古方略傳卷之一

非王劉諸人先爲之據險距敵禕不幾敗乃事邪

使來敏出于敵間示敵以暇可也同察諸別乃請

爲戰禕當以大義喻之春秋之義救而次者其次

爲賊禕方受命往救嚴駕已訖而逗留不行豈春

秋之義哉事有似是而非者未可爲古人護過也

又曰兵法之要莫先于識地形蓋據險扼要事半

功倍宋韓世忠聞范汝汝爲入建州乃曰建居閭閻

上流賊順流而下七郡皆爲血肉矣因兼程進進

及其未入先破之與漢據典執以護關中皆所謂

先人有奪人之心。制人而不制于人者也。後世爲將者不慮及此。安望其克敵制勝哉。

孫余垣  
余維樞  
校正

古方略備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古方略備卷之一終

古方略備卷之二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馬周諫聚斂

唐貞觀十一年秋七月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官壞官寺民居詔百官極言得失侍御史馬周上疏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稔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矣豈不念之務故也

古方略

卷之二

馬周

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審備困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奉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于貞觀之初親所舉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卽位囚禁諸王但無繹綏

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百姓未安殆繇于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已上各舉一人

本朝陳仁錫曰馬周與魏徵意相近亦見其有漸不如初之失

古方略

卷之二

馬周

或曰強斂非所以息民得人乃足以致治此爲國要術周亦僅舉其大槩耳

元軌不窮治黨與

唐調露元年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僊族虜救有伏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帝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疆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遣制高宗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勅問之遣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

或曰與虜通者嘉運耳其黨與不可窮詰自當稍

古方略備卷之二

三 忠貞堂

示寬容使不為叛獨殺嘉運懲一戒百此亦藏果  
魁罔治脅從之法

郭元振控制吐蕃

唐嗣聖十八年周以主客郎中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吐蕃北夷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破口置和戎城一說志云和戎城在陝西行都武成郡地唐景和戎城宋因之元為古浪城立延簡司屬永昌路本朝正統中改置古浪守禦千戶所仍屬北境磧中置白亭軍白亭本海名在陝西涼州故名白亭衛東北境元振置軍于此

故名白亭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置水陸

古方略備卷之二

四 忠貞堂

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收民而率其辦也

之後一緣繹數十斛積軍糧交數十年元振善無智

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或曰按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

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後世

宜以矩為殷鑒

芑山氏曰邊臣當知控要之法控要則虜不得突

入自河套失而遼左虛至今被其患情哉

裴耀卿備突厥邊隘

唐玄宗命裴耀卿鑿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謂其徒曰：戎狄貪婪，今齎重貨深入其境，不可不備。乃命先期而往，分道並進，一日給之，俱畢突厥室常果發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還。

芑山氏曰：不先期遠往，不分道並進，則邀隘者勝。此兵法所以貴神速也。耀卿得之。

惟適氏曰：事不密則害成。爲耀卿計，當日陰行吾策，使衆不與知可也。必謂其徒悄悄疎略。

古方略

卷之二

王忠貞堂

裴耀卿議實關中

唐開元中，關中久雨，穀貴。玄宗特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于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

古方略

卷之二

六忠貞堂

生隱盜。臣請于河口河口在鄭州武牢置倉，使吳船至彼，卸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三門在陝州平陸置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不通陸運。三門三門在陝州平陸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巨萬矣。河渭之漕，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帝深然其言。以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于河口置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監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還江淮之米，至東都，舍嘉倉，候車陸運三百里至陝。陝州李元

斛用一錢。胡注以十錢爲千錢。意耀卿以江淮舟運者以一兩爲十錢邪。

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大原倉。自大原

倉入渭。水輪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餼車錢

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

耳。奈何以市龍乎。悉奏以爲市經錢。

或曰。因地因人。使關中有積儲之利者。裴耀卿力

也。

卓卷氏曰。不以贏利市寵。尤見耀卿公忠處。他人

非媚上則肥已耳。奏爲市經錢。深得處美餘之法。

古方略 傳 卷之二 七 忠貞堂

王忠嗣高估馬價

唐天寶五載。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

方河東節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

價。諸胡聞之。爭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詔是胡馬少

唐兵益壯。在隴右河西復諸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

以資之。其軍亦壯。忠嗣使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

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

吐谷渾于墨離軍。吐谷渾音。唐其全部而歸。

芑山氏曰。陽與陰取。利誘諸胡。頗有裨焉。政。校貞

古方略 傳 卷之二 八 忠貞堂

觀中張儉從思結于代州。勸之管田。歲大稔。儉恐

虜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耀以克邊儲。部落喜。管

田轉力。或市馬。或和耀。皆取胡虜之有餘。補中

之不足。其智調則一也。



馬燧約東回紇

唐代宗廣德元年，回紇登里可汗可汗音克塞登里之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廂給小不如意，輒殺之，陳

鄭澤游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安置節，人

辭憚，越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

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

燧取虎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

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

燧與回紇言，願得其情，僕因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

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四帥田承嗣、李寶、李懷仙、薛嵩，外交回紇，

必有窺河東澤路之志，宜深倚之。抱玉然之。

或曰：歸回紇渠帥，非有深略，至千斬虎囚以示約

束，窺懷恩而計倚禦，則非燧不能也。

芑山氏曰：囚本應死，借斬囚以威回紇，與酷暴均

別。

李抱真繕民兵

唐代宗永泰元年，加陳鄭澤游節度李抱玉鳳翔關

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殷中少監抱真爲澤游節度副

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

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稅，

給弓矢，使晨隙習射，歲暮都試。試習武備也，行其賞

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克實，遂雄

視山東。繇是天下稱澤游步兵爲諸道最。

芑山氏曰：得古兵法之意，後李德裕爲劍南西川

節度，建籌邊樓，率戶三百取一人，使之習兵，緩則

治農，急則荷戈，時謂之雄邊子弟。宋開平間，詔陝

西家出一軍，號爲保毅，官給資糧，戍同禁旅，並之

以轉運，撫之以六萬八千之衆，簡閱既精，事勇可

用，皆與澤游兵大同小異。雖然，古今非無良法，在

善兵者行之得人耳。

獨孤及痛言時政

唐永泰元年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鉗口飽食相相爲福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耻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于枵腹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憊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特望卒暴百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按藥剽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于有司有司不敢問于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其計反音海南自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軍饑之資也則謂之無夏謂之無克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于

改作使率土之患目甚一日乎代宗不能用

芑山氏曰十三人僅獨孤及一疏頗切時弊而帝又不能用人君不能求言與求言而不用其言其失一耳豈足以致治哉

又曰汰冗軍以節費減租賦以息民此培植邦本之言在今日尤爲藥石

古方略

備

卷之二

忠貞堂

郭子儀請扼衝要

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

各音 渾黨項

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自北道起奉天黨項

自東道起同州吐谷渾奴刺自西道起盤屋

職日切音質盤

屋縣在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

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

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

庭邠寧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

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代宗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淮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諸將請擇日忠臣怒曰父

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就道懷恩中途遇

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

卓審氏曰父母有急二語婉而切使諸將皆知此

則唐無藩鎮之禍矣雖然涇原之亂助此殺段者

誰邪然則忠臣亦徒有其言耳曷足道哉

段秀實捕王童之

唐代宗大曆三年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以邠寧

三州隸朔方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侯段秀實知邠

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數遷

徙四鎮歷汴統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

勞獎及徙涇州衆皆怨謀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

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

王童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

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計之而亂迹未露恐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軍中疑其寬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收火謀

作亂中夕火果起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皆起

各整隊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放火不許及旦捕童

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從者族流言者刑

遂徙於涇

芑山氏曰王翊爲河中少尹知府事河東副元帥

留後部將凌正暴橫翊抑之正與其徒乘夜作亂

翊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

誅之軍府乃安一漏刻也延綸不同皆足御變行

之以不測而已。

又曰觀童之白請救火。蓋庸人無生畏者。安能爲亂。秀實雖多智。捕亂黨入人斬之。此亦易爲力耳。豈銀錯見利器哉。德宗建中四年。涇原兵作亂。朱泚反。遣韓旻襲奉天。秀實詐爲姚令言符。倒用司農印。印符追旻還。與劉海濱等謀擄泚殺之。然卒無潛慮密謀。出賊不意。當泚議稱帝時。徒奪源休笏擊泚。海濱既已逸去。所結死士。又不相應援。至今賊黨李忠臣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事不成。爲

古方略

卷之二

五 忠貞堂

衆所殺。繇是觀之。秀實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若夫制御童之于股掌間。小有才者僥爲之。非秀實獨能也。

元載請城原州

唐代宗時。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于帝曰。四鎮北處旣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清原。而吐蕃戍推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豎牧放地。草肥水美。平原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聞

古方略

卷之二

六 忠貞堂

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融之。會田神功入朝。帝問之。對曰。行軍料敵。當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奉國從之乎。載等得罪。事遂寢。

芑山氏曰。聽言當審可否利害。以決行止。不必問書生非書生也。載此請度越宿將。而田神功真以書生語抑之。使吐蕃得屯其地。乘利以圖中國。可爲浩嘆。

段秀實嚴備非省

唐代宗大曆十一年，涇原節度使馬瑋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瑋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人命押牙馬順順從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于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對言于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違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道者以軍法從事。史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廷幹崔珍張景華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廷幹入宿衛。崔珍屯靈臺，補張景華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芑山氏曰：分徙其黨，則禍變自熄。執偶語者囚之，微涉苛政。然正是猛以濟寬，觀不戮一人可見。

馬燧設備河東

唐大曆十四年，德宗初卽位，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爲河東節度使。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廐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障，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若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兖州人張建封爲判官，署李自良代州刺史，委任之。

或曰：教廐役造戰車，慎委任，燧所以備河東者甚

下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詳它如造甲稱長短，皆衆人所能，非燧長技。或曰：德宗貞元三年，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大原，自良固辭曰：臣事馬燧，不欲代之。上曰：卿于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爲得體。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以自良爲河東節度使，繇此觀之，自良夙負材器，非碌碌者。燧前此特加委任，蓋獨有所見，此尤燧知人之明也。

劉晏理財養民

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嘗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第傳遞也。其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嘗言士陷賊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繁慮。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其句簡古才略。卷之二。九 忠貞堂

其困弊流弊然後賑之也。繇是戶口蕃息。晏專用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梁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鹽官於彼。貯之。或商經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背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繇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滿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古才略。卷之二。十 忠貞堂

辛。綠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楊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骨骨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則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脫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間劇。必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

者皆莫能及

芑山氏曰以養民爲先使私用無窮晏理財蓋有合于道者其足國之功豈王鉞常堅楊慎矜所能及建中元年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奏晏因敗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上密遣中使繼殺之世莫不痛其冤或謂典利之臣罕有得其死者雖晏亦然此特成敗論人之見理財若劉晏易可少哉

古方略

卷之二

主 忠貞堂

李晟典志李賊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反小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晟得除官制拜失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諸將皆從行誰當賊者乃治城陞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度支給奉懷光軍幾盡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時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此書宜附於其詞卑遜雖示尊崇而論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慙未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歛猶兵資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芑山氏曰受命則哭誓衆則涕宜其激感將士併心滅賊也晟遺懷光書史不宜緊削不載

古方略

卷之二

主 忠貞堂

韓滉遣使貢獻

唐德宗興元元年五月，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祿。衣無絮衣至，是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絹帛來，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罷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古方略卷之二。

手有冠則叩舳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泥水至，減五之四。泥為人強力，嚴殺自奉，儉素夫人嘗衣絹裙，破然後易。芑山氏曰：忠義激發，志在勤王，非拾歛餘嫻要求，非分者比。至其措置有方，得達行在，尤微滉之思略。

時乘輿播遷，軍須告匱，滉獨遣使貢獻，蓋上失備而臣代為備者。古方略故附載備區。

李晟計懲逆亂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嘗軍帥，嘗為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振吐蕃，以底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斬之，以德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不許。晟至鳳翔，治殺張鑑之罪，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

或曰：德宗嘗語陸贄曰：「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今晟請斬楚琳，而德宗不許，似陰用贄言。」

古方略卷之二 忠貞堂



李晟戒渾瑊嚴備

唐德宗貞元三年，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每盟，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嚴備，此言似而非。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繇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惟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大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隣，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大戎所傷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清原。

古方略

卷之二

三

忠貞堂

總遊瑊屯洛口，以爲戒。接元光謂瑊曰：清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元光不從，與瑊連管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濠柵皆可踰。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瑊亦近五百騎伏於其側。日若有變，則兩曹西趣柵泉，以分其勢。特盟尚結贊相請各遣遊騎數十翼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庭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掠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

納而還

古方略

卷之二

三

忠貞堂

他馬乘之，伏翳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瑊表言虜却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上遣中使齎詔還尚結贊，不納而還。或曰：春秋隱二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牟爲魯地，此蓋費誓所謂徐戎在魯東郊之境者。衆君與之盟，成禮記事而無它虞。然春秋惡其以中國與夷狄盟，故書時書月書日，以深謹之。況吐蕃在唐尤爲桀黠，德宗信所不當信，命大臣與之結盟，故綱目于吐蕃求和請盟之事，皆削不書。獨書以渾瑊爲會盟使于前，而繼書渾瑊與吐蕃盟于後，所以見是盟乃唐人所欲，非出于吐蕃之請。

其致却盟之辱。唐人自取耳。後之欲輕信夷狄者。其爲殷鑒豈不明哉。

惟適氏曰。渾瑊不於盟所嚴備。瑊之罪也。而張延賞謬信吐蕃。謂盟可成。此尤債事辱國之甚者。向非元光設伏于營西。渾瑊微倖以免禍。其爲虜所挫敗。又不知何如也。然朝廷不聞詰責延賞。加之貶黜。使卒于家。廢法一至此哉。

子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李泌請句勒兩稅

唐德宗貞元三年。時關東防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率徵也。罰以爲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不敢言。請遣使以詔告。赦其罪。但令華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通員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大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急則號爲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郎元友直爲河南江淮南句勒。每居侯切音鈞。猶也。勸高也。兩稅錢帛使。或曰。以寬政足國用。非用賦之臣所知。近日有催科宜知此法。

李泌簡括胡客田宅

唐德宗貞元三年，初河隴

二州既沒於吐蕃

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于度受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

留心，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簡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特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

卷之二

五

李泌

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人生常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或押牙，餘皆為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總十餘人。

芑山氏曰：泌知胡客不願歸者衆，將因其材而任之。然必云各遣歸國，不願歸者自陳，以明胡客之氣亦自是少馴矣。此機權令人不測處。

李泌請募戍卒屯田

唐德宗貞元三年，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

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緡，音民錢也。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募復府兵也。上曰：然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今吐蕃音蕃久居原蘭二州之名。

丁卯

卷之二

三

忠貞堂

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如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行。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芑山氏曰：參用李牧鼂錯趙充國之法。

李泌計安江淮

唐德宗貞元四年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甬橋作橋淮泗地名屬徐州為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

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李德裕

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漆泗以謀之復以盧青歸淮南則淄青納青李

楊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高明應勿駭可代宜徵為金吾將軍萬一使也

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為徐州李信

十方略 卷之二

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繪染為綠

額額為茂切市舶也因當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

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

糴麥種分賜治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

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

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

獲利耕者浸多過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

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

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

贖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

集如何對曰戍卒固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

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

以所間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

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不過數番則戍卒土著

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

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

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口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

之候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

古方略 卷之二

度使 芑山氏曰鄴侯知建封鎮徐州請以代高明應

已而言果驗獨臨蒞舍陸贄不薦而薦竇參豈晉

以自代卒罕所建立贄絲是不竟其用後世不能

不為鄴侯惜

孫余垣 鼓三

余維樞

古方略 卷之二

古方略備卷之三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陸贄議充邊儲

唐德宗貞元八年陸贄言于上曰邊儲不贍繇措置失當蓄歛乖宜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階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荒令繇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所謂蓄歛乖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糧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苟且專事纖悉成於則不時欲藏糶食則抑使收糶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勸遊之士委賤糶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絀約充直窮邊寒不

古方略

卷之三

一 忠貞堂

可衣需無所售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

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賈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

軍城以所得加價爲美餘雖設巡院轉成囊橐至有

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

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

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

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

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糶

既易集事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

古方略

卷之三

二 忠貞堂

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孰於利田而務

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奮用貨泉

近歲間輔饒豐公儲委積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

米貴加倍人多流庸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糶

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糶而無米而又

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

今江淮斗米直百十錢運至東渭橋徹直能即就切酒去聲

也又約二百米糙具陳尤爲京邑所賤揀市司月估

斗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飯彼人而傷此農

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大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大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價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

古方略

卷之三

三

忠貞堂

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費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價直。並委轉運使折市轉絹總也。一日給絹。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西北邊貴糴以資倉儲。邊備浸充。

或曰。權衡適中。皆通變宜民之法。後人膠柱鼓瑟。名爲利而害實隨之。此邊儲所以益耗也。如費所言。自足補偏救弊。然在今日尤當善用其意耳。

### 陸贄論備邊六失

唐德宗貞元十年。陸贄爲相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於延制。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願待哺。或利王師之敗。棄棧棧而東潰。或投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望

古方略

卷之三

四

忠貞堂

令旣解克行之於軍國之典。曾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尊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不。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惡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壓國者。不懷於懼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廟每入寇。將帥遙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

增供億之弊。開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歲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總當中國數十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忽。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

古方略 卷之三

五 忠貞堂

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威。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拆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數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憂。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

之餘。終年勤苦之剝。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嘗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舊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遷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任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我斷多出宸表。遷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

古方略 卷之三

六 忠貞堂

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典於軍情。亦聽命垂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驅書驅音以驅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自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裒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經已。不寬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問屯田官。爲收買。至則

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宜擇文武能臣爲臨  
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  
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  
未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宜其用懸賞  
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咸懷疆場寧謐矣上  
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

芑山氏曰條例六失切中時弊罷防秋擇元帥屯  
田收糧減費考成雖非宣公報論然皆前人備邊  
至計不可略也

古方略

卷之三

七 忠貞堂

陸贄請均財賦

唐德宗貞元十年陸贄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  
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  
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  
隳壞執事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  
不得其要遂更舊法以爲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  
率最多者以爲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  
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輕  
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  
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勸重其役不以寡息調其出  
則功力勤而仁之立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  
姦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  
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遺役創制  
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  
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  
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而稅今  
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窮蹙其二  
請兩稅以布帛爲額曰贄昂者人之資也

古方略

卷之三

八 忠貞堂



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綸布易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勸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照減費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舉通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爲新叔而有後倏往忽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擇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爲考課者爲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日發事方興已輸雜稅農功未艾遽欲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絕其半立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酌望更詳定徵稅之法其五論以稅茶錢置茶稅以納水旱其六論稅茶之法

重於公稅請爲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  
芑山氏曰條奏根株絕術論兩稅之法尤洞弊膏日利弊德宗苟用其策則利不壅於上民不用於下何止比隆貞觀惜乎其皆不行也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楊朝晟議築三城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

負約不許又以方渠方渠縣名在慶合道合道城名在慶

七十水不波城名在環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

郭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郭寧兵足以城

之不煩他道上復使問之曰鼎城鹽州用兵七萬僅

能集事三城猶迫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

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築本鎮兵不旬日至塞

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

古方略卷之三 忠貞堂

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

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

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

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

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朝

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不可

乎命浚晉井晉井名在方渠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

展軍還至馬嶺馬嶺縣名在吐蕃吐蕃始出兵追之

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

芑山氏曰兵多累贅不若用少輕捷朝晟推是術

以築城無屈力殫貨之弊而吐蕃亦無能爲可謂

善用少矣要之得力在出虜不意

古方略卷之三

忠貞堂

盧坦增宣歙穀價

唐憲宗元和三年，以盧坦爲宣歙觀察使，舊強之誅也。兄弘在晉州幕府免歸。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爲判官。上曰：「卿使蘇疆不叛，果有才行，猶可用也。」兄其兄乎？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旣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芑山氏曰：增穀價招商船，此亦救荒一策。然有欲增價而無價可增者，當更爲區畫，不宜刻舟求劍。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裴垵請用省估

唐憲宗元和三年，以裴垵奇等切音堅，土也。平章事，上問爲理之要，何先？垵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謂朝廷戶部。送使、謂諸州各送本道節。留州、謂存留爲度支受之。送使、謂諸州各送本道節。留州、謂存留爲度支受之。三品、建中德宗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謂民輸本色，準錢已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隨省估。公土切音古，估也。子本等曰：估，過倍也。子本等曰：估，過倍也。子本等曰：估，過倍也。就實估以重歛於民。垵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繇是江淮稍獲。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芑山氏曰：勤卹民隱，不止於此。垵先去其法。

李惟簡禁掠吐蕃

唐憲宗元和六年，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爲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嘗朝夕相伺，更入攻鈔，人不得息。惟簡以爲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虜使稔，公私有餘，取者流及他方。

芑山氏曰：禁掠吐蕃，不至挑釁，增墾田畝，自足待寇。皆守邊良法，其要在不見小利起事。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李吉甫議省吏員

唐憲宗元和六年，李吉甫奏中原宿兵宿兵也，猶見言屯兵

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皆

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

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

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

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領，厚

給俸錢，大曆代宗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列

史皆千緡，嘗代宗時始立限約，李泌德宗時稍復平章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開削之間厚薄懸

異請勅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吏定俸

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平仲常員之計平仲客平仲同詳定

省併八百八員諸邑流外千七百餘人

芑山氏曰：省吏員併州縣定俸數皆所以節用至

于減入仕之塗雖專汰冗官而其間庸鄙僥倖者

亦稍退矣此法在近代猶不宜略宋太宗開寶二

年省州縣官官其其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

祿解薄未可未可

益俸諸州縣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十按益俸與吉甫論小異似微示激勸意然所益者卽所減之俸非有重費也未嘗不寓樽節在其中雖然一官也與其議增減莫若慎委任分別賢否不濫予官使皆稱職縱事任煩劇多設數十員冗食者少何足害民不然員吏併省職業墮壞雖十數人皆民蠹疾也豈一增俸足求治哉卓菴氏曰宋真宗咸平四年六月汰冗吏天下凡汰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爲清雖然前此之

古方略

傳

卷之三

七

忠貞堂

爲冗蠹亦甚矣太宗時不悉汰何也

李絳議徙受降城

唐憲宗元和八年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磡礧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繇知是無故而憂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索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諫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

古方略

傳

卷之三

七

忠貞堂

但絳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綿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或曰吉甫在位十年言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行也絳謀謀日驗君子附焉上始疑其立黨而盧坦周懷義所見適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爲黨者也故必失地而不從絳後言言之計無備同者上必曰

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遠絳而從吉甫。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而吉甫在位終其身。陟黜失宜如此。欲以致中興難哉。

韓愈議羅鹽

唐穆宗長慶二年。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羅鹽。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繇所屬將鹽就村羅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羅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簡責所在實戶。掾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羅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貨徐還。用此取濟。而得利便。今令官吏坐舖自羅。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

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官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羅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陟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常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雖以權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相。卒歸禍敗。又以重法禁人。豈欲六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欲犯。法必不行。事遂

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補注云。刺史自以貞元二年逋欠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令嚴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二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芑山氏曰。平叔思以格克之術媚上。使非韓愈諸人盡言極諫。百姓方十室九空。安得不群起爲盜。詔悉免欠錢。雖穆宗從諫之美。後是濫賜如故。幸與慶官至通化門。投絹施僧多至二百匹。剝萬民之膏脂。資一時之賞資。宜其終不足致治也。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李德裕鎮四川

唐文宗大和五年。西川節度使郭釗以兼求代。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之通切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豈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方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張肚之逐張延賞。皆當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頤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曷者蠻寇已過。元頤始募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

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  
續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爲清溪可  
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  
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  
廷。須要大度水北。更築一城。運接黎州。以大兵守  
之。方可。況聞南部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  
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廷  
建言罷兵者。蓋辭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  
政事堂。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  
言。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諸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郭。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或曰。察地形。設鎮守。練士卒。積糧儲。皆備邊要略。  
至不古。清溪可塞。不曲阿。朝古而惟安。蜀爲意。此  
又文饒公忠之不易及。

芑山氏曰。山川險易。雖加訪求。若身嘗涉歷。然越  
克國有言。百聞不如一見。德裕宜就一二訪求。所  
得者。聞親歷其處。以驗走卒嚮吏之言之信否。則  
察其近而遠可知也。安得舉取斷於衆口哉。

杜牧上罪言

唐文宗大和七年。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  
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  
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  
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賊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  
間不戰。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  
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  
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雖隋制  
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原事述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畜  
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  
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當  
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  
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  
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  
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櫜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  
後。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畔  
也。自貞觀至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



纂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節表裏聖美神術也  
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  
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于是府兵內割遣  
兵外作戎臣兵伍滿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  
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熾然七聖肝食求欲除  
之且不能也繇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  
鈴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畔居內則篡使  
外不畔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  
近代以來千其將也繁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王負倚幽陰幽謂官寺陰謂女后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  
父兄禮義之教役無憤慨感激之氣百城千里一朝  
得之其源慄慄勃者則掩制法制斬族忠良力一勢  
便固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歛委於邪  
倖縣鄉市公去郡得都四般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  
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  
息齊人乾杞靡不誅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首  
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爲河北視天下猶珠  
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倍渾厚果于戰

耕加以土息健焉便于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健不  
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  
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  
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  
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  
六鎮之師厭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汾淮已  
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才健能應  
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剽吳越荆  
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  
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閣大臣偷  
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  
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  
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  
食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  
皇其功奔走獻米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日累  
封凱還未歇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繒溢  
矣于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于戎矣此厚賞之過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頗缺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那而去。同視刀鋸其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于煙燄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事恩臣勒使。送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懼月一則曰必爲魚囊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恍惚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于戈酒掃垢汗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亦不可爲也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者曰夫僞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蕘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度于是潤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通息窮微皇子嬪之裝綠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蓋廣兵益盛傳擬益甚侈心益倡于是土田名器分割殆盡而賊夫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貪心未及畔岸遠有滄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蹶而和之其餘混頌洪上聲。大永貌洪上聲軒翥欲相效者往往如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俊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錮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于家刑罰于國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芑山氏曰教諭守戰皆有可采至如憤三鎮禁禁不欲專事姑息尤切中當時積弊胡氏云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乎此而教以伐鍾次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爲自治之道既非聖王先務貞觀之治亦非專恃此也文士之言有言近似而

實不至者此類是也。胡氏此論自正。愚謂善用者。棄短取長。無苛求可也。用人亦然。

按成燕偏重王幼學集覽云。成謂成德藩鎮燕趙盧龍藩鎮。陳濟正誤云。今按杜牧明云。開元末。府兵內割。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蓋指祿山范陽謂成燕鎮之偏重也。玄宗天寶六載。綱目云。李林甫欲杜絕帥入相之路。奏言。文臣爲將。不若寒族胡人。遂用安祿山。至天寶中。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成聚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致祿山傾。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洩天下彼時未有成德軍。代宗初。張忠志以桓魋深定易五州。隆始命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集覽非也。陳氏正誤是。

詔河東倚回鶻

唐武宗會昌元年。天德軍使田牟。布監軍常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盟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黨項。皆世與爲讎。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盟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對曰。

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晏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部落離散。遠依天子。無秋毫無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輔郡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偽。未還。上問德裕曰。盟沒斯等請降。可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

汗在四望波斯等帥衆而來于體固不可受今聞其  
臣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友  
遠依大國觀其表辭懇切豈可謂叛况噶沒斯等自  
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  
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  
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于吐谷渾等部中少有鈔掠  
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  
功生事當今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  
恩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犯回鶻詔河東

古方略

卷之三

三 忠貞堂

振武嚴兵以備之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  
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陳夷行屢言資盜糧不可  
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倘不以此糧餉俄虜  
止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  
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

或曰戒邀功生事備邊第一策賑回鶻所以全天  
德小費自不足吝陳夷行非知國家大計者也

### 王式禦南蠻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以王式爲安南都護經略使式  
有才略至交趾樹芳木爲柵可支數十里深塹共外  
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冠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  
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開遣譯諭之中  
其要害發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獠耳非爲  
寇也安南都較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  
護中軍纔罷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于邊徼

古方略

卷之三

三 忠貞堂

思安開頗饒智調蠻至必有以禦之非專恃塹柵  
而已

芳木爲柵或言顏會汪芳田聊反說文蒂華也案  
爾雅蒂醜芳注其類皆有芳秀醜卽類也是知芳  
與木爲兩物夾雜樹之爲柵耳戰國策張孟談對  
趙襄子曰臣聞董閔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官之垣  
皆以荻蒿苦菜櫛之其高至丈餘其堅則簡籬之  
勁不能過也注荻荏苒蒿爾雅繁醜荻爲蒿蓋  
也楚詞也以是口爲爲櫛始信芳非木名可以

爲柵無疑矣。古詩歲又盡，音盡，崔音九，或又言芳之爲物，以樹字推之，必非蓄華。安南至唐田早，爲安南都護，作木柵，歲率民錢不時完。王式至，樹芳木柵，爲設濠，周植刺竹，寇不敢犯。今交趾有芳木，葉似青楊，木生而直，木理堅韌，如中國櫟木。民間採此木橫布外面，甚耐久。土人書作芳，正如土產黃心木，本只芳字。土人書作苾字，字書作芋之類，多有長加草頭。竹頭者，刺竹如湖南循竹，而節密，刺尖射外，快如錐。民遠宅栽之，鷄犬不能入，意此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木此竹，皆最堅勁有力，而得名。土人因芳竹例書作芳，而通鑑本唐書轉寫作芳，誤從刀也。

李德裕請置備邊庫

唐武宗憲昌五年，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運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芑山氏曰：此與德宗璣林大盈異，蓋彼私此公耳。雖然庫名備邊，宜更求其實，所謂實者何？慎擇度支主之，務爲可久而已。苟判之非人，法雖良，於邊備何益。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盧攜請賑給

唐僖宗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翰林學士盧攜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獨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箠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縣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也。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勅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芑山氏曰：此民窮盜起之因。明年大蝗蔽日，祿過赤地，宰相而下，反以蝗不食稼稱賀。君蔽臣論如此，唐安得不亡。

又曰：攜軫念百姓，請加撫存。此關繫國本之言。但乾符五年，攜嘗與鄭畋議變事，專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臂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方。遂此觀之，攜處置變事，可謂失策。夫變之不宜和親，事理著明，而攜獨惑焉，其亦未離經生之見耳。

趙鞏襲擊孟楷

唐僖宗中和三年，黃巢作亂，遣其將孟楷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戰敗，稱臣于巢，合兵圍陳州。初，陳州刺史趙鞏，人稱謂將佐曰：巢不克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壁，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民有資糧者悉徙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鞏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鞏諭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營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與此州存亡，且國而尤不念於此，此其所以有異議者，斯數引從其間，則擊賊攻之。

芑山氏曰：知巢必東，故先事自固。巢雖強如鞏，何及巢既平，宗權復熾，攻鄰道二十餘州，皆隨惟陳距蔡百餘里，兵力尤弱。鞏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此無它，有備故耳。

古方略備卷之三終

孫余垣較正

古方略備卷之四

發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宋太祖命官度民田

建隆二年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至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敵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嘗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譯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

古方略

卷之四

一

忠貞堂

備內歟。又遣使監輸民租。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概量增益。公取餘美。符券卿五人。趙寧。取民之悉。太祖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芑山氏曰。度田課種。置倉監輸。皆國家良法。然不難於遣官。而難於得人。非精擇不可。要之擇人之術。尤在咨訪保任。或論定後。官或因才器使。廷輿思而慎行之。庶有實用。

置封樁儲餼儲

宋太祖乾德三年。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百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貯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嘗臨觀之。

或曰。置內庫以備兵荒。未為失策。獨鑿池習戰。非

古方略

卷之四

二

忠貞堂

講武之要。卒亦未見得其用。愚謂創業者。舉事勦衆。宜求其重且大者先之。故智者當務為急。

芑山氏曰。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受貢珠襖酒醕。獎政亟行。慮財用不足也。三年幸左藏庫。語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詔改為內藏庫。并以封樁庫屬焉。觀太宗此言。既漸萌侈心。亦頗乖太祖節財儉惠初意。

曹翰復平兩川

宋乾德四年太祖聞兩川兵起王全斌等伐蜀蜀主和歸蜀兵憤全斌等作亂侵暴遂命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廼澤爲

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師雄蜀文州刺史蜀兵推以爲帥

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雖退、屯於郾王

全斌王仁瞻變攷之而能走鹽口水陸轉運曹俞个

二番因茂品令一番人、會て裁、

仁賊圍賊呂韓于嘉州韓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

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謀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

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

古方略 卷之四 王 惠 雲

三、

灌口師雄走金堂病廬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爲主

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集、賊衆悉平、西南諸夷

多請附宋、

芭山氏曰此亦堊可愚哉吳之無知者耳○我宋

此亦不可不察也。無知者耳。令財衆

拈具智畔必自擇夜分密聲製我何至貿貿坐聽

張洎議建邊鎮

宋太宗端拱二年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詔群臣上備邊策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

東皆爲契丹所有。旣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據賊自

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真。

各○  
處○  
十○  
萬○  
之○  
衆○  
皆○  
寺○  
而○  
乃○  
合○  
見○  
三○  
日○  
見○  
所○  
三○  
大○  
金○

名一書之衆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

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

于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

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禮寨。

古今考略 卷之四 四忠堂

10

則東瞰燕城絕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

壘浹旬必克，山後八州聞訃，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

然也。然兵商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召還使通好。四

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方王馬爾不

品月以爲第一者也李昭王禹偁亦多以修女爲

言帝嘉紉之

芑山氏曰。通好亦不可恃。以契丹漸有輕中國意。

雖與之修好益黠橫難馭耳安邊固守于計爲長



北向而發一矢。于是女真請伐。不能應。而女真入契丹矣。高麗請伐。蓋試宋也。請之而無以復。則彼藉以爲詞而去矣。何況西夏夷裔。不觀望而爲之臣妾哉。夫以契丹之強。南面而爭衡。二國附之于左。西夏翼之于右。強弱之形。可立見也。始于輕伐。卒至于不能伐。國之安危。決於一舉。可不慎與。

古方略備

卷之四

五 忠貞堂

王禹偁議禦戎

宋太宗端拱二年。時契丹屢寇邊。詔群臣上禦戎策。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事以明之。言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強盛。不及單于。至如捷逸侵塞。豈有侯騎至雍而大陷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耳。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罷小臣調遣邊事。行間謀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犄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芑山氏曰。寬經費。用大臣戒虛名。禁游惰。皆有裨於治。但禹偁不能逆料保忠之不可任。欲資爲犄角。後保忠與保吉合。未幾叛降契丹。封爲西平王。雖先是請命李繼捧爲定難節度。賜姓趙。名保忠。鎮夏州。寔始于趙普。而禹偁又妄以保忠爲足賴。卒至跋扈不臣。大爲邊患。此又禹偁失防微之道也。

古方略備

卷之四

六

忠貞堂

何承矩等議屯田

宋太宗淳化四年，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  
切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  
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  
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  
遏敵騎之奔軼，俟春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閘即播爲  
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  
兵，廣成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寒。春夏課農，秋  
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

古方略

卷之四

七

忠貞堂

強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山  
西百里許，無可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  
冗，繆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  
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矣。帝  
嘉納之。屬霖雨爲災，論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  
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  
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賁懋  
閤人上書，言閤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工力。今河  
北州軍多陂塘，引水灌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

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

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

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

等軍，與陂六百里，置斗門，引浚水灌漑。初年種稻，值

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

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

矩載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堯滿音官滿

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蔡宿亳至于壽春，用

古方略

卷之四

八

忠貞堂

水利，墾田陳述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  
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  
溝濬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  
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  
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  
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  
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  
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  
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繇人力

有條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脩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能行。

芑山氏曰：後世屯田水利當變通於此。苟擇人以勝其任。則足國利民。安邊息寇。皆有所恃。奈何僅付空言哉。近日武人矯然請闕上屯田書。衆隨其議。然素未講求。卒罕實用。豈屯利決不可復興抑舉行者紛紛築舍道旁耳。○承矩所言河北諸州。即今河間保定涿洺之地。萬曆乙酉徐尚寶貞

古方略 卷之四

九

忠貞堂

明諸于畿內京東開水田之利。朝廷即令兼御史巡行。竟爲中貴所撓而止。當時輿論亦謂北方土燥易乾。豚粗易漏。春夏苦旱。夏秋苦雨。與江南天時地利不同。若不可成功者。不知承矩于彼時何以能興利也。今永平順天界中有泉池灌溉。皆成水田。此與江南何異。大率地利有宜。南北固其大限。然北方之土亦有細潤可以爲田。南方之土亦有粗硬不可耕種者。要相其土宜爲之質劑。周禮則壤之法有可求者。難以一祭論也。

史有當詳而不當略者。如何承矩之議屯田。黃懋之興水利是也。按本朝續綱目。網大書以何承矩爲河北屯田制置使。分注則但云。初承矩至雄州。卽建屯田之議。會黃懋亦請於河北興水田。乃以承矩爲使。懋爲判官。發河北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至承矩懋所上書疏。繁剗勿載。愚謂史例雖刪繁。特就事辭之無關國家利害勸懲者。稍爲刪節。未聞併重且大者而剗削之也。今承矩等書疏條列屯田得

古方略 備

卷之四

十

忠貞堂

天關兵嚴重且大。史宜詳載。而續綱目分注所載僅此。後世安所取衷乎。故愚嘗于商萬諸儒臣不能無遺議。此亦其一端也。

呂蒙正等論治國

宋太宗淳化四年，以呂蒙正同平章事，極易簡趙昌言參知政事，趙鐸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年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騎武則天下之人增聲音失大，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政事修，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持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辯有才略，遇事敏達，凡二邊道路斥候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帝器之。

古方略條卷之四

忠貞堂

芑山氏曰：蒙正內脩政事之議，似儒生家言，然安邊要計，莫踰于此。理不可易也。道路斥候，非平日閱歷咨訪，必不能周知。此又見敏中留意邊務，與臆量管測者不同。

張詠奏罷陝運

宋太宗淳化五年，以張詠知益州。其爲政恩威並用，蜀人畏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向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嚴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芑山氏曰：僅有無相通，而利民足國之道悉具。然幸城中鹽可易米數十萬斛，不則巧婦難炊矣。

古方略條卷之四

忠貞堂

陳恕立茶法

宋太宗淳化四年置三司總計使京東爲左計西爲右計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凡涉計度者左計使有計使總計使通議之陳恕言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五年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歸三部各置使以恕爲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

古方略 卷之四

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特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大初曰吾觀下等則減裂無取上等取利大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芑山氏曰恕夙有心計然不博訪茶商則利害不

瞻雖欲建法釐弊有難以經久者況公私兼濟不  
忍割小民以充國儲尤見學術經濟之大後是青  
苗手實害及難厭所謂變肉充廢者也

古方略 卷之四

古函 忠貞堂

孫何議備契丹

宋真宗咸平二年契丹

契丹

至隆緒入寇孫何上疏

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矣神武冠於百

王精兵備於前代分圖伏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爲

心賊遣君父爲耻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

坐遣成算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陛下親幸澶

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緣峰

末息此殆特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塞閑鄰境不相

救援積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特帥者何或恃勇無

謀或素功玩寇但全城堡不恤人民邊奏者何護塞

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訖言

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邈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唇齒

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

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疾馳烏進羸糧景從

萬兩方行迫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

特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塞閑則莫若

奏邊防陛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趨

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在

孫何議備契丹

事

忠貞堂

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緝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諸  
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張○窮○則○  
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脩○大○河○津○  
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  
不○日○可○待○帝○覽○而○嘉○之○

或曰四意凡談兵事者皆知之獨請緝東北城屯  
禁兵扼要害先事設防非熟識地形不及此

古方略備

卷之四

十六

忠貞堂

冠準領三司

宋真宗咸平六年，以冠準爲三司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卽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又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恕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準至三司，簡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

古方略

傳

卷之四

主

忠貞堂

芑山氏曰：不條具中外錢穀，真宗流日奏，意合。中意合，中意不條具，中意以阿恕，但不欲生事，擾民耳。視準曹參之於蕭何，世異而事同。卓菴氏曰：胥史侵蝕，惟利柄爲多。準類卿請押，非特循行故事，政恐吏胥因緣爲奸耳。官雖易而法則同，吏安得別有更張？此意非深識不知。

李沆識大體

宋真宗景德元年，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肝食，王旦數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邪？」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之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冠準善，準舉薦其才於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願其爲人可使之。」

古方略

傳

卷之四

主

忠貞堂

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檢人苟一時之進，豈念羈民邪？沆嘗請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本朝于慎行曰：沆於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真至論也。然彼時風俗純厚，法紀脩明，可罷可行，下

無異議。近代則不能也。臺諫毛舉瑣屑以責職掌。必欲遽題覆於該部。求累允于內閣。及至奉有俞旨。頒行四方。計一疏所陳紙札之費。已不可勝計。而監司長吏。曾不聞讀其一行。父老吏民。或不能解其一語。建言者但取一時允行。不問遠近上下。曾否通行。即取而刻之集中。以爲傳世之具。及求其所言。非當時所見行。則前時所報罷也。夫見行者何必請。而復以申飭。報罷者何必行。而覆以依擬。上下相蒙。以全體面。求免於少年之搖撼。而不

古方略

卷之四

尤

忠貞堂

顧政體之虛實。使沆當是時。能一日居其位否。和卽事事報罷。不以爲因循。卽以爲拒諫矣。芑山氏曰。日奏水旱盜賊。使上無侈心。皆忠臣防微杜漸之道。至中外所陳利害。當擇其有補政事者。次第行之。豈宜一切報罷。信如沆言。則是嘉謨不必入告。而古聖王建報設鐸之制。皆廢而不用。下情安得盡哉。要之處沆之時地。宜報罷以防變。更。後世宰相。舉欲循而行之。置國家利害於度外。則非也。

曹瑋等僭稱廟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吐蕃贊普之奇唃廝囉。居宗哥城。以宗哥僧李立遵爲論通。論通。猶通也。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服。會與涇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京府。又敗。衆益怨之。唃廝囉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而立遵自居宗哥。屢表請贊普之號。朝廷以贊普乃戎王也。立遵居唃廝囉下。不宜妄授。止命爲保順軍節度使。唃廝囉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賜予。至是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

古方略

卷之四

子

忠貞堂

平夏州。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或曰。真宗不信廝囉。無疲兵傷財之弊。未幾。廝囉果與宗哥族連結入寇。益見平夏自效。皆詐而不可信者也。



張知白備契丹

宋仁宗初卽位。契丹大閱。聲言獵幽。朝廷患之。帝以問三府。皆曰。備果練師以備不虞。張知白曰。不。然。契丹脩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將以爲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芑山氏曰。用其實而不示以形。懼挑敵釁耳。及契丹果罷去。益信知白早見。如三府言。則張皇多事矣。

百方略備

卷之四

忠貞堂

卓老氏曰。通會河決。故能飲形用實。不然亦須別有區畫。豈可徒以生釁自嫌。坐墮虜術哉。

張知白經略要州

宋仁宗寶元元年。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經略馬步軍都總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處。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卽拒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保吉陷。銀綏州割棄。

以來。假朝廷威靈。共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處。比元昊富貴。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

百方略備

卷之四

忠貞堂

也。以典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亂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糧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輓。臨緒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弓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廝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近遠。若相多少。而

增城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贖邊計十振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採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疎爲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脩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逮稍安謐則又無敢輕言者若政令脩紀綱肅財用富息信洽賞罰明特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

才略

卷之四

忠貞堂

或曰疎條上十事皆備邊不可廢者但請詔

破賊論者謂廝囉卒無破賊功疎策未見成效然當日疎獨有見非僭輩所盡知也

芑山氏曰本朝于慎行云中國之形惟以夷攻

夷足爲上策元昊負山阻河跨有萬里而吐蕃

廝囉以鄯州一隅兼有回紇之衆通于青海高昌

諸國朝廷因授節鉞使背擊元昊以分其勢此制

夏一奇也廝囉雖未必即能抗憂而能牽制其後

使之有所顧忌不敢內侵賢于中國十萬師矣宋

人乃以不能立功少之是不知事機者也凡立功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之形不必一塗固非以斬將奪旗然後策效也廝

囉之功不在攻擊而在牽制視攻城掠地豈有低

昂哉且以元昊之橫舉中國之力不能得其一壘

而以責部落夷酋于萬里之外不亦迂乎疎于氏

此言觀之則疎之請詔廝囉破賊者或亦僅資其

牽制之力使元昊知所畏忌而已疎豈失策哉

惟適氏曰用兵莫妙於牽制之法昔齊桓公伐楚

遠結江黃以爲之援漢高帝謂酈曰公能說九

江王使舉兵叛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日吾以

天下必矣。與張良以齊梁反書遺項王。皆牽制之。最妙者。誠能用竦策。使斯羅爲犄角。而諸道之兵。互相應援。雖以滅元吳不難。何策之失哉。惜當時。承用者。既未得要領。而竦亦不暢言其所以然。以故爲邊臣所沮。徒滋後人之議也。

古方略

卷之四

五

忠貞堂

范仲淹備關中

宋仁宗康定元年。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夏牛贊庸怯寡方略。召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能安枕矣。爲今之計。嚴戒邊臣。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清野。不與之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與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或曰。先爲持久可守之計。不急於入討。此仲淹善制寇處。所謂先自衛而後攻人者也。

古方略

卷之四

五

忠貞堂

張方平平戎十策

宋仁宗康定元年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  
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  
十策其略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  
自延渭而與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  
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幸  
臣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芑山氏曰元昊陷諸砦不聞有攻戰之策則宋之  
邊備亦甚疎矣安能折衝禦侮犁庭掃穴哉十策

古方略備卷之四

主忠貞堂

史不當略

卓菴氏曰此卽孫臏倚虛之法然須示以形勢使  
彼不疑方得行其計不然彼先有備安知不且以  
空城餌我不可不慎

范仲淹兼知延州

宋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  
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鈴  
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軍者先  
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  
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  
寡使更出禦敵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  
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  
范可欺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

古方略備卷之四

主忠貞堂

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  
省糴十之三其所城不與詔以爲康定軍又修承平  
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  
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或曰更出禦敵則兵力有餘徙兵就食則運輸可  
省此皆仲淹方略宜西人相戒以爲不可欺也

分置陝西四路使

宋仁宗慶曆元年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

琦知秦州王汾治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

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

原最當賊衝王汾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

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

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

之時先據要害來則中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

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

古方略備卷之四

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

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

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反延

州城砦皆柴去壘木焚掠殆盡籍至稍其治之戍兵

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

秋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傍以斷寇出入之

路又使周美服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

地第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

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

不嘗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問其人馬爲

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

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

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

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

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

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

全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

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得其材否繇是仲淹

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芑山氏曰據要害犒諸羌皆可以備寇至仲淹任

人無失猶足成功好水川之敗繇誤用任福耿傳

耳故得人則功可徐圖而失人則敗可立待不可

不慎

古方略備卷之四

子 32-127

韓琦等經略涇原

宋仁宗慶曆二年，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

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樞密安

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

不當置之散地，及芻糗欲敗，元昊寇鎮戎，元昊寇太

州，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

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

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

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

古方略傳 卷之四 忠貞堂

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

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

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未用其策，乃

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

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

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元帥渭州。堯臣

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皆臣節

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累不一。於是諸

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

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是

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

芑山氏曰：韓范協力西邊，如率然在山。元昊未有

不磨破者，惜帝方厭兵，聽元昊請和，密詔龐籍招

納，遂召還琦等。繇是變君臣之號為父子之稱，更

名裴甯、戲譯吾祖，卒不敢置名其罪。此帝姑息元

昊之過，豈琦等罪哉。

古方略傳 卷之四 忠貞堂

富弼請修改

宋仁宗慶曆三年，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卧薪嘗膽，不怠惰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或曰：辭樞密使而必痛言和好未可保，守備不宜懈，此正因事納規之法。弼忠義智略，於斯可見。論古方略條卷之四 三 忠貞堂

者徒謂弼卑以自牧，謬甚。

卓菴氏曰：弼耻于結好，故不樂受賞。不然，守備固不可懈，而所稱和好未可保者，不且以故敵人之衆邪？觀其對仁宗曰：願陛下思其耻，卧薪嘗膽，不怠修政弼之情，見乎詞矣。惜後世不盡知耳。

富弼議召韓琦

宋仁宗慶曆三年，元昊六宅使賀從勗至京議和，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議之，許封冊元昊爲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爲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帝不聽。時朝廷以元昊請和，遂召還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命知永興軍鄭戡代之。富弼言：西寇未殄，亦須籍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關事，願召一人使處于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

古方略條卷之四 三 忠貞堂

相濟事無不集，又不聽。元昊方倚契丹邀索亡厭，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或曰：弼慮西寇未殄，欲令韓范表裏相濟，此老成持重之見。帝獨拒而弗納，以是時帝方厭兵耳。

孫余垣 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備卷之四終

古方略備卷之五

明

姜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韓琦議修京師

宋仁宗慶曆四年元昊復遣使上書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歲盟府其前日所掠將較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迭納朝廷其拷掠鎗刀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賜銀絹絹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官數臣不復以它相干乞頒普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脩國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且請力行七事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邊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審定討伐之謀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

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瀋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趨之擊之。皆可也。故脩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或曰元昊方有事於契丹。結好中朝。姑爲緩兵計。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非願附於我也。使帝信用韓范。併力伐之。安有西顧之憂哉。惜不足以語此。終宋之世。城守無具。余靖一言誤之也。



孫馮安撫廣南

宋仁宗皇祐元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初以孫沔知秦州，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旣而昭州鈴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府庫精甲，宰相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患賊度嶺

古方略

備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而此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器械，賊疑不敢北侵。」行至潯州，加沔廣南安撫使。本朝于慎行曰：「沔言絕中事理，可以破玩愒之弊。然天下事變，亦忌張皇，有備而張皇，所失猶小，無備而張皇，蓋亦危亡之道，適所見未爲非也。」或曰：儂氏自唐初卽雄于西原，世爲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爲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其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提儂猶求內附，朝廷不許，智高怒，與廣州

進士黃師密等謀據廣南，數出故衣易穀食，給青洞中機機，却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遂率衆沿江東下，攻邕州，使珙能如沔蚤見，爲之備。智高安得遽蹙至此。

古方略

備

卷之五

四

忠貞堂

詔諸州置廣惠倉

宋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勸天下没人戶。純田。官自耕之。至是韓琦請。勿務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皆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闕如舊。

或曰。具出納數。不難。宜擇公廉勤慎者領之。庶幾老稚貧疾。皆蒙實惠。不則法雖善。無益。此亦惠而

言方略

卷之五

五 忠貞堂

不費之一端。熙寧四年。王安石新法紛起。請闢廣惠倉田。以爲河北陝西京東諸路青苗本錢。新法既足害民。併先朝良法。又并髮棄之。安石執初自用。至此迫哲宗元祐三年。廼復置廣惠倉。觀元祐之復置。熙寧粥田之舉。不安石是咎。而誰咎哉。雖然。紹聖元年。廣惠倉復罷。民其無如矣。可嘆也夫。

蘇轍議青苗

宋神宗熙寧二年。行青苗法。勸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庫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青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灾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雅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嘗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

言方略

卷之五

六 忠貞堂

年餘物貴。然後出貸。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衆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歛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與幹輪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山庫緡錢百萬。雜河北常平粟。而嘗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勸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

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撻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于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錄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下下取取。七七。而民苦之。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隨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芑山氏曰。贊成青苗法者。轉運使王廣淵也。罪不在安石下。然安石實未嘗思轍言。使果徐而思之。利害瞭然。安得復召廣淵與之議哉。

卓菴氏曰。踰月不言青苗。安石良心尚存。未幾而有廣淵之奏。豈天欲禍斯民邪。當安石柄用。四方

從風。安知非廣淵迎合安石而爲此奏邪。又烏知非安石求勝其衆。因揆意于廣淵。明非一己之私邪。此等隱曲。史不能盡傳。要之兩人皆罪魁耳。可勝誅哉。

韓琦議備邊

宋神宗熙寧七年，遣主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成堡，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而論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遣大常少卿劉忱等如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於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彦博、判永興軍魯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卹，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言方略。備 卷之三 九 忠貞堂

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弊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獨種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移國保單，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教武，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

募兵於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嘗，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獻，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大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膏，宜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累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克。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為憂，故深指時事云。

或曰：修備而使遼王疑我，非計之得也。琦非畏遼敗盟，故以耳辭慰之。蓋欲自固邦本，徐圖恢復，誓不挑釁於遼耳。

言方略

卷之三

十 忠貞堂

司馬光議秦熙河

宋哲宗元祐元年夏國主秉嘗卒子乾順立勅秉嘗遣說囉率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卽位秉嘗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繇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新而不與彼必以爲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恥毋乃甚于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延貴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爲兆民計

古方略

卷之三

上

忠貞堂

文芳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并秦熙河安靈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邪那恕亦言此非細事嘗訪之邊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嘗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還以給還遣穆衍往吊祭衍奏以

爲○蘭○秦○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尋○遣○使○封○乾○順○爲○夏○國○主○

或曰光欲秦熙河聞孫路之言遂止過安石遠甚蓋安石執拘自用光虛懷受善此相業之所歸異也

丁方略

卷之三

上

忠貞堂

章寨城平夏

宋哲宗紹聖四年，知渭州章寨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倡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若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乘，寨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需平砦，章惇因斷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古方略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或曰用智略備邊，使敵不測，故不開邊釁，若惇絕歲賜，拓境土，則生事矣，或據春秋譏魯城中城，謂築城偏夏非計，此腐儒不通時勢者也。

卓菴氏曰：案雖用智愚敵，而得力尤在迎擊敗夏人，始克有成，不然，卽映口好水，尚不能城，安望進拓境土至五十餘所，士無貨而好行詐謀，未有不立敗者也。

楊時議戰守

宋欽宗靖康元年，遼英殿說書楊時聞金人入攻，時雖不入寇，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薪以疎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竄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然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近遼州軍，安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城略地，當遣援兵追

古方略

卷之五

十四

忠貞堂

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

芑山氏曰：守要害，收人心，二者皆急務，方金人渡河，笑曰：使南朝以二千人守河，我豈能渡，就金人之言觀之，宋惟不守險，遂至中原淪陷，然其所以

不克守縣人心不附耳。收人心而後要害足恃。庸  
藉可遇。此又後先之序也。

古方略

卷之五

十五 忠貞堂

何灌議督禁旅

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兵犯中山府。帝以金人南下。悉  
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人守黎陽。步  
軍都虞候何灌。謂自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  
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  
不支。何以善。吾後盡督以衛根本。不從。

或曰。守要害以扼虜衝。嚴禁旅以衛京師。皆當日  
君臣不容忽者。灌之議未爲失計。時中拒而不從。  
何其疎也。况徽宗寵任童貫。又誤用方平。黎陽之  
敗。識者自其出師而已決之。孰謂供掃除者能禦  
侮哉。

古方略

卷之五

十六 忠貞堂

芑山氏曰。本朝土木之變。虜旣退。京師解嚴。時  
大臣有奏。督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  
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  
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傘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  
城。卽此而觀。邊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  
無事而已。如陵寢郊社何。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  
急遣兵固守宣清。若爲便從之。或曰。遣邊將守

京師。與何灌督禁旅衛根本。同一規畫。而棄盛以爲失計。何歟。愚謂禁旅宜守京師。不當得腹以待亡。邊將宜扼險阻。不當開門而揖寇。督禁旅是而督邊將非也。且灌之議督禁旅。正恐守陞不固。金人突來。不得不督此以資捍禦。蓋時危勢急。使然。豈有虜既退。不守邊關而守京城者哉。又况盛至守關。卽預爲衛京師地。所謂藩垣峻而室奧晏如。尤萬全之遺也。謀國者當以盛爲法。

古方略

備

卷之五

七

忠貞堂

議備金兵再至

宋欽宗靖康元年。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入。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原王和議之臣。其大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皆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屯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大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凌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縣邢相間提出上黨。此通取多請命之與。

古方略

備

卷之五

大

忠貞堂

芑山氏曰。或備其再至。或擒其不意。禁虜未有急於是者。誰秉國成。皆格不用。未幾金人果復至。大臣莫知所出。御史中丞呂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蹙入不省。愚按好問所言皆切要可行。今皆不納。何哉。



宗澤請帝還都

宋高宗建炎元年，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制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祗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縱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皆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十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縣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俟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急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

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

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牽拘其人，乞斬之，有

詔廷置剝削，澤奏曰：金人假使楚來覲虛實，臣愚乞

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于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

敢奉詔，以彰國朝，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

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計，澤以爲憂，乃

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室以圖恢復，而于京城四壁各

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撫形勢立

堅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若連結河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于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

馬成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

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

幸東南，不報。

或曰：幸東南非萬全計，帝獨惑于潛善之言，不思

與澤圖恢復，辛用和敗，雖潛善失策，亦帝昏懦自

取，非盡潛善之罪也。

汪應辰請防惠

宋高宗紹興八年王倫還自金勅倫將還提轡送之日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塵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官及太后且許歸河西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秘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慮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慮異議息矣而上下相家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爲休兵息民自此而始

古方略

卷之五

汪應辰

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世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排羣議之論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儒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于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可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爲無虞而思患預防嘗若敵人之至亟奏秦檜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世山氏曰因循無備上下相蒙足盡南渡以來情狀不謂今天下亦然

是年吏部侍郎魏玘備論敵情不可信玘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玘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左正言辛次膺聞遣王倫和金定和議言國恥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以母疾求補外詔從之胡銓亦抗疏言就令虜使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王玘醒虜變詐百出倫又以姦邪濟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按玘次膺所見皆與應辰合而當日如曾開張栻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朱松趙鼎諸人皆極言不可和獨朝廷爲檜賊所誤忠諫曾格不行可勝痛哉

古方略

卷之五

汪應辰

陳俊卿議兩淮屯田

宋孝宗乾道五年，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猝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頗煩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指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

古方略

備

卷之五

五

忠貞堂

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或曰：俊卿言非不可行，然爲衆論所格，卒竿成效，錄孝宗多疑寡斷耳。

朱熹立社會法

宋孝宗淳熙八年，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繇，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糶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意者，謂其譏于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寬政，是行其所學，民祇實惠。

古方略

備

卷之五

五

忠貞堂

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饑，食糶請於府，得官平米六百石賤貸。夏，復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會，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單反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逮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

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十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芑山氏曰。烹之所以能行社倉者。非獨法善。惟得人耳。其要在擇社首。雖通曉而又仰體有司仁民之意。方能通行無弊。否則法自是漸壞矣。惟適氏曰。此法至今可行。惜當世無講求者。孔子所謂惠而不費。具見于此。至淮謂烹行其所學。良然。

古方略 備 卷之五

孟珙修復內隘

宋理宗淳祐五年。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水浸處下有變為沮洳之地。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汊與父別。汊以智切。音蔓。水無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堰。因其水泉遠處。停蓄號曰水櫃。舊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徒苛急。繩民可也。

古方略 備 卷之五

知役因繪圖上之

芑山氏曰。修隘障水。敵不敢窺。非珙所難。獨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其中撫諭激勸之術。有史氏所未悉者。後世起大事。動大衆。當師其意。無徒苛急。繩民可也。

孟珙大興屯田

宋理宗嘉興元年。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珙條具上  
疏事。會譚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  
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  
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  
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調遣軍馬。珙至夔。招集散民  
爲穿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頭。鶴軍。蜀  
政之獎。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  
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立賞罰。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  
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柿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  
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署。以  
處聚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  
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  
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  
法於所部行之。

芑山氏曰。芑翳趙克國諸葛亮遺法。以足食安民  
爲戰守根本。皆可行。久而無弊者。至制書署安流。

寓使之不從敵而爲我用。此尤寓機變於不測。流  
寓之士。必有智調拔萃者在其中。當擇而用之。若  
僅文貌羈縻。恐終不能養之使不去耳。愚謂芑嘗  
更進一籌。

孫 余 垣  
余 維 桓  
較 正

五卷終

# 守部

計叅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守之道非一精神折衝爲至古  
遣戍防虜而其詩曰一月三捷  
李綱曰能守而後可戰繇此觀  
之匪斤斤謹斤侯明甚野廬氏  
掌達國道路賓至令守涂地者  
聚橐之相翔者誅示守固也定  
王使單襄公聘宋假道于陳以  
聘楚道不可行知陳必亡守顧  
不重與明王內中國外夷狄若

古方略自序

守一

忠貞堂

乃賜單于爲藩臣處鮮卑以內

地謂禦侮何又況金統豨突于

潼關僂芝蠶食於州羆欲無內

潰得乎吳起言在德不在險彼

秦用趙高邪謀周盧設卒甚謹

古方略自序

守二

忠貞堂

而閭樂亂于望夷嗚呼天下有  
無備能守國者哉

新安余懋衡書

守序畢

古方略守卷之一

婺源

余懋衡輯

明

袁州

張自烈以定

來款守略陽

建武八年遣中郎將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  
番須番音蠻各名回中回中官名在犀閣府廨門西  
蕭關燒回徑襲略陽略陽在隴斬隗囂守將金梁富  
中官謂此大驚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置所依阻心腹已壞  
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

下  
方  
野

卷之六

100

之先武以爲醫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精銳來攻  
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隙而進皆謂  
漢等還隄鷺果使王元鼎隄城在隄山也有延守番  
湏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无亭在關鷺自悉大衆  
萬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余助之斬山築堤  
水灌城來欲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焚屋岡木以爲  
兵鷺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

或曰。知歟。能死守。世祖可謂蚤見。

唐范拒北匈奴

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匈奴大寇雲中雲中太守廉  
范范丹之孫丹爲王莽時被虜人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  
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中各交縛兩炬三頭蕪火營  
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  
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輜藉  
輜音各輜輜車虜者千餘人錄此不敢復伺雲中  
虜也藉音藉也  
芑山氏曰與增竄量沙略同求救則氣怯氣怯則  
衆亂况救遲而寇速哉

守時

卷一

100

符堅將慕容垂救襄陽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于木枝光焰數千里晉將桓冲懼退還承王球反肅宗命討瑯判官李軌等夜多燒火人執兩炬以疑之瑯軍以火魔之瑯懼以爲官軍悉濟宵遁此皆以譎懾敵之法



陳球固守零陵

漢桓帝延熹八年，荊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

等復攻

攻者

零陵。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

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渚，編木爲城。

視中惶恐，掾吏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

符，受任一邦，豈願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

大木爲弓。

即今切車

羽矛爲矢，引機發之。

吳越春秋

施機，設樞。

注釋名

弩柄曰臂，銜弦曰牙。牙外曰郭，郭

下有懸刀，谷而名之曰機。言機巧也。亦言如門戶之

樞機，同開有節引關

也。王發謂之機。

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輒于

古方略

守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內因地勢，及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

徵還京師。

詔以尚爲中郎將。

率步騎三萬餘人救球。

發諸罷兵，并勢討擊，大破之。

斬蘭等首三千餘級，復

以尚爲荊州刺史。

芑山氏曰：陳球固守零陵，不沮國威，足以愧任胤

之棄城走者。但愚意方賊攻城，球宜預爲備。率吏

士脩攻守具，及賊至，乃弦木爲弓，羽矛爲矢，何也？

豈球設備，不令人測與？抑史氏脫誤與？

度尚討賊之功，灼然在人耳目間。及胡蘭餘黨南

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界。

尚懼爲已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徵磐下

廷尉。後尚磐面對曲直，尚辭窮獲罪，雖以先有功

得原，願獨無愧于心邪？

古方略

守

卷之一

四

忠貞堂

傳樊守漢陽

韓遂殺邊章及北官伯王等。擁兵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种。委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人怨之。靈帝中平四年。种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傳。樊知种失衆必敗。諫曰。使君親政日淺。人未知教。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其鋒難當。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狹。必謂我怯。群惡爭勢。其難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

古方略守

卷之一

五

忠貞堂

死於此爾有才智勉之勉之王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嘔咽不能復言。樊進兵臨陣戰歿。諡壯節侯。

或曰。樊可謂得死所。蓋氣義之兼者。惜不竟其用。又曰。自殤帝至是。書太守二十。非以能破羌書。以能平盜書。其盛者以死節書。而世道益可悲矣。

古方略守

卷之一

六

忠貞堂

劉備欲衆拒險

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進要斜谷道險操恐爲備客處乃進臨漢中或云遠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要地各在褒斜谷之南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欲衆拒險終不交鋒  
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却軍備  
制置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  
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問且却魏兵散而復合  
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  
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  
古方略卷之一

相蹂躪望漢水堯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  
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  
士多乏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刺史張既既曰  
可勸使北出執殺以逆賊前至吾曹其能賞則先言  
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氏五出居扶風天水界  
芒山氏曰偃旗以却魏兵子雲疑敵之法也唐開  
元中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衆築故城板幹裁立

吐蕃猝至守珪于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  
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與此略同  
徙氏五萬餘操蓋已棄武都而不有矣諸氏散居  
秦川符氏亂率自此始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王忠嗣持重安邊

唐天寶四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嘗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添弓百五十斤嘗貯之橐中以示不用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謀人伺其間隙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過隔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遊人以為張仁直仁直本名仁直之後特帥皆不及

古方略

卷之一

忠嗣

或曰撫循不廢訓練要害悉置城堡持重不邀功名後世守邊當以忠嗣為法

哥舒翰夾擊吐蕃

唐天寶六載王忠嗣使大斗軍副使哥舒翰哥舒翰和姓墓云哥舒本突厥施別部之號後因擊吐蕃為氏哥舒翰營州柳城人忠嗣部將也擊吐蕃同列為之副俗慢不為用翰搃殺之軍中戢懷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伐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于其側房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後來或曰伏兵斷後夾擊此兵家試輒有功者但須出敵不意

古方略

卷之一

忠嗣

盧奕死不失節

唐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河南尹達奚珣略于祿山留守李愬愬希清之子謂御史中丞盧奕奕懷慎之子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矣許諾惟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棄愬潰去愬獨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于闕廡使人執愬奕及來訪判官蔣清清歛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逆順我先不失節夫復何恨

古方略

卷之一

上

忠貞堂

世山氏曰奕首爲死節之倡君子卷之一然奕死生虛杞一忠一奸何相及至此極哉杞不臣不予真古今罪人

顏真卿起兵討賊

唐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玄宗下制欲親征其別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以平原傳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聞道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遂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親客密懷賊牒諸諸郡縣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請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干光齎李愬盧奕蔣清首狗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狗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歛葬之

或曰真卿首倡討賊之美應者踵繼唐室不亡真卿力寔多後爲虛杞所陷宜慰希烈繼死蔡州人皆惜之

顏杲卿用何千年策

唐天寶十四載。祿山至棊城。嘗山大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贊其子弟。使仍守嘗山。又使其將李欽。率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者。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將起兵。遣人請大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

古方略

卷之一

七

忠貞堂

賈循。時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客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聞河北有變而還。未幾賊將史思明陷嘗山。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顏氏死者三十餘人。芑山氏曰。千年何以猝爲杲卿謀至此。杲卿既用千年策。便當如李愬之遇李祐。資以滅賊。奈何。李欽湊首。併及高邈。何千年詣京師。不稍爲列。自

古方略

卷之一

七

忠貞堂

張巡起兵雍丘

唐天寶中，譙郡大守楊萬石以郡縣安社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即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贛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于雍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庭望，賊淮陽兵逐殺守者。潮素妻子走故賈贛，得以其間入雍丘。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贛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贛

古方略

守卷之一

忠貞堂

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皆銳，有輕我之心，不可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守，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濺擊皆盡。巡于城上立木棚以拒之。賊環圍而登。巡束高麗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燒礮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衆漸復驍，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振。

巴山氏曰：一擊以奪賊氣，再擊以拒賊攻。夜燒礮營，乘勝追獲，合是數者，而後城可守。所謂萬守于戰者也。後世守城，但生以待敵，微俾苟全，宜其潰不放踵耳。

古方略

守卷之一

忠貞堂

張巡擊令狐潮

唐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賊將孫孝哲既陷長安太子即肅即位于靈武時賊黨令狐潮圍張巡于雍丘

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玄宗至成都

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自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

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

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元○氣○同○氣○亦○非○浮○略○巡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

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素爲人千餘赦以黑衣

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乃知其素人得矢數十萬

古方略守卷之一忠貞堂

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

使卽將雷萬春于城上與潮相罵詈未絕賊弩射之

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高○勇○巡

謂巡曰何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

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將士

四人賊乃夜遁救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項之賊步騎

七千餘衆屯白沙渦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

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鳩糧二州及胡

兵悉斬之榮陽陳留會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

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芒山氏曰夜縋素人非徒欲得矢且示弱使賊不

備爲斫營地耳

古方略守卷之一忠貞堂



李光弼堅守太原

唐肅宗至德二載安慶緒

唐肅宗子又嬰生一千名慶緒既殺祿

山史思明等寇太原月餘不下選號銳為遊兵戒之

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

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冠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

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

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于城下仰面

侮督光弼遣人從地道中覘其足而入踰城斬之自

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上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

古方略

卷之一

九忠貞堂

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

礮軍礮石也要口范蠡兵法聚石重十二斤為機能巨石一發輒

斃二十餘人賊乃退營于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

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穿地

道周賊營中皆之以木指車移至期光弼勒兵在城

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倚口俟而營中

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

計會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

太原光弼復出擊之希德遁去

芒山氏曰穿地道陷賊營可一應而不可循行者

也蓋善制敵者智貴疾不貴遲事宜逸不宜勞若

穿地則遲而勞豈足恃哉城守之要大礮為先此

法宜詳求之

古方略

卷之一

九忠貞堂

張巡許遠守睢陽

唐肅宗至德二載，安慶緒以尹子奇爲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糧二州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起

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

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

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

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

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請爲遠戰，自

是之後，遠但訓軍糧，修戰具，君中應接而已，戰則善

畫一，出于巡，賊遂夜遁。

○古方略守卷之一

○王忠貞堂

○志貞堂

○志貞堂

○志貞堂

○志貞堂

○志貞堂

○志貞堂

○志貞堂

張巡直衝賊陳

唐肅宗至德二載，賊將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

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宜守正而死，但念諸君捐軀

命，膏草野，而賞不酬，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願請

奮，巡遂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

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

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

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遂旦微備。

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

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霁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

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于子奇麾下，營中大

亂。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刻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

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

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古方略守卷之一

○王忠貞堂

○志貞堂

○志貞堂

○志貞堂

張巡虎守待援

唐肅宗至德二載賊將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于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號王巨以其半給東魏郡海十小食漢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鬪遂爲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臨城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欲令騎入巡豫于城擊三穴候梯將至于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柵門鉤之所及莫不崩塌巡以大木末置連環鐵末置大鐵指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鐵車令上賊又造木駟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于城下掘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不與戰日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于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大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大城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能復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巡遂分城守之巡守東北達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茶紙不復下城賊士攻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爲巡虎戰前後二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衛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今泗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二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日今日睢陽不知存亡矣去日爲雲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卽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得食且不下咽大夫半擁彈兵臨睢陽而沒自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誓落一楸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

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爲泣下。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炮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

芑山氏曰。巡之脩守具。霽雲之請援兵。可謂智勇兼至。叔其進明諸人。擁兵不救。如秦趙然。同爲王臣。甘以賊遺君父。罪豈在慶緒思明下哉。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張巡許遠先節

唐至德二載。賊將尹子奇又圍睢陽。城中食盡。乘城東走。巡遣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逮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稱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遂而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拭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後子奇爲陳留人所殺。義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爲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能生致。許遠十洛陽。

芑山氏曰。合巡遠霽雲萬春之智力忠義。不能全一睢陽。真可流涕。豈巡遠不勝任哉。進明諸人失

授之罪耳。

巡初守睢陽時。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不同。異。臨期應鋒。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敵。未嘗自脩。推誠待人。無所疑處。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手致死力。嗟乎。巡矧將略如此。功烈未就。卒死賊手。豈非天哉。精忠如宋岳武穆。弗竟厥川。與睢陽同悲夫。

方略守

卷之一

忠貞堂

李光弼後軍河陽

唐乾元二年。賊將史思明。既自稱燕王。殺安及緒。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已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孤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阜。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宗滿劉

方略守

卷之一

忠貞堂

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營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常陽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陽不可守。于公計何如。陽請留兵于陝。退守潼關。推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狼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陽無以應。判官常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犯水

崎嶇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發  
陳留守常陞。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陳河南尹李若  
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還汴。  
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遣兵  
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  
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乘炬徐行。部曲  
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追。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  
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  
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特其後。不敢入官逼

古方略

忠貞堂

屯白馬寺南。築月城于河陽南。以拒光弼。于吳郡滑  
等州相繼陷沒。常陽李若幽皆治于陝。史思明引  
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品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  
右足如馬。策上慢罵。光弼光弼頗高。有口誰能取彼  
者。僕因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  
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  
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  
願選五十騎出聖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  
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拔二矛策馬。亂流而渡。

日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錄未交。何以知  
之。懷恩曰。觀其輓轡安附。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  
甚易之。稍延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  
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  
德息馬良久。四瞋目謂曰。賊誠我乎。我自孝德也。還  
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  
環走陞上。孝德追及。斬首。搗之以歸。賊衆大駭。  
芑山氏曰。兩徐行。見光弼整暇。移軍河陽。遇賊西  
侵。此處籌略尤勝。

古方略

忠貞堂

田神功擊史朝義

唐睿應元年史朝義自圍宋州

今睢州是

數月城中食盡

將臨刺史李杲不知所爲遂城果殺劉昌

開封人果殺軍名

日○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

尉

卽光

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

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強○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

倚我爲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與其不意賊

安知吾之衆寡○遂徑趣徐州○使克鄆○一州節度使田

神功進擊朝義○朝義又思明子思明能少大破之

古方略守

卷之一

忠貞堂

或曰神功自平劉黑闥景福間建揚州其心乎

王室明矣○自非光弼號令豈能成功

余垣較正

孫余維樞

古方略守卷之一終

古方略守卷之二

明

袁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潭城固守奉天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爲憂。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恟懼。上以問群臣。潭城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泚盛兵

古方略守卷之二

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思水囊裝壯士攻城。翼以輜輶。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城中死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潭城對泣。群臣惟仰首視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接城。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城撫諭數以忠義。皆力戰。城中流矢盡。

古方略守卷之二

忠貞堂

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嘉異。詔以狗城四隅。歡聲如雷。懷光敗。泚兵於澧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後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汧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大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

芑山氏曰。鑿地道。陷雲梯。此亦禦寇一法。然須先得鑿道之人。厚以烹賜。又豫貯薪炬松脂等物。使得有餘地。庶不倉卒失措。否則臨渴掘井。無米待炊。皆敗道耳。士卒凍餒力戰。其中必有素爲賊



所撫訓者。故激以忠義。一倡衆和不。至觀壁內潰。  
城豈徒恃頃刻之空言。厲候卒之圖志哉。本朝  
陳仁錫云。城善備禦。全得忠義一激之力。非也。

古方略守

卷之二

三 忠貞堂

李文悅守鹽州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吐蕃十五萬衆寇鹽州。刺史李  
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  
史奉教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  
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教行旬餘。無聲聞。朔方人以爲  
俱沒矣。無何。奉教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  
奉教奮擊大破之。

芑山氏曰。行師自他道出入者。或守或攻。皆須出  
敵不意。凡襲侵用此取勝者尤多。

古方略守

卷之二

忠貞堂

柳公綽撫回鶻沙陀

唐文宗大和四年，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回鶻北狄種名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爲變，營

嚴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勢于境，至則大開牙門，

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陞北沙陀沙陀突厥酋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

朱邪執宜爲陰山陰山府名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

古方略卷之二 忠貞堂

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禮當，福祿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

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塞下舊有廢唐十一，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塞。

或曰：此亦以夷制夷之法。然公綽欲結執宜以爲

饋遺之足矣，何必使夫人與執宜母妻飲乎？

辛諫堅守泗州

唐懿宗咸通中，桂州戍卒作亂，推判官龐勛爲主，同

宿徐州，詔發諸道兵討之。賊復陷滁州，攻泗州不克。初，南詔南詔隔安南，勸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

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崔彥曾從子性刻，朝廷以徐兵

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彥曾使杜璋兵馬使徐行檢用事，以軍帑空虛，發兵費多，請更留戍一年。彥曾從

之。戍卒怒，都虞候許佺軍較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

古方略卷之二 忠貞堂

故徐州群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神牙職會桂管使察使李業移湖南，新使未至，佺等作亂，龐勛等却庫

兵北還，所過剽掠。朝廷聞之，遣高品中張敬恩赦其

辜，部送歸徐。龐勛等至湖南，監軍諒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

境。泛舟沿江東下，佺等謀曰：「朝廷見敕，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進臨矣。」乃各以私約遣使，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約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于綽曰：「徐卒擅歸，銳必

爲亂雖無勅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  
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于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  
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渡淮至徐  
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綢索儒法且以無勅書  
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勅招  
集亡命匪舟中衆至千人至泗州刺史杜愐杜愐  
之于毬場使人致辭徐卒以爲玩已擒優人欲斬之  
坐者驚散愐素爲之傳徐卒不敢爲亂而止朝廷屢  
勅崔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諭以勅意道路相望助

至彭城彥曾得其情乃囚之勅復于途中申狀稱將  
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  
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變隙乞俾三  
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  
特時戍卒距彭城止四驛聞城愐懼彥曾召諸將詳  
之皆泣曰桂州戍卒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不  
若乘其遠來疲敝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  
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庭皓復言于彥曾曰安危  
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于今日今擊之有三難  
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  
兄誅其子弟二難也杖黨鈞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  
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  
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則凡爲將者  
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遇剽掠自爲甲兵招納亡  
命此而不誅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  
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  
也通牒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從之則銀  
刀之患復起遣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

公去其三難。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  
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  
人討助。數勦之。罪以令衆士命宿州出兵符淮。今屬  
鳳陽。泗州出兵于蚌埠之。彥曾戒元密無傷殺使。元  
密發彭城。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  
奪救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聲服負  
薪以訶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  
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列于山  
下。潛遁去。比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  
來襲。復引兵退宿于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  
符離。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  
閤刺史觀察副使焦瑒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賊攻  
陷之。瑒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  
之中。四達雲集。然後還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  
旦至暮。得數千人。勒兵乘城。勦自稱兵馬留後。再宿  
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瑒問符離  
敗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  
深矣。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

在唐時

卷之二

元 志貞堂

外茅屋。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  
賊悉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爲賊必固守。但  
爲攻取之計。賊夜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  
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明旦官軍知賊已去。復狠追  
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機舟隄下。而陳于  
隄外。伏千人于舟中。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賊中。密  
以爲畏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官軍大敗。  
密等諸將及監陳勅使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  
于賊。無一人還徐者。賊知彭城無備。勦引兵北渡。灘  
水踰山。趣彭城。彥曾始知元密兵敗。移檄鄰道求救。  
明日塞門。還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  
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  
也。立斬言者。賊至城下。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  
所侵擾。縣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  
城。民助賊攻之。城陷。賊囚彥曾殺尹戡杜璋徐行儉。  
盡滅其族。勦生聽事。盛陳兵衛。即日城中願附從者  
萬餘人。勦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徐  
章之。明旦庭皓來見曰。昨日不卽拒者。欲一見妻子。

古方略

卷之二

十 墨嶽堂

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熱視笑曰：「龐助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援有此人為助，則有周重者為勛草表，略曰：「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肅滅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事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請闕非遲。」遣押牙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估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

亂完守，僞以待之。且求救于江淮。李國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僞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國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乃飲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國，攻之不克。初朝廷聞龐助自任山還趣宿州，遣高品康道儒齎勅書撫慰之，道儒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于城三十里，大陳甲兵，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儒于棧場，使人詐為群盜陷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附道儒以聞。初辛諱之孫辛雲京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愐有舊，聞龐助作亂，詣泗州勸愐挈家避之。愐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與將士共處此城耳。諱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諱急棹小舟得入，愐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推押牙李雅有勇略，為愐設守，僞帥衆鼓譟四出，賊賊退屯徐城，勛募人為兵，人利于剽掠，皆斷鉤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鄰道聞助據徐州，各遣兵擁要害。

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縣名屬兗州府近十縣，勦聞勦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勦使至，但責崔彥會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勦大失望，遂囚勦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庠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諒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和赤心及吐谷渾達軻契苾酋長各帥其衆自隨，詔許之，勦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勦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縣名今屬吳縣吳賊不敢進，辛諱請往求救，杜愔許之，夜乘小舟潛渡，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賊攻益急，諱請復往求救，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不足，何暇救人？」諱按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遛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誰能獨存邪？」起欲擊之，公弁僅免。厚本起

抱止之，諱乃回望泗州，憫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諱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執已似入城，還去則便，諱逐之，獲得其髻，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諱曰：「臨陣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諱素多力，衆不能奪，諱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旋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愔于城上布兵與諱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勦遣其將劉信將精兵數千助吳迥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將王弘立引兵會之，鎮海節度使杜審權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于淮南，聞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絢遣李湘將兵救千救泗州，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縣名在鳳陽南陽建都署官于此，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單于新興，賊將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

繞萬人承訓以表寡不敵退屯宋州。以官軍不足長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南寇舒盧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冠和州刺史崔雍引賊登樓共飲賊遂大掠泗州提絕糧盡○○○○○○○○謠言于杜幅請出求救于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舟輕行疾力闕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泗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謹既

卷之二

五

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十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斤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固都梁城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遂大敗亡器械資糧車馬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較首于彭城○○○○○○○○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遣使詣勸說諭許為奏請節餉助乃息兵候命淮南稍得叔散

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淮往來者皆出壽州賊既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銀及商貨其路復絕勸益自驕日事遊宴既而諸道兵大集于宋州○○○○○○○○始懼應募者益少勸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為兵飲富室及商旅財什取七八王晏權兵數退解朝廷命秦韋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翔單于膝沛尤軍于豐蕭辛讓以浙西軍至楚州勸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鏢斷淮流

卷之二

六

浙西軍憚不敢進○○○○○○○○諺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陳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鑿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諺帥衆先戰齊斷其鏢乃得過杜幅及將佐皆泣迎之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大船拒之帆止不進○○○○○○○○諺帥先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陣而過見張存誠帥未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愛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諺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

古方略

卷之二

思貞堂

前賊見其勢銳避之遂得入城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徐賊寇海州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耆耋散亂伏兵盡發殪之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爲前鋒隔陳却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度古方略字卷之二忠貞堂

渙水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衝圍拔出賊將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獨將所部三萬人夜襲鹿塘寨寨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處之于澠水溺死者不可勝計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勅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

市香略

卷之五

六

五

先自潰。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將戰。一月數十合。周引兵渡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周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勛聞之，大懼，與許估議，自將出戰。周重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夾力屯戰，殺崔彥會以絕人望，勛以爲然。」殺彥會及監軍張道謹。焦



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得敗引兵退保兗州賊乘蹙其輓輅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發豐縣至蕭約襄城留武小雖諸寨兵合五六萬人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歸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勛旣自失期逃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觀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悉追之賊狼狽不知所之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

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讎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攔于楊泗。二州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於上攔渡。見名臣事略亦不入家。

至廣陵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斗山在原陽府盱縣西南。賊將帥衆萬餘拒之于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官軍不利。賊縛木于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諭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搶擄火牛焚之。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時馬舉特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衆寡。欲兵屯城西。

○事○大○不○可○言○  
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王弘立死吳迥退  
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芑山氏曰泗州被圍凡七月辛諶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刺史上表言臣功非杜愔不能成諶可謂不伐矣然朝廷不聞別有以優異之至如康承訓進平徐泗旣使帥河東朱幾路嚴常保銜誣承訓討虜勛時逗遛不進又貪虜獲貶承訓爲恩州司馬賞罰失宜莫此爲甚每惑乎叛亂相繼而不復振也

楊廷昭登陴固守

宋真宗咸平二年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薜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廷昭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水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

芑山氏曰水城不自延昭始按曹操攻馬超于關中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姜伯子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湏臾成冰堅如鐵石功不達矚百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而就又司馬楚之計縹緲知賊將至帥使軍人伐柳爲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凝城固不可攻廷昭禦契丹本此要之此術可以應猝不可持久善兵者因時變易可也

子方略

卷之二

王

忠貞堂

寇準戍守城壁

宋真宗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入寇圍澶州帝用寇準策自將禦之時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前受勅寇準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爾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

或曰有準以執羈勒有旦以守社稷而真宗能用之舉事如此固宜萬全陳堯叟王欽若諸人謬欲爲南幸之謀此所謂戎狄起于輦下者也

子方略

卷之二

王

忠貞堂

曹瑋勸兵堅守

宋真宗祥符九年，知秦州曹瑋敗吐蕃於伏羌，曹瑋在秦州，數言峭厲，吐蕃贊普之裔欲內寇，諸益兵，時帝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以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欲斬瑋以戒妄言者，翰林學士李迪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臣觀陛下意，不欲從鄭州門出兵，得非將上玉皇聖號邪？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今攜置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收在吾禁中，問迪：邊將誰可代瑋者？迪曰：瑋知峭厲，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乃詔發關內義兵赴瑋，未幾，峭厲與宗哥城族連結入寇，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自是峭厲勢威，是保磧中不出，報至，帝謂迪曰：卿所料之審，山外之捷，卿之功也，迪曰：彼舉兵遠來，此堅兵待之，是以知其必勝，爾也，

巴山氏曰：瑋不獨先事恩備，尤寓忠愛之意。

种世衡城青澗

宋仁宗康定元年，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窰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固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池百五十尺，遇石橫亘，工辭不可穿，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償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馬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射之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歸是人人能射。

巴山氏曰：不教射，則扞禦無具，蓄積雖富，固守實難，世衡規畫詳密，至是如是，綰綱目分注城遂富實以下，削去教民習射凡十句，非是。

余垣  
孫維樞  
較正

古方略守卷之三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綱諫幸袁鄧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幹離不渡河將圍汴京百官多  
潛遁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袁鄧以避敵鋒行  
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望宗社以授陛下委而  
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  
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  
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  
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  
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  
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  
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  
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  
明皇間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  
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端明皇履轍乎會內侍奏  
中官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且中

古方略守 卷之三

忠貞堂

官已行卿等毋執朕特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  
可留綱泣拜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四  
守為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專  
責之卿勿致疎虞綱倉皇受命是夜宰臣備請出幸  
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質明綱趨朝則禁衛掇甲  
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  
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  
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  
道散歸陛下執輿為衛且窮弱已迫知乘輿未達以  
戰守之具不數日而畢

古方略守 卷之三

忠貞堂

彼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乃召中官還禁衛  
六軍無不悅者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宣復事綱治  
戰守之具不數日而畢  
或曰自兀朮渡江諸虜皆散其不能耐久可知惟  
乘帝奔幸所過如掃葉而立邦昌立劉豫皆藉手  
中國人最後則許遣一秦檜曾逃入相而江山  
入手矣錄此論之綱之所以力守汴京者正恐  
輿播遷人心搖動不可復收拾耳  
芑山氏曰金元嘗都燕國初洪武置北平道

成祖靖難北巡。始定都北平。而以金陵爲南京。正統間。議者謂南京跨江南北。以爲甸服。前遷殊便。豈知金陵僻在東南。不足以控御西北。非勝地也。此誠南遷者之失計也。所可慮者。漢之邊在北。威陽去朔方千餘里。唐之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不過三百里。切近比狄。雖天子自守。沿邊諸臣。凡所爲屏蔽者。可忽乎哉。

李綱諫割地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孝民入見。問納張敦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徽宗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諸軍前可也。

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候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幹離不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離不謂之曰。爾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大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

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納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戒勝。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創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

古方略守

卷之三

五 忠貞堂

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事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好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頌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高宗名。徽宗第九子。賢妃此。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

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遣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建金營。芑山氏曰。求大臣使金。李綱請行。當必有所以折服金人者。適不遣綱而遣稅。北狩之禍。業胎於此。况邦彥等力主和議。紛紛獻幣割地。恬不知耻。金惡得不睥睨中國哉。

古方略守

卷之三

六 忠貞堂

李彥仙守陝州

宋建炎四年帝航海金襲帝於海帝走温州金妻宿

陷陝州李彥仙

彥仙字少巖  
寧州平原人

純之初彥仙在陝蒐軍

實增陣濟陘益爲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

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妻宿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

仙又大敗之妻宿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

攻卽遣人求兵於張浚已而妻宿舉率折可求等衆

十萬矣分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端日輪一軍攻城

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常數出與戰旣而食盡

奇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告急於浚浚機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

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

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妻宿奇其才誘

暗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賊陷彥仙投河死其屬

官居民無一人降者皆哭李觀察不絕口妻宿怒盡

屠之

芑山氏曰彥仙有睢陽平原遺風曲端因私廢公

不逮往援罪不可宥要之浚亦不能無過

劉子羽斷敵來路

宋高宗建炎四年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

州時輒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

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

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宜以川口有鐵山棧道

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

峽遠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

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浚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

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集散于分布陞險堅守固壘觀變而動庶幾可以備

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

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下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

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

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

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

孫僅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

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芑山氏曰非浚善用子羽言必以矛盾敗事

吳玠守和尚原

宋高宗紹興元年張浚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瑋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與金妻室散幸保和尚原積累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拒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必不敢越我而進是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輪芻果助玠饋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

古方略

卷之三

九 忠貞堂

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箐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狙于宵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鷄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渭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瑋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龕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

敗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剗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瑋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或曰是時關隴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沔五州及鳳翔和尚原隴州方山原而已川蜀沃饒又爲金所窺非玠死守原上一戰勝金則蜀必爲金有臨安必搖此玠之功所以不可少也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芑山氏曰戰則更戰迭休射則分番迭射皆以供待勞之法



劉子羽擊撒離喝

宋高宗紹興三年，金人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戰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邪？」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經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闢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遣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因守定軍山。玠雅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道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口節使不可負劉符制！」玠不然政輩，亦令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後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援，其

古今略

卷之三

上

忠貞堂

古今略

卷之三

上

忠貞堂

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繇斜谷北去，子羽謀趣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至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饒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食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

死傷十五六，疾痛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重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芑山氏曰：玠不問道會子羽，必不能要擊金人，使大創失利，但非政軍門一呼，節使亦安得不受符制，或曰：此子羽忠義所感，信然。

吳玠守仙人關

宋高宗紹興四年，吳玠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先是玠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令玠列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撤離喝、劉夔、師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嶺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玠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請殺金平之地，渴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

古方略

卷之三

三

忠貞堂

惡治第二隘，玠目圖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玠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嘗陣於西。玠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紮，隨急而後戰。戰久，玠軍少德，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玠以驍隊失，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隨戰。

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盞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

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嘗中左目。金人宵遁。玠遣統領制官張彥超橫山砦，王漫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棟鳳翔校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古方略

卷之三

四

忠貞堂

玠之於前，而玠扼之於後也。南渡徽幸苟安，以此

魏勝固守海州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大舉入寇，金主亮渡淮。

慮魏勝扼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寶，舟師全。

道來，令王平，舟師板身自海，魏勝帥舟師，經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

人邀之，寶適風至東海，俛厲士卒赴後，與勝同擊。

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

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

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

勝歛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

十方略守卷之三 五 忠貞堂

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

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日，乘昏霧四。

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

不能前。多死傷，乃投砮走。

芑山氏曰：鎔金液拒敵，此守禦之屢試輒效者。唐

楊慶復守成都，蠻寇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爲

蓬，置人其下，抵城剽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燃，慶

復用鐵汁灌之，攻者死，乃退。縣是觀之。此法非自

勝始也。

又曰：或固守勿戰，或憑險擊賊，戰守通爲一事，後

世知守城而不知掩襲，非克敵制勝之道也。

十方略守卷之三 忠貞堂

孟宗政力拒完顏詔可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孟宗政等合擊金人于襄陽。大敗之。金帥兒顏訛可據步騎傳城。宗政盡燒薪沙，以覆樓棚，列甕澆水，以懼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拳手，攜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填城。補與坎同陷也。連奔甯直抵圍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敵戰棚防城，掘穿窬才透，卽施毒烟烈火，鼓譟以薰之。金人室以濕，墮折路以剝土，城類樓陷。宗政撤棧益薪架大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帳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被厚鎧，彩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大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圓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燂煇。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擄糧儲。金領兵襲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謀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滾河，又敗之于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買勇入金營。

古方略守

卷之三

三

自哺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詔可單騎遁，獲其貨糧，踞甲，不可勝計。遣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聚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繇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翁翁。

芑山氏曰：金人圍襄陽，至是已逾半載。雖宗政曲盡備禦諸法，度前此儲蓄有餘，足以支敵，故不至于敗。凡城守以積貯爲首務，卽此可推。故孫子曰：

古方略守

卷之三

一八

軍無委積則亡。

卓菴氏曰：宗政雖善守，亦賴有再興之援耳。凡守城而無外援者，自非敵退縱多貯蓄，未有不竭而至于亡者也。

孟宗政敗完顏賽不

宋寧宗嘉定十一年，金人入寇。孟宗政權棗陽，初脫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蔡旆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邑再與合兵角敵。歷三日，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從鋒鏑以鉤鈴自警。鈴響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政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芑山氏曰：非突擊出戰，必不能敗虜。非敗虜，必不能守棗陽。近日守令不知兵，賊至但閉門拒之。此所以城屢陷耳。凡守城有堵截追襲之法，或守隘或清野，或斫賊營，或絕餉道，或設伏兵，或斷歸路，皆當早為之計。若倉卒失策，則坐待敗亡而已。

杜杲守廬州

宋理宗嘉熙元年，蒙古察罕帥兵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壕。城外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垣，垣必剗切，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煉。煉音聯，治之皆為煨燼。又於城樓內立馬翅七層，俄砲中垣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廣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芑山氏曰：杜杲城守之功，一著于安豐，再著于廬州。皆以戰為守。越方亦然。

孟珙復襄陽

宋理宗嘉熙元年孟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芑山氏曰珙自爲京湖制置使未幾復郢州荆門

丁巳時中

卷之三

忠貞堂

軍復樊城襄陽禦蒙古于蜀口又復夔州其方略蓋有大過人者觀其始受詔時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皆習有成算宜其屢戰而屢捷也

卓菴氏曰能守然後成其爲取不然旋得復失徒苦兵將耳何益唐戴可師救泗州奪賊淮口恃勝不備故卒爲所敗

余玠城釣魚

宋理宗淳祐三年余玠爲四川制置使潼州冉璞及弟璞俱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閩帥召皆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及更開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望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其所耳璞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寤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璞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芑山氏曰玠自度舍璞等無可與共事者所云先生之謀不掠歸已雖出于公忠而權術寓其中蓋欲以徙城之事付托二人借此以激厲之耳

張世傑守厓山

宋帝昺祥興二年元張弘範襲厓山世傑力戰禦之時弘範縣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堠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蓋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禍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頃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砲海砲音釘中中離外觸其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泰帝居其間為死守計

字

卷之三

忠貞堂

人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不可進弘範繇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如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恒守厓山北

字

卷之三

忠貞堂

所為無倫生辱國可也

余垣

孫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守卷之三終

律部

計拾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六律爲萬事本於兵械尤重司  
馬遷律書言律兼言兵班固不  
志兵北軍七較附見刑法志謂  
兵乃刑之大者蓋卽蠻夷盜賊  
掌于皋陶之刑之意律豈非合  
兵刑而一之哉師出以律律也  
者禮樂征伐所自出聖人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故傳稱師克在  
和世儒謂治兵莫如律法貴必

古方略 自序 律一

忠貞堂

乃有殺半卒刺義勇者兵書又

言吹律合商則勝豈知律者哉

唐李靖伐梁諸將言梁將拒鬪

死者宜籍其家賞將士靖曰彼

忠臣耳烏可叛逆同科推是志

古方略 自序 律二

忠貞堂

也得律遺意云

新安余懋衡書

律序畢

古方略律卷之一

姜源 余慈衡 輯

袁州 張自勳 定

田單克狄

田單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簞立則挾鉞，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持鉞，失時矣！」田單曰：「當此之時，將軍有之，心士卒無生之氣。」田單曰：「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自安平封邑外西有淄水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脩城立于矢石之所，投枹枹音浮擊鼓之，狄人乃下。

或曰：兵法將戰養力，既戰養氣，既勝養心，惟趙李牧深知之。

芑山氏曰：禍患生於忽微，智勇困於所溺，非獨兵事為然。魯連此言，足為後世戒，但愚意田單狃勝就逸，其德實甚，雖一時厲氣循城，去宋人掘苗幾何，豈區區枹鼓，輒能下狄乎？果爾，則凡為將者，極數年之娛，而鼓旦夕之銳，皆足以成功，安在必舍逸而務勞哉？

卓菴氏曰：「即此可悟慎終如始之說。」有裨治術。王百方略律卷之一  
道無逸亦然。  
二 忠貞堂

荀卿論兵

荀卿姓趙人名況。當與臨武君姓史論兵于趙。

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

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

衛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

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

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

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附民而已。

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

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善兵者，感忽悠閑，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于天

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仁人之兵，不可計也。

故以禁詐禁，猶巧拙有幸焉。以禁詐禁，營之以卯投

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用國，日

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制，反之者亡。詩

曰：武王載鉞，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

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何道何行

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若不能者其國亂。隆

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

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印。印，古卿字。下，則下可用也。

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

弱。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以強其技也。得一

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事小敵彘，彘，與則儉可

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

是矣。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

之，選擇武勇之士，度取之謂也。衣三屬之甲，三屬，身一

一，取長短材力之中度者也。衣三屬之甲，謂置戈于

一，一，探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身之上，即

也。冠胃帶劍，靡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

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復其戶。復，其戶不利其田宅。給以田宅，是以氣力數

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

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陋隘

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性，與之以慶

賞，制也。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闢無

繇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諫五家，有功則賞之，

得五甲首則諫，是為最為衆強長久之道。故四世有

勝，四世，秦之公惠文。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

以遇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遇之者。若以焦然投石焉。焦然之物至。投石則碎。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備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為雌雄耳。夫是謂之監兵。君子不繇也。王曰。善。請問為將。荀卿曰。知莫大於素疑。行莫大於古方略。卷之一 五 呂氏堂

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曠。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上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食。格者不赦。命者不殺。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周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商人。故近者誨。誨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露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何以

兵爲苟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之也。

芑山氏曰。兵要在附民。固也。治天下亦然。此苟卿論兵最合道處。通見腐生著武論。齧偏肩。武策變窄。語皆淺陋。豈惟不知要。抑不知兵。諸習兵家言者。類爲此等策論所惑。予甚憫焉。併識于此。

又曰。呂東萊云。古人論戰。與後人言戰不同。盡有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

古方略

卷之一

七 忠貞堂

所以戰也。昔晉士蕩嘗言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常時之論兵者如此。柳宗元論魯莊公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者也。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嘗受其賜。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死。則陷堅却敵。特餘事而已。按東萊此論。與苟卿相發明。但斷獄僅附民一端耳。

惟適氏曰。苟卿言桓文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

義。其說甚明。而楊中立。荅胡康侯書。則云。其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言口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汝。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聖人著之于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愚竊謂楊氏此言。非謂于兵者也。夫仁義兼用。則節制寓其中。未聞仁義之

古方略

卷之一

八 忠貞堂

兵而無節制者。豈得重視節制。輕視仁義邪。甘言牧誓云云。不過如孫子斬婦人。明約束耳。非節制之精且深者。使節制而止于足。則言節制者。徒號令誅罰而已。豈遂足以佐仁義之用。而取勝于敵邪。況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能則兵不至于無制。古今未有無能之將。區區恃有制之兵。可以無敗者。如所云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失本末後先之序。必非諸葛孔明之言。而楊氏獨深信而無疑。引其說以明仁義之不可無節制。可謂舛謬

之甚愚。竊惟宋儒不知兵而好言兵。如蘇海泰觀諸人。蓋往往見短于世。而楊氏此論。尤為識者所非。善用兵者。勿強相附會可也。

古方略

卷之一

七

忠貞堂

樊噲諫罷宦豎

北齊書

漢高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名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知之高詐為邪馬天子扶養虎之事乎帝笑而走。

芑山氏曰。群臣皆默。噲獨引趙高事為戒。此凡噲

古方略

卷之一

十 忠貞堂

公忠有識力處。雖然後世禁嚴法密。雖公忠與噲等。但引禍斯極而已。未有敢排闥入者。欲盡開直言得乎。

初帝陽稱釋之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謂遷也徒釣又欲免欲免袁盎知其賢薦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獸圈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謂得結禽獸之大數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畜夫掌聽訟帝從旁代尉對上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觀官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言其才無足恃賴乃詔釋之非謂帝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帝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

古方略律

卷之一

十二 忠貞堂

何如人也帝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謂帝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之吏爭以急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尚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天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慎也帝曰善乃不拜帝夫帝就車召釋之祭乘祭乘行釋之秦之敝具以實言至宮拜釋之爲公卓今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謂於是釋之

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太后問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或曰可爲萬世用人之法自古天下靡敝皆因人至喜捷數精敏而厭薄老成故天下爭爲奇譎不願其實以至于敗釋之論甚正或曰釋之學術蓋得之王生王生善爲黃老言

古方略律

卷之一

十二 忠貞堂

芭山氏曰宋神宗欲用呂惠卿語司馬光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妨人主帝嘿然按此言與釋之類但後世又有不必有才而伴進者繇不察故耳卒亦何益于國哉

賈論錢法

而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英錢如輸英即五分錢民間名曰輪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錢英錢言如輪之薄文帝時以錢益多而輕更造四銖錢四銖錢其文為十銖除盜鑄錢令使民得放錢買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直或租其本鑄銅錫為錢放難以銓鐵為也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難為巧則不可得也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得鑄錢也各隱屏身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撈管韓走者其衆夫縣法以誘民使人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半稱不受應郡云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文當重一斤十錢則平稱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其文滿平也用重錢不能受也法錢也不立吏意而宜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文法大亂苟非其術何卿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米銅者日蕃譯其表傳治鑄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

多善人林而為姦邪林本作謀言極惡也歷民臨臨

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詳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史

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令法禁鑄

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秦市之罪

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

銅布于天下其為禍博矣故不如收之收銅于官賈

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下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

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

可長也不聽是時太中大夫鄭通方寵幸帝欲其富

古方略

卷之二

四

忠貞堂

賜之蜀嚴道銅山嚴道秦之縣使鑄錢吳王濞有故

縣名韓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自造其作者以鑄錢

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足於是吳鑄錢布

天下

芑山氏曰切中利害鑿鑿可行然近者錢法壞宜

雖自鑄姦利滋甚非獨民盜鑄而已議者謂禁鑄

收銅足以止姦非也



馮唐請復魏尚

文帝輩過郎署會也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

曰臣父越人父徙代帝曰吾居代帝初封時吾尚

食監高祖祿音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

下卽秦將王離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

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

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

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

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

古方略律卷之一 忠貞堂

諱上方以胡寇爲意乃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用廉頗李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聽而

推轂曰圖以四者寡人制之圖以外者將軍制之軍

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

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

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趙

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譏卒誅李牧令顏聚

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會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

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五一推牛自

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唐

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謂唐人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史記索隱曰尺籍者謂

之板也伍符者令軍人謂唐人

伍伍相保不常行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

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賞大輕罰大

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

削其爵罰作之一歲謂唐人

能用也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

古方略律卷之一 忠貞堂

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芑山氏曰馮唐請復魏尚太守得因事納忠之法

雖得頗牧不能用二語所謂激而怒之者也

卓菴氏曰卽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尚爲雲中守

而拜唐爲車騎都尉深得從諫如流好賢若渴之

意古方略入律部以此

申屠嘉責鄧通

漢文帝時丞相申屠嘉梁人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請是

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

家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幸受群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帝曰君勿言吾私之言欲私罷朝坐府中嘉爲微召

通詰丞相府不來且新通恐入言帝帝曰汝第往吾

今使人召若通詰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

自如弗爲禮貴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

古方略律卷之一

賊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

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

吾亦臣君釋之通解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芑山氏曰富貴者驕恣之藉小人亂國自富貴始

既已富貴之矣方肆志驕欲蕩然亡復顧忌乃欲

以朝廷之禮繩之譬虎傳翼而冀其不出柙也有

是理乎申屠嘉所謂識大體者然云幸愛群臣則

富貴之不惟非所以感悟人主抑亦失所以制御

群臣趙高爲中丞相安祿山專三道勅兵皆富貴

有以駭之也歷觀古今亂亡自見

又曰唐憲宗朝薛存誠爲御史中丞有僧鑒虛者

交結權倖招懷賂遺倚中人爲城社吏不敢繩事

發下獄存誠案鞫得姦贓數十萬當大辟中外權

要更于上前保救上宣令釋放存誠不奉詔明日

又令中使詣臺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詰之非赦之

也存誠附中使曰鑒虛罪狀已具陛下若召而赦

之請先殺臣然後可取不然臣不奉詔上嘉其有

守鑒虛竟笞死按存誠笞殺鑒虛與申屠嘉微責

古方略律卷之一

鄧通事雖不同其執法不阿一也後世能如此不

阿者鮮矣

按景帝朝晁錯借穿廟垣嘉方請逮訊乃爲所資

驅血而死其風節能行于鄧通而不能行于晁錯

何則孝景之所以寵任之者不孝文若

周亞夫屯細柳

漢文帝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略甚衆，烽火過于

甘泉，長安遣將令免，姓令屯飛狐，蘇意屯句，音注

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沛人，周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

厲次棘門，以備胡，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

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

刃，發強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

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

天子之詔，帝至又不得入，于是帝乃使持節詔將

軍，古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

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

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天子，爲動改容式以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

去，卽出軍門，群臣皆驚，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

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

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

遠矣，出塞，兵罷，拜周亞夫爲中尉

芑山氏曰：漢高祖入韓信獄內，奪符易置諸將，信

去之，距也，而文帝勞細柳軍，乃按轡徐行至營，亞

夫以軍禮見，信不遠，亞夫謹嚴，卽此可推，後世取

軍吏當以亞夫爲法，御將當以文帝爲法，○文帝

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

七國反書聞，景帝乃拜亞夫爲大尉，將三十六將

軍往擊吳楚，卒以成功

卓菴氏曰：此帝假勞軍以試諸將耳，不然，豈有天

子勞軍，不先遣一介之使，使將軍聞之，乃至軍門，

而猶不得入哉？觀其言曰：霸上棘門，若兒戲耳，至

于亞夫，可得而犯邪？帝之用心，若此，宜他日付託

得其人也

東方朔諫內董偃

初漢武帝嘗置酒寶太主家主兄音現出所幸賣珠

兒董偃帝賜之衣冠尊而不名帝為寶太主置酒宜

室宣室本典前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

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帝

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共罪一也敗男女

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共罪二也陛下富於春

秋方猷思於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友以靡麗奢侈極

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其罪三也帝

古方略律卷之一 主 忠貞堂

然然其又曰已設伏後而自改朔曰夫宣室者

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

其變為暴是以豎外桓公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

魯桓公庶死而魯國全帝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

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罷歸是

日衰

成曰文帝雅愛過孝武幸董偃皆忤禮亂法矣

家能賴中層東方諸人正言格論足令後世知所

耳

芭山氏曰按朔陳偃三罪辭嚴義切但謂偃不遵

經勸學稍失之迂蓋偃倖倖小人罪以侈瀆亂國

足矣不當責以不遵經勸學也嗟乎偃惡知有經

學哉

惟適氏曰世稱東方生滑稽繇糾諫納董偃語觀

之朔豈庸孟諸人所可及哉司馬遷不入朔滑稽

蓋有識者仲長統非之誤矣而褚遂良復為之續

傳至與郭舍人等嗟乎據經守正如東方不養見

知于後世可勝嘆哉

古方略律卷之一 主 忠貞堂

沒黯諫受渾邪降

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太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襲邊乃令票騎霍去病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降漢。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贖買，賈音世馬民或置馬，賈音世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沒黯曰：「長安古方略，卷之一」

古方略

卷之一

今無罪，獨斬臣，臣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王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寧夷狄之人乎？帝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未央宮中曰：「夫匈奴攻當路塞，言塞障當匈奴所入之路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百萬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齒<sub>齒同獲</sub>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令縱不能，渾邪率數萬衆來降，虛府庫，實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

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無符入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默然不悅，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臨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為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至南山至墜澤，空猶言無匈奴絕也。無匈奴。

古方略

卷之一

古方略

芑山氏曰：降者四萬，所賞賜乃至數十鉅萬，得不償失。民力以耗，貪虛名而受實禍，崇騎不能無過，益封千七百戶，何哉？沒黯論甚正。古方略采入律部以此。

卓菴氏曰：武帝此舉非矣。然黯不爭之于始至，欲斬長安令而後言，是所重徒在一令，亦未能正誼明道以畜其君也。且使不斬令，黯遂默然已邪？至云漢徐以縣次傳之，此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莊衛青等擊匈奴

武帝與諸將議曰，俞侯趙信漢將軍降匈奴者為單于遣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幕沙漠也匈奴之南界，輕留言漢軍不能輕入。

今天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果馬以果，十萬以果。

令大將軍衛青、票騎去病先是為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私負衣裝及私，復四萬匹，步兵轉轉者謂運。

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

上竹為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為前將軍，公

右方略律，卷之一

孫賀為左將軍，趙食其為右將軍，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牧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遠北也，以精

兵待幕北，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并合也，于右將軍軍出東

道，東道同同也，或云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天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與

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定單于，言及

取單，青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青亦欲使敖與俱當單

于，青與敖友，又脫奇于配青，故從前將軍廣，廣知之，

固自辭于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青出

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結陣以待敵，于是大將

軍令武剛車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

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

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旁引其騎若，單于單于視漢

兵多，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乘六騾冒漠圖，西北馳

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相持，殺傷大當，殺傷各漢

右方略律，卷之一

軍左較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

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

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真顏山，趙信

城，信得匈奴之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

餘粟而歸，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不及

期，大將軍不及單于，戰青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

也，其青使長史責廣之莫府，莫府以軍幕為表，古

恒若止故以對簿，簿文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

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

如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樓單于兵。而大將軍徒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刎。

芑山氏曰。自元光六年至是。衛霍凡八出。綱目每謹書之。志窮黷也。元狩二年。去病春夏凡再出。綱目不復一一書之。并書所至。以見窮迫深入之實。及四年。衛霍同出。一則書共部將之矢期。一則書其窮兵之所至。皆議辭耳。古方略采入律部。蓋以示戒云。

古方略律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或曰李廣將兵。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後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士不盡飲。廣不近水。士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樂爲用。霍去病則不然。士有餓者。卒之糧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城蹋鞠。所云何以家爲。空言耳。嗟乎。以二將所跡如此。而成敗乃反相謬。此後世之所悲也。

昭帝知霍光

漢昭帝元鳳元年。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得望。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霍光。於是桑弘羊皆與旦通謀。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築弘羊等。築等又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謂趙主。道上稱蹕。大官先置。凡車馬所往。其處輒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自奏之。

古方略律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築欲從中下。有其事。弘羊當自任也。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帝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帝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廣明亭名在長安。調較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洩。較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云。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言不煩。帝不

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親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曰君德莫大于至明。明以昭奸則百邪不能蔽。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懋德矣。高祖文景不如也。成王聞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皆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李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疎斥賢士。景帝既誅晁錯兵解遂殘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說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成康不足作矣。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或曰昭帝發成燕王之逆蓋主桀安等謀害霍光既覺其姦不能遠卒比燕為亂元厚元年八月之變誰之咎與孝武託昭帝下光古今稱其明謀獨上官桀以奉蓋微誠涕泣詭對亦被頒命天下幾搖知人豈易言哉。

馮奉世擊莎車

漢宣帝元康元年令群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上意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在都善王國漢于其中置屯吏士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微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莎車王名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于是攻叔南道與耿盟畔漢從都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鄯吉戰射司馬惠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坐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諸國悉平咸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于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帝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指本為送而擅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嗣後奉



亡爲比。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  
千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帝善望之。  
以奉世爲光祿大夫。

或曰。祗傳介于滂。斬樓閣。爲盜賊之謀于望夷。此  
舉稍正。然要功生事。不足爲後法。望之議自確。  
惟適氏曰。五伯桓公爲盛。謂其能爲中國免左難  
耳。至伐楚。則猶書遂以罪其專。奉世雖有功。烏能  
與桓公比烈哉。然則封爲丞相。誤矣。望之此論。深  
得春秋議遂事之義。

古方略律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魏相諫擊匈奴

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  
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  
師田者。鄯吉特渠犁田卒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  
車師去渠犁千餘里。漢兵在渠犁者少。勢不能相救。  
願益田卒。帝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  
地。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  
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  
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

古方略律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  
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  
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聞者匈奴害有善意。  
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  
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  
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  
凶年。百姓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  
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  
實。邊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

步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于遠矣。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帝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皆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或曰。綱目書詔鄭吉還屯渠犂。美之也。未幾匈奴衰弱。終于臣服。則車師之地。果何關於勝敗之數乎。

古方略 律 卷之一

三 品良堂

古方略

主編 吳良榮

或曰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勅採吏按事郡國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是時諫擊匈奴特共一端耳

卓菴氏曰：深明天人一理之義，自仲舒而外，此爲僅見。至以父子相殺爲大變，視丙吉爲相，不問閭處而問牛喘，其識量自別。世徒以丙吉並稱，何與？

臣衡諫幸昭儀

漢元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建見  
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  
逾於皇后太子昭儀位次皇少傳匡衡上疏曰臣聞  
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  
業番範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衷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  
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女王而不敢專其名是  
以上天歆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于愛海內然陰

古方略

निर्वाह अतिशय श्रेष्ठ

陽未和，森邪未禁者，殆議者未丕揭先帝之盛功，爭  
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  
之，言其當反也。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  
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  
下詳覽統業之事，奮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  
詩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蓋至德之本也。傳曰：  
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  
有餘而疆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  
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

者戒於無歸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忌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之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知乎國風原情性以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慎紀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于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昨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

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標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芑山氏口佞巧之姦因時而動此其患甚于盜賊變夷攘外自治內始謂此言無關武備者誤也

杜欽請止報送屬賓使

初武帝通西域屬賓

屬賓計

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

獨不服數剽殺漢使久之漢使者文忠突穿屈王

數殺漢使者

陰未赴合謀攻殺其王王曰烏頭勞即立陰未赴為

屬賓王後軍候趙德使屬賓與陰未赴相失

初失

未赴遣使者上書謝孝元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

於縣度

在烏托國西縣度石山也

絕而不通及成帝即位復遣使

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屬賓

王陰未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

王陰未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

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恩惠快其求者為懷比也送為冠今縣度之阻非屬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通節惡暴暴也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本缺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蘇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冠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起皮山去長安萬五千里

更經歷也。言經歷不  
局。讀者凡四五圖。斥僕士百餘人。五分。更有五更。  
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馳百負糧。消諸國粟  
食。得以自贖。國或貧小不能食。或築點不肯給。擁鹽  
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旬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  
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  
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山  
池。盤石阪道。陞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  
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  
縣度。畜墜未半。阮谷盡棄。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

苦方略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阻危害不可勝言。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  
外。今遣使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  
危險之路。罷敵所恃以事無用。所恃謂中國之人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  
非久長計也。使者素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原  
白從欽言。願賈實利。賞賜買市。其使數年壹至云。  
芑山氏曰。與賈捐之請罷珠厓同。凡蠻夷非壤比  
者。宜以御賜賈之法御之。世祖開關絕約。可爲千

古炯鑒

余維垣 較正

古方略律卷之一終

古方略律卷之二

明

登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祭遵奉法

大司馬劉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遵潁陽人祭

其先受封于格殺之秀怒命收遵劉界及周之

祭後因氏焉祭後因氏焉格殺之秀怒命收遵劉界及周之

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

乃賞賈捐之以爲刺殺將軍謂諸將曰當儆本傳儆

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古方略律卷之二忠貞堂

或曰得威克厭愛之意陳副論甚正

惟適氏曰唐太宗朝劉仁軌勅爲陳舍尉其部人

有折衝都尉舉寧者恃其高班豪縱仁軌特加戒

諭寧恭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

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

櫟陽丞按太宗此舉與光武賞祭遵略同

卓菴氏曰祭遵殺舍中兒與魏絳戮楊干之僕趙

奢殺平原君家用事者九人皆他人所難三君者

始雖怒而卒賢之相得益彰可爲後法

賈復戰真定

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于真定復傷創甚肅王大

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

吾名時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

嫁之不令其愛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于薊相見

甚驢

芑山氏曰得盛世君臣一體之意漢高遇諸將未

免挾數任術至蒯瞞彭越紹殺韓信尤慘刻少恩

不可爲後世法

古方略律卷之二忠貞堂

鄧禹引軍屯枸邑

劉盆子

盆子故式侯萌之弟

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

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

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

車持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番髮帶白蒲其車下莫

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

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

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

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

古方略

卷之二

三

忠貞堂

能堅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

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敵乃可高也引軍北

至枸邑枸邑據地理志在扶風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或曰養士觀敵以逸待勞

馮異宣布威信

鄧禹自馮愷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

附者日益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共在長安中

分領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光武帝乃遣個

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勅異曰三輔遭

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

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

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

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

古方略

卷之二

四

忠貞堂

無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

果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徵鄧禹還曰

模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

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宋司馬光曰周頌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光武

之取關中用是道耳

卓菴氏曰平定安集兵家上策失此則剿掠四出

如近日官兵實民賊耳不得名爲兵也

彭寵擊鄧隆軍

光武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游南。此不合律也。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管相去百里。其孰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遂不能救。

芑山氏曰。此徐僮問以相救爲奇者。失律甚。惟適氏曰。昆陽之捷。分守不如并力。潯南之敗。管遠不得相及。此可悟兵家大略。

口方略律

卷之二

五 忠貞堂

馬成代來歙

來歙。歙字君叔。與蓋延等進攻王元。環安。皆公孫述將。大破之。

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

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

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刀雖在身。不能勒兵

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

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

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

口方略律

卷之二

六 忠貞堂

襲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

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絕。凡爲人所刺。刀

刀則。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

將代之。歙喪還洛陽。乘輿綈素臨弔。送塋。

或曰。按傳贈征羌侯。謚節。不並列雲臺。謂何。

終綱曰。書使盜殺三。公孫述二。袁術一。

惟適氏曰。讀來君叔表辭。至今凜然有生氣。當與

出師二表並傳。

譏吳漢劉尚大掠

吳漢夷公孫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官室。帝聞之。怒以譏漢。又諶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更嘗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廢秦西秦事。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

芑山氏曰。述與岑皆叛漢者。且哀矜之若此。甚矣世祖之仁也。豈忍趙臨功臣哉。

古方略 卷之二

七 忠貞堂

郭憚拒關

光武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關。不立開。帝令從者見而於門問。憚曰。大明遑遑。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爲參封尉。

芑山氏曰。使帝非出獵。而東中門侯失職。貶之固宜。帝出獵夜還。而貶之。則是帝使之受貶。非侯自取貶耳。非侯自取貶。而帝以意貶侯。豈公恕之道哉。爲帝計。宜罪已。不宜貶侯。何令東中門亦猶憚之拒關。則車駕不得入矣。帝又將誰貶耶。或曰。此與高帝僇丁公同。非也。

古方略 卷之二

八 忠貞堂



東海王議破妖賊

妖巫雜記

雜一作妖

第子單臣傳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

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官將兵圖之

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光武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

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光武第四子即明獨曰妖

巫相劫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國惡不

得走耳宜小挺緩挺緩猶寬緩也月令仲夏挺重令

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勅官撤

圍緩賊賊衆分散拔原武新臣鎮等

古方略

律

卷之二

九

忠貞堂

世山氏曰本朝陳仁錫云可爲治妖賊法予謂東

海王惟審知中有悔欲亡者故挺緩克濟耳若崇

以此術撫賊未有不爲賊所欺者不能制其死命

而謬希其逃亡宜後世賊勢之日熾也然則挺緩

不足爲治賊常法明矣陳氏論未確

董宣搏擊豪強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

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

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驅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

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官訴帝大怒召

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

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

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

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

古方略

律

卷之二

七

忠貞堂

據地終不肯俯至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

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

與白衣同因勅疆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

吏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懼

臣主俱賢綱目賜錢不書書董宣何交美之也

世山氏曰舍中兒犯法軍市令且格殺之况公主

蒼頭乎愚意帝特伴怒以慰主耳非果欲箠宣不

然何以勅疆項令出輒賜錢三十萬

世祖備邊息民

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光武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又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藏官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禍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

古方略

卷之二

十一

忠貞堂

平，今命將臨塞，厚賜賈賁，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于聖世。詔報曰：「賈石公記曰：『秦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共育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戒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

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芑山氏曰：此足救孝武黷征之弊。按和帝初，匈奴分而爲二，南單于居塞下，爲中國所躬翼，北單于迫于鮮卑，舉國來降，所餘無幾。南單于欲倚中國之威，破而有之，漢可毋出兵也。特以竇憲刺殺宗室，求擊匈奴贖罪，故遣之耳。燕然之捷，名過其實，而班固獻諛，爲之勒功。至今議焉，是役也，適棄祖法，勞民動衆，視前此衛霍諸人，其罪尤甚。後世當以世祖息民數言爲法。

卓菴氏曰：皇太子言，深識虜情，與料敵賊悔欲亡者，皆能推見至隱，以此制變，往輒破的。世祖可謂有子矣。

古方略

卷之二

十二

忠貞堂

賈復不言功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膠東侯賈復卒，復從征伐，未嘗  
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創音昌傷也  
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從自從之  
自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  
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芑山氏曰：惟帝自知復之功，故復可以不言，使復  
不言，而帝終不知，何以示勸。高帝望沙中偶語，因  
用于房晝，封什方侯，術有餘而誠不足者也。

下略律

卷之二

忠貞堂

鄭衆諫報答北匈奴

明帝永平八年，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冠鈔不息，邊  
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衆衆初為越騎司馬  
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單于  
之衆，聖三十六國之心也。又嘗揚漢和親，誇示鄰敵，  
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  
漢使既到，便僇羣臣，信信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  
謀，其群臣駁議駁議謂勸單于歸漢也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  
動搖，烏桓有離心，不得與匈奴通，離心謂其心不親  
古方略律

卷之二

忠貞堂

附漢而談矣。南單于久歸漢地，其知形勢，萬分離析，  
于匈奴也。矣。南單于久歸漢地，其知形勢，萬分離析，  
族為邊害，今幸有度遼，度遼將  
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  
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  
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虜衆獨拜。如今匈奴遠  
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疆，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  
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  
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  
衆為軍司馬。

或曰自光武立南單于庭于雲中無人爲此慮而鄭衆始言之衆不惟守節且饒方略

芑山氏曰和帝永元四年以宦者鄭衆爲大長秋大長秋鄭衆非明帝時使匈奴鄭衆也故以宦者別之實憲之誅宦者鄭衆與其謀固當班實然列爵用事非宦者所宜綱目揭而書之所以著亡漢之禍自此始也至十四年復封宦者鄭衆爲鄴侯元帝之篇書宦者爲中書令而已未聞封侯書宦者封侯始此終綱目宦者書封十齊魏不足貴

古今各律

卷之二

主

品

如是年鄭衆安建光元年江京等延光四年孫程等桓建和元年劉廣等延熹二年單超等又侯覽等靈光和中二年呂強中平二年張讓唐寶應元年李輔國以天刑絕嗣之人而使之分茅胙土襲封傳後適足詭譎後世耳宋徽宗時童貫封王抑又甚焉因論軍司馬鄭衆事併及之所以志成也

班超使西域

明帝永平十六年賈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鴻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起禮敬甚饒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暗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諒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問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融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數日而王廣禮敬廢如今鄯善牧吾屬送匈奴豈

古方略

卷之二

主

品

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先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困夜以大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虜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免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也猶言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焚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

起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  
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  
動起知其意舉手曰。操雖不行。班起何心。獨擅之手。  
恂乃悅。起于是告鄧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衆  
怖。起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  
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其上  
起功効。并求更遣使使西域。明帝曰。吏如班起。何故  
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起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因復使  
起使于竇。年切欲益其兵。起願但將本所從三十

官方略律 卷之二

上

品

六人曰。于竇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于彌。如有  
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竇王廣德雖張南道。  
破漢車徒。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起既西。先至于竇。  
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  
漢使有驕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  
起請馬。起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  
巫至。起卽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至首送廣  
德。問責諫之。廣德未聞起在鄧善誅滅虜使。大惶恐。  
卽殺匈奴使者而降。起直賜去王以下。官

于地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  
乃復通焉。

巴山氏曰。起在鄧善。能誅滅虜使。蓋有所恃而公  
于與。非冒險微倖也。至夜襲虜營。雖寡勝衆。特蒙  
爵之智耳。或稱起智極精。學極深。于不謂然。  
又曰。此與律不合者。存律部以示戒。然善兵者。難  
用其術。雖御變無難也。

官方略律

卷之二

上

品

楊終議罷西域屯

漢章帝時校書郎楊終上疏曰聞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樂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也戊酉域先帝所建不宜同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韋卒亡四海故李元葉殊屋之之徒相之之力也管則國亡今葉殊屋之之徒相之之力也都先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

律

卷之二

تجدید

١٢٣٤٥٦٧٨٩١٠١١١٢١٣١٤١٥١٦١٧١٨١٩٢٠٢١٢٢٢٣٢٤٢٥٢٦٢٧٢٨٢٩٣٠٣١٣٢٣٣٣٤٣٥٣٦٣٧٣٨٣٩٤٠٤١٤٢٤٣٤٤٤٥٤٦٤٧٤٨٤٩٥٠٥١٥٢٥٣٥٤٥٥٥٦٥٧٥٨٥٩٦٠٦١٦٢٦٣٦٤٦٥٦٦٦٧٦٨٦٩٧٠٧١٧٢٧٣٧٤٧٥٧٦٧٧٧٨٧٩٨٠٨١٨٢٨٣٨٤٨٥٨٦٨٧٨٨٨٨٩٩٠٩١٩٢٩٣٩٤٩٥٩٦٩٧٩٨٩٩

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  
大其復古以爲不害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齊國等  
取伊吾  
之役樓蘭之屯兵樓蘭即鄯善屯兵  
謂班超所拜吏士久而未還非天  
意也帝從之

卓菴氏曰。以舍中軍爲復古。非春秋本義。特以其切于事情。姑從之。凡書有彼意。不然。而可藉以爲勸戒。若此類者。皆可從也。

又曰楊終此議有裨漢室綱目既不書罷西域屯而亦不載終此議何也

何敵裁節賞賚

親親故二王數人朝特加恩寵及諸兄弟並留京師  
漢制諸藩王朝會禮畢  
各就國不得留京師  
不違執國又賞賜群臣過於  
制度倉帑爲虛何敞奏記宋繇曰比年水旱民不収  
糴涼州緣邊家祿凶害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寔損  
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關關賜賚按漢官  
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二萬斛糴米二百斛  
侍從兵十五萬騎十萬校尉五萬侍中將大夫各二  
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石虎賁羽林自郎官以上公卿  
卿二人共三千以爲殿門戶直  
官方略律  
卷之二  
下  
忠貞堂

古方略

卷之二

辛

忠貞堂

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養洛代切音休賜也宜有品制忠臣愛官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東皐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遠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邇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繇不能用尚書南陽宋意上疏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禮寵諸王同之家人車人毀門漢制太子諸王至可馬門皆下車故謂止車門卽庶不

門皆下車故謂止車門 卽席不

拜分甘損膳。賞賜侵遲。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謂有妻有子官屬自成一家備具。當早就蕃國。而室第相望。久盤京邑。騎奢僭擬。寵祿陰過。宜割情不恣。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未及遣。

或曰。自是正論。與龜錯削七國異。

古方略

卷之二

王忠貞堂

龐參督諸軍屯

漢安帝永初二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御鷹討之。龐參於途中。故先較令先主法輪作若虛。若虛微多爲少。唐謂在若虛微中輪胎土作也。黃門北寺獄是也。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宜且振旅。留征西較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

古方略

卷之二

王忠貞堂

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今男得耕種。女得織紉。然後蓄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警報。非北之耻雪矣。昔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鸛鳥累百。不如一鸛。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主徵法。輪作若虛。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

之功。免赦參判。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宜勸開度。御太  
后納其言。卽擢參于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  
軍屯。徵鄧騭還。

或曰。得趙督平遺法。蓄精銳。乘懈阻。見參當時方  
略。

卓菴氏曰。卽擢參于徒中。與文帝復魏尚同。此納  
諫之實也。否則徒面從耳。

古方略律

卷之二

忠貞堂

陳忠諫遺伯榮

漢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乳母王 他舉甘

陵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謂水旱

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益溢。與

充豫蝗蝻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屢反。

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備皇

國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

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

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發民修道。繕理車傳

古方略律

卷之二

忠貞堂

多故儲備。件大也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以萬計。此

遺僕從。人數百匹。謂車也頓路呼嗟。莫不叩心。河間閭

安帝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

及制符大臣。皆衆爲伯榮所節。陛下不問。必

以爲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

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嫣韓顯之子

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

位。不宜後令。女使于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漏



謝之表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辭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未傳阿傳之疑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

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偏上四方

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使事專尚

書而災變輒切免三公陳忠上疏曰漢興舊事丞相

所誥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

誅賞一歸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臣中心將獨不

安遂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襄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

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卒不蒙上天

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

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濫無例詆欺爲先宜割而勿

絕上順國典下防成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

石誠國家萬世之濟也

芑山氏曰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豈復有廉耻

哉說利避禍而已

按通鑑載帝數遣黃門省侍及中使伯榮往奈甘

陵綱目則大書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其失尤

曉然易見夫以安帝親政僅踰一載而所爲舛繆

往往若此綱目所以特筆書之安帝崩王聖伯榮  
乃徙馬門綱目徙辭有四書徙某某廢某徙廢某  
徙無罪之辭也書某徙者有罪之辭也

古方略律

卷之二

美忠貞堂

張綱請裁常侍

初順帝即位。宦官之力也。錄是有寵。參與政事。隨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延侍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或曰。關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繇有兒。此唐人李仲敏書判之語也。而不知其源已始于漢。六天刑之人。非有嗣續可傳之實。而順帝乃聽其以養子襲爵。帝之愛厚宦者。欲其流澤蕃衍。勤亦至矣。其如漢祚浸微。浸滅何哉。綱目直書于冊。失自見矣。

古今略

卷之二

主

忠貞堂

按漢靈帝光和二年。封中常侍呂強都鄉侯。不受。強上疏曰。宦者品卑人賤。妄受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罔不繇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群邪咀嚙。致邑刑罪。今群臣皆以邕爲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

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觀強備言封爵宦寺之非。固非單超等濁亂朝綱者比。必欲禁誅之者過也。雖然。終綱目宦官可取者僅三人。呂強以賢。楊復光以功。張承業以忠。舍是無取焉耳。

古今略

卷之二

忠貞堂

皇市規請擊鞞唐

漢順帝永和六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降二千餘人，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安定上計，掾皇

南規安定朝  
野人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羗戎未

勤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

較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出師遠征。其勢縣絕。

不相之費。且百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爲姦吏故。

及也。言余充幾。強負流放。失德戎貴。

江○海○之○人○群○爲○盜○賊○青○徐○齊○魯○祿○不○泐○昔○夫○齊○王○濟○

叛皆因違將失於綏御乘嘗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

古方略律  
卷之二  
三  
心見卷

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

承則致力，當從用則及，強十絲生具，自一

士勞怨困於徭吏進不得快驛以徭功退不得滋食

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開振。

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

臣所以專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

兩營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固坐食

或又云兩管者扶風雍管京兆虎牙營

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

所曉習兵執功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

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昧死自陳。帝不能用。

芑山氏曰。其言足盡兵民之蠹。如所云同入姦吏。

虛張首級。在延代諸臣尤甚。

力強

古方略 律  
卷之二

張真擊破左真說

漢桓帝永壽元年南匈奴左真其名與其名於六反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救煌張與其名初到職望中催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爭止之與不聽遂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四據龜茲縣龜茲國人來降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真共擊真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遺與馬二十四匹金銀

古方略

卷之二

三 忠貞堂

八枚與於諸羌前以酒酌地口使馬如羊不以入旄使金如紫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部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真正身案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惟適氏日用寡之法與廉范焚炬拒北匈奴同至招誘東羌南匈奴不得交通則寇黨孤我勢益固凡善用寡者非出奇不可奇在速速在果即此可推

皇甫規擊諸羌

漢桓帝延熹四年羌寇并涼二州名段熲將湟中義從軍胡計之涼州刺史郭閼貪其功稽留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閼罪於類類坐徵下獄輪作左校羌患轉盛皇甫規上疏曰臣生長郿年五十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且臣窮居孤危坐觀郡縣已數十年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縣守也

古方略

卷之二

三 忠貞堂

今謂州西門先零羌寇也東羌爲奈山故無忌反也皆緣郡守不加撫按故使反故曰其病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勸明孫吳求若奉法前變未遠謂是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擊羌破之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芑山氏曰勸明孫吳未若奉法此儒者之言予謂郡將雖奉法尤須勸明孫吳用備不虞非必崇廢孫吳也後世藉規藏拙相率而爲腐生文吏卒有它變則束手待斃其爲患可勝言哉

又曰皇甫規平定諸羌。惡絕宦官。不與交通。宦官共誣譖。以爲規貨賂羌。令其入降。規上書自訟。言若臣以私財。則家無僭石。如物出于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官婢。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將有何罪。按規此辯甚確。彼時獨中官求賄不得。以此搆陷。不出廷議。至後世文吏法家。以繩墨論功。往往有此。令一時功能之士。搢手觸禁。即欲設奇建畫。動于吏議。此而冀其操縱出入。坐制強敵。不亦難乎。

皇甫規討降沈氏

漢桓帝延熹五年。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虜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衆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藉。蜀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奐。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閼。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友善。沈氏大豪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芑山氏曰。或免或誅。權貴諂而老弱汰。威信自此行矣。後世銓曹宜以皇甫規爲法。  
又曰。巡視將士以恩。條奏諸罪以灑。行事適機宜。所謂邊惠並行不悖者也。

朱穆論宦官恣橫

漢桓帝延熹六年尚書朱穆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

漢書云行士人本不任職者

帝以年號

以來浸益貴盛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

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漁食百姓愚臣以

爲可悉罷省遣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

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

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

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

大姓

自和熹太后以女

王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

官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者

備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

謂侍詔令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詔

毀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尚書未有書卒者卒朱穆何賢也宦官恣橫穆憤

發疽而卒故特書之

或曰按和帝殺竇憲而侯鄴衆順帝殺閹顯等而

漢孫程等十九人桓帝殺梁冀而侯唐衡單

瑗徐璜貝瑗蓋自和帝永元四年迄獻帝初平元

年代更九王年近百載皆宦官之時也陳蕃竇武

袁紹何進諸人欲清君側禍亂隨之閹害彌甚雖

北宮門之戮少長駢死是時無宦官併無天子矣

漢烏能復存哉

芑山氏曰宋理宗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童宋臣

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文天祥時入爲寧海

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其略曰漢唐宦官之

禍其後至于濫觴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于時

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

宋臣之爲人臣實疎遠亦安能以盡知惟是天下

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閭巷無小無大輒以董閹

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宅

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召而自至也哉陛下

毋以其茫然謹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毋以

其甘言卑詞而謂人言爲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

悍僕恣橫閭里至其服役于王人之前固亦未嘗

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輩雖小可以喻大陛下

體察及此。則亦何愛于此一人。而閔惜其斷。以重  
遠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云。

云。按天祥此言。切中宦官情態。穆之言。尚有未盡。

附錄于此。俾後世因以爲戒云。

余 垣  
孫 贊正

余 維樞

古方略律卷之三

明

婺源

余德憲

袁州

張自和

趙苞破鮮卑

漢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吏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抄，奴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

卷之三

一

遂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昔王陵母對使伏劍，以周陵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爲賊所害，苞歸塋，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天下？」遂嘔血死。

程子曰：「以君城陷賊而求生，其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然，亦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康于此得之矣。」

芑山氏曰：獻帝建安十二年，曹操追劉備，及于當陽之長阪，徐康母爲操所獲，康辭備曰：「今失老母，

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夫康之于昭烈，當時君臣之分未定，去就得，以自裁，若苞則既有守土之責，豈容徇私廢公？況事會顛沛，賊鋒莫當，復安能求生其母？義惟一死報君親耳。程子往降之論，既迂濶無當，而本朝李贊又長以王趙爲殺母逆賊，寬哉！李夢陽又曰：「苞傷勇哉，不戰而死，可也。不戰而死，猶足以存母，按此說亦非定論。」

又曰：「司馬昭殺其主髦于南閣下，尚書王經耻與王沈王業附昭，以太后令收經及其家屬付廷尉。」

古方略

卷之三

二

忠貞堂

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經卒就誅。宇文化及弑其君廣于江都，化及入朝堂，百官畢賀，給事中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薛王許二母觀之，苞之視王許，皆不忍忘君事，皆不能不殺母以全義。王許二母不以罪其子，安在苞獨以不生其母獲罪哉？塋訖嘔血死，苞可謂從容就義矣。悲夫。

惟適氏曰：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李愬分兵攻郾城。



于元濟以董昌齡爲郾城令而質其母母謂昌曰順死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郾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按昌齡之母與苞母同苞之不降賊與昌齡之不從逆其志雖一幸不幸小異耳○宋寧宗時金張秦爲蒙古兵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秦立而不跪叱曰死即死耳終不偷生爲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秦爲變質其二親于燕京秦嘆曰吾受國厚恩不竟至此顧忠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孝不兩立付爲親屈遂降于蒙古以秦爲河北都元帥或曰以秦視苞似有合于程子求生母之說智計當出苞右愚竊以秦終身臣事蒙古卒爲鄉導以滅金借全親之名而竟成叛君之實其所謂忠孝安在哉秦不可與苞同日語

卓菴氏曰苞之所以不返顧者爲親以王陵待其子而以陵母自待先自處以死所又何恨哉藉令母必欲求生苞必不若是忍也春秋時衛甯殖逐其君將死告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

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子是弑剝而納衽在喜方自以爲孝于其親而仲尼則書曰衛甯喜弑其君天下烏有弑君之賊獨得爲孝子者哉卒使父子俱受不韙之名以苞兼母全忠之如彼喜雖父受惡之如此後之臣子不幸當兩難之際亦可知所自處矣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楊賜等議弭變

光和元年詔召光祿大夫楊賜<sup>賜字伯璠</sup>等詣金商門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見寵於時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卻儉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映晦口誦堯舜之言身踰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逮也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

古方略 卷之三

五 志有卷

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盤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黿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孔母越燒貴重天下譏謗鬻續以承樂門史霍王<sup>霍太后</sup>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sup>程璜</sup>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

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壹<sup>趙壹字元孫</sup>大尉張顗爲王所進光祿勳備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瑗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舉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大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王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退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遠明王之典

古方略 卷之三

六 志有卷

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恐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以盈爲滿避鬼神福謙矣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竊臣更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孽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太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臣所裁黜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資又與將作大匠陽球<sup>球即中書侍</sup>有隙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贊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

審忠呂強論宦官

漢靈帝時曹節朱瑁等權勢後盛節領尚書令即市  
梁人審忠上書曰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  
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趙康管朝應時誅殄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  
朱瑁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與告逆謀作亂王室擅  
踰踰直江及省閫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  
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共割裂  
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祓家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  
古方略律 卷之三 八 忠貞堂

見得免

古方略律

卷之三

七

忠貞堂

惟適氏曰或以邕得不死爲幸予曰恨邕是時久  
一死耳向令邕蚤獲死所何至依附董賊貽議萬  
世士大夫宜以邕爲戒  
卓菴氏曰世嘗數有君無臣非也使靈帝用邕言  
未必無補而邕亦得爲直言敢諫之臣何至艱危  
困苦附董貽議易曰養賢以及民詩曰譽髦斯士  
言人主長養成就之也後世庸主保姦推良幸使  
祥麟化爲鷹犬人之賢不肯固亦有幸不幸哉

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貴而苟管  
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  
漁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  
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蠱  
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虞  
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  
無狀昔高宗以雄雉之變故復中興之功近者神宗  
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斃戮路人  
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望臣

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荆臣身  
遭其禍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森謀一成悔亦  
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  
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掃滅腰鑕  
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鑕之誅妻子  
并徙以絕長言之路章寢不報中書侍呂強河南人  
清忠奉公帝以象例封爲都卿侯強固辭不受因上  
書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  
明勸戒也中書侍曹節等品卑人賤謏論媚主侯和

○方略律

卷之三

七

○

微寵有趙高之相米融報製之誅陛下不惜兵校茅  
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結  
邪黨下比群佞陰陽乖刺稊穰荒蕪人用不康罔不  
縣茲臣誠知封事封爵之事已行言之無建所以目死干  
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正臣又聞  
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  
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歛賦發  
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賤穀賤穀  
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官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

徑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  
南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殿刺貴臣貴臣諫言  
宦官陛下不審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項領膏唇拭舌  
競欲咀嚙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  
徙放老幼流離豈可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爲戒  
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  
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番屢服戎  
功歲時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  
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  
子丁略律

卷之三

十

○

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微微更加授任及類  
家錫則忠貞路聞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  
芑山氏曰呂強之言頗有可采但極稱段熲類烈  
與公論相背按孝靈熹平元年秋七月有人書朱  
雀閣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大后公卿皆尸  
祿無忠言者司隸較尉劉猛以誹書言直不忌捕  
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類乃  
四出逐捕及大學游生繁者千餘人節等又使類  
以它事奏猛論輪左較又李嵩爲司隸較尉以舊

徒殺扶風蘇謙。謙子不韋。變姓名。結客報讐。萬歲捕不韋弗獲。憤患死。類與嵩善。乃辟不韋爲司隸從事。不韋懼。稱病不詣。類怒。使從事張賢就案殺之。先以鴆與賢父曰。若不得不韋。便可飲此。賢遂收不韋。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之。觀類此三事。皆逆理犯法之甚者。雖有擊虜功。不足以贖其罪。論世者不可不知。

古方略律

卷之三

二

品集字

楊璇擊蒼梧桂陽賊

淳靈帝光和三年。蒼梧桂陽賊寇郡縣。零陵太守楊璇齊之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發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大燒布然馬鬣。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親破賊。而妄有其功。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繇自訟。乃喙臂出血書大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關通之。詔厚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  
或曰。燒布焚馬。用田單火牛之法。

古方略律

卷之三

十三

品集字

呂強諫止導行費

靈帝好爲私稿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中常侍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于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欲諸郡之寶中御府少府天子私藏也積天下之輸西園引司農之藏中藏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始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三府選其人而舉之而已受試任用尚書受其奏以進御而已

古方略

卷之三

三 忠貞堂

貴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然猶有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書徑以詔書用之如是三分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後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

芑山氏曰呂強諫關國體然卒罹禍古方略錄其言蓋以魏當時之尸祿竊位者後世謂宦官如強者不乏輒欲國事付之至危殆宗社豈不謬哉

曹評板板桶

板桶部板桶部冠部冠部亂已郡連年討之不能克靈帝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桶七姓姓羅壯野郎度夕自秦世立功復其祖賦其人勇猛善戰永初建和羌後大入賴板桶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綰南征武陵倚板桶以成其功延益州郡亂太守李順亦以板桶討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隸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刎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關廄

古方略

卷之三

上 忠貞堂

悠遠不能自開含怨呼天無所叩懇故芑落和聚以板桶非有謀至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還明能徵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靈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議宜詔赦之即時皆降

芑山氏曰宋秦觀言小盜安之如程包緩御板桶是也倘以此術撫黃巾則敗不旋踵豈能即時皆降哉

傳變憂內亂

漢靈帝中平元年傳變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繇於外，皆興于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繇進。今張角起趙魏，黃巾亂六州，此皆舉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陛下仁德寬容，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前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古方略律卷之三

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禍。王時自起至杜郵，王之戮矣。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陛下少用臣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諸之。

或曰：變斯言足為萬世鑒，帝既識變言，何以續變功不封趙忠聞之耳。然使忠得行其諫者，誰與？

朱儁擊南陽黃巾

中平元年，張曼成餘黨中，更以趙弘為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不核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秦用白起，燕用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効，引師南拉，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古方略律卷之三

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實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通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賊今外國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微圖之。管基也。并兵入城，忠見圖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南陽太守秦頡殺忠。

衆役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僞意攻之，司馬孫堅率是黃巾破散。

或曰：不納降縱寇，自是討黃巾要略。

卓菴氏曰：解圍破賊，得取弁誅張步法。

丁方略律

卷之三

忠貞堂

僞拒嘗侍

中平二年，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

金吾曉舉謂忠曰：傳南春榮字南春前在東軍有功，不候

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

忠納其言，遣弟城門較尉延，致殷勤，延謂傳曰：南

春少答我嘗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

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燮豈求祿賞哉？忠愈懷

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或曰：進賢理屈，豈可望之嘗侍？魏舉可謂失言。後

丁方略律

卷之三

忠貞堂

世謂燮正色拒延，不能如陳寔之委蛇，此非知燮者也。

芑山氏曰：按魏王曹丕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

諸署令，作金策藏之石室。丕襲王耳，而專立法，綱

目所不取，然綱目懲聞豎之禍，有良法，必謹錄之。

向使漢室知此義，則宦官必不封侯，趙忠輩必不

竊威福以餌士大夫。丕無足稱，而禁抑宦官如此。

後世不逮丕者，果孰失孰得邪？



勳言亂語傳臣

中平五年蓋勳為漢陽太守時人饑相漁食勳調穀

粟之先出家糧以率衆有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

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

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明此蓋何為在生帝顧問

碩碩懼不知所對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

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勳曰吾聞先

王耀德不觀兵此語近情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祗

驅武耳帝曰善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

古方略律卷之三 十九 忠貞堂

其謀謀其謀變信亮頌懼出勳為京兆尹

芑山氏曰人主有聰明而為左右蔽者哉既蔽於

左右即不可謂聰明矣它勿具論破黃巾殺角者

盧植王允皇甫嵩也或檻車或下獄或收印綬而

張讓不出國門各以功封稍有知識者不至是而

勳謂帝甚聰明何哉綱目書封宦者張讓等十三

人為列侯所以不沒其實見無功可書亦以見帝

之闇且懦耳

袁漢不辱劉備

漢獻帝建安元年劉備在豫州舉陳郡袁漢為茂才

漢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漢作書罵辱備漢不可布大

怒以兵脅漢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漢顏色不變笑

而應之曰漢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四君

子和且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

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漢亡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

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芑山氏曰類蒯通之對高帝辯而當理

古方略律卷之三 三 忠貞堂

其謀謀其謀變信亮頌懼出勳為京兆尹

諫焉治蜀尚嚴

諸葛亮佐劉備治蜀亮自領益州牧以頗尚嚴峻人

多怨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

德今天之盛明非所恃之說亦有理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嘗惠撫且

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秦

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

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焉父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

嚴密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行不肅蜀土人士爭權

自恣此孔明之明見其人之處君臣之道漸以陵替龍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

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敵實縣於此吾今威之以法

法行則知恩恩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

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

芑山氏曰與子產告子大叔略同法以行惠非酷

史比

又曰本朝太祖幸鳳陽劉基居守基志在澄

清天下言于太祖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

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

無所避因發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狀誅彬

六祖還京基曰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王保保雖

可取然爲力甚難遂請告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

竟走沙漠太祖手詔叙基勲伐召至京稱基孔

明之傳恩按基所謂振紀綱施惠政彷彿孔明治

蜀作用皆不欲以嚴致敵及太祖手書問天象

基從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

宜少濟以寬此又基寬嚴並濟深達國體處

太祖比諸孔明良非虛語

子方略律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諸葛亮誅馬謖

初起馬太守馬謖謖自述俗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

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

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

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

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

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

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四縣千餘家還

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

古方略律

卷之三

忠貞堂

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晉文與楚子玉

楚師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

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

也是以楊干晉悼公弟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

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芑山氏曰用法一也加嚴暴則樹怨恩仁恕則樹

德惟公以行之而已昔子羔則人足愀然不悅而

別者不怨觀亮之於謖雖用臣銜吳漢不顧為救

之意而仁恕在其中使謖有知當亦不怨孔明耳

諸葛亮上疏自貶

馬謖之未敗也禪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

敗衆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有伏不敢

偏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既誅謖及將

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拜平參軍統五部兼常營

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自上疏請自貶三等詔

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時趙雲亦以翼谷兵敗坐貶為

鎮軍將軍亮問鄧芝芝字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

錄翼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

古方略律

卷之三

忠貞堂

後軍資什物皆無所失兵將無緣相失此言平人云有軍資條

綱亮使分賜將士此言平人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

悉入赤岸赤岸地名蜀郡庫庫湏十月為冬賜亮大

善之

芑山氏曰既不濫費能節省物力士亦不萌

倖賞之意雲此議甚正亮緊欲分賜將士所謂用

法貴明者安在

諒亮敗績引答

游丞相諸葛亮伐魏敗績，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或曰：深明計備，王者治天下之道，不踰乎此。非獨可以相蜀，在識者推而行之耳。  
本朝吳應真曰：亮不得已而保蜀，及備死而後師數出者，其勢使然也。何也？備之英，二敵之所忌也。禪立而敵且易之，蜀不圖魏，魏且圖蜀，故伐魏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示有餘，然後足以憚魏。魏憚我而後吳之和國，吳之和國而後蜀可安。非亮之智，能計及此哉！夫踴足之勢，瞭于隆中，悉亮之智而竭其治國之才，豈以坐安一蜀不足，而連年暴

師竟至賁志者，在亮之自言矣。曰：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何如伐賊？又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亮蓋知魏之不可即滅也，而身之不敢即安者，非其智不足，而不欲以智蔽其忠者，亦其勢不得不出于此耳。不然，備死而後伐魏，伐魏而謂天下可圖，亮雖略短，不至此矣。

古方略

卷之三

忠貞堂

諸葛亮戒李豐

漢後主建興九年諸葛亮攻祁山李平

即李嚴改名平字正方

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

即馬忠少表外

忠家姓狐名鶩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既退

如所在此

軍平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

此又欲解以上指喻亮之罪

卒遂以解已不辦之責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

賊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遺錯於是亮表平

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

即參軍事出教勅之日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

即參軍事出教勅之日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

即參軍事出教勅之日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

百方略律

卷之三

室表都護李典漢中委君李

李於東關江謂至心感動

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罪負一感

為國

君與公琰將晚字推心從事言平思其否可復通迺可復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古方略律卷之四

明

蔡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傳奕論佛教

唐太宗嘗謂傳奕曰：佛教玄妙，卿何獨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胡中紫黑誰耀彼土中國和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于民，有害于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太宗頌然之。後因謂侍臣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

古方略律

卷之四

一品貞堂

帝爲同師所圖，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之有翼，如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芑山氏曰：太宗所云學堯舜周孔之道，特欺世耳。按太宗生平漸德，如喋血禁門，結婚吐蕃，內舉刺王，妃誅太子承乾，滅倫傷化，莫斯爲甚。惡在其能學堯舜周孔哉？但太宗斯言，足爲後世佞佛而忘武備之戒，故錄之。

又曰：唐懿宗奉佛太過，尚書右丞李蔚上疏諫曰：

古方略律

卷之四

二 忠貞堂

事求師古，詞貴達情。臣嘗略采本朝名臣啓奏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魯普大像，功費百萬，狄仁傑諫曰：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必從地出，非苦百姓，物何以求？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利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繇衣蔽路，豈益勤王之師？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之于心，佛圖澄最賢，無益于後，趙羅什多藝，不救于姚秦，何充苻融，皆遭敗滅，齊衰梁武，未免災殃。但智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卽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肅宗造寺，辛替否諫曰：釋教以清淨爲基，慈悲爲主，體道以濟物，不利己以害人，去己以全真，不營身以傷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捐命也，殫府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捐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佛書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豈若城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罷營葺之資，以給邊陲，陛下失真實而冀虛無，親未來而

疎見在。重俗人之所爲。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此切當之言。三也。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姚崇。開元賢相也。替否。唐宗之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大息。痛其言不行也。陛下詳時代之安危。鑒昔賢之敷奏。思過半矣。道豈遠乎哉。按蔚。采仁傑諸臣之言。益足以明佛教之非玄妙。夾鄙而不學。所見甚正。恨後世紛紛。佞佛不悟耳。

惟適氏曰。德宗朝。東州觀察使李叔明議沙汰僧道。彭偃奏曰。叔明之意甚善。臣恐姦吏欺罔。去者

古方略

律

卷之四

三

忠貞堂

未必非。留者未必是。無益于國。不能息姦。天生蒸民。必將有職。游行浮食。王制所禁。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造危言險語。以惑愚者。臣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輪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輪絹二疋。雜役與百姓同。但令就役輸稅。爲僧何傷。請還俗者聽。此令既行。還俗者固已大半。議者是之。本朝郝敬。亦謂此不禁自嚴之術。愚按。假此奏與奕論佛教略同。但恐此令雖行。不能遽汰僧尼。蓋僧尼每年所輪絹疋。不必盡懸

已出。流俗佞佛。安知無施財捐助。如杜鴻漸之捨宅。僣僧代僧尼就役輸稅者。然則僧道無所懲艾。雖奉令。仍游行浮食如故耳。烏在其能息姦哉。端本清源。假議尚有未盡。而郝氏遂謂其爲不禁自嚴之術。皆非也。

又曰。或問論佛教無關于兵。何以入律部。曰。觀梁武及元帝亂亡本末。乃知佞佛之人。頗害軍政。即本朝撫軍如某某。不嫻鎗鈴。但習梵唄。甚有聚徒誦經。捐餉僣僧。不忍殺一夫。而毒流數省。威億萬部。旨哉。

古方略

律

卷之四

四

忠貞堂

唐太宗論止盜

唐武德九年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禁之太

作○義由教化不明○則不德耳

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

芑山氏曰。數語深得弭盜之法。太宗嘗曰。君依于

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殷鑒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愚。不自外來。嘗繇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

古方略  
律  
卷之四

**पुनः प्रारम्भः**

國危朕嘗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蘇太宗此言觀之。止盜先省費。省費先節欲。君既縱欲。又以重法禁盜。是源濁而欲流之清也。有是理哉。

長孫無忌止擊突厥

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妻

用之、德言專其威福、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不悅、

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疎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

華歲動、連年饑饉、用度不給、重歛諸部、繇是內外離

怨諸部多叛兵寢弱言事者多請擊之太宗問蕭瑀

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霍、危亡可必、

今擊之則所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禹青擊之匪忘

封曰請不犯塞而棄言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乃二

古方略 律  
卷之四

六  
忠  
堂

或曰貪利挑撥非御夷勝策觀漢武元光二年大  
行王恢議擊單于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無功  
罷軍恢坐首謀不遑下獄先益信無忌此論爲正



魏徵諫討馮盎

唐貞觀元年嶺南酋長馮盎設殺等迭相攻擊又未

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太宗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

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也且盎反

狀未成未宜動衆太宗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

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交掠州縣今告者已

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

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

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乃罷兵遣員外散

古方略律卷之四七忠貞堂

騎侍郎李公掩作持節慰諭之盎遣其子智戴

方二千里為治四門而受之隨使者入朝太宗曰

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

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芑山氏曰果如徵言向令蘭皋出討豈獨嶺南一

方騷動耗中國寶甚先是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

秦獫狁請討之太宗曰獫狁阻山林時出鼠竊乃

其管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率服安可輕動

干戈瀛嶺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不

許愚謂馮盎之與秦獫狁皆非實有反狀者使太宗

當日以待秦獫狁之意待盎則道路之口不足信鎮

撫之使宜速遣然必待魏徵進言方遣使慰諭抑

何明于彼而闇于此哉

古方略律卷之四八忠貞堂

禁斷奴告主反

唐太宗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皆勿受。仍斬之。

綱目特筆也。太宗此詔。關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

芑山氏曰。謀反不能獨爲。明主之言。後番拱四年。

武后有憾于郝處俊。會奴誣告處俊之孫象賢反。

武后遂族誅之。愚謂太宗不受奴告主者。正恐奴

誣告耳。今武后明知其誣。竟以宿憾族誅象賢。噫。

何暴酷至此極哉。

惟適氏曰。郭汾陽之檣。大僕卿趙縱。嘗爲奴當千

發其陰事下獄。上留當千于內侍省。張鑑諫曰。太

宗朝。奴告主者。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澤得罪

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悻悻成風。動遭誣告。

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乖教化。上深

納之。于是杖殺當千。鑑乃召汾陽。繫獄數百人。以

死。僅示之。按鑑持論甚正。然亦見本朝當日立法

之善。使後世奴告主者。知所戒。法有可以謹守者。

此類是也。

卓菴氏曰。洪武元年十月。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

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實。太祖以問秦裕伯。

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

告之路。太祖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

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者

爲令。按此法與太宗斬奴告主反者略同。然太宗

僅不欲奴誣其主。而我太祖復惓惓以保全天

下善類爲念。法良而意美。尤非太宗所及也。

古方略律 卷之四 忠貞堂

又曰。元分省左丞何真。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嶺

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間。邑人王成

陳仲玉構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

歸。成築塔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千

鈔。千成奴縛之以出。求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

具湯鑊。駕諸轉輪車。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

鼓推車。號于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

衆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按何真此舉。頗

得太宗遺意。因附見于此。

龐相壽有罪解任

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太宗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爲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芑山氏曰。既有罪矣。宜閹質輕重。正之以法。賜帛頗涉姑息。安得謂不私故人。

古方略

卷之四

士忠貞堂

惟適氏曰。五代唐明宗見吏有犯贓者輒置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宋太宗嘗言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施。惟贓吏棄市。則不可貸。繇是觀之。相壽不棄市。亦既幸微寬政。而更賜帛遣之。國法安在哉。至如貞觀九年。總管高甌生誣李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奉府功臣。宜寬其罪。太宗曰。國家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向令太宗遇秦府舊臣。皆如是。又何警誡之有。

李大亮諫招致突厥

唐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太宗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貯糧積口以賑之。使者招慰相望于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夷狄。皆致疲敝。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况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種。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

古方略

卷之四

士忠貞堂

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賜摩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惠惠而收實利也。太宗從之。芑山氏曰。大亮深得內中國而外夷狄之義。益見彥博準建武故事。其說倖繆。不可從。抑愚尤有感于金之寇宋。自宋與金交通始。初幹離不謀伐。宋金主以爲然。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石。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皆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既獲遼主。即決意南段。繇是亡之中國之于夷狄。不

設防禦令使者往來通交。且窺伺爲患。况招致突厥雜居中國哉。識者當以大亮論爲正。

卓菴氏曰。漢武通西南夷。卒爲中國患。太宗不知鑒此。猶欲招徠突厥。何異開門而揖之盜也。蓋春秋謹內外之辨。非獨貴華賤夷。亦使各安其所耳。區區名分之說。豈聖人禦夷之道哉。

古方略

卷之四

十三 忠貞堂

太宗戒勉尉遲敬德

唐貞觀六年。幸慶善宮。常生時。故宅。因與貴人宴。賦詩。起

若郎呂才。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僧

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舞偕奏於庭。同州刺史

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生

在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論解之。武人不學。因言。敬德拳殿道宗目

幾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

臣。意曾无之。故欲與卿等共伴富貴。令子孫不絕。然

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趙彭非高祖之罪也。國家

古方略 卷之四 十四 忠貞堂

網紀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無貽

後悔。敬德辭是懼而自戢。

芑山氏曰。大義森列。非謂高祖無過。特借誅滅以

懾將來。宋太祖廢川班軍云。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與此略同。

魏徵諫止西域入貢

唐貞觀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太宗遣文泰使人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供億甚苦，使十國皆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敝。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太宗遂令止之。

芑山氏曰：節省勞費，慰安邊民，微可謂長慮却顧。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五年唐因求內附，太宗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益于用，而靡敝百姓。今唐因來附，儻有急難，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按此蓋陰用微言。惟適氏曰：賓客遇外夷，非中國利。微此言，度越蕭望之遠甚。漢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款五原塞，請朝，詔議其儀。蕭望之以爲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帝從之。嗟乎！待以賓客，且不可，況位諸侯之上乎？望之不諳大體如此。

詔停襲封刺史

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旣詔宗室群臣襲封刺史，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欲留之也。而樂歷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時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諫，言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漢汗之古，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于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詔停之。

芑山氏曰：足明本朝任子之弊，惜治襲不輩耳。

褚遂良諫納貢金

唐貞觀十八年，鴻臚奏高麗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曰：蓋蘇文弑其君，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君，蓋文齒暴不法王及大臣謀誅之，蓋蘇文勒兵盡殺諸大臣，因馳入宮中弑其王，立王弟于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尚書也。九夷所不容，今特討之而納其金，此部內左傳相三節大賄，公夏四月，取部大賄于宋，納于大，部其禮也，注部內國所造，置木城，部取之，類也。臣謂不可受。太宗從之，謂其使者曰：汝曹皆事建武，建武高麗王名。高麗王名，有官爵，蓋蘇文弑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為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偏大理。

古方略

卷之四

七

忠貞堂

或曰：遂良識國家大體，卻向一語與經傳合。

房玄齡諫伐高麗

唐貞觀二十二年，房玄齡臨淄人，太宗幸早疾，謫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陛下每決一重唐事，進諫，房玄齡人。四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事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遺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新羅東夷國名。報讎，豈非唐名。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無筆夷慶賴，遠處適安。臣且夕入地，僅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帝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卒誦文昭。

古方略

卷之四

七

忠貞堂

或曰：太宗逞志高麗，遣使發蜀民造船，役及山獠，雅眉邛三州獠皆反，復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擊之高麗，未能遽滅，劍南先已騷然，甚非計之善者。觀文昭此言，可不謂忠于謀國哉？  
芑山氏曰：借決囚感悟人主，使聽者惕然，最得進

言之法按高宗儀鳳三年討新羅倭中張文瓚時疾在家自與人見諫曰今吐蕃爲寇方發兵西討新羅雖云不順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勝其敝乃止文瓚忠諫如此彷彿房文昭上表諫伐高麗論者避之

十方略律

卷之四

十九

忠貞堂

遣兵代戍熊津

唐麟德元年簡較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觀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敝惟思西歸無心異效臣聞以往在海西見百姓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爲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其遺亡者所亡其自見爲王事而王事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亡沒者回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度海者官不記錄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姓爲兵壯而富者行錢參逐參逐猶參從指州縣皆史卒之參陪隨逐者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時特帥號令許以勳賞及達西岸惟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敝不可悉言以是略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殺以爲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無官挽引挽引舟車皆使無官勞苦與白丁無異以上已見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辭此臣又同衆日士卒留鎮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爲如此單露咸

言初發家日。惟今備一年資。今已二年。未有還期。  
臣簡敕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已往。全無  
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城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  
援。倭人雖遠。亦共爲影響。若無鎮兵。還成一國。今既  
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此誠。  
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  
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  
逆耳之事。或無人爲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  
奏陳。高宗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渡

古方略

卷之四

王

忠貞堂

海以代舊鎮之兵。仍勅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  
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今收穫未畢。  
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衆心  
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護。辦具資糧。  
節級言節級也。今人遣還。軍將且留鎮撫。未可還也。仁  
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謀據海東。幾不免  
禍。今日惟知準勅。豈敢擅有所爲邪。仁軌曰。苟利于  
國。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以扶餘扶餘  
本東夷國名。因高麗津都尉使。招集餘衆。高宗從之。  
以爲民隱名也。

古方略

卷之四

王

忠貞堂

或曰。此亦樞御士卒之大略。篇中作問答語。備言  
海西戍守屯田疲羸怨望之狀。可謂剴切詳明。至  
于陳便宜。自請留鎮。公忠明斷。非仁願所及也。



狄仁傑諫枉殺

唐儀鳳元年大理奏大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

謀斬昭陵栢皇當除名高宗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

傑奏二人辜不當死高宗曰善才等所殺栢我不殺

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高宗怒令出仁傑曰犯顏

直諫自古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今

法不致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

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杯土同切

背平聲酒器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栢殺二將軍同切

古方略卷之四

後代謂陛下爲何如主臣不敢奉詔者恐陛下下

不道且羞見釋之于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

流嶺南後數日擢仁傑爲侍御史

胡氏曰高宗于厥考帝範十不遵一娶父妃而殺

顧命大臣視陵栢執重于其重者安行不足而切

切于薄物細故以爲孝豈不猶盜跖以分均出後

爲仁義哉

芑山氏曰仁傑最善感動人主其立言之法即此

數語可見蘇氏所謂皆必借題必容者類如此

裴行儉御下得大體

唐裴行儉嘗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勅賜馬

及鞍今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

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

阿史那都支得瑪瑙盤廣二尺餘以示特士軍吏王

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

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

資產金器三千餘物祿畜稱是並分給親故及偏裨

數日而盡

古方略卷之四

或曰此數事雖足見行儉器識然非行儉所難行

儉嘗論武昭儀之立爲禍始綱目書諡蓋重子之

也

芑山氏曰兵家推此意以馭下可得使貪使過之

術士卒未有不樂爲用者專言威克厥愛非通論

也

狄仁傑安撫河北

唐中宗嗣聖十五年，周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時北人爲突厥所驅逼者，虜戾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爲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逼，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賂免。賂，詩連切音者，不交錢而買曰賂。修作賂。非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當行也。又諸城入僞，僞，入

古方略

卷之四

古方略

卷之四

王忠貞堂

謂勝或待天兵，特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爲惡地。至于汚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終勿謂士大夫當未能以免。乃是賊平之後，爲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令之歸正。卽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昔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寄寓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往。山東群盜，結聚結臣以邊塵驚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

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則從之。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送還本貫。散糧，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蔬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胡氏曰：武氏已老，太子旣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懇懇恐百姓虛敵，根本動搖，皆爲唐計耳。芑山氏曰：仁傑深知河北諸州困敵之情，力請曲赦，非徒姑息養患。今天下議撫賊者，欲樂用是術，失所以控勒之道，則過矣。

宋璟痛柳靈荃

唐玄宗開元四年，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顓延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柳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之好武功，恐好事者殺生心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范氏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明皇卒以黜武，至于大亂，何其智之明與。

芑山氏曰：按靈荃所謂拾遺于途者也，何功之有。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初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進卒，額贊略自鄒林突出斬之。時靈荃使突厥，得其首，錄斯以言。雖逾年授郎將，非功高不賞者比。哭死適見其貪且愚耳。璟稱賢相，蓋正告以首功非自己出，法不宜厚賞邪。

張說罷戍兵還農

唐開元十年，康符寶餘黨康順子反。南也。州胡語曰：謂降戶同反。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于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強寇矣，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特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閭閻百口保之。玄宗乃從之。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或曰：不以冗兵妨農是矣。至於變市兵之制，募壯士以克宿衛兵農之分，寔自此始。後世病之。

張九齡議賞張守珪

唐開元二十二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時可突干連年爲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初無降意，但稍從管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牙官牙官，大官。牙官，大官。牙官，大官。李遇折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協。悔說遇折使圖之，遇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衆來降。玄宗美守珪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且守珪終破契丹，陛下師以爲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止。芑山氏曰：按宋太宗不欲授王繼恩宣徽使，宰相力陳其討蜀寇功，非此不足賞。帝深責之。觀玄宗之于守珪，益信太宗頗慎名器，惜宋相不能仰法九齡耳。

張九齡請誅安祿山

唐開元二十二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本雜種胡人，無姓氏，名軋摩山，突厥呼爲安祿山。問爲軋摩山，遂以名。少孤，有突厥人安之。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官嬖，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于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

卷之四

忠貞堂

古方略。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爲法。王夷甫，識石勒，勸上登柱石，忠良竟赦之。或曰：方祿山喪師失律，不能正其罪，而以奏請贖國典者，張守珪也。九齡以軍法固爭，明其不可不誅。而玄宗獨撓法以赦祿山，又玄宗之過也。胡氏謂九齡不當言未來之患，使玄宗得以拒之，此特後世苛論，終不足以服九齡耳。

張九齡諫實封牛仙客

唐開元二十四年，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玄宗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數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河湟二州名蓋涼州、地仙，使典令驟居清要，恐羞朝廷。」帝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還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勸賜之金帛可也，製土封之，恐非其宜。」帝默然。

古方略

卷之四

三

忠貞堂

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帝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帝怒，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賜仙客爵，醜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或曰：玄宗銳意進功，故增重進賞，仙客止能勤修職業，寵異遂至于此，無功賜爵，其失甚矣。況未幾又使之相乎？後世宜以九齡之論爲正。」

裴耀卿請訓厲蓋嘉運

唐開元中，玄宗嘉蓋嘉運之功，擊突野施，將以爲河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特發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臣延與嘉運同班，觀其舉措，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莫敖狙于蒲騷之役，卒喪楚師，今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況防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鑿齒門而出，今乃酣飲朝夕，殆非愛國愛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進塗。

古方略

卷之四

三

忠貞堂

仍乞聖恩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已而嘉運竟無功。或曰：嘉運恃恩自驕，酣飲無節，法宜改易，雖嚴訓勵卒難成功。玄宗濫恩，耀卿失律，二者皆過也。

唐天寶六載，玄宗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幾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購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聞，守密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光弼契丹王，唐中世以家士言于忠嗣曰：「大夫光弼爲忠嗣都將，唐中世以家士以兩軍呼將帥爲大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于制書，實奪其謀也。

唐天寶六載，玄宗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幾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留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光弼契丹王，光弼爲忠嗣部將，唐中世以前奉命將師爲大夫。言于忠嗣曰：大夫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于制書，實奪其謀也。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于制書，實奪其謀也。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勿養官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勅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輪爲忠嗣部將，召見悅之，以翰判西平太守，克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妄也。但勅忠嗣沮撓軍功，翰之人朝也。或勸多贖金，泉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寬宥。如其特喪多賂，何爲？」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上

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

或曰忠嗣不殺辛以阿延光哥舒耻多賂以釋忠嗣皆古名將所難宜以爲法

賈至論王去榮悖逆

唐至德二載，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肅宗以其善用戰，赦免死，以白衣于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不即行下。上表以爲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殺其父，繇來者漸。」若緝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它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即與爲虎，令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古方略律卷之四

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其戰士，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今陝郡雖要，不急于法也。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況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國家乃爲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古方略律卷之四  
世山氏曰：代宗大曆中，鄧度使馬燄以段秀實爲

三使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先。燄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燄善其謀，竟殺之。夫用礮之技，與引弓之能一也。犯盜且必死，况擅殺縣令乎？特無法且不能爲理。況天子治天下乎？誅賞治天下之大者。方肅宗多難之時，以官爵賞功，諸特出征皆給空名告身，雖臨事注名，甚則以官爵收散卒。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大將軍告身一通，易一醉。此所謂無功而濫官者也。去榮犯法當誅，以區區

按能竟捨之此所謂有罪而倖免者也。罰賞倒置。若是唐室不競不亦宜乎。

惟適氏曰賈至希見素持論不易。正不欲君賞臣。嘉父教子肅耳。後是諸鎮殺主帥如兒戲。軍士得專廢立。如李懷玉之推侯希逸。李希烈之于李忠臣。相繼叛亂。真可控制。皆繇朝廷無法去崇其嗜。矢與。

古方略

律

卷之四

三

忠貞堂

李翰明張巡功過

唐肅宗時。追贈死節之士張巡顏杲卿等。皆官其子孫。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易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以爲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過惡。揚錄瑕。棄用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乘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賸休明。惟有令名。是其崇祿。若不紀錄。恐速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愬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

芑山氏曰。當時公論。賴李翰而明。恨許遠無傳。齊雲萬事。首尾不詳耳。

惟適氏曰。按于慎行云。肅宗叛役。囚李郭之功。亦顏真卿張巡之力也。何也。賊入洛陽。當四戰之地。



西得關中而不能守。真卿扼之于河北而斷其巢穴。張許扼之于睢陽而遏其旁出。彼安史者。退不能保有幽燕。進不能南略境土。裴回孤城。無所倚傍。然後肅宗以一旅之師。號召于靈武。李郭以河北之衆。送旆于關中。而恢復之形成矣。故河北之不失。二賴之力也。江淮之不失。張許之功也。雖于氏此言推之。睢陽之城雖陷。而張許之功自存。獨死節云乎哉。

古方略

卷之四

忠貞堂

唐臣官六等定罪

唐至德二載。安慶緒走保鄆郡。肅宗迎上皇還西京。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崔龜昌諫上言。諸陷賊官。皆因從偽。准律皆應處死。李岷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遷。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帝從岷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新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群臣在鄆者。聞赦希烈皆自悼恨。失身賊廷。及聞希烈等誅。乃止。帝甚悔之。本朝于懷行曰。當時人情皆以譴罷爲刻。而以岷爲平恕。天下之事。有當平恕者。有不當平恕者。夫人有小過。無大逆。罪疑惟輕。此當平恕者也。刑故無小人。臣無將。此不當平恕者也。如公卿大臣。改節從賊。愛其僞爵。反戈內向。此不特故與將也。此不可以平恕。亂臣賊子。將接迹于世矣。或曰。光武不燒通賊文書。安反側乎。曰。不然。撥攘未定。招禍

懷遠。人君之度也。順逆既明。正名定分。人臣之禮也。故予以器與諶。所見爲是。規之調停。非也。或曰。陷賊者。聞廣平之赦。則恨其失身。聞希烈之誅。則悔其歸順。鬼之見不有徵乎。曰。不然。天下事先論義理。後計利害。歸順之機。事在一時。討逆之法。事在萬世。若使綱常不正。倫理不明。難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況可以爲治乎。其解在衛侯之贖。胥靡以左氏也。

芒山氏曰。按宋司馬光云。人臣策名委質。有死無

古方略

卷之四

聖

董希烈等或貴爲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大馬之不若。儻全其首領。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溫公此言。亦以罷諶議爲是。于文定論尤詳確。代宗朝。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懷恩既死。二虜皆退。子儀恐懷恩驍將。進入外夷。請招之。代宗勅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此獨非不當赦而赦乎。子儀獨不責其從賊。而願招之乎。曰。子儀是時。但

慮其進入外夷。貽害中國。不得已而招之。其罪之重輕。赦之當否。皆不暇計耳。要非國法之正。萬世無弊者也。

古方略

卷之四

聖

李松識羽林代金吾

肅宗乾元二年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松上疏曰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晝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

或曰金吾屬南牙羽林屬北牙金吾專掌巡徼輔國欲以羽林奪其職故李松以爲言

卷之二

品貞堂

李光弼敗周榮

唐乾元二年李光弼屯中澤使軍初壘上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榮捨南城併力攻中澤光弼命嘉非元禮出勁卒于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于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其自隨督衆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迫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

卷之二

品貞堂

吾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陣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迫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榮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遣師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庭玉當之庭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三百又

問其次堅者。口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論注也諸論

或云惟貞無姓吐蕃自吐蕃來降惟貞當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

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旗旗

之。任爾擇利而戰。吾急處旌三至地。則萬衆

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臂執同車曰

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

前死于敵。我自剄于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

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

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

古方略律卷之四

光弼令易馬進之。俄因懷恩及其子。問府儀同三司

錫戰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願見使者。提

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殺其旗諸將。齊進發。大呼

聲動天地。賊衆大潰。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水糧。徐

瑣王李泰拔。思明不知。擊敗。尚攻南城。光弼驢停因

臨河。示之乃遁。

芑山氏曰。非臨戰以必死厲衆。速能破賊。曲訓練

孫待封不誣李藏用

唐肅宗上元元年。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爲楚州

刺史。會度支租庸使以劉晨之亂。諸州用物無準。奏

請徵驗。諸將往往賣產償之。藏用恐其及已。嘗與人

言。頗有悔恨。其牙將高幹。挾怨告藏用。反。襲殺之。

崔圓遂簿責以支薄次第藏用。將吏皆附成其

狀。獨孫待封堅言不反。圓命斬之。或謂曰。子何不從

衆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劉大夫即劉展奉

詔書來赴鎮。人謂吾反。李公藏起兵滅劉大夫。今又

以李公爲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吾寧就死。不能誣人

以非罪。遂斬之。

芑山氏曰。周宣王時。左儒明杜伯無罪。曰。士不枉

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王殺杜伯。左儒死之。今

藏用初無反意。諸將吏皆附成其狀。獨待封不恐

誣。以非罪。雖與左儒不可同日語。待封豈易及哉。

子儀知諸道行營

肅宗寶應元年，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

太原亂軍合，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

營，兼興平、定國、二軍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

以給絳軍，初朔方行營都統李國貞治軍嚴，思郭子

儀之寬突，將王元振因謀作亂，矯令士卒殺國貞，子

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吾將

若賊乘其隙，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

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刺推

古方略卷之四終 本之曰 是二 子儀全

按殺鄧景山景山蒲爲河東節度使爲河東軍所殺者數十人，誅之。絳

是河東諸鎮卒皆奉法。

芑山氏曰：郭子儀誅王元振，河東諸鎮皆奉法。僕

同懷恩分河北諸州，授田承嗣等卒成藩鎮之禍。

用人不可不謹如此。

余垣

孫余維樞較正

古方略律卷之五

發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柳伉請斬程元振

唐代宗廣德元年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官專橫自恣

甚于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官欲害之吐蕃入

寇元振不以時奏致帝官怒帝發詔徵諸道兵

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官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

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

言方略

卷之五

一

忠貞堂

入京師劫官閣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

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

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

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

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

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邪危

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

醫療疾當病欲藥藥不當病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

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官獨斬元振首馳告

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制尊

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

赴朝廷若以朕惡不悛則帝王大罷敢妨賢路其聽

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聞

門寸斬以謝陛下代宗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元振

官爵放歸田里

按綱目書放歸議失刑也終綱目宦官書削官爵

二程元振仇士良

芑山氏曰柳伉論甚切方欲斬元振馳告天下帝

言方略

卷之五

二

忠貞堂

既削元振官未幾又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總禁兵大曆中朝恩復判國子監事講武覆餗以

譏宰相寵任閹宦一至于此異日帝制朝廷門生

天子豈非自貽伊戚哉

段秀實讓郭晞

廣德二年郭子儀聞懷恩冠邠州遣其子晞子儀郭

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遂遁子儀自行營入朝晞在子儀

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子儀

涇州刺史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子儀

望孝德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市取酒以子儀

刃刺酒翁壞釀罷秀實列卒取十七首注漿上植市子儀

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子儀

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盡辭子儀

告方略律卷之五 三 忠貞堂

去選老嫗音若者一凡奉養者者一人持馬至晞子儀

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義子儀

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常侍晞子儀

副元帥子儀

實讓之曰副元帥熟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子儀

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子儀

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子儀

以道思甚大敢不從命願此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子儀

中敢譯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晞通夕不解衣戒子儀

卒擊析衛秀實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諸改邠

州由是無患

芑山氏曰秀實所以讓郭晞者機括全在提出副

元帥三字臨之以大義悟之以禍福不數語而理

諭勢禁皆在其中晞雖欲剛愎自用得乎上全汾

陽下安邠民秀實之力也

告方略律卷之五 四 忠貞堂

四 忠貞堂

四 忠貞堂

四 忠貞堂

四 忠貞堂

四 忠貞堂

四 忠貞堂

四 忠貞堂

四 忠貞堂

四 忠貞堂

四 忠貞堂

四 忠貞堂

馬竇咨訪段秀實

唐代宗大曆元年，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竇兼領邠寧。竇以段秀實爲都虞候。竇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竇或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竇拂不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竇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中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竇雖是在邠寧，聲稱殊美。

芑山氏曰：秀實抗直，馬竇虛愛。二者交成其賢。意秀實裨助邠寧非一端，史不盡書。

古方略

卷之五

五 忠貞堂

嘗哀請却獻

大曆元年，代宗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驥馬爲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嘗哀上言：「以爲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不聽。」

芑山氏曰：近代各衙門捐助之例，其弊多此類。况既捐助，又將它途取債，債不倍不止，此中歛怨何如？豈足少佐國用哉。

古方略

卷之五

六 忠貞堂



高郢論冥福

唐代宗大曆三年。宦者魚朝恩。以賜莊爲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奏毀曲江及奉清官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承嗣。無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不報。始上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帝繇是深信之。嘗于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冠至古方略

卷之五

二

史記卷

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

或曰。郢是書當與諫佛骨表並傳。詞雖約而理不可易。載等佞佛。至今冠至講仁王經。不空將爲國公。後吳帝幸寺度僧尼。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青尊號牒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歲以爲實。孰非元載諸人作偏哉。

芑山氏曰。宋太宗端拱二年。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八。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旧錫上疏云。衆謂金碧焚煌。臣以爲塗膏爨血。太宗亦

不怒。按錫之論與郢相合。蓋亦重百姓而輕冥福者。塗膏爨血。語甚流涕。而太宗不思改圖。亦惑之甚者也。

古方略

律

卷之五

八

史記卷

渾瑊拒吐蕃

唐代宗大曆八年吐蕃衆十萬寇涇邈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拒之戰於宜祿宜祿縣名瑊登黃蘗原黃蘗山名望虜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爲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驕而乘之官軍大敗居民爲吐蕃所掠千餘人馬璘戰於鹽倉又敗爲虜所隔逮暮未還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

古方略

卷之五

九 忠貞堂

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焦令謨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邪令謨等惶懼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且收散兵爲將力戰狀吐蕃稍却旣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也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旣破官軍欲掠涇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邠豈我椅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

秦原秦原州名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臨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潼關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芑山氏曰子儀渾瑊皆自責宜其轉敗爲功然史抗等違令玩敵不聞申明軍法各正其罪其何以示戒乎按胡氏云使子儀欲誅瑊又欲斬抗則偏袒心怒卒伍意離馴至大敗亦未可知此特姑息之見胡氏蓋不知兵者也

卓菴氏曰瑊非可與抗並論也瑊之敗抗實爲之

古方略

卷之五

十

忠貞堂

使子儀斬抗等而再任瑊則寬嚴皆得其當矣偏裨卒伍亦烏得而怨之哉胡氏論事不詳本末而妄以瑊抗同類並稱非也

崔祐甫不賀欽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隴右節度使朱泚。擊猶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爲瑞。管哀率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爲妖。猶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遠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哀爭。哀繇是惡之。

芑山氏曰。哀不諳大體如此。雖與楊綰同平章事。

奏停御僕。并辭堂封。特小廉耳。何益國事。○德宗

古方略

卷之五

十一

忠貞堂

卽位。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哀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崔祐甫。既而二人未其非罪。帝問卿言可貶何也。二人對稱不知。帝以哀欺罔。貶爲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哀。時論快之。

卓菴氏曰。因猶鼠同乳。而議諸吏之不職。此小中見大。因事納忠之法。韓昌黎賀張僕射白免狀類此。

杜黃裳詰責李懷光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郭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飛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于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于外。軍府乃安。胡氏曰。黃裳相業。卽此可見。惜哉。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于矯詔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宜按軍法誅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耶。

芑山氏曰。胡氏此論甚正。愚謂黃裳宜先矯命出

古方略

卷之五

十一

忠貞堂

諸將之難制者。以孤懷光之勢。然後詰責懷光。軍府自定。必待懷光伏罪。纔出諸將。稍失次第矣。萬一懷光不伏其詐。諸將鼓譟若狂。雖欲制之。無能勢將有莫能遏者。然則當日之不爲變。特幸耳。黃裳不慮及此。何哉。

卓菴氏曰。使黃裳能誅懷光。則無興元再寇之禍矣。此與張守珪不斬安祿山。同一姑息。其遺害何如。

李泌論路嗣恭功罪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語以元

載事時帝與元舅曰吳來謀載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不然

數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

善則去之舍客太過故至於此帝曰事亦應十全不

可輕發因言朕面謁卿于路嗣恭而嗣恭取載意奏

卿爲虔州別駕嗣恭勅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及

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侯其至當與卿

議之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爭人畏權勢精勤吏事

古方略律卷之五志貞堂

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日陛下未暇知之而爲

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爲陛下

盡力矣虔州別駕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

大功克復州新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

乃解以嗣恭爲兵部尚書

或曰昔人不以二卵棄干城李何以一琉璃盤罪

能吏郭侯分別嗣恭短長自是當日公論

卓菴氏曰泌云嗣恭爲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

之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

爲陛下盡力矣嗟乎尊無二上嗣恭與元載同爲

唐臣願可以知與不知迷懷二心乎使元載而賢

嗣恭宜爲盡力今載本元惡則凡嗣恭所爲皆附

下罔上比周爲姦者耳雖有大功亦當明正其罪

奈何徒以一琉璃盤爲言竟使之以功掩過也哉

古方略律卷之五志貞堂

未泚圍劉文喜

唐德宗建中元年，別駕劉文喜，因楊炎欲城原州，乘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又不援。天方旱，微發餽，內外騷然。朝臣屢上書請救文喜，以蘇疲人。上曰：「彼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落郾部曲，豈肯附叛臣？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息，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

古方略 卷之五 十五 忠貞堂

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攻之如勦。疾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發春服者，賜予如故。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伍入奏事，上使覲文喜首而歸。正己益懼。

或曰：德宗通知文喜之易除耳。且欲借文喜景首以示威於正己，觀微尊不除二語可見。

德宗貶薛邕

唐大曆以前，賦歛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元王補秉政，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年。德宗以宣歙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寓發之，貶連山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上初卽位，疎斥官文臣不自親任朝士，而張洎薛邕繼以賊敗，宦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賊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古方略 卷之五 十六 忠貞堂

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邪？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夫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猶以噎而廢食也。

芑山氏曰：惜當日大臣不聞以范氏之言告德宗者。古方略存此於律部，明賊吏不可不按。賂賄不可公行，宜除去姦貪，選用廉吏，不當疑文臣不足任也。封則舉其可任，邪黨集主勢孤矣。天

尚志言說。

揚惠元餅壘不發

唐德宗建安二年，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師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爲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壘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芑山氏曰：令行禁止，巨濟將略具見。然予猶嘆惠元之善約束也。因憶玄宗開元中，蓋嘉運爲河西

古方略

卷之五

七

忠貞堂

肱右節，使方經略吐蕃，既已受命，朝夕酣飲，不仰發視所部餅壘不發者何如。

顏真卿宣慰李希烈

唐德宗建中四年，上用盧杞計，遣太子太師顏真卿宣慰李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俟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又使人邀之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投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開禧，舊元平爲別駕，如汝州，事爲希烈縛去。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以密啓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王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爾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某卿乎？乃吾見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愛爾曹誘脅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

古方略

卷之五

七

忠貞堂

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遂○以○一○劍○相○與○。  
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荆南節度使張伯儀  
與希烈兵戰於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  
示真卿。號勸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言。興元元年。  
希烈聞希清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真卿。中使  
曰。有敕。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罪當死。不知使者幾  
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  
救邪。遂縊殺之。貞元元年。贈真卿司徒。謚文忠。

或曰。真卿不幸。爲盧杞所擠。方希烈誘脅。計惟一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死耳。但真卿留蔡二十閱月。已無生理。不死於希  
烈。借號之日。而死於中使。授救之時。從容就義者。  
固如是乎。識者多惜之。雖然。綱目於真卿不以死  
節書者。發文起義。所以著歸罪盧杞陷害之意。非  
抑真卿也。

卓菴氏曰。真卿可謂從容就義者矣。而後世猶有  
遺議。愚不知所謂從容就義者。將何如也。方希烈  
借號。遣其將辛景臻謂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  
積薪灌油于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然則真

卿非不死也。景臻不令之死耳。議者乃以不死于  
借號之日爲非義。愚謂當借號而真卿有屈節。猶  
可罪也。趨赴火而不獲死。真卿如之何哉。議者又  
謂留蔡二十閱月。無生理矣。試問真卿之二十月  
而不死者。果求生也邪。夫論人不攷其實。徒以後  
儒一字之異。遂多苛議。豈所稱權衡之平哉。綱目  
之所以非春秋比者。此類是也。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賈林說王武俊

唐德宗建中四年田悅說王陵俊共擊李抱真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洛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傳不勝則恒冀武俊為恒冀所困練使大傷且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北歸先是武俊召回統兵至是同統建中即唐賀達干順也同統大臣皆稱達干將三千人至幽州朱滔因說之欲與俱取東都賈林復說武俊曰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

古方略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義同列今又西倚其兄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本以忠義手誅叛臣殺李當時幸相處置失宜為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若與昭義字抱真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亡則泚自破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輳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武俊撲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而官乎遂密與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

外事滔興元元年武俊遣田秀馳見田悅曰天子方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且捨九葉自前德宗凡天子不事而事泚及滔乎慎勿與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隙連昭義之兵擊滅之再清河朔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詔加田悅右僕射復以武俊為恒冀深趙節度使

卓菴氏曰田悅王武俊之上表謝罪李抱真遺說之力也自非賈林備陳利害深明理勢使之信而自反彼跋扈者肯欣然效順邪論者以為德宗引咎之效非也

古方略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蕭復不阿盧杞

唐德宗與元元年。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官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從。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指楊炎而言陛下誠能變更亂志。臣敢不竭力。僮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指。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多奏留復。上謂

古方略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江淮。宰相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意復悔行。使之論奏。卿知復如何人。其意安在。贄上疏曰。復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爲。借使復欲逗遛。從一安肯附會。願陛下明加辨詰。若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上亦竟不復辨也。

卓菴氏曰。蕭盧忠姦自別。朝士莫不知之。獨德宗迷而不悟耳。既以詢贄。贄宜切爲申理。使帝去杞。

而留復。則時事尚可爲。乃首鼠兩端。聽其自詰。何也。觀贄前後諸奏。無一語及杞。豈亦有所畏而不敢言與。

古方略

卷之五

三

忠貞堂

石演芬告李懷光反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與朱泚通謀將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其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大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其心矣懷光使左右饋食之

芑山氏曰演芬胡人且欲免賊名况中國人臣乎

觀顏從賊哉存此以愧肅宗朝諸陷賊官如達奚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珣陳希烈者

惟適氏曰德宗興元元年韓遊瓌設僭後張斯曰

李太尉功高自棄已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

富貴斯曰斯微賤類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

瓌遂陰結諸將舉兵殺斯嗟乎斯何愚闇至此同

一死耳以斯視演芬果孰榮辱邪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平等還言李懷光與朱泚驕慢

之狀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從臣皆密蒙以待加李晟

同平章事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聞之遣使

請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豔屋迎

新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

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助請亟詣梁州取嚴震

符召用誠還府若不與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

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俱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出賂谷川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久賂賄

天寒勛多焚薪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

出懷中符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

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

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踣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

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得曹

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于曹

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爾曹無自取滅族

曹服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開

芑山氏曰用誠附賊助秦命召還府卽先擒用誠父子後出符亦可勸處不及此萬一壯士窘於格殺用誠父子且礙去貽禍滋大豈獨勸傷首哉

卷之五

143

彭、張、陳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及帝奔梁州在道民有獻  
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爵位恒宜慎  
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

卷之五

15

忠貞堂

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有勳官有爵字指謂之職事官一級曰大夫二品至七品爲散官在散官者亦有轉定五品至從七品以上柱國至武騎尉也有爵此指謂之勳官一級曰侯伯子男爲爵然掌務而榮倖者惟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哭銛鋒排患難竭筋力疲勤効者皆以是酬之若敲瓜果者亦以投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誰復爲

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

芑山氏曰：此卽釋之不欲拜番夫上林令之意。但釋之至于抑口辯，課實效，此則以賞功之官，不宜濫及無功耳。贊之論較釋之尤明切，其慎惜名器則同也。

惟適氏曰：唐高祖嘗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李綱上疏諫曰：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于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曩，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

古方略 卷之五

三九 忠貞堂

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服露體而擊之，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衣，既招物議，大教矣。倫方今新定天下，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鳴王喪組，超馳廊廟，非貽厥子孫之道。高祖不納，愚按綱此論深與贊合。獄瓜果與舞胡，皆不當得官，濫予以官，則士卒爲之解體，功臣因而貳心，亦所以示勸也。雖然，德宗不惜名器，抑高祖貽謀之不臧與。

### 賈耽內牒離鎮

唐德宗興元元年，以賈耽涪州南爲工部尚書，先是

號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

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樓中

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謂澤：牙將張獻

甫怒曰：行軍自國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

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

安。

或曰：朱泚懷光相繼逆叛，耽不敢少乖臣節，故代

古方略 卷之五

三九 忠貞堂

德以來，藩方往往跋扈，未有恭順如耽者也。

李抱真說王武俊

唐德宗興元元年，因涇原姚令言所部兵過京師作亂，朱泚反，據長安，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魏博兵馬使田悅，祿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晉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晉山不守，則昭義昭義節度使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救之，消兵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矣。其友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于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勸兵以休，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勸將士以受警駭，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特選持武俊，哭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臥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

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芑山氏曰：自南宮既會，未幾抱真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論者率稱抱真單騎往見，能忘身殉義，而不知武俊之矢心許死與抱真益相伯仲者。未可彼此分軒輊也。向令武俊不信抱真之言，如朱泚不納季實策，抱真雖流涕何益？況貝州之戰，武俊遣趙琳伏桑林，又自引騎兵居前，擊敗滔軍，則武俊之功尤多。綱目前書李抱真會王武俊，後書李抱真王武俊破朱滔，錯提抱真先說武俊，微分次。

古方略

卷之五

忠貞堂

第實則並嘉之，豈專歸美抱真哉？劉友益書法於會南宮，則曰：「嘉抱真于破朱滔。」又曰：「若會南宮之效，故兩將並書，而以抱真先之。」果爾，則于武俊似有貶詞，非綱目與人爲善之意。後儒觀書法，宜有折衷，此其一端也。

余垣

孫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律卷之五終

古方略律卷之六

明 發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晟肅清官禁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晟大陳兵論以收復京城先是

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覘晟進軍之期皆爲邏騎所獲

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

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

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

古方略律 卷之六 一 忠貞堂

取外城林坊市然後北攻官閭城曰坊市狹隘賊若

伏兵格鬥若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

亂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

官閭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驃

渾瑊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尚可孤敗泚

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

倉村晟方自臨祭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清引

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

此天贊我也命吳說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管在虬兵

少賊併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

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

之會夜晟飲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夜聞勦哭明

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

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

軍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淮西晟陳兵于光泰門外

使李演及王泌特騎兵史萬頃特步兵直抵花牆晟

先使人夜開花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賊已樹柵塞

之自柵中射射官軍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

古方略律 卷之六 二 忠貞堂

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

必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

等猶力戰晟命唐貝臣等步騎焚之且戰且前九十

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

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先

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去東渭橋十餘里

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

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晟遣田

子奇以騎兵追泚晟也舍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

諸軍曰：嚴賴將士之力，克清官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警，非弔民伐罪之意。嚴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皆斬之。軍士服罪，斬泚黨李希清等于市，表守節不屈者劉廼、蔣洸等遺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官禁，祇謁寢園，鐘簾不殺，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泚將梁庭芬射泚墜坑中，韓旻等斬之，以嚴為司徒。中書令、渾

古方略

卷之六

三 忠貞堂

賊為侍中駱元光等還官有差

惟適氏曰：嚴居人以叔與望，表死節以屬，將來皆聞國大體，嚴豈獨力能禦賊哉？車駕還長安，嚴謁見帝于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胡氏稱嚴孤忠獨立，追蹤汾陽，信非虛語。

馬燧表讓康日知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懷光反，遣將守晉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隸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日知，康懷之孫於趙州，表請詔王武俊與李抱真同擊未濟，而以深趙二州與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嘗，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

古方略

卷之六

四 忠貞堂

或曰：氣度與賈耽遇樊澤同。

芑山氏曰：當時逐殺主帥，即用為主帥，其始僅一二悍逆作偏，後遂踵以為常，甚則朱泚懷光叛亂相繼，蕩然無復顧忌。燧不兼領三州，雖云敦讓實以教忠，寓杜漸防微之意，惜諸臣不自悔悟耳。

李泌議李勉功罪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希烈遣其將程崇暉圍陳州，久之不克。李泌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皆衆歸國。劉洽遣都虞候劉昌與隴右節度使曲環等將兵救陳州，擒崇暉，進攻汴州。希烈懼，奔蔡州，澄引兵趨汴州。希烈鄭州守將諸澄降，汴州守將田悅珍開門納洽軍。李勉累表請自貶，詔罷都統。平章事如故。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言方略。」

卷之六

五 忠貞堂

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劉洽出勉麾下，勉悉衆以捷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位。

芑山氏曰：不因過掩功，泌之言非獨爲勉暴白，實可爲後世用人法。

李泌上章保韓滉

唐德宗興元元年，議者言韓滉與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力也。所以脩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它。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皋爲考功員外郎，

古方略

卷之六

六 忠貞堂

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川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爲卿累也。」泌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親舊以負陛下？願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



臣章以辭朝衆之惑面諭韓阜使之歸觀令澆感激

無自疑之心速還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卽下泌章

令阜歸觀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

關中乏糧歸語卿父宜速致之阜至潤州澆感悅流

涕卽日自臨水濱餐米百萬斛聽阜留五日卽還朝

阜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澆怒召出捷之自送至江上

冒風濤遣之既而陳少遊少遊錄淮南聞澆貢米亦貢二

十萬斛上謂泌曰澆乃能化陳少遊貢米對曰豈惟

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澆遣

古方略卷之六七忠貞堂

使謂之曰爾敢爲亂吾卽日全军渡江誅爾韶懼而

止上聞之謂泌曰澆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卿可

謂知人遂加澆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澆入貢無虛月

朝廷賴之

芑山氏曰上以足餉下以全澆要之澆初無異聞

必據實昭雪非懼其爲變而姑寬之也與陸贄處

置以類李楚琳不同

李晟等請討李懷光

唐德宗貞元元年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

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

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

則不足隄防忽警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

以晉終慈罔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

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

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

南有淮西李希烈皆觀我強弱不謂陛下施德薄愛黎

古方略卷之六八忠貞堂

元乃謂兵植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效亂之心三也

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效勲行賞今府庫方虛

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

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

盡牆壁之間饑殍甚衆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

但赦諸道關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

之疾爲它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

懷光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

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之

芑山氏曰。陸贄請善待楚琳者。以大慈尚存。恐附賊爲虐耳。今懷光勢既窮蹙。制之如反掌。不速討懷光。則吐蕃回紇淮西。必蜂起伺隙。爲害甚酷。此其所以必不可赦也。李晟馬燒陸贄。處置逆叛。覈猛操縱雖殊。要其制變之方。皆因乎情理。時勢而已。合觀之自見。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李泌處分李璣

唐德宗貞元元年。馬燧呼李懷光守將徐庭光等曰。爾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知衆心不附。遂縊而死。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璣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璣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而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璣至咸陽。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爾小子何知。王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爾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璣也。卿至陝。試爲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可復立其朝乎。縱彼頗厚無愆。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手。李璣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璣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儒于獄。皆奏至幕下。

古方略

卷之六

士

忠貞堂

璣不幸處君父之變。不能不以一死塞責。然自殺可也。先刃其二弟。何哉。

李泌請付廷推

唐德宗貞元三年。妖僧李軌奴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之子。等謀作亂。其當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驚仆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羅謫戍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引必多聞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上從之。欽緒亡抵邠州。械送京師。與軌奴等皆腰斬。而朝臣無逮及者。

古方略

卷之六

士

忠貞堂

矣。然國家有意外之虞。興起大獄。若皆付之法官。必無枉濫。乃不付外廷。而使中人主之。勢必株連蔓引。流毒縉紳而後已。此不可不防也。晟以上相元勳。處危疑之地。當謹諱之交。一有舉動。易於牽連。安得不懼。愚謂大獄付中人。流毒固不忍言。然縣付法官。而非得公忠明恕之人主之。或阿附吳瑄。或曲徇朝旨。或異門戶而酷加文致。或報私忿而過求垢癢。殺人媚人。何所不至。安在廷推必無枉濫哉。泌請付廷推。特以存國家大體。而其要則

在朝廷以欽恤之心。擇明允之吏。然後正刑明辟。本事原志。凡所奏當。悉出至公。如謂廷推便可無枉。此愚所必不敢信者也。况死生禍福。非人臣所得趨避。明夷艱貞。鞠躬盡瘁。安以處之而已。屢爲唐大臣。恐戚族而自警。仆何所見之不廣也。于氏以爲不得不警懼。就恒情言耳。

古方略

卷之六

三

忠貞堂

李泌諫立白起廟

按

唐德宗貞元四年。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爲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遂將敗之。上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于天。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違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廟。請移府縣葺之。則不至警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

古方略

卷之六

三

忠貞堂

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位下之惜。則臣亦不以爲榮矣。上從之。

本朝于慎行曰。古今官名不相蒙。起但知武安君爲封邑。安知千載之後。何官爲尚書。何官爲司徒。而以是贈之。不獨誣神。亦誣起矣。此等舉措。何異兒戲。以泌之賢。猶不了此習俗之所蔽也。

芑山氏曰。按宋乾德元年秋七月。太祖幸武成廟。歷觀兩廡。指白起曰。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毀其像。觀此益見李泌言廟贈者非是。

陸贄議叔市

唐德宗貞元八年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叔市乞命中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曰遠國商賈惟利是求緣之新來擾之則去廣州素為衆舶所湊今忽改就安南若非役刻過溪則必招携失所曾不內訟更蕩上心况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寢不行

芑山氏曰恐中使復以侵刻擾之耳此省事懷遠

古方略律卷之六

忠貞堂

之術撫御百姓亦然

陸贄議賈參重辟

唐德宗貞元九年賈參爲驪州司馬初參惡李巽出爲營州刺史及參貶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遣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曰劉巽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以爲辭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參驪州司馬又命理其親黨贄曰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有親黨亦應末減上從之既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賊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若傳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賈申杖殺賈財奴婢悉傳送京師

古方略律卷之六

忠貞堂

芑山氏曰贄非私參參實無死罪欲爲朝廷明法故不能不爭耳夫宜生而死之與宜死而生之失出入不同其亂法一也贄豈忍附宦官而陷參重辟哉

又曰李泌嘗薦賈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錢上以爲不可泌疾甚復薦參上遂相之參爲人剛果峭刻

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爲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耳目。贊謂參貪縱者多此類。況是時議節忠計。痺痺著見。未有出贊右者。必迴舍贊而引參。謂知人何。

古方略

律

卷之六

上

忠貞堂

陸贄論職同事殊

唐德宗貞元九年。上嘗使人詢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憬同平章事陳論當密封手版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待人於朝。刑人於市。惟恐衆之不視。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

古方略

律

卷之六

上

忠貞堂

議。凡是諧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逆未繁。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逆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若冒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祇誣枉。豈令陰愛播遷。上以趙憬爲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璟反。疑贄排已。置之門下。繇是與贄有隙。芑山氏曰。極言諧訴無足信。冀德宗處公任人來治耳。至如苗晉卿父子。或負大罪。或被誣枉。當日

本末自明。贊不究真偽。確爲分判。若姑設兩端。俟朝廷自處分者。此事理之不可解者也。

古方略

卷之六

元

忠貞堂

陸贄禁賄道

唐德宗貞元九年上使人諭陸贄曰卿清慎大過諸道愧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矣亦無傷贄上奏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今按唐律諸監臨之者一尺杖一百不在法者一尺杖九十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聞輒轉滋甚鞭靴不已遂及金玉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乎

古方略

卷之六

子

忠貞堂

世山氏曰三復贄言可以止貪可以克已古今士大夫居官有守者未有不謙尊欲入者也下此見贄生平學術之正

陸贄處分李萬榮

唐德宗貞元九年，宜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寧，士寧渥亂殘忍，軍中苦之。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會士寧出城，數日不返。萬榮召親兵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督務，爾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聽命。」乃分兵閉城，士寧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禍福之數，不可不審。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復奏曰：「萬榮鄙躁，殊異純良，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況苟邀不順，苟尤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碩奪之徒，便得代若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但選能臣，命爲節度，獎萬榮而別加寵任，褒將士而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

或曰：使贄之說果行，則少長上下之分明，凡殺奪主帥，卽爲主帥者，皆在所懲。又何至叛亂竊起，偪天子如逐小兒邪？夫士寧屠下之罪，與萬榮逐帥之罪，皆不容姑貸。今欲遷使萬榮代士寧，是教叛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也。惡得爲定法哉。

芑山氏曰：贄既知萬榮鄙躁傾奪，自不當委以事權。逐士寧而不之罪，薄獎可也。豈宜別加寵任哉？以鄙躁之人，驟膺寵任，罕有不驕盈悖敗者。自贄寵任之言一出，世謬謂雖鄙躁如萬榮，皆可委任。獎不至濫名罷，進小人不止。贄後先條奏，悉中事宜，獨至是不能無獎。此進言之所以不容少忽也。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陸贄論赦恩

唐德宗貞元十年陸贄以郊赦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霽恩乃爲三狀擬進上以所擬起越不從贄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慈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徹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此字平聲○五之嘗何患乎蓄憾如其貶黜便謂姦克恒處防閑長從相泰則悔過者無繇自補○此字平聲○五之蓋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此字平聲○五之合衆念亂或起於茲矣

卷之六

忠貞堂

芑山氏曰後世起廢別有提選不盡錄朝廷念才甄恕之意然首議起廢者往往援宜公此狀爲辭豈知公私迥別

陽城論裴延齡姦佞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裴延齡請李元張滂李錡黨於陸贄會早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芻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遷還官貶贄爲忠州別駕充滂皆爲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校者城卽帥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甄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爲管救乃解令宰相論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闕趨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垂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城盡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

李繁子緒，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

解，疏入上以爲妄，不之省。

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爲有失。城登司諫，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主，必有其漸。防遏邪佞，當以其微。陸柯則用力多，而見功寡矣。雖然，議論一發，正氣凛然。陸免于此，裴不果相。其有功于唐甚大。則城亦未可管也。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巴山氏曰：延齡將入相，而城欲盡數其惡，豈可令李繁繕寫繁牒乃父，不足浚責城以不密害事，非氣抗而慮疎邪？

鄭綱爭降白麻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以監句當左神策竇文場官監，句當右神策霍僊鳴，皆爲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爲中護軍。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遇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有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中書降敕，上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

古方略

卷之六

忠貞堂

胡氏曰：肅宗罷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信竇霍，而惜白麻。皆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乘其明而啓迪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至德宗之終敵哉？

巴山氏曰：是時任竊諸者，李勉、盧翰諸人也。文場



許孟容封還詔書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以齊總爲衢州刺史，不行。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總掌後務，刻剥以求媚。又遇之，權爲衢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京兆長安人，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改，以解衆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獎之。

或曰：孟容守正，還詔使人肅然。知有法紀，然先是建中三年，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

古方略

律

卷之六

元

忠貞堂

請增二百。詔他道皆增稅錢，視此以宰相賞之。惜當日諸臣未聞有封還詔書者。信如孟容所云。人臣苟無勞課，雖超遷一刺史，非法所宜。奈何妄以宰相賞少遊哉。

芑山氏曰：宋仁宗時，杜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愚於是竊嘆仁宗之善用言也。蓋仁宗深悟內降之非，既不罪衍。

又惜衍所不可，以過僥倖，則不待衍封還。而其中之所裁格者，衍皆不得而知之也。仁宗改過不吝如此。今德宗雖不起還齊總，未幾李實給進奉，則以爲京兆尹。韓愈奏民窮，則貶爲山陽令。餘此觀之。德宗或于貨利終身莫解，其不貶孟容，幸耳。安望其能改過哉。明主而欲遠捨克，慎名器，當以唐德宗爲戒，以宋仁宗爲法。

古方略

律

卷之六

李

忠貞堂

弘制御鄰道

元二十一年，德宗既崩，順宗初即位，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sub>李族弟</sub>以師古鄰道欲示無外，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棄國表悅，啗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宣武節度使韓弘使謂曰：「爾能越吾界為盜，待<sub>待</sub>紅為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

卷之六

三 忠貞堂

公安無恐，或告<sub>或</sub>孫夷道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元素未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吳少誠以牛皮換材，遣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事覺，弘皆留輪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彈之。

芑山氏曰：弘克自約束，故鄰道皆憚之。宣武軍自劉玄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倡者及其黨三百人，而斬之。曰：「是士卒慢營，無譴呼聲。」弘將兵，而勇怯指顧必堪其事，繇此而觀，弘豈尋常

服鄰道哉。

孫余垣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

律

卷之六

三 忠貞堂

古方略律卷之六終

古方略卷之七

明 發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高崇文討劉闢

唐憲宗元和元年，上以討劉闢重于用兵，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悖書生，取之如拾芥。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時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嘗如寇至，受詔卽行，器械模倣一無所古方略 卷之七 忠貞堂

闕軍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匙筋者，崇文輒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惟過氏曰：昔河北將李郭會十三道之師圍鄴，而不免瓦解。元和之討成德，會六道之師以屯易定，而不能拔其城，以中使魚朝恩吐突承璀監之也。自黃裳請勿置監軍，因詔征蜀諸軍悉請崇文處分。崇文始長驅克成都，檣關送京師，後是裴度討吳元濟，奏罷諸道監軍。李愬又以三千人襲蔡，惟

任事惟一故事不中掩，成功自易耳。凡討賊而使中官預軍政者，必敗之道也。觀唐事可見。

卓菴氏曰：專閫雖君命不愛，況令中官掣制乎？不置監軍，任專權一固足成功，但後世樞輔諸臣使鉞臨戎，便宜從事，可謂任專權一矣。而智勇不能以討賊，忠誠不可以格君，老師靡餉不已，且養寇納叛，流毒宗社，識者往往恨之。跡此而推，削平禍亂在于將相得人，苟非其人，雖專任徒取敗耳。此推轂所以不可不慎也。

古方略 卷之七 忠貞堂

杜黃裳請抑藩鎮

唐憲宗元和元年，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愛大將，賂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范氏曰：唐之藩鎮皆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古方略律卷之七

三 忠貞堂

之又從而姑息之，以至於不可制。憲宗一裁以法，莫敢不服。天下之治亂，豈有不孫君相者哉？  
芑山氏曰：法莫雖可以裁抑藩鎮，然必朝廷庭置得宜，有以折其心。藩鎮雖疆，未有不俛首畏服者。苟失其本，而徒恃匡匡之法以繩之，豈能善其後哉？黃裳此說雖可以救時，惜非本論。

李吉甫請去滑渙

唐憲宗元和元年，堂後主書滑渙伏誅，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官相結，杜佐鄭綱等皆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圖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十萬。

胡氏曰：寵待宦官莫盛於德宗，而樞密之名獨見於此。憲宗之命也，其後至於宰相執同奏事，聽進止古方略律卷之七

四 忠貞堂

平者力均，強者權勝。五代因以為二府使監察宰相，職業素矣。其必稽古建官，以邦禁隄之大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為善耳。  
劉友益曰：一堂吏也，書伏誅何強也？憲宗頗寵宦官，初置樞密，附其勢者，雖堂吏能逐宰相，特書伏誅，以是為鯨鯢也。

惟適氏曰：吉甫心迹非純臣，然請去滑渙有裨法紀，至如訪裴垕上圖計，皆可錄之。善論者安仲取。

張子良執李錡

唐憲宗元和二年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削官爵賜錡發諸道兵討之錡遣兵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其勢已威吾輩何爲隨之族滅豈若棄逆效順轉禍爲福乎衆許諾卽夜還趨城行立應之於內執錡械送京師羣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古方略律卷之七五忠貞堂

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又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言昔漢誅霍禹不及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輸

林學士裴坦李錡言錡害制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厥上嘉數從之

或曰非姑息李錡情理當然耳書曰罰弗及嗣賞延於世蔣乂盧坦本此

古方略律

卷之七

六

忠貞堂



唐憲宗元和二年上召李絳語之曰諫官多矣然無  
事實朕欲諫其尤者一二以徵其餘何如對曰此殆  
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死  
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盡度  
夜思朝朝暮暮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  
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  
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建  
諫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安卿當十  
古方略律卷之七  
七 忠貞堂

論無但一二而已  
芑山氏曰傳曰臣下不正其刑墨處其不諫而驅  
以刑未聞敢諫而反罪之者也又曰后從諫則聖  
言不從諫則非聖非聖則昏昏則亂亡隨之絳但  
言敢諫之難惜不以經傳告憲宗耳  
又曰聽言者勿計言之繁簡求事合宜耳事苟違  
宜雖百論不嫌豈十論而已然在善進諫者又不  
宜以繁說請主聽李文悅曰明主可以理奪其要  
在于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誅

武帝一言而悟恭以簡而當理按文  
諫法折檻引裾皆非悟主之言道也

古方略律

卷之七

八 忠貞堂

裴垪奏敕使煩擾

唐憲宗元和三年，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敕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垪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則是則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闕濟美，違敕進奉，上召坦發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敕令宣布海內，臣下之大信也。晟等不長陛下法令，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晟所進於有司。下略律 卷之七 九 忠貞堂

胡氏曰：柳晟闕濟美之敢違敕令，窺王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肯下詔遣吏考覈，以其物代百姓恒賦，嚴加貶黜，然後足以示懲。今一切不問，歸所進于有司，中興之業不終於此，亦可見其微矣。

芑山氏曰：歸之有司，何異內帑，其視德宗去瓊林大盈，而不散其積者，皆爲利惑耳。此主德之大蠹也。

白居易諫除王鐸宰相

唐憲宗元和三年，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鐸爲河東節度使，鐸厚進奉賂宦官，求平章事。居易言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宜授。今除鐸，則諸鎮皆生冀望，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且鐸在鎮，百計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藩鎮效之，競爲剝削，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芑山氏曰：居易一疏，清肅政府，杜絕進奉，可謂知大體者。元和五年，左右復稱譽鐸，上命鐸兼平章。居易言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宜授。今除鐸，則諸鎮皆生冀望，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且鐸在鎮，百計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藩鎮效之，競爲剝削，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方略律 卷之七

十 忠貞堂

事權德輿李絳，皆以爲不可，適以鐸爲河東節度使，然愚按居易持論，既慮諸鎮冀倖，又恐百姓困疲，其言較德輿諸人尤詳切，孰謂居易徒以詞翰著哉？

又曰：德宗朝李藩與羅德輿俱在中書，河東節度使王鐸賂遣求兼宰相，有密旨曰：王鐸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認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按

居易與藩忠直不阿。皆後世人臣所難。大以謬之。賂宦官。求宰相。其術甚工。其途甚捷。然藩與居易力爭。事卒寢不行。後世豈無以賂求相者。諸大臣苟能如藩居易之不阿。何至唯喏嚮附。以收卜爲射覆。視揆席如傳舍哉。

古方略

律

卷之七

十一

忠貞堂

裴垪不私故人

唐憲宗元和三年。以裴垪同平章事。垪罷。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垪。垪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垪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私。宗公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垪獨實之。

芑山氏曰。德宗建中三年。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闕播爲相。政事皆決於杞。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曷者奈何。發口欲

古方略

律

卷之七

十一

忠貞堂

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夫以姦邪欺罔如杞。雖同列欲有言。尚逆止之。況能如垪實諫官乎。垪之實諫官。非惟改已過。因以補主闕。所裨助甚大。此相業之所繇成也。後世人臣。其爲盧杞不願爲裴垪何哉。

按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四年。又詔百司凡詔敕未便者。皆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此皆求治之良法。垪既知實諫。宜請復貞觀諫官入閣百司執奏舊制。帶垪見不逮此。

白居易請贖親徵故事

唐憲宗元和四年，魏徵玄孫桐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置○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赦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桐，仍禁質賣。

或曰：師道自賢，然居易所見更大。

芑山氏曰：魏徵輔相文皇，有治致太平之功，今憲

宗雖贖故第賜桐，然不聞錄用而優恤之，居易亦

古方略律 卷之七

十三 忠貞堂

不思更有開陳，以成主德。豈朝廷所以示激勸者，僅如是而止乎？它時故第不可質，賤之而已，謂崇報之典何？

惟適氏曰：宋真宗時，故相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於人，帝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與唐贖親徵第同。

李絳請毀碑樓

唐憲宗元和四年，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嘗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毀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芑山氏曰：絳不力攻承璀諛佞之失，但借始皇刻

古方略律 卷之七

十四 忠貞堂

石，以見立碑頌德之陋。又冀望憲宗之追法禹湯，堯舜，則碑樓不能不撤，碑樓撤，則承璀之術窮，此正所以攻牙瑕也。進言之術如此。

許孟容抑制李昱

唐憲宗元和四年，左神策軍使李昱，貸兵安富人錢八十貫，滿三歲不償。許孟容字全收捕械繫，或引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以守正許之。豪右歛迹。

或曰：似申屠嘉賁鄒通，風義竊不可犯。

甘山氏曰：元和十三年，五坊使楊汶妄捕繫人，貢

古方略

卷之七

五

忠貞堂

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蕭悅劾之。裴度崔羣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愛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患，恐亂輦轍，上不悅，退召朝臣責之曰：「以爾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按此舉與抑李昱雖異，而孟容裴度諸人之禦豪強，遏暴患，則一耳。雖然，嘉孟容剛直而不貸李昱，賜朝汶死而盡釋捕繫，帝之盛美，亦曷可掩哉。

白居易諫中使領兵柄

唐憲宗元和四年，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制奪其官爵，以吐哭承瑞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慶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瑞乃制將，又充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恐今後代相

古方略

卷之七

六

忠貞堂

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麾，心既不齊，功何踴立。且陛下念承瑞勤勞，貴之可也，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輒歸理，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度支使李元素等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制承瑞四道兵馬使，改慶置為宣慰而已。

或曰：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於奄尹，以酬其勤勞，先王無是也。居易直亦直諫太宗故事，與夫中宗明皇所

以鑒壞先王。有弑君亡國之禍者。以告其君乎。  
憲宗志平僭叛。心雖有敵。未至於發。安知其不遂。  
開納邪。

古方略

律

卷之七

忠貞堂

李絳諫烏重鎮鎮河陽

唐憲宗元和五年。盧從史除與三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衆皆引鼻語。爲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輪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相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鎮。烏重鎮子張。按人欽要。相言於上曰。從史必爲亂。今與吐突承璀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於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  
烏重鎮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實。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鎮功。欲卹以爲昭義帥。李絳以爲不可。請換重鎮河陽。會吐突承璀奏已。燔重鎮。勿嘗昭義。留後。錄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與相和。內諸鎮皆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故安危所繫。昨爲從史所據。使朝廷肝食。計不獲已。誘而執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璀文牒。差本軍牙將爲重鎮留後。物情震懼。紀綱大紊。較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與重鎮謀。已足朝廷收伯。重鎮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

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憤怒取與爲伍且謂永淮  
誘重胤使逐從史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永  
罪狀承璫不知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衆怒益甚若  
爲改除則朝廷之威去矣上從乃以重胤鎮河陽而  
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此從史爲驪州司馬  
或曰漢明重胤不可代從史之故利害較若刻舟  
改鑿河陽憲宗非謂爲理奪勢不容不改也

古方略

律

卷之七

七

忠貞堂

李絳不進羨餘

唐憲宗元和六年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輪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古方略

律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是時宦官陳前此進羨餘之弊耗國害民使憲宗深以好利爲戒則所裨於主德尤大惜絳之說未盡

又曰宋乾德四年太祖罷羨餘賞格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賜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誦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破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按宋此舉甚善蓋自唐季五代以來競進羨餘既以剝民肥家又以同上徵實此皆貪臣利窟奈何踵弊而不知變耶全誦數言補李絳所未及

盧坦諫遣品官

唐憲宗元和六年，以盧坦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  
舉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遣  
之使品官。品官，官也。有內侍、商品。劉泰斯按其事，盧坦曰：陛下  
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  
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斯還。

甘山氏曰：人主每有此疑，非獨驗馬一事，特諸臣  
畏獲罪品官，相率拱默耳。直言如坦，足令品官短  
氣。

古方略

卷之七

主忠貞堂

孔戣詰責李涉

唐憲宗元和六年，弓箭庫使劉希光突羽林大將軍  
孫琦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  
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以承璀為淮南監軍，上問  
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  
上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  
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試大子通事舍人李涉知  
上于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  
無罪，知詔使孔戣戣，果父見副章詰責，不安，上疏極

古方略

卷之七

主忠貞堂

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詔貶峽州司倉。

胡氏曰：憲宗心實難于去承璀，言之何其易也。誠  
以為易，則前此李絳白若易之言至矣，何為而不  
聽乎？今能出之，始以謝希光耳。希光受金罪死，承  
璀與焉，縱不殺承璀，豈不當配流，而猶得監軍，刑  
法頗矣。且其言尤有失者，夫授以禁兵，出為副將，  
曷重如之？以是為恩私可乎？師出無功，使叛臣益  
肆侮，玩其罪甚大，乃不能誅，而僅能出之，豈不為  
主德累哉。



李絳請出元義方

唐憲宗元和七年元義方擢事吐突承堆李吉甫欲自托於承堆握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爲京兆少尹放出臣鄭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起義方之

古方略

卷之七

忠貞堂

或曰此與崔祐甫所謂非親非故不諳其才皆公正之論聖人所不易者夫徇私而與之是知有其人也避嫌而棄之是不知其事也有其人私不有其事亦私要之無容心焉可矣誠能以無心處之雖割恩未必怨雖內舉不爲私也

李絳請分隸神策

唐憲宗元和八年吐蕃寇涇州及四門之外驅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如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避則云中涇中兩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測發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提所在之地士焉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進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軍事如此當聽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或曰分隸神策備禦吐蕃國計之大者然卒爲宦官尼止惡在其足以有爲邪

李光顏以身許國

唐憲宗元和十年，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葉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綬無他材能，但領府庫以資士卒，賂宦官以結聲援，擁衆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爲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私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因流涕坐者皆泣。」

古方略

卷之七

三

忠貞堂

泣乃卽席厚贈使者，并妓送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從無貳矣。毛山氏曰：光顏誓死城賊，慷慨出涕，非以自明，欲同此敵愾韓弘，感勵戰士耳，不以聲色自娛。尤武人所難。

卓卷氏曰：按貞元二十一年，吳少誠以牛心進李師古，師古亦以鹽資少誠，欲潛過宣武界，以資糧之輸于庫。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饋。」師古等皆惶之。今乃自以美婦人遺李光顏，何歟？夫光顏之上

少誠師古其忠姦若符素，弘于跋扈之臣尚欲以法治之，而于光顏獨出于非義，何前後自相矛盾至此？且以法治人，而人皆憚，以色事人，而卒爲人所辱，其得與失又何如哉？人固有前微而後惡，彼是而此不可爲訓者，苟不攷其終始而觀之，則賢否齟齬，欺詐公行，于以害天下有餘矣。愚于韓弘此舉，不能不深惜焉。

古方略

卷之七

三

忠貞堂

裴度諫簡括王鏐

唐憲宗元和十年，河東節度使王鏐卒，鏐家二奴告鏐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上命鞫于內仗，遣中使詣東都簡括鏐家財。裴度諫曰：王鏐既沒，其所獻之財已爲不少。今又固奴告簡括其家，臣恐諸帥聞之，各以身後爲憂，上遽止使者，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芑山氏曰：欲釋諸將帥身後之憂，不復簡括鏐家，豈姑息哉？以安反側，弭變寡耳。所失者少，所全者多。

古方略

卷之七

忠貞堂

柳公綽杖神策小將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以給事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羅馬衙前導，公綽駐馬，校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導之初而小將敢爾，辱笑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於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奉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衛使當奏。在坊內，左右領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爾曹須作意。此人也。此人朕亦畏之。

古方略

卷之七

忠貞堂

芑山氏曰：只說輕陛下詔，便見神策軍將罪案校

裴度慰撫蔡州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李愬夜襲淮蔡擒吳元濟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悍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笑之李愬還軍文城

芑山氏曰就迎拜寓辨上下尊朝廷意所謂身教也事有瑣微而闢風化者古聖王移民易俗多此類然愬嘗餌翼城鄭注藥頗驗因署爲牙帷注浸古方略卷之七

預軍政又令注往見監軍王守澄守澄入知樞密薦於穆宗穆宗寵任之議者以注澄入用爲唐之亡徵胎亂釀禍罪與教猥升木者等惡在其能辨上下尊朝廷哉

李鄴固辭相位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李鄴罷爲戶部尚書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鄴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遷引鄴爲相鄴辭官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鄴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鄴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辭不見

芑山氏曰此足愧宰相繇中官進者如皇甫鎛之賂承璀李逢吉之結守澄皆鄴之罪人後世深識古方略卷之七

之鄴惜名節恥繇捷徑然亦微窺朝廷倚用宦官雖入相終不能有爲耳當淮蔡初平詔以宦者爲館驛使裴璘諫之不從未幾六軍辟使使賜印得糾繩軍政而宦官監軍之權愈重况帝方驕侈或肆情于土木或惑志於神仙曉德不終大業寢壞鄴可謂有蚤見者哉

裴度論皇甫鎛程異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鑄使程異。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鑛是有寵。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鑛以本官。異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市井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鑛異皆錢穀俗吏。技巧小人。陛下一旦與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况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迎給度

古方略

律

卷之七

主

忠貞堂

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異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爲相。至如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惟能上欺聖聰。足見奸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觀。所可惜者。淮西盡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割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廢置得宜。

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行已入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

芑山氏曰。鑛之排裴度。恃承璀與主耳。官官能進退大臣至此。它如陳弘志王守澄諸閹。又有甚焉者。元和十五年。憲宗暴崩。守澄等共立穆宗。殺承璀。及遣王憚。承璀死有餘罪。固不足惜。憚卒死宦官之手。唐世宦官弑君立君。蓋自是始。豈獨大臣數被頓辱哉。

古方略

律

卷之七

主

忠貞堂

烏重胤請還刺史職事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叛，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繇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歸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思明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郡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古方略

卷之七

七

忠貞堂

或曰：唐自中世以後，藩鎮禍起，肅代德順，肝食不支，元和亂中興，因仍弗改，故未幾兩河復失。方是時，幸而威令再振，當隨安區畫，使方鎮之權日以消弭，而不自知。凡天下畿鄙，其隸方鎮者有幾，從其易者行之，得一鎮，則消一鎮之權，或召入歸政，或封以爵邑，其未可行者，姑少緩之，不出十年，天下無復跋扈之勢，而指臂迴矣。唐人念不及此，徒

曰：臣在任，臨安日前，雖暫定一時，而

卒以此亡。

或曰：藩鎮柄兵，極重難挽，不藉橫海以圖各鎮，店之最失策者也。

古方略

卷之七

七

忠貞堂

治諸禁聚歛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庫部員外郎李渤使陳許二州，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幾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繇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遺民逃聚歛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下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芑山氏曰：皇甫鎛在政府，專聚歛，故渤言及之。

古方略律

卷之二

臣 忠貞堂

余 垣 較正

余 維樞

古方略律卷之七終

古方略律卷之八

發源 余懋衡輯

明

袁州 張自烈定

王承元表請除帥

唐元和十五年穆宗初即位。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祕不發喪。于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蜀內諸州。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京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發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

古方略律

卷之人

忠貞堂

使監軍有司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以遵忠烈之志。諸公肯從之乎。眾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已爲晉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發命。承元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

甚厚。然使承元達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

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同留之。其後

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

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大將李絳等十餘人。因留承

元。承元斬以獨軍中。乃定。承元起滑州。將吏或以鎮

州。罷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或曰。承元不達天子詔。可謂恭順矣。然觀其以師

道爲前車。斬李絳。索貨財。蓋亦深明利害禍福之

故。而不爲諸將所惑者也。承元請帥。田興清吏。事

古方略律

卷之人

二 忠貞堂

死而志同



李光顏論郭章兵

唐穆宗初即位。涇州表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梁守謙爲神策行營都監。併發八鎮全軍救之。李光顏發郭章兵救涇州。郭章兵以神策受質厚。皆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嘗謂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洵洵不可止。光顏親爲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咸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芑山氏曰。開陳大義。但能令軍士一時感寤。空更

古方略

卷之八

三 忠貞堂

求拊循激勸之道。不然。困憊無聊。衣資告匱。雖日夜言與涕俱。煦煦相慰勞。能必其捐軀爲吾用哉。光顏不聞它爲區畫。疑史有闕文。

卓菴氏曰。李晟平懷光。亦以忠義感激將士。然必假四十餘人官。以督諸縣。勿粟。使皆充美。始克成功。從未有以虛辭而邀實效者。光顏不聞別有區畫。或資糧素具。無煩經營耳。後世倉猝無備者。空以西平爲法。

韓愈議赦蠻賊

唐穆宗時。也管奏破蠻賊黃少卿萬餘衆。授管期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既嶺外。然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嘗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綠邑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緩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屬縛。以致怨恨。遂攻却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營。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裴行立陽曼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半弱。爭

古方略

卷之八

四 忠貞堂

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盡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邑容兩管經此。剝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服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豈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若因收元大度。敘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成。信者爲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或曰。非熟悉賊情。必不輕議招撫。擇經略尤宜慎。

裴度處分劉承偕

唐穆宗長慶二年，昭義節度使劉悟嫌監軍劉承偕恃恩凌轅，數衆辱之。承偕陰與磁州刺史張汝謀構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汝，圖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言責悟曰：「公欲爲李司空？」李師道爲劉悟所斬邪？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偕而囚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如何處置？」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取天下心，止應下半詔，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古方略。」卷之八 立 忠貞堂

之臣孰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爲養子，卿更思其次。」度奏請流承偕於遠州，悟乃釋承偕。

惟適氏曰：「使承偕無罪，度必不如此處置，有罪而不斬承偕，不足以服悟之心，將必有激成其變者。」帝不爲宗廟社稷計，沾沾以太后養子，姑息承偕，能苛責悟之不奉詔哉。

李德裕請罷戒壇

唐敬宗初，卽位，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壽。詩之自元和以來，禁此禁，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于是四方輻輳，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緣此累巨萬。泗州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鈴制，至降誕日，方僧請雨，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卽日罷之。」

芑山氏曰：「德裕通達國體，卽微見大近世士大夫生日，自出錢，俛僧敬千人，此風寢熾，轉相徵效，不

古方略。」卷之八

忠貞堂

知失國家幾千萬丁，况所自施之錢，非天降地出，又皆剝民膏髓而得之，其財當國莫此爲甚。惜哉，樊不能頓革耳。

李渤請赦崔發

唐敬宗寶曆元年，鄂令崔發問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杖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鷄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偏融於昆

古方略

卷之八

七

忠貞堂

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寬，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或曰：逢吉請赦崔發，不數言遽回主聽，非盡納約自贖，蓋當李渤仲方激諫之後，故其言易入耳。

芑山氏曰：或言郭子儀怒其子曖，與昇平公爭

古方略

卷之八

八

忠貞堂

言四曖入朝歸杖，曖數十令崔母對中使杖發四十，二者皆可謂賢。愚謂杖子一也，而是非得失，下同子儀以忠愛之心處高危之地，兢兢歛衽不暇，而曖驚然有我父薄天子不爲之言，雖與公主怒爭，實乖臣禮，不可謂忠。又曖不遵父訓，妄自矜伐，悖忤與公主爭，不可謂孝。不子不臣，曖罪誠大，杖以示懲，固宜。若夫崔發以無辜被捶，赦使還家，母但當垂涕謝恩而已，何必對中使更杖四十乎？崔母特畏中使橫暴，後此禍不測，始杖發以殺其怒。此猶庸夫孺子之見，視子儀之杖其子，是得非失較然易辨。後世並稱其賢，蓋不明情理之甚者也。卓菴氏曰：柳公綽尹京，毛枝殺神策將李昱爲神策軍吏，許孟容械繫之。二者所處誠當，然不遇羅馬衝道耳。貧富人錢不償耳，視毆百姓者，不猶食乎？而或殺之，或繫之，憲宗未之罪也。至戒左右曰：此人胆亦畏之。今崔發僅曳中使耳，而敬宗遂放之，徒發既無一言而諸退矣者，亦僅以中人得四

分似量。至李逢吉且指爲大不敬，大使中人不敢

百姓而發輒曳之則不敬之罪發固無訶百姓者  
天子之子也。段天子之子不爲不敬而曳不畏天  
子不恤百姓之人可坐以大不敬乎。人臣當國家  
是非之際。宜引義力爭。使無毫釐之差。縱不能伸  
于一時。亦可以爲後法。今乃諂諛其辭。以苟釋  
爲快。而不顧國體。雖同人至之聽。識者非之。愚  
謂後世爲令尹者。宜以公綽孟嘗爲法。彼勃仲方  
李逢吉之流。烏足以知此哉。

古方略

卷之八

丹

忠貞堂

韋處厚奏用高瑀

唐文宗大和元年。以高瑀爲忠武節度使。自大厯以  
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取一倍二之息  
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錄執政。至  
鎮則重歛。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  
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或曰。錢進高瑀。中外相賀。足見深苦債帥。

芑山氏曰。未得則貸錢而求。既得則重歛以償。古  
今同弊。愚嘗嘆三代以下之官。非官也。商賈而已。

古方略

卷之八

忠貞堂

作吏商說。備言官吏之害。如唐之賂求節度。特其  
一耳。

韋溫諫并太廟

唐文宗大和五年，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月不葺，司將作度支宗正傳，命使帥工徒葺之。補闕韋溫字子京諫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爲墮職，空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爲陛下所私，而百官皆虛設也。上善其言，卽命有司葺之。

芑山氏曰：溫意在收中官權柄，特因事納規耳。惜文宗大阿倒握，駁之不得其術，雖與申錫等謀誅

古方略

卷之八

二 忠貞堂

之卒爲中官牽制，此士良策所以終貽國禍也。

崔郾用威致治

唐文宗大和五年，以陝隴觀察使崔郾爲鄜州觀察使，鄜州地褻山帶海，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士多華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諷卒治兵，紫衙進討，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克仁爲治，或經月不

管一人，及至鄜，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鄜地險民雜夷俗，標彼爲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芑山氏曰：因土俗人情爲寬猛，治鄜尚刑，得武矣。

古方略

卷之八

三 忠貞堂

治蜀遺意要亦原本子產，非申韓派亞。

薛元賞杖神策軍將

唐文宗大和九年，以薛元賞為京兆尹。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詰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視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擣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

古方略

卷之八

主

忠貞堂

宰相肅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四服而宰相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范山氏曰：元賞雖責宰相，然其言即可以告文宗。安知元賞無因事規主之意？莫文宗聞言而悟，思所以控制禁軍邪？尹起莘謂不畏疆禦，克舉乃職，僅就其迹求之，非深識元賞者也。

劉從諫請王涯等罪名

唐文宗開成元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李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破殺傷，臣欲身請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擊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簡校司從，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室

古方略

卷之八

主

忠貞堂

宗滴洗不可，則賞與不妄，妄知安有死免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錄是鄭單李石但能乘政天子倚之，亦羞以自濯。

范山氏曰：大和九年，李訓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仇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討賊，擒舒元與王涯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誣服。與訓等謀行人，遂士良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訊。從諫單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狀乎？」曰：「是也。」從諫涯等于獨柳之下，親看皆死。數日，從諫

生除拜皆決于中尉上不預知也愚按涯等反謀皆士良等誣之是時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不力爲涯等雪冤至令仗義執言出于昭義劉從諱焉用彼相爲哉

詔言事母乞留中

唐武宗會昌元年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苟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

范氏曰人君不正其心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屬而心

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

芑山氏曰聖明思致理平空推誠任人當以唐文宗爲戒

詔祭烏介可汗

唐武宗會昌元年，咀沒斯

同僞

請置家大原與諸弟

竭力打邊，詔劉汚有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

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而可汗往來天

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又屯杞頭烽北，朝廷雙遣使

諭之，使還漠南，可汗

即烏介

不奉詔，李德裕以爲那頡

唆屯于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遂逃，故不放

達離寨下，望救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

唆，使得比還，及那頡唆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

古方略

卷之八

七

忠貞堂

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可汗帥衆過

杞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

鬪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項

皆望寨入山，避之，詔發陳許汝襄陽等兵屯大原

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驛還回鶻，賜咀沒斯與其弟阿

厘支習勿唆烏羅思，皆料李氏，各思忠思貞思義思

禮，同相愛，勿勿姓受名弘順，爲以弘順爲歸義軍副

使，遣回鶻石敗直還其國，賜可汗書曰：自彼國爲

統吃斯

即

所破，來投邊境，撫納備至，今可汗尚此

廷望，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掠羌渾諸部，

定揣深意，似特矧好之情，每觀獵，實懷馳突之計，

中外將相，咸誦誅罪，朕情深痛已，未忍幸災，可汗空

選擇良馬，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汚答回鶻

相頡于迦斯書曰：回鶻遠來依投，當教呼韓邪遣子

入侍，身自入朝，及今太和公主

太和公主，名金寧，女，武宗時先嫁回鶻。

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悔懼，

而乃睨睨邊城，驚驚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

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空如是，來書又云：胡

古方略

卷之八

七

忠貞堂

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統吃斯所

破，舉國特相遣，骸棄于草莽墳墓，隔在大涯，回鶻忿

怒之心，不施于彼，而茂桑仁義，還志中華，天地神祇

豈容如此，昔邪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

不在懷，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

守備，候來春驛還，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又官軍免

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候詔命，若應

河水茂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

寒，決策于數月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成功



千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倘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掩。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賊者多以爲空侯來春。初奚契丹羈禍回鶻。各有監使。咸督其貢賦。且調應事。張仲武仲武時爲招撫同鶻使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噶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笑。曰。但殺監使則歸之。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情適至云。回鶻殺管近南四十里。劉沔沔業招撫同鶻使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

古方略

卷之八

忠貞堂

十九

忠貞堂

正堪驅除。臣等問孫情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損益幾兵。情言不須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

或曰。賜可汗書。答回鶻相書。皆寬嚴適中。後世所宜師法。

討平節特揚弁

唐武宗會昌四年。諸道節度奉詔討劉稹。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泰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未遇正旦而行。監軍李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挑軍府使其侄詣稹約爲兄弟。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言遊奕將得稹表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言宰稹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命。詔宰意似欲招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正可令王宰失信。豈得稹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大原小授。失此時機。望即遣使奉官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而縛。方可安納。兼遣使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知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緡于肅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

古方略

卷之八

忠貞堂

二十

忠貞堂

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請張相所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劉渙不詣尚書。而縛又不遣血屬所哀。置章表于衢路之間。趙爽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况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愛其詐。是私惠歸于臣下。不赦在于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空卽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愛。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犒賞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

古方略

卷之八

王

忠貞堂

延賞爲張勣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充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達軍。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比出之路。發兵討之。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

日張仲武見鎮魏鎮魏德王。遣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義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起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諸宰相議。元實于衆中大言。自牙門至柳子刻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李正以大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邀致如此之衆乎。况縱有十五里光明甲。

古方略

卷之八

王

忠貞堂

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賤。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城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生擒楊弁。盡誅亂卒。還奔京師。芑山氏曰。德裕逆知弁易擒耳。寧捨劉稹。激詞耳。但以明弁之不可不誅。使元實辭屈。非果屈回力不支。暫釋稹而先討弁也。德裕嘗言言。成者此政機權所在。不知者徒摘其口。言非也。

李德裕議革三弊

唐武宗會昌四年郭諒

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

應得朕必不與卿勅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

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軍

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

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

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間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

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

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

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共千人聽監使取十

人自衛有功隨例霽賞二樞密皆以爲然自上行之

自臺同請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

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施其謀故所

向有功

芑山氏曰三弊既革自可戰勝廟堂德裕蓋援于

方略者也然敕監使不預軍政若仍監使而擢

之爲愈乎監使不撤雖隨例霽賞僅同伴食未免

其弊國家况萬一悍黠者蟻排其間欲遏之使不

預軍政不可得又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則凡

監使自衛之人冗兵費極爲蠹溢大此恐非長計

要之德裕非不知監使宜去因是時不能遽撤但

令不預軍政庶幾可以成功它日徐圖之可也豈

以監使爲不必撤哉

又曰監使隨例霽賞而不計其罪非良法也宣宗

大中九年杖監軍宦者王宗景配恭陵詔自今戎

臣失律并坐監軍此法可行

古方略 卷之八 忠貞堂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李德裕論鎮使

會昌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成德魏博昭每遣使至京師李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府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史與其使大將選宣慰使以求官府何如宣慰使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王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二州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邀救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

方略

卷之八

三

忠貞堂

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自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錄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也山氏曰尊朝廷押救使誦諸鎮以禍福而明舉李載義楊志誠爲堅戒恩威並用理勢備見宜其役諸鎮如臂指耳文悅相業即此可觀所惜者東政以來恣意復讐出僧孺流宗閔殺吳湘湖陽之貶國文悅自取惡足恤哉

白敏中鎮撫党項

唐宣宗大中五年上以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從錢建議宣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爲制置使勅上令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納昏盧氏甚銜之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謹今臣出外願少中傷臣死無日矣上取小禮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顥諧卿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軍於寧州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敏中奏党項平諫南山党項猶行鈔掠宣

方略

卷之八

三

忠貞堂

於銀夏境內授以閒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違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冠屨南山党項尋亦請降赦之也山氏曰帝知顥諧敏中舍顥而用敏中可也不宣出小禮函相示必以示敏中兩臣愈深宿嫌朝廷亦失大體或曰借謗書寓激勸之術愚以爲不然爲宣宗計但當云顥雖毀卿朕必不信稱職雖謗無損失職雖不謗獲罪卿勉之而已不必慮中傷也果爾則激厲之道未嘗不寓其中奈何出

一、謗書授之故。

又曰罪貪鄙邊將此法可行。但後世邊臣權以介  
鄙得罪。遂遷潛與虜通。其辭厚賂。以倖苟安。竊守  
邊之厚賞。而邀和虜之重利。繇是貴富終其身。此  
皆養寇之術。及一旦潰決。則國家受之。明主見于  
未然。又不可不預防耳。

古方略

律

卷之八

三

忠貞堂

盧鈞諭安雜虜

唐宣宗大中六年。河東節度使李業。繼吏民掠雜虜。  
長殺降者。此邊擾動。詔以太子少傅盧鈞代之。業內  
有所恃。人莫敢言。魏墓墓魏獨請貶黜。上不許。但徙  
義成節度使。盧鈞奏度支郎中韋宙為副使。宙編請  
塞下悉召酋長。諭以禍福。禁唐民毋得入虜境。侵掠  
犯者必死。雜虜繇是遂安。掌書記李璋璋之杖一牙  
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于鈞。鈞杖其為首者。論皮外  
鎮。餘皆罰之。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也。  
或曰。入虜境者殺無赦。則雜虜遂安。蓋前此此邊  
擾動。非虜有它圖。繇李李。  
撫慰自是長策。

古方略

律

卷之八

三

忠貞堂

章澳執械鄭光莊吏

唐宣宗大中十年。以章澳爲京兆尹。澳爲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歛手。鄭光光爲帝母舅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且奏其狀。欲與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芑山氏曰。大中六年。賜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

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率

古方略

律

卷之八

三

忠貞堂

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視戚之屬。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並依所奏。至是而莊吏恣橫。租稅不入。是抗詔旨也。澳據法杖之。豈惟足懲莊吏。光等亦稍自振矣。

卓菴氏曰。章澳不愧許孟容。柳公綽諸人。若以張仲武李石輩處此。其不毀法害民者鮮矣。度量相

越。顧不遠哉。

章澳辭判戶部

大中十一年。以章澳爲河陽節度使。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玘仲部之尤之。澳曰。王上不與宰相玘華海人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漫不任事。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汾。

或曰。澳非惟不欲判戶部。實恐時事不佳。玘何足

以知此。

古方略

律

卷之八

三

忠貞堂

安潛議美餘

宣宗大中十二年，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曰：「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美餘多爲課績。美，充。朝廷亦因而甄獎，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膏，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美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美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百方略 律

卷之八

忠貞堂

芑山氏曰：就美餘推出發兵費用，以見藩府美餘皆無利于國，此有識者之言，然何不併美餘之名去之？

卓審氏曰：宋臣張全操議本此，太祖因罷美餘賞格，則亦潛此疏爲之發其端耳，言有不行于當時，而卒驗于後世者，以其理至而無弊也。

崔安潛設捕盜法

唐僖宗乾符六年，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錄，所錄猶言所屬官司通容，則不能爲。今窮殺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爲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不服，不認。以與我同爲盜。十七年，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

古方略 律

卷之八

忠貞堂

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剽盜于市，并滅其家。于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將詣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人跡是浸疆。

芑山氏曰：重湼錢五百緡，而卽捕同侶，此必虛言，黠者弗爲也。計盜所獲，當倍蓰于告捕五百緡，知盜之利浮于賞，方相隱爲盜，不暇，雖日其盜于

帝猶者不一至安能使盜相疑乎恩意安潛者別有術于此如兵家反間之法豈必往術者皆同信而來合者果愛錢哉

卓菴氏曰五百緡何有于盜然既以揭榜招捕誠恐有先我而發其姦者此卽兵家反間之法蓋以賞利雖微而從此得反爲平民則凡向者所獲皆實爲我有矣不猶愈于一發其姦身資俱滅也哉小人無朋豈能相隱縱不受錢獨不畏死乎安潛之所以能散羣盜亦良法也

古方略

律

卷之人

忠貞堂

忠貞堂

孟昭請中外一體

亂亡此始

唐僖宗中和元年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遠邇

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按西幸廣明年黃巢入長安田令孜神策軍兵五百奉帝白金元門出幸與元百官皆莫之知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拉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左備官更得皆殺之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西川黃頭軍使郭英田令孜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門登樓命諸軍擊之其夜賊黃頭軍先走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所募壯士戴黃帽故號黃頭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

古方略

律

卷之八

忠貞堂

忠貞堂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比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比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并不得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臺順津聞者氣塞芑山氏曰昭圖豈不知言發禍隨特忠義憤激不能已耳當是時中外異體上下否隔庸鄙者絀黜克位讜直者敢言殺身天子廢置且黜宦官况殺

一左拾遺哉



仁宗事本大甚

仁宗天復元年上之返正也中書令人令仁宗  
子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爲翰林學士敕召對  
訪以機密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  
從容或至燃燭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韓偓諫曰  
事禁大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它變  
胤不從上獨召胤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  
之對曰東內之變敕使謀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  
已夫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爲崔胤言之對曰

古方略

卷之八

忠貞堂

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先化三年宦者中尉劉季述由昭宗下少陽院  
立太子孫德昭後神象指歸使孫德昭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  
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空堅若  
復戮一人則人人懼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爲不少  
此其所以胸膈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  
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恐爾曹謂  
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  
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  
在法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耶夫帝王之道當以重

公正御之至于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  
之權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爲上溪以  
爲然曰此事終屬卿胤復請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  
諸司事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官中陰令  
訶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時胤領  
三司韓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諛譟語胤戒損冬衣上  
不得已解胤監鐵使

古方略

卷之八

忠貞堂

忠貞堂

切事理不涉機數耳凡行軍御下皆然  
又曰胤不用策策悻悻欲大誅宦官未幾謀泄畏  
禍密求援于朱溫溫遂以兵驅諸宦官殺之僅留  
黃衣幼弱者三十人雖然闔寺之禍方除而篡逆  
之勢竄熾溫豈相殺胤等且挾帝及太后如胤之  
計猶迷狐兔而進豺虎其夫

古方略卷之八終

余垣 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律卷之九

明 葵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宋太祖令武臣讀書

建隆元年詔增葺孔廟。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

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貴文學。

芑山氏曰。孫權每勸呂蒙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

古方略律 卷之九

忠貞堂

多事。權曰。非欲卿治經爲博士。但當涉獵見往事耳。按權所謂學。特博觀成敗。資益智略。治道盡未之詳也。宋祖此舉。獨見其大。雖然。後世文臣皆讀書。皆不諳治道。詞章訓詁。何補國家。豈得樂謂之能讀書哉。

惟適氏曰。富弼請建武學。聚古兵書。令多士講習。以推廣宋祖令武臣讀書之意。惜弼所欲講習者。止于兵書而已。洪武十八年。我太祖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諭之曰。武臣從朕定

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于富貴。又以父兄早啟。鮮知學問。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然後令官。庶幾得其實用。愚按。聖祖期武臣子弟以實用。益非沾沾誦習兵書者。近代武臣子弟。不明理道。不論古今。濫侈橫暴。往往殺平民而倖首功。安望其有實用哉。

卓菴氏曰。雋不疑釋經。本非聖意。然當時不如此。不足以服衛太子之姦。讀書但期有濟于時。豈區區章句訓詁故爲哉。宋蘇軾云。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何補于怨。此真善讀書知治道者。太祖既令武臣讀書。尤宜以此意申飭之。

古方略律 卷之九

忠貞堂

郭進薦用軍較

北漢後趙

宋乾德元年，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進從征澤潞，還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簡。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贖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古方略

卷之九

三

忠貞堂

芑山氏曰：借事激厲，進深得用人法。但既使之殺賊，不當云如敗可自投河東，蓋以薦用誘之于前，以重法驅之于後，彼必出死力爲我用，非獨爲我用，亦所以自爲地。若云敗可自去，則萬一不能掩殺，便不難自卸轡矣。況軍政貴賞功罪，不容少紊。殺敵固當薦，敗事卽當誅焉。有既敗而縱之使自逃者哉。

宋定伐蜀功罪

乾德三年，太祖自開蜀兵亂，全斌在蜀，縱部下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易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貽貨投降之罪，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賞伐蜀功，以劉光義劉延讓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免禍，全斌等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實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戰下，於是以彬爲宣徽南院使。彬入謝曰：征西將士皆獲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意勸國之嘗典，又何辭焉。

古方略

卷之九

四

忠貞堂

芑山氏曰：先是諸將所過多屠僇，獨彬嚴禁士卒，秋毫無犯。既克蜀，諸將酣飲，縱部下剽掠。彬又屢請旋師，此彬之所以度越諸將也。至如全斌激成兩川之亂，貽貨殺降，喪師辱國，罪莫大焉。不聞置之于法，僅貶官而止，雖賞彬特厚，可以勸功教廉，而處全斌則過優容矣。

惟適氏曰彬豈惟此賤下兼能察吏沈義倫爲四  
川轉運使隨軍入蜀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  
惟書數卷而已太祖嘗問彬以官吏能否彬曰臣  
止監軍旅至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  
可用以義倫爲樞密副使觀此亦足見彬知人之  
明

官方略律

卷之九

五 忠義堂

李光贊請復都

宋太祖開寶二年契丹主遣韓知禧冊立北漢主宋  
北漢契丹知禧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  
守帝命水軍戴胄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  
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  
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  
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宋東西班都指揮  
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  
虞侯趙廷翰率諸班衛士願先登帝曰汝曹皆我所  
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  
大原豈忍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咸泣併  
力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會暑雨軍士多疾  
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謂其利也敵爾晉陽登煩親討重勞飛  
輓取怨黔黎豈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  
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帝以問趙  
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帝遂引兵還  
或曰此舉未免躁動黠武懷忠又從而阿之雖  
光贊上書引兵遂還然棄糧資敵失算甚矣

官方略律

卷之九

六 忠貞堂

劉溫叟諫非時登樓

宋太祖開寶四年，御史中丞劉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宋主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嘗而過，翼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主善之。

卓菴氏曰：借傳呼進諫，以明君舉必書，舉動不可不慎，詞婉而義正。

古方略律

卷之九

七

忠貞堂

彬伐江南

宋太祖開寶七年，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初，彬、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李煜赴國，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立顧命，今往必見害。若社稷何？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機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富，宜熟思，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遣使求封。言方略律 卷之九 八 忠貞堂

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稱疾不奉詔，迥還。帝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因關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紉拔。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

芑山氏曰：民無辜，則不忍暴掠，將不用命，則加以

詩藝生殺互用各當其可然馭將雖威克厥家而  
其間樞以恩信又將有不專任威者惟恩至故威  
可行尉繚子曰用兵者能殺其士卒之半殺其半  
者活其全愚謂後人不善用其言則活者少而殺  
者衆矣此處雖寓恩于威觀孔明揮淚斬馬謖撫  
其遺孤可見

又曰本朝太祖既平偽漢僞將熊天瑞據贛州  
新淦我太祖命常遇春等攻討遣汪廣洋參遇  
春等軍事諭之曰天瑞固守孤城豈能逃遁但恐  
方略卷之九 忠貞堂

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耳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  
可爲國家用二則可爲未附者勸如漢將鄧禹不  
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襲者都陽  
之戰生降其兵至今皆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爲  
吾民我前克湖廣令士卒勿入城故能全一郡之  
民苟得地無民何益于國廣洋至遇春軍諭上旨  
遇春乃緩師立柵圍之天瑞出降贛州平此卽宋  
祖勿暴生民不煩急擊之意然遇春皆稱上旨  
不恣殺戮亦國初之曹彬也

曹彬克金陵

宋太祖開寶八年曹彬至金陵敗江南軍於城下遣  
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  
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  
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  
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  
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明旦彬卽稱愈又  
明日城陷江南主煜請降彬慰安之請煜入宮治裝  
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容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  
方略卷之九 忠貞堂

何彬曰煜素懷無勳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  
畢與其宰相湯悅等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  
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提至羣臣稱賀宋主  
泣曰守將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  
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曹彬振旅而還  
或曰不忘君命不妄殺一人彬可謂賢將然太祖  
猶終念不置慮民受禍曲加賑恤彷彿古弔伐氣  
象後世君臣皆能厚民如此雖征伐不爲某何王  
自取喪亡哉

芑山氏曰。彬所部士卒。無收輕肆。雖其禁令嚴。絲處置不差耳。本朝戚繼光世稱名將。紀效新書。多可採者。然亦有一二悖理害事。不可爲訓。如禁令篇所云。我今在軍中。再無一句虛言。與你說。凡出口。就是軍令。就說的差了。寧任差到底。決不改還。但遇號令金鼓旗旛。是聽是看。是怕。不可還指。望不便處。又告有改移。或望寬饒。將無還令。你們豈不知愚謂繼光未免失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存亡繫焉。號令其樞機也。昔人謂將無還令。以其所言必不差。軍中但奉令唯謹耳。非謂說差亦不改還也。主將差而欲軍中從之。必至于敗事。猶庸醫差而欲病者從之。必至于殺人。繼光將謂雖差決不改事乎。如出口就是軍令。何不愼發于未出口之先。而徒任差于既出口之後乎。設此時軍中詰繼光曰。我等敢不奉令。但願主將無差。若所說既差。我等實奉行。萬一喪師辱國。罪將誰歸。繼光又何辭以折軍衆乎。爲繼光計。須云我說決不改差。決不改還。汝等只是聽信。如此便立言無

弊。自說差不改之言一出。軍中必槩然繼光不無差說。必漸萌趨避之見。鮮不譁且惑。安能以誅殺責其必從吾令乎。繼光自謂讀孫武子等書。有深悟。獨誤解將無還令一語。其失遂至于此。善用兵者。合曹彬繼光得失觀之。當知軍令必不可差。而益信予之論繼光未爲過也。

宋太宗戒諸將貪利

宋太宗雍熙三年，宋諸將與契丹戰，敗績。初，諸將陸  
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  
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  
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  
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皆守  
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  
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  
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  
古方略律 卷之九 十三 忠貞堂

趙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州出兵蹙之，戰于岐溝關。  
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  
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變。謂休  
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  
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勝略  
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  
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  
美還代州。從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  
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西。賀  
古方略律 卷之九 十四 忠貞堂

令圖遇之，敗績而奔。斜軫追及戰于五堂，死者數萬。  
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  
于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  
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于飛狐，副將  
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從。時耶律斜軫已陷  
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  
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鴈門北  
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  
得非有它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



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大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俟便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于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仇帥麾下陣于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將署蕭捷覽伏兵于路。業至，斜軫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仇自寅至已，不得業報，使人登北邈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吳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

和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于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制美三任，除仇名。」  
芑山氏曰：王仇迫業出戰，美以主將不能制，聽其任意去留，罪皆不容寬，使谷口之兵少駐，業何至敗亡若是？雖然，業素稱驍將，惜勇有餘而智不足耳。夫業之進止，非盡仇所得專，苟知不利，則決計不戰可也。密請于美以制仇可也，憚一往卒致挫敗，徒欲以輕死敗戰取信于仇，而不思喪師辱國，獲罪于君，智乎不智乎？況仇之輕戰與美之無節制，瞭然可見，逆知其不足爲援，安得復冀此兩人駐谷口夾擊乎？業豈謂臨行泣語，美仇必如約乎？何見之疎也！愚謂美仇罪應誅，削任除名未足蔽辜。若業徒勇而已，所謂薄乎云爾，惡得無罪，豈以死敵而從末戰，謂日特書死之非也。潘美等皆不合于律，業一死不足塞責，存以志戒。

李昉不市私恩

宋太宗端拱元年李昉罷布衣翟頴性險譎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爲作大言使頴上之且改頴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頴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繇是厭昉遂罷爲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辭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

言行錄

卷之九

十七 忠貞堂

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世山氏曰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請昉太宗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居恒毀卿昉始悟太宗益重昉興國八年昉與宋瑛並相恩謂太宗既不聽多遜之譖疑昉不足爲相今獨以翟頴之訟而遽罷之進退大臣何其不詳且慎至此夫昉果始終可大任無罷黜理固當明治頴以

昧斷自朝廷奈何以頴擊登聞鼓致宰相不能一

日安其位哉昉用人欲使恩歸于上帝罷相輒令栢移于下愚是以不厚責昉而竊嘆太宗之不善任相也

又曰昔人云峭刻苛急必招謗怨此理之固然者仁厚多恕如昉人不足用且善辭待之宜可以穩怨弭謗然多遜數譖之于前翟頴復訟之于後登物情叵測乎抑昉居身處人尤有未盡邪

言行錄

卷之九

十八 忠貞堂

普請誅陳利用

宋太宗端拱元年，鄭州團練使陳利用有罪賜死，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亂天下，法可借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潭而踏及出，潭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古方略 卷之九 十九 忠貞堂 芑山氏曰：按普力請誅之意，不誅必不已，安知

普不過料太宗將復貸之，方帝命誅時，客遣使速誅，利用太宗雖欲貸而莫可得，果爾，使至新安，馬不潭踏，利用亦未有不先磔者，合韓琦勸押守忠觀之，普當日除姦之決愈見。

議實王繼恩討蜀寇

宋太宗淳化五年，以宦官王繼恩爲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計青神亂民王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古方略 卷之九 芑山氏曰：至道三年，叅知政事張洎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監敏政爲學士，太宗曰：「此唐

弊政，朕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慚而退。按太宗此言，視授繼恩宣政，尤得大體，但淳化五年，李順陷成都，命繼恩爲兩川招安使討之，繼恩率六軍以行，與唐用李輔國魚朝恩何異？既知其爲弊政，復踵襲而不知變，甚矣太宗言行之相悖也。惟通氏曰：真宗時，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而求節度使，帝謂王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它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按此乃二明立朝第一大節，洎諸人所不及。」

張詠知益州

宋太宗淳化五年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等總兵討賊付青碑亂漸有成功頓師不進王繼恩上官正等總兵討賊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起行臨發舉酒屬軍較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繇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順王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詠言有白頭翁午後

古方略

卷之九

忠貞堂

食人兒女一郡驚然至暮路無人行既而得造詠者王繼恩上官正等總兵討賊幾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詆之興冷氣乘之妖則有形詆則有聲止詆之術在乎議斷不在乎厭勝也蜀民有譟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民刻爲戒民革風俗爲之敦厚

惟適氏曰察其脅從論以思信不難化賊爲民非脅從而樂撫之適長亂耳定詆言判譟訴皆良右司所感講求者然詠當日精微之用史不盡述亦不能盡以示人後世求治者類推之

呂蒙正不用辯道

宋至道元年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可員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耶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辯道安隨人至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入同列悚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古方略

卷之九

忠貞堂

豈得用辯道以誤國事然晚世大臣不敢與朝廷爭可否非唯喑即摸稜惟其始進不端所以立朝無補求執持不阿如文穆者幾人哉或曰太宗憚蒙正之直補稱其氣量不能不出判河南視汲長孺守淮陽可謂後先一轍此太宗不納忠諫之過也

大中祥符四年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先是  
若臣上表請祀汾陰帝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王欽  
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經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奉天  
書祭京師是月出潼關渡渭河近近臣祀西嶽遂至  
寶鼎縣奉祇宮祀后土地祇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爲  
慶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於穆清殿而還初  
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  
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

古方略

卷之九

三王忠貞堂

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力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  
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  
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  
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  
厚幣求和於契丹憂國寮爵姑息於保吉謂王摩臣  
死爲空言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  
之業爲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  
臣爭奏祥瑞輿復上言方今野鵬山鹿并形泰簡秋  
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

丁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  
夫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  
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芑山氏曰王清昭應之作泰山汾陰之祀皆庸主  
所爲譬治法之家棄醫尊巫必羣咲其惑況無疾  
而興巫乎王旦丁謂欽若堯叟諸人皆巫現耳使  
盡與奭等見真宗雖愚尚可理奪豈至舉國若狂  
如此

惟適氏曰唐開元末玄宗方崇道術以王瓌爲祠

古方略

卷之九

三王忠貞堂

祭使希侔祈禱近千巫覡過承恩過肅宗復以瓌  
爲太常卿中書令充節度使同平章事奏置太乙  
神壇請上躬行祀肅宗嘗不豫瓌言祟在山川乃  
遣女巫分行天下祭名山大川中使監之所至千  
長吏以邀賂遺一巫以惡少千數十自隨與其徒  
宿于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扁鑄不可啓  
震破鎖而入受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繫聞  
其賊賂數十萬緡以上聞中使發遣還京肅宗不  
能詰惡按瓌左道惑主罪狀甚明當時請祀汾陰

諫臣何不以典爲戒，震發姦斬巫，頗益名教，與興之謀，肥汾陰，可謂後先一揆。獨惜其籍賦上聞之後，不能正典罪，惜主聽耳。

百方略

卷之九

三

忠貞堂

王曾辭會靈使

王曾，字元之，青州益都人。曾使此所書之夫，乃其進身之始。  
宋真宗天禧元年，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邪？」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相，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芑山氏曰：曾是年三月辭觀使，九月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它日德望勲業甚大。」

古方略

卷之九

三

忠貞堂

予不得見耳，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議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用，已能如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按旦此言，可謂知曾者矣。然但就氣度規之，而不知曾之所以能如是者，惟不以爵祿禍福動其心耳。向使旦毅然不爲爵祿禍福所動，則進退綽有餘裕，惡至屈身封禪，踴後世笑。及旦將卒，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自悔不計其書之失，嗟乎！悔何益哉！」

范仲淹議招叛

宋仁宗慶曆元年，元昊遣使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元昊，反復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元昊答仲淹書語極悻悻。仲淹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悻悻，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

古方略

卷之九

三七

忠貞堂

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遙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益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已，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於是論者諠然咸謂宋庠之妄，而不知爲夷簡所賣也。

或曰：仲淹通書元昊，致驕，日持久，邊備益疎，不爲無過。然專任爲難，任事不易。仁宗因浮言搖奪，斥忠賢，其姚唐忘之專任，幾度多矣。

古方略

卷之九

三八

忠貞堂

子山氏曰：「失在擅通書耳。答書不遜，對使焚之，而不上聞，此文正能識大體處。朝議以爲不當擅焚，經生之迂論也。」本朝于慎行曰：「通書非也，其焚之是也。夫兩國相持，未奉朝命，而私與敵通，不惟失稟命之禮，其于事機亦甚叵測。屬有讒言交構，其間設爲形似，以沮其成，豈但爲身家之累，故曰通書非也。謾書已聞，勢自難掩，設不對使焚之，敵人必謂已聞於朝，後有操縱爲敵所量，損威辱侮，必是焉在。故焚之使朝廷不受惡聲，而敵人之說將無所施。」故曰焚書是也。杜衍但曰：「仲淹志在招納忠于朝廷，未嘗深言及此。」豈范之大計，杜亦有未喻者邪？按于氏此論自確。

宋仁宗慶曆元年元昊寇麟州折繼因敗之尋  
金明砦破寧遠砦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  
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張元  
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于栢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  
遂築建寧等五堡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  
為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  
必殘蕩安用為統帥也今將較被斥而帥不加罪非  
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陳執中知陝州

古方略

卷之九

忠貞堂

已山氏曰竦等皆為招討西賊陷城生視不救降  
命失律罪莫有大於此者方平不欲寬竦冀後之  
統帥知懲耳豈肯求竦等哉

秋青討僕智高

宋仁宗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僕智高寇擾日甚領外  
驛兵楊敏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寬  
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  
有矣會秋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  
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  
願得著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  
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  
夫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

古方略

卷之九

忠貞堂

守忠諫宦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闕寵籍  
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譴嶺南  
諸軍皆受青節度

或曰籍知青深故力贊其可用卒如籍言假令絳  
說果行幾敗乃事○按青慎密寡言計事必審中  
機會而後發嘗有持狄黑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  
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  
公厚贈其人遣之諸如此類有賢士大夫所未及  
者況附儒乎絳繁以武人目青妄也



梁仁宗皇祐五年，狄青討儂智高，勅兵賓州，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黔陽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今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擊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古方略

卷之七

主忠貞堂

邑山氏口按罪行誅正紀律肅號今此兵法顯而易睹者精微不盡乎此沔靖相顧愕眙書生怯懦耳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律卷之十

明 發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呂誨諫止鈴轄

宋英宗治平元年，以內侍爲陝西諸路鈴轄，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則與其師議。大事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員，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精選帥臣，專制關外之權，傳克俞趙瞻皆有論列，不聽。

古方略 卷之十

忠貞堂

芑山氏曰：陝西諸路當夏人之衝，宜選將飭兵，分據要害，迺徒以刑餘小人爲諸路鈴轄，此實唐人監軍覆轍耳。觀徽宗寵任童貫，天下分崩，益見矣。宗增置此員之誤。

諫絕諒祚和市

宋英宗治平三年，夏人寇邊，環慶經略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諱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略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求銀甲袍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千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

古方略 卷之十

忠貞堂

忠貞堂

廷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誦，則國威不立。因循止不與，移牒省州問故。諒祚遠大沮，盤桓塞下，四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實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兒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而諒祚果歸款。」

或曰：內有備而又過度諒祚無能爲，故詰折以示威耳。方琦遣使問罪，彥博且難之，豈彥博見不遜此舉，抑慎變之過也。

神師道義學遊

宋徽宗宣和四年，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京。  
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迷弔  
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  
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神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  
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  
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  
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李處溫立  
其王廷祿  
爲湘陰王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

古方略

卷之十

三 忠貞堂

遼人謀而前，師道全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  
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  
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  
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  
所甚惡也。今得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隙，  
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  
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神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  
害効師道助賊。王誦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芑山氏曰：師道盜入隣家，教誨，豈有合于律者？先

童貫約金攻遼，照河默輟趨隆，極言其不  
可。曰：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責。耶居中謂京曰：公  
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  
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  
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帝卒用王黼取燕  
雲，議決意，泊兵應金，假令當日聽月，隆居中之言。  
何至敗績辱王師哉。

古方略

卷之一

四

忠貞堂

李綱請除僭逆

宋高宗建炎元年李綱入相條上十事班綱請于綱以僭逆爲命二事書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朝廷之大者邦昌當通君命在政府者十年綱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全人易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庶人未必不悔禍而有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然正位號處官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天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節太后垂簾聽政而綱

古方略

卷之一

五

忠貞堂

本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石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黨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

其說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王邦昌其方帝頗已好問曰卿昨在園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問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効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弟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漳州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開莫儔李擢孫覿于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

古方略

卷之一

六

忠貞堂

芑山氏曰邦昌僭位不正典刑僅安置漳州夫春秋討賊大義潛善王邦昌殊力黨逆附叛壞法甚甚帝置不問未幾且與李綱竝相迨建炎二年潛善汪伯彥又同爲左右相帝曰潛善左相伯彥右相何患國事不濟又錄用邦昌親屬三年潛善伯彥自知不爲衆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汝詩二八大罪二十乞加罪斥乃遂潛善知江州洪州帝之昏惑至此雖有善者如帝何哉

張慤請立總社

宋高宗建炎元年，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慤爲計度都轉運使，帝爲大元帥，募諸道兵勦王愬，飛報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關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卽從，以爲戶部尚書，至是乃有是拜，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英雄，邊子弟遺意，募兵聯以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謂之總社，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方略，

卷之十

忠貞堂

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爲書行之，諫安撫司。

芑山氏曰：總社與李綱伍甲隊，詳圖結法，大同小異，特益以免役補官，兼寓激勵意耳，愚謂慤但循綱先是所立軍法，朝夕訓練，亦是資職守，雖不設總社之日可也。

張浚功罪

宋高宗紹興七年，張浚以鄴垣叛降，引漢武諫王恢爲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侯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督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

卷之十

忠貞堂

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事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衛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或曰：不念浚勤王功，高宗昏而寡恩，一至于此，帝云：功過不相掩，雖公論尚存，惜帝不用綱言，灰後來任事者之心耳。

晏敦復知樞密

宋高宗紹興八年，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繇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芑山氏曰：檜之姦，無人不為所愚。而敦復獨知之。敦復之知檜與蘇洵之辨安石，一也。浚與鼎皆當古方略

律

卷之十

九

忠貞堂

時賢者何以獨惑于檜哉？曰：惟賢者不知此檜所以為姦耳。唐有盧杞，宋有秦檜之二人者，孰非萬世所切齒者哉？

洪皓等口和議非計

宋高宗紹興十三年，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留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寒，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燃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策，陳王谷神持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執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辯之，谷神怒，皓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

古方略

卷之十

一

忠貞堂

投之於水，以堅澗為辭可也。谷神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章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弟，流落于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相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大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

古方略

卷之十

十一

忠貞堂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件檄出知懷州邵邵被囚梓山監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六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徒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脩撰主督祐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并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

古方略

卷之十

十二

忠貞堂

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就易其官并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諫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破掠士大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極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并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終沒喝死并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并奏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秋馬肉之未生凍消雪密榮葩轉而莫逮灑灑水天帝謂之成流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并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并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大母此皆知時知幾之明然時運既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駭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

言泰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芑山氏曰。行人守死不崩。臣子分當然耳。至如時  
密奏敵情。排斥和議。弁密疏金國虛實。遣使歸報。  
此尤極倦忠愛力圖恢復之意。然皆見忌于檜賊。  
雖還白金。徒齎志以歿。悲夫。

古方略

卷之十

忠貞堂

吳璘選將計功

宋孝宗乾道三年。太傅四川宣撫使吳璘。武卒先  
是上皇高宗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強  
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  
璘選諸將卒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  
其才。以小善進之。則仇侗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  
怠矣。

芑山氏曰。此雖選將之法。即推之于除授之資。亦  
可。蘇軾曰。自古用人。必歷試諸覲。有已試之功。

古方略

卷之十

忠貞堂

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  
望重。人自無辭。璘所謂選必以功。意與軾同。蓋必  
如是而後將吏皆得人耳。但愚按璘之說不能無  
弊。才者功所自出。察其才而試之以事。因覲其功  
而授之以官可也。非功固不可與官。舍才亦何以  
見功。若云難知其才。必待其有功而後進。則其間  
或有才果可任。功未遽成者。不且姑棄而棄之。  
乎。抑豈有不才而可舉責以功乎。故曰。不能無弊也。



魏氏合集兵職

良法

宋孝宗淳熙八年詔罷內侍兼兵職時擬以德言  
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爲  
不當帝諭宰相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  
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  
遵守永爲定制

范山氏曰內侍典兵政。自唐魚朝恩始。迨徽宗時。童貫加封王爵。皆覆軍蹙將。爲國大患。孝宗或亦有懲于此。

律

卷之二

忠貞堂

或曰源恃恩專恣其厥役亦補官孝宗聞而惡之淳熙十年乃貶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

地方分道代金

宋寧宗嘉定十二年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  
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周寶興再興等帥師六萬分三道  
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堡甲燬其城營  
空其貲糧而已

芑山氏曰深入恐冒險攻城恐力屈但奪金人素所恃者使之自困因合兵攻之制疆寇之術當如是方豈與怯懦者同

古方略

卷之十

其  
忠貞堂

係 余 垣 較 正

余維報

古方略律卷之十

奇部

計貳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兵有奇正乎曰無奇正治國用  
兵道一而已老氏言正治國奇  
用兵何與易曰師以衆正則是  
用兵治國皆正也軍志曰無不

古方略 自序 奇一

忠貞堂

正無不奇奇正相生世顧析之  
曰先正後奇以正合以奇勝前  
向爲正後卻爲奇受於君爲正  
將所自出爲奇何紛以雜與宋  
蘇轍泥奇正專言布陣陳亮言

奇兵效捷正兵效迂夫兵何奇

之有用其正而變化生故奇出  
于虛入于虛成安君稱義兵不  
用奇楚與淮南黥布戰徐僮間  
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二者皆  
譏雖然彼曲逆至今稱六奇豈  
非惑哉

古方略 自序 奇二

忠貞堂

新安余懋衡書

奇序畢

古方略奇卷之一

明 葵源 六德齋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燕將歸趙王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問出爲燕  
 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殺之有虧  
 養卒勝取者也養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  
 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  
 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墜下趙數十城此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  
 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待趙心  
 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  
 乃因趙王此兩人各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  
 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  
 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或曰理論勢禁燕壁趙衛中斷養卒亦儀秦流亞  
 惜當日一失之

韓信拔鐵破趙

韓信張耳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  
 趙音 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陳餘曰信耳東勝  
 趙則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遠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  
 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顯假臣奇兵三萬從  
 間道絕其輜重韓名云細柳也謂軍糧什物雜用  
 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開退不得還野無  
 所掠不十日而兩特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  
 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弗聽信問祇知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之大喜乃遂引兵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  
 息夜半傳發傳令軍中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鐵  
 從間道華山華山使散不見或曰華山地名而望趙軍  
 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鐵立漢  
 赤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伴  
 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  
 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也乃使萬人先  
 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鼓大將旗鼓鼓  
 行出井陘口趙聞壁擊之大戰良久于是信耳乘

鼓旗走夫去聲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  
空壁逐信耳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收信所遣奇兵  
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失信等欲  
歸壁壁已皆漢赤幟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  
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于是漢兵夾擊  
大破趙軍斬陳餘泜水上禽趙王歇  
或曰多方誤敵此信之所長也聞道拔幟與水異  
渡軍大同小異出背水陣奇甚

芑山氏曰本朝于慎行云光武時王霸報合水事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世咸危之以為兵至而河不凍是眾之死也不知  
霸所用者乃兵法耳方霸走報時軍去河尚遠一  
聞無水則四解而散是不戰而敗也兵至而河不  
凍又無可走則人自為戰反而死散是不謀而勝  
也此淮陰背水法耳然則水合者何天也霸不知  
也愚謂霸之詭言水合者欲定眾志使不驚潰陷  
藉耳使敵知薄沚可渡無疾追我我得徐自規畫  
耳持危定變之術不得不如是如謂使自為戰眾  
方且疑且懼及見河水流漸如前候吏所云必其

賊霸約已必驚亂不自定則眾氣先奪幸而王郎  
不追追而與之角未有能勝者也蓋信之出背水  
陣以援幟者能奪趙心膽又信耳皆入水上軍軍  
皆有恃無恐以故勝若霸者特一時詭言耳何以  
敵士氣杆敵難當要之霸非敵律萬一者假令河  
水不合或別有方略以拒王郎必謂其用背水法  
此好奇之言非霸之勛意也○隋高智寶據江南  
叛王素討之賊據江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  
鼓噪而進來虜見諸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  
其營因縱火煙焰蔽天賊頓火而懼素因是一鼓  
破之又本朝嘉靖中鄒指揮同知沈希儀討李  
猛將兵當工堯糧盡夜分假人糾山上殺出  
工堯背而煮餘糧為稀糜食士合戰虜力而所  
遣軍則已立繳工堯山頂賊大驚遁入賊隘得其  
積果食軍乘勝攻田州按獲見希儀皆本淮陰破  
趙之策故能取勝如此

古方略

卷之一

四 忠貞堂

周亞夫破吳楚

漢景帝三年，吳楚七國反，晁錯謂丞史曰：「袁盎冬」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事未發時治之，今乃有所絕也。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實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帝乃召盎，盎入，帝方與錯調兵食，計發帝問兵食帝問盎曰：「計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違違謂諸侯諸侯，割奪之地，以古方略故反，欲西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帝默然良久，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令丞相劫奏錯，不稱至上德信，欲誅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帝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帝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宗正德侯通，高祖兄仲之子，嘗封魏侯，生通。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帝，帝問曰：「道軍所來。」通從吳來也。問是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

古方略

卷之一

五 忠貞堂

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北為亦未口不敢復言矣。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欲劫使將，盎不肯，得間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帝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上越涉越涉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于微澠阨陁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洛陽有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擁衆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梁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慰亞夫，帝帝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梁亡。帝使使召亞夫，留王信之子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梁亡。帝使使召亞夫，

古方略

卷之一

六 忠貞堂

其饒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亞夫軍會下邑，下邑在梁國欲戰。亞夫堅壁不戰，吳絕糧卒餒。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再壁東南。敵也。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餓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戊元王自殺。文之孫

古方略

卷之一

七

忠貞堂

芑山氏曰：田祿伯諸人不當爲吳畫策，以吳反漢非法也。本朝張溥云：取梁棧洛吳之長策，舍此求濟，退無援。薄有祿伯桓將周丘不能任，愚謂凡爲是言者，皆誨盜教誅者也。論吳楚者，不當較其謀之得失，當先論其事之邪正。○條侯以六乘傳會兵滎陽，可謂速矣。至昌邑獨堅卧不戰，何也？蓋吳楚西上，大將不疾馳而前，令其度大梁而迫洛下，則敵據要地以拒王師，主客之形易矣。吳楚割急，何在其速哉？

古方略

卷之一

八

忠貞堂

使吳退不得一戰，退不可再合，食盡力絀，未有不破城者也。彼諸葛之智，司馬懿嘗以是術困之。至于興尸，况七國烏合之衆哉？○從趙涉之策，卒破七國。見亞夫雖能將兵，尤善用言，然其後以景帝賜食不置，餉輒心不平。帝曰：此餼餼非少至臣，及亞夫子買甲楯爲父壘罷，事連亞夫。亞夫諫廷尉：「不食死，不學無術。」惜哉！要之帝亦少愚矣。

李廣非胡兵

景帝中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聞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以待。廣百騎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此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虏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奇方略。」

卷之一

七 品良堂

堅其意，于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之，見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窟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于旁，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芑山氏曰：忽使之驚，忽使之去，皆疑敵之法。然廣所自恃者，善射耳。上馬射殺虜將，令虜破膽，宜微倖虜不追擊哉。

耿純燒慮舍

漢劉秀渡河至邯鄲，耿純即謁兄秀。先是，耿純與兄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自結納，獻馬及繡帛數百匹，秀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秀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訴宿植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有。無名者數百，皆之。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訴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宋子，縣名，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通使訴宿植燒慮舍。

卷之一

十 忠貞堂

其慮舍，秀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未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燒慮舍，絕其反覆之望，歎息及至，部秀止傳舍，鄙大姓蘇公及城閭門內王郎將李憚，純覺將兵逆與憚戰，破斬之。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領上江大彤鐵腰五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秀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射營中，士多死傷。」



純勒部曲堅守不動。詎敢死二十人俱持強弩各傳三矢使哨夜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彈琴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自秀。秀明呈與諸將俱至營旁。純曰。昨夜困手。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秀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教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適以純族人耿假爲蒲吾長。爲令將親屬若焉。

芑山氏曰。純宗人廬舍。絕其反顧。此處卽寓兵法。

古方略

卷之一

十一

忠貞堂

岑彭等破蜀

先武帝自將征公孫述。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潁王

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資中縣屬犍爲郡又遣特候

毋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城官將降卒五萬從

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涪都江

而上。雙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

徑拔武陽。使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

雨所至皆奔散。勅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

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以杖擊地

古方略

卷之一

十二

忠貞堂

口是何神也。延岑盛兵于沅水。喊官衆多食少。轉輸

不至。降者皆欲散呼。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官欲

引還。恐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

匹。官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

左者右騎。拔船而引。引進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

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官固縱擊。大破之。延岑奔成

都。其衆悉降。自是衆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平

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

書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

陰皆勸述降述曰廢與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陰皆以憂死

芑山氏曰滅宮云地能存其志可矜與它矯制異宜與汲黯王望例觀

卓菴氏曰會謁者將兵詣岑彭可謂天幸使無此七百匹官雖善戰何以破賊哉謂古人事事以人力勝者非也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秦王世民圍高塘

薛仁果之爲太子也秦王榮幸子仁果立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而死跡是沒弱秦王世民至高塘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行軍總管梁實管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實守險不出羅睺攻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遂明使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之南羅睺併兵擊之王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夾擊羅睺軍潰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寶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觀之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果陳于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瑊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

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遂拾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騎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高遮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利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皆頌效死

古方略

卷之一

五

忠貞堂

芑山氏曰或閉壘待敵或帥騎陷陣進退縱橫皆適機宜秦王頗諸兵法

秦王決壘擊黑闥

唐武德五年秦王世民與劉黑闥

謂王改元都洛州實建德時文武悉

後本位自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管世

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爲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

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通宗

通宗帝之從子乘之得出

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

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黑闥帥步騎二萬南渡

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乘勝蹂其

步兵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不能

古方略

卷之一

五

忠貞堂

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水大至衆遂大潰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奔突次六年黑闥降唐唐斬之

或曰守吏決堰用淮陰囊沙故智

卓菴氏曰決堰大遲使黑闥先遁此效囊沙之智而不得其精者古法雖奇亦須後人善用之耳

李光弼計取賊馬

唐肅宗乾元二年，崑山賊將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南洛洛之，循環不休。李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于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擊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大船于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鉋裹鐵，又置其首，以迎大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于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

古方略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沒賊不勝而去。

芑山氏曰：狂馬暴北，一時渡河，思明將不能制，阻河水耳。

卓菴氏曰：貯竿抵舟，可謂蚤見。然光弼所以爲此者，非爲誘馬計也，特因而用之耳。軍中不可無備如此。

李光弼計降李日越

唐肅宗乾元二年，賊將史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犯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兼希顓守其柵曰：賊將高庭驪，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于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于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送。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顓阻礮，休卒。日越相視曰：越怪之，問曰：司空在手，日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兼希顓。日越默計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顓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顓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驪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不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驪才勇過于日越，聞日越被任，必思奪之矣。

或曰：光弼出所短而得所長。

古方略

卷之一

二

忠貞堂

張齊賢擊契丹

宋太宗雍熙三年，契丹（契丹人）代（代州）城，副都署盧漢斌畏懼，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廩軍二千出禦之，普衆咸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開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遂見火光，中有旗。

古方略

卷之一

五

品貞堂

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上，鎗器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官使蕭打里，獲器械無算。

或曰：南北攝兵，遼都騷動，未將敗績，每矣。齊賢獨以微弱之兵，抗方張之虜，可謂帷幄決勝，而太宗當日任用得人，亦于此可見矣。

芑山氏曰：齊賢之刻機，虞詡之增竄也，其隨機應變，因敵制勝，非溪通兵略不能，或謂齊賢書生，沮豆嘗聞軍旅末學，此言迂甚。

尹繼倫擊契丹

宋太宗端拱二年，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而都巡簡使尹繼倫，遣領兵微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投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潰於我，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春兵，啗收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畏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

古方略

卷之一

二

品貞堂

休哥俟夜人持短兵潛躍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大軍，方陣于前，以首繼倫，後急擊，契丹一人射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倒甚，求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戒口，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芑山氏曰：徐河之潰，休哥蔑視繼倫故至此，使休哥溪計遠謀，縛制繼倫可也，不則慮彼驅我，伏兵待之，繼倫如我何哉？古今兵皆敗于驕，方休哥遇

繼倫不顧而南敗機伏矣。

世適氏曰繼倫非不知寡勝敵衆然機有可來者  
出房所不意耳前後合勢以擊契丹契丹氣奇未  
有不驚潰者此正繼倫料敵之奇或謂繼倫倖勝  
非也。

余垣

孫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

奇  
卷之一

主  
忠貞堂

古方略奇卷之一終

古方略奇卷之二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韓世忠邀擊兀朮

宋高宗建炎四年，金人至鎮江，勅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繇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

可方略

奇

卷之二 忠貞堂

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觀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旣蹙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元朮也。旣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元朮懼，請盡燬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拆流西上。元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

且戰且行。世忠緣纜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鵝河故道，今

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奔京，飛奏建康爲要害之處，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帝嘉納之。兀朮乃復自龍灣出江中趨淮西，會捷賴自濰州遣字董大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

古方略

奇

卷之二 忠貞堂

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大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鞭貫大鈎，檣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艘一繩，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衆。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速，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破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故士，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候風

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簑蓬，則不攻自破矣。元木然之，刑白馬以祭，夫及天霖，風止。元木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元木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元木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元木，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

古方略 卷之二 三 忠貞堂  
芑山氏曰：自世忠江上一捷，元木不敢窺江，繇此

而觀，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者，世忠力也。何以一時敗績而遽少之？况黃天蕩虜技已窮，非閩人獻策，大破海舟，元木豈能飛渡出江哉？卓菴氏曰：登廟觀敵，虜在目中，使蘇德能用命，俟岸兵入而後出，則元木授首矣。又奚至相持黃天蕩而卒爲所繫哉？江中之捷，世忠蓋有功無罪者也。

### 韓世忠敗劉忠

宋高宗紹興二年，韓世忠大敗劉忠忠初聚兵於軒。陽世忠自豫章發師長沙，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夾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格，賊將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奇，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按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益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歸劉豫。

古方略 卷之二 四 忠貞堂

芑山氏曰：奪樓植旗，與韓信拔趙帜同。然聯騎穿營，繇劉忠守柵不堅耳。度世忠必他有所恃，非冒險弗顧者也。



岳飛連復六郡

宋高宗紹興四年。以岳飛兼荊南置使。時楊大

楚人謂年少者爲么。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

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大會。帝命飛爲之

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

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除心膂

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

鼎。鼎曰。如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渡江中流。顧幕屬

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先是飛至鄂。僞齊劉將京超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號萬人敵。來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鄂

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嘆曰。步兵利險

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

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

指王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整。後

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爲

齊劉豫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劉將王萬夷。擊

大敗之。又使牛皋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

軍寨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提問。帝喜曰。朕

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

賊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借僞。人心終不

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

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

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

是興矣。

芑山氏曰。步卒擊騎。騎兵擊步。以我長擊敵短。敵

未有不敗者。觀王貴張憲牛皋諸人。竭死力爲飛

用。益見飛平日訓練激厲。非它將所及。營田因地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利。而是軍資。尤近日當事宜講求者也。

岳飛平湖湘

宋高宗紹興五年，岳飛大破楊大於洞庭。初，飛奉命討大，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嘗預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必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奉授佐武議大夫，單騎授其部。謂佐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咸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

古方略

卷之二

七

忠貞堂

玩寇，欲以間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整而止。」黃佐、葉周倫皆殺倫，飛上其功。遂武功大夫，親制七安，不索王。浚令軍無功，飛鞭士安使。領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謀伏士安戰急，伏起，擊賊。賊走，會朝古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口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浚計得大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寇

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則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岳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未授欽武議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說來降。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林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陷其衆數萬。大員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代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

古方略

卷之二

八

忠貞堂

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擊巨木，折其舟。盡壞大技窮，赴水。牛革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首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營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矣！」黃誠斬楊大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

芑山氏曰：設巨筏礙賊舟輪，蓋用薛錡計也。是時

弼爲湖廣進州開飛造舟拒楊大樓船。謂飛曰：若  
是則未可歲月勝。且彼之所長可避不可聞。今大  
旱湖水落濫，設筏斷江路，繫其上流，使彼長生廢。  
以精騎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歸此  
而觀。兀敵有長技，宜避不空闕者，須陰制以術，使  
雖長而無可恃。弼計足補飛所未及，善兵者可以  
類推。

惟適氏曰：先是飛破李成，以步卒擊其騎兵，以騎  
兵擊其步卒。今又以水寇攻水寇，因敵制勝，皆能

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成功。此飛所謂運用存乎心者也。

韓世忠圍淮揚

宋高宗紹興五年，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揚，卽引軍  
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潰圍而  
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  
而擒之。來貌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揚。賊約安  
固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木與劉猗劉猗在皆  
引兵至。世忠求援于張俊，俊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  
人語之曰：錦衣驍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  
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  
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揚之民從而遷者以萬計。  
芑山氏曰：致敵以脫險，奇甚。使當日俊奔兵速援，  
併力破虜，世忠必不空還，此益俊之罪也。

方略

卷之二

十

忠貞堂

劉錡敗兀朮于順昌

宋高宗紹興十年，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兀朮走汴，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生帳，錡曰：「此賊兆也。」至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特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謀，歛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

古方略

卷之二

上

忠貞堂

以精駐於汴，皆携挈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請以精銳遮擊。」老粗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帶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故言去者斬，惟卻將許清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若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寓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爲間，探于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

戰，婦人礮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獨取劉豫時所造廢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經書凡六日，相畢而金兵已涉穎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進。初，錡俾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許清輩敲垣爲陳，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

古方略

卷之二

上

忠貞堂

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選擊沿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發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特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殲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截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在或請野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籬，大擊賊衆，大以諸百官又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杳，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

此勢其并全軍而歸歸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攻鋒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迫而兀本又來吾軍一動彼蹙其後則河功俱廢使敵侵軼而淮震驚江浙平生報國之志已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鎗孳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果遇敵敵執元木問之對如前元木喜曰  
耳聞置輓車砲具不用明日特登城宣示  
諸將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  
示之元木至城下責諸將喪師果省曰  
吾聞臨城自見劉表

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敵浮橋五所  
濟而大戰元木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廷明鎬  
果爲五浮橋於頡河上且毒頡上流及草中戒軍士  
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  
待諸酋各若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鎬曰擊韓雖退  
元木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元木元木一動則餘  
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遣來疲敵晝夜不解甲人馬  
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鎬士氣閒暇軍皆奮  
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

12. 12. 12.

建教百人由西門接戰俄邊騎官人由西門喊令發  
喊止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贊韓直身中數矢不  
肯已亡殊死入其陣之斧訖下敵大敗男婦  
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元木拔營去鑄遺兵追之死者  
數萬方大戰時元木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  
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師縱長矛三  
人為伍以韋索每進一步則用拒馬櫟之類一  
拒馬亦退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擄去其鎗卒  
其皆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

爲臨。騁揚子馬。皆女真爲之。魏長勝軍專以攻堅。戰  
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騎車  
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騎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  
聲不絕。乃出羹飯坐餉戰士。如平時。敵疲靡不敢進。  
食已。敵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兀木平日所恃  
以爲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  
遷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願目之捷。金人震恐。喪纓  
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秦之故議  
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木可擒。汴京可

古方略

卷之二

上

忠貞堂

復而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先是劉錡告急。帝命岳  
飛馳援。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  
越。乃遣王貴。牛阜。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  
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  
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接劉錡。西援郭浩。  
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  
安人心。然後不啻朕君。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  
大懷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所遣諸將李寶。  
牛阜。敗金人於京西。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

卿李若虛諸飛營諭指揮師。

芑山氏曰。錡兵智錯綜。指揮如意。鑒丹陽厲舉。關  
門以疑敵。斫營則吹鼙聲。接戰則令勿喊。皆變烈  
莫測。而一以整暇出之。此其所以爲奇耳。然非城  
中有米數萬斛。足爲守禦之藉。錡安能坐推兀木  
哉。論者謂規蓄積素裕。功亦不可沒云。

卓菴氏曰。按錡自順昌之捷。張俊楊沂中皆嫌之。  
紹興十一年。俊等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  
援。劉錡不力戰。秦檜信以爲然。遂罷錡兵。命錡知  
南。唐。恩。管。嘆南渡以來。主德昏于上。諸將相齟  
齬。其間如中流一舟。莫知所屆。不覆溺不已。非  
金古宋。宋自亡耳。故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  
有變而國不亡。惜哉。宋君臣之終不悟也。

古方略

卷之二

上

忠貞堂

岳飛擊兀朮于郾城

宋高宗紹興十年，岳飛督大軍於郾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當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尸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騎來，飛戒士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弟新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日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于臨穎。楊再興以二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八百人，再興死之。獲尸焚之，得箭簇二升，飛痛惜甚。張憲縛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飛又使梁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與會大行忠義及兩淮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覓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

或曰：或四十騎，或三百騎，或八百騎，或五百騎，皆以少勝多，非武穆父子不能。

芑山氏曰：飛戒其子曰：「不勝先斬汝。」或謂法行自近，此岳家軍律，思意飛當時蓋逆料雲之能勝敵。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故為是言，使將士知不勝者斬，各奮躍爭先耳。豈輕置其于死地以啗虜哉。

魏勝復海州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遷都于汴，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籍諸路民爲兵，勝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比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市易，課酒椎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資糈，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

七方略

卷之二

十九 忠貞堂

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素信符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捐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特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罷甲數萬。金

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百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俾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若首勝報告急於勝，勝挺兵往救之，陳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岩，金人裝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笑四擊，金陣開，復圍。戰終時，身被數十槍，肩及出圍，金兵追

七方略

卷之二

廿 忠貞堂

之馬中矢，踣步而入，若無敵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岩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若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圍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若山氏曰：魏勝匹夫倡義，一呼而景從者數千人，心之歸宋如此，嗣是高平人王友直，瑤制自繭河，比等路安撫制置使，徧諭州縣，進攻大名，一鼓而



古。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進人人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詔爲忠義都統制。聞者義之。然先是精忠如武穆。捐軀滅虜。恢復直指。顛間卒爲賊擒所殺。至是時。金人將入寇。從借援于匹夫勤王之師。以苟安旦夕。維忠義尚在人心。亦惡足恃哉。觀勝起兵。人皆響應。全在宣布德意。不殺一人。所謂義聲先路也。此後勢如破竹。

七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劉錡扼金師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大舉入寇。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屯聚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沉者擊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干淮陰。列兵連河岸以扼之。

芑山氏曰。擊舟須出敵不意。敵少覺。則無濟矣。至防壁之術。全在警備周慎。使擊者接無所施。或言舟用夾底。庶可無虞。愚意善擊者。一底穿。夾底亦穿。恐終不可恃。擊謂之無虞。非也。

七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惟適氏曰。欲擊敵舟而已。則師攻吳淞州。吳人大勝笑。又非獨沉敵舟而已。則師攻吳淞州。吳人大發棹船。蔽川而下。泊于淞涇。則師頗不利。張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繫以鐵鎖。急引輕舫。卒之。吳人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淮南兵圍蘇州。吳越王德遣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縱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司馬馬。行入城。故以竿餌網。敵聞鈴聲。速舉網。而

入城。縣是城中號令。與接兵相應。敵以爲神。合二者觀之。或扼敵使不得進退。或給敵使已得入城。皆非潛行不可要之驟募。泗人與臨渭掘井何異。惟平日撫養練試。如宋趙善湘知鎮江。發浮水軍五百人。嘗用黃金沉江。使探得者輒與之諸軍水。藝益精。能潛行水底數里。一旦有急。自樂爲吾用。此又兵家空豫計者也。

古方略

卷之二

忠貞堂

畢再遇給敵

宋寧宗開禧二年。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嘗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繫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裏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後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餒。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營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芑山氏曰。兵詭道也。再遇三事。皆以詭勝。未可語權變。本朝陳仁錫云。可爲權變師。擬非其倫。

孫 余 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奇卷之二終

問

部

計壹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世言間多功鮮敗不用間則亡  
孫武曰伊摯間夏呂牙間商明  
君賢相上智爲間功乃可成果  
爾則伊呂汨譟者流而湯文尚

古方略 自序 間一

思貞堂

譟也何言之誣與或又曰秦繆  
公聽內史廖留由余以間戎王  
趙魏拒左車周叔策淮陰間知  
之故勝李廣不擊刁斗數遣間  
壁堅野清虜亡所掠去顧予觀

燕昭王任樂毅敵間無自入陳

平間楚亞父楚方擊沛公而羽

季父夜馳告張良以實繇是推

之善兵者多間詐敵孰若推誠

任士夫國無心脅之臣衆叛親

古方略 自序 間二

思貞堂

離而欲間爲吾用間豈足恃哉

新安余懋衡書

間序畢

古方略問卷之一

婁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孫武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

古方略問

卷之一

一 忠貞堂

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爲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

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我聞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古方略問

卷之一

二 忠貞堂

宋蘇洵曰：夫兵雖譎道，而本于正者，終亦必勝。今孫武五闕之用，其歸于計，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于正，一振而萃綱舉，用心于詐，百轉而千穴敗。智于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相之所上者，上智之聞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

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旋。不用于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焉。呼是亦間也。  
芑山氏曰。洵論甚確。然錄此于置部者。非謂間足恃也。欲使後世知五間非兵要耳。  
卓菴氏曰。間雖不足恃。然所云取于人知敵之情者。萬世不可易。不知敵情而能致勝者。吾未之見也。但知敵之情。宜別有道。未可專恃間耳。

田單解圍破燕

樂毅圍齊卽墨期年不克。或說之于昭王。昭王引言者斬之。自是莫敢復有謀者。及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年。樂毅與燕新王有隙。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懼他將之來。卽墨殘矣。惠王聞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趙。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懼之。田單因宣言曰。當有神降下教我。有一童子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廊。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劍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刺背。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妬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焚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可用。乃身探版鋪。鋪，鑄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

行伍之間。盡散飲食糈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

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

得千鎰。令卽鑿富家遺燕將。曰：「卽降，願無虜掠吾族

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

餘。爲絳綳末，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

束葦于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

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

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鐃爲聲。

百方略 卷之一 五 忠貞堂

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

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田單兵益多，乘勝。燕日敗亡。

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象王于莒，入

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

或曰：怒士怒牛，皆以誦勝。

芑山氏曰：司馬遷云：「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

奇無窮。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敵人

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其田單之謂邪？愚謂單

特以惠王疑樂毅，得行其反間耳。非果奇計足取

勝于燕也。遷稱其奇正相生，非也。觀遷之言，

襲蹈兵家成語。古方略不以爲奇。但附入間類甚

確。○陰陽術數廢之可乎？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

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殺亂周治，興亡

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

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繇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

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

破。單于是以大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說道。

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宋徽宗政和五年，蔡州夷

古方略 卷之一 六 忠貞堂

酋卜漏等反，詔發陝西軍三萬，以趙通爲招討使。

通與別將馬覺張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等據

輪蹄大圓，其山崛起數百仞，林菁深密，諸村圍夷

爲通敗潰者悉赴之。壘石樹柵以守，通軍不能進。

巡簡神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狽。

通遣土丁捕之，伐去叢密，緣石挽簾而上，得狽數

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燭，縛于狽背。暮夜復遣土

丁負繩梯登巔，乃繩梯引下，人人斫枚，挈狽蟻

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等悉力操刀斧穿窬入，及賊

柵出火焚炬，孫然狂跳，賊盛舍皆茅竹，孫實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赴火墮，噍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小漏，晏州平。按此即田單火牛之法，但單用之于易，通用之于險，地勢稍殊耳。

惟適氏曰：宋高宗時，王德討邵青于崇明沙，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凡用古法，非益變化，出敵意外，徒自取敗耳。宜以邵

古方略

卷之一

七

忠貞堂

青爲戒

應侯開康頤

秦武安君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韓都新鄭，自上黨趨鄭，野王度河，今秦拔野王，故鄭道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富秦矣。乃遣使者告于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于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言邑之有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原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

古方略

卷之一

八

忠貞堂

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上黨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于弱，小弱小國能得之于強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爲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爲侯，史民皆益爵三級。馮亭焉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後秦左庶長王龁龍音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于長平，長平在上黨，以按據上黨。



亡一稔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相趙謀樓昌請發  
重使爲媾也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  
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餐使以重寶附楚  
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  
聽使鄭朱媾于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  
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賢戰勝者  
皆在秦矣夫鄭朱賁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  
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于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

古方略問卷之一

九 忠貞堂

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  
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  
而更怯不戰怒數諫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爲  
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  
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聞相如口王  
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  
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  
當嘗與其父言言兵事秦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聞  
其故奈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

少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  
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  
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  
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  
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  
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  
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毋因曰即如  
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  
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貲爲裨將令軍中有

古方略問卷之一

十 忠貞堂

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  
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切人欲  
力帝止曰却之趙括乘勝追趙秦壁堅拒不得入  
見計無從文之趙括乘勝追趙秦壁堅拒不得入  
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  
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馬不帶甲擊  
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  
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  
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諸粟于齊王弗  
許周子曰夫趙之于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

亡則商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盡坑殺之。

或曰：四十餘萬人皆死，而獨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此非得脫也。起蓋欲歸者言秦之兵威，以

百方略問 卷之一

十一 忠貞堂

破趙人之膽，將乘勝取邯鄲耳。爲應侯所沮，故其計不果行。

芑山氏曰：惠王疑樂毅，而田單之閒入。趙王怒廉頗，而應侯之閒入，非閒術工也，自閒耳。凡人主喜怒，不宜令人窺測，卽此可推。○歐陽脩云：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知之，趙之諸臣聞相如等皆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

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經此者不可勝數也。愚謂後世用人，當三復斯言。

卓菴氏曰：始韓以上黨委趙，周曰與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是欲合趙以攻秦也。及趙以上黨被兵，堅壁待救，齊楚赴之，而韓不一至，卒致長平之敗。趙固愚矣，而韓以鄰國爲壑，庸獨愈乎？且韓爲此舉，不特無制秦之力，并無制秦之心。其所以納地約交，不過微倖緩旦夕之亡耳，而不知地盡力虧，以小利而嫁人鉅禍。趙獨何心，能復爲韓屏蔽邪？故六國惟韓最先滅，趙次之，蓋二國之主視諸君爲尤劣也。

百方略問 卷之一

十二 忠貞堂

陳平間楚

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

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乃謀間楚。項羽使使

至漢。陳平使爲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伴驚曰。吾以

爲亞父使。乃項王使。須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歸

具以報項王。項王果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

項王不信。不肯聽。五月將軍紀信言于漢王曰。事急

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于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

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

百方略開卷之一

左肅音壽又後到反天子車以黃繒爲蓋京左注之曰食盡

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

十騎出西門遁去。令周苛魏豹微公守滎陽。羽見

信問漢王安在。曰。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微公相謂

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四殺魏豹。

芑山氏曰。紀信誑楚奇甚。陳平特用誑耳。漢得天

下。豈盡曲逆侯力哉。○魏于謹嘗爲賊所圍。以嘗

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

突陳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得入寇。此

與紀信誑楚略同。但信忠果。欲爲漢王地。謹則惡

二人自爲地耳。

惟適氏曰。本朝成祖謂左右曰。遼東雖遠隔山

海。嘗援永昌。吳高雖怯。其行事差密。楊文祖而無

謀。去吳高。則楊文不足慮。乃遣人以書諭二人。易

其函。與楊文書。達于吳高。甚毀辱之。與吳高書。達

于楊文。極稱其美。于是二人皆以聞。建文果疑

高。左遷于廣西。楊文獨守遼東。繇是人心疑束。進

退兩端。不敢數出矣。按此亦反間之法。

古方略開卷之一

十四忠貞堂

光武宣布李軼書

馮異遣李軼書為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

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

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降者

十餘萬河南太守武劭將萬餘人攻諸降者異與戰于士鄉今名屬河南下大破斬劭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

古方略

卷之一

十五 忠貞堂

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李文本李軼字多許人不能得

其要領今移其書各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惟王宣露

者

或曰宣露疑敵使自相攻也與又問同

李靖襲破頡利

唐貞觀四年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也惡陽獲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

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散驚乃徙牙於磧石磧石不自奴南界磧石之地在賀人山西去磧石

馬邑今名今大同府是也故城在今朔州之西自道在古雲中今大同府有白道泉即飲馬長城

處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帝之孫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

古方略

卷之一

十六 忠貞堂

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太宗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爲卑

辭內實猶豫謀走入磧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

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二千日糧襲之不戰而擒之

許降使者唐儉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

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儉來大喜忘自

安靖使武邑縣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走靖軍至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世勛軍於磧石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勛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至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

芑山氏曰詔迎頡利入朝而靖勒兵襲之非矯制挑釁惑頡利猶豫生變耳假令頡利委心內附無走入磧北之意靖亦何樂有是舉哉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裴行儉間伏念溫傳

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爲可汗與阿史德溫傳連兵爲寇詔復以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討之行儉軍于代州之陘口陘口即雁門多縱反間繇是伏念與溫傳不相猜疑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時懷舜爲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程子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與懷舜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軍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從溫傳自效然尚猶降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遂執溫傳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口此乃伏念執溫傳來降非它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言少頃伏念果帥酋長歸溫傳請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傳歸京師斬于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爲臣行是罪寇而降耳遂誅之行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徐嘆曰：渾源爭功，晉二王。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伐吳事

芑山氏曰：散虜則多縱反間，受降則仍令嚴備。此間與備兼用者，古方略附入間部，以其先用間，後設備，所重在間耳。

古方略 卷之一

十九 忠貞堂

李晟立斬賊間

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尚華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咸夏猶衣裘褐，終無氣志。

或曰：泣與怒皆寓機略，泣以激厲忠敢，怒以備服逆叛，至泚之不能惑晟，雖晟天植不移，亦逆順素明也。

古方略 卷之一

二十 忠貞堂

芑山氏曰：斬遣家書使者，雖明示為國不顧家之意，亦見志存討賊，義與泚絕，使讒間無自而生，此尤晟當日苦心。

韋皋拒吐蕃

唐德宗貞元四年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北○韋○皋○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遣○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賄○以○銀○兩○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越○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繇○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驛○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

百一

略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關五千寇銅山皋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于清溪關外

芭山氏曰此亦攜其黨之法借東蠻轉致吐蕃者欲吐蕃疑雲南耳反間多此類○雲南足助吐蕃則分之東蠻足助中國則連之此處非機智不可

雲南擊吐蕃

唐德宗貞元十年韋皋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獻款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六十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

百一

略 卷之一

三

忠貞堂

芭山氏曰此非佐時能勸異牟尋也先是韋皋遣兵攻吐蕃拔五十柵威聲足震熱雲南吐蕃雲南日益相猜皋復遣雲南王書約其襲吐蕃驅之雲南之外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城相保衆向一家異牟尋遣使詣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皋遣其使者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皋遣使慰撫之愚意惟韋皋先遣以書朝廷繼賜以詔異牟尋願

素吐蕃歸唐。然後佐時之言易入。點蒼之盟可成。  
繇是推之。諭異牟尋使歸順者。幸泉耳。佐時特往  
宣詔書耳。本朝陳仁錫謂佐時先絶和吐蕃之  
路。後諭使歸順。專歸功佐時。此讀史不考本末之  
過也。學者詳之。○李泌思打吐蕃。故力勸德宗與  
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此  
後吐蕃稀爲邊患。然唐室之禍。卒起於雲南。以此  
知中國當以自治爲強。其於非我族類者。盡却圻  
固封守。不來不強。來則勿拒。庶幾不召禍藩籬之  
外耳。

古方略問  
卷之一

忠貞堂

問得守林仁肇

宋太祖開寶五年。江南主李煜殺其南都督守林仁肇。  
初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  
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  
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孰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  
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  
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簡盧絳募兵。命習水戰。屢  
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  
日必爲北朝特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  
且乞兵吳越。至則蹕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  
用。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  
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  
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  
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或曰。吳殺伍員。趙殺李牧。楚不用范增。此昏庸過  
患。皆不旋踵而敗。鳩殺仁肇。勢所必至。豈暇厚責  
江南主哉。

芑山氏曰。不賂侍者。必不得仁肇畫像。故漢高兵



陳平黃金四萬觔，恣所欲爲，不問出入。古今未有用閒而不費財者也。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种世衡閒野利

宋仁宗慶曆二年，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捷，虜有兵，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號天都王，元昊倚爲心腹，凡勝我軍，皆二將策也。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訪令冠帶，因出師以賊殺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爲辦其家事。嵩感恩，既還，世衡反以奴畜之。或掠治械擊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怨望。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虜，

古方略 卷之一

忠貞堂

吾戒爾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爾能爲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嘗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況敢辭拙楚乎？」會剛浪陵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皆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遣王嵩遊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且帝以蠟置納衣間，嵩之書嵩非潰死不，嵩一信求一師爲信，得野利

嵩受表至野利所居致世衛命出聚龜投之野利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何兒戲尚爾度嵩別有書嵩作目左右既而荅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吳數日元吳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生野利與焉召嵩廷詰世衛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樞密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木小壁立其左右嵩意元吳宮室也少頃館中有人出又

二七 忠貞堂

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令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遣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洩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將將軍書負將軍箱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野利王被納未取書以進書入移刻令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於世衡世衡知元昊所遣未卽見令屬官日館勞之問房中山川地形兵立興州左右言之則羊生乎州中事

仁世爲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世衡設屬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爲吾語若主速決毋遲留也使者至嵩卽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奔問天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毒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速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

二十八 忠貞堂

欲乃密詔麗籍相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元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彖霄而不稱臣。元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

芑山氏曰。此特陳平間楚亞父之術。非有深計。然元吳卒失野利天都。久乃知爲世衡所賣。元吳之愚如此。籍等不思併力討賊。甘心通好。豈終謂元吳必不可滅哉。

古方略

卷之一

三九 忠貞堂

岳飛間劉豫

宋高宗紹興七年。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爲蜀王。初。豫結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結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號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

芑山氏曰。遣間齎書。使相吞噬。劉豫既廢。則金人以中國攻中國之勢少殺。虜可徐圖。

卓老氏曰。間雖非賢智所上。然用以制虜。及臣子

古方略

卷之一

三十 忠貞堂

之叛亂者。則雖間而不失其正。所謂幾以成天下之務也。先儒以春秋爲聖人之權書。正是此意。而說之者必引例晦義。雖敗狄大肉。猶以爲誡。而所不服也。如武穆此間。適得要領。將亦以爲誡。

孫

余垣

說三

余維樞

# 方略續編

計陸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續編自序

予既輯征謀機備守律奇間八區各爲之序凡裨方略者具載已又念吳魏前後五代屬姦雄夷虜盜賊變詐戰爭者宜槩絀弗錄獨因敵制勝與方略偶合間見于什之三四譬諸雞毒良醫橐而藏之蓋有所用耳予因爲古方略續編附八區以行使後之善讀方略者知所去從求

古方略 自序 續編一

適用可也

新安余懋衡書

古方略 自序 續編二

古方略續編卷之一

婺源 俞樾

袁州 張自烈

募民屯田許下

獻帝建安元年，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價則  
冠掠，飽則棄餘，无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  
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葦，  
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蒙祗請建屯田，曹操  
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忠貞堂

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倒置  
田官所在，積穀倉庫，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  
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芑山氏曰：綱目書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非子操也，以魏後之不能屯田置田官者，或曰操  
能用祗策，卒成霸業，故屯許下則書軍令，肥開方  
陵屯田則書子謂此非綱日本指。

卓菴氏曰：屯田萬世良法，然是時惟衆祗能言之，  
他人必以爲迂遠而濶于事，豈知魏業基于此哉。

曹操厚遇劉備

漢獻帝建安元年，袁術收劉備，備令兵得萬餘人，  
布惡備，自出兵攻之，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  
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  
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  
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  
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  
疑，同心者王公誰與定天下乎？大陰一人之患，以且  
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若得之矣。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忠貞堂

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同呂布，  
或曰：備歸操而綱目書歸許，見其出於朝廷，非操  
備爲豫州牧而綱目書詔以見其出於朝廷，非操  
所得用也，惟昭烈有存漢之心，故綱目多予辭。  
卓菴氏曰：非不欲害備，懼智士自此散耳，嘉爲操  
謀得矣，而借備爲後來者勸，其心可誅也。

沮授諫攻許

建安四年，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王薄耿包，密白紹宜應天人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白事，所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許，西，操，進，軍，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今，彼，不，得，安，我，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三

忠貞堂

取其遂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密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強眾，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為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沮，授，諫，之，

計在於持牛，而非見時如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寢威，何以制之？紹乃分授所統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瑗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四

忠貞堂

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執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當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或曰：沮授深識遠言，圖等直敗乃公事耳。雖然，以授之智，而不知袁氏之不足與言，識者惜之。

舊制詳置鹽官

漢建安四年曹操使治書侍御史衛覲

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

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項遺荒亂人民流入州郡

十餘萬家開本土安寧皆企望恩歸而歸者無以自

業諸將各競招標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

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園之大寶也亂來

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

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遂民聞之必日

古方略

新制卷之一

夜就還又使司隸校尉督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

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標操

從之始造詣者僕射監監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

絲是服從

或曰衛覲智不在聚祇下此皆持久之法

卓卷氏曰操本奸雄而能用人以建屯田則聽來

祇以置鹽使則從衛覲卒之合衆盈而關中服皆

用入之效也袁氏侵陳棄賢登操敵哉

袁紹遣兵攻白馬

建安五年袁紹遣其將顏良

劉廷於白馬

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

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

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

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

軍兼行起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迎戰操使張

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

古方略

新制卷之一

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使其

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

不詳今空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

大軍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校臨濟飲曰

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渡

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郡紹軍至延

津南操勅兵駐營南阪下使登臺望之曰可五六百

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今

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



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行數里，操曰：『此乃如○有○以○細○重○餌○敵○者。』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

惟適氏曰：「紹不知兵，復不納沮授言，卒以漸憤死。」而其三子譚、熙、尚皆庸劣，自相攻擊。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譚。未幾，幽州將吏還熙，遣使降曹。熙尚俱死。遼東其禍益自紹廢長立幼始。綱目書幼子尚。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七

忠貞堂

欽州長子譚出屯，所以為後世戒也。

卓卷氏曰：「紹敗不足惜，而惟其將良，萬眾中不為之同仇之義，且徐州兵起，備同約紹攻操，操雖德操獨不念備乎？羽可謂守小信而昧大義者也。」

曹操敗袁紹

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橐釋名：橐者，露也。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為霹靂車，發石擊紹，樓皆破。紹復為地道攻操，操驅於內，為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有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誓，而輔以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八

忠貞堂

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舉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就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晝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糧車數千乘至官渡，荀彧言於操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猛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糧，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

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支別也以絕曹操之鈔鈔也

不從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孰必空弱若分遣

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

操成擒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皆

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當配牧繁之攸

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

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威何以待之今有

幾糧乎操曰實可支一月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

故市烏巢屯格水紀烏巢在陳留縣東南軍無嚴備若輕兵襲

古方略續編卷之一九

之燭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

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暗枚

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

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衛問者信以爲

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瓚等望

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瓚退保營紹聞操擊

瓚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瓚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

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部曰曹公精兵往必

破瓚等瓚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

操

營

部

曰

曹

公

營部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瓚等見擒吾

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瓚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

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

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凍死賊新瓚等盡燬

其糧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

軍紹軍悔懼郭圖惡其計之失復請張郃於紹曰卽

快軍敗卽念懼遂與高覽焚其諸操營降曹洪疑

不敢受荀攸曰卽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

襲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輜巾乘馬渡河

古方略續編卷之一九

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餘衆降者操盡坑之

卽山氏曰卽操時攸言皆可用而紹皆拒之其敗

固安至如密配之收許攸郭圖之譖張郃卒使攸

卽皆歸曹操紹失策蓋如此雖然紹素無勤王之

心亦欲爲操所爲耳雖得百沮授何益於

又曰宋蘇軾云自古用兵莫如曹操其破袁氏

最有巧思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于官渡

免而操飲兵不迫者何也所以統紹而

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

紹

歸

國

益

驕

忠

無遺種也。向使操急之。紹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脩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按就論非不正。但愚觀紹雖布衣之雄。無深識遠計。可以成功。縱用豐立譚。卒不能懼而脩政。惡在其免于敗亡哉。

又曰宋鄒浩云。苟或委身曹氏。而爲謀主。凡二十餘載。其勸定兖州也。說以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而濟大業。其勸迎獻帝也。說以高祖爲義帝。竊素而天下歸心。夫高祖光武皆乘時起。遂有天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十一 忠貞堂

下非終臣於秦漢者也。或言必稱之使襲其所爲。是欲曹氏爲高祖光武耳。就令曹氏一心王室。猶將搖蕩轉徙。以啓不臣之慮。況其本自異心。重聞順適容與之言。辟猶決積水於千仞之巖。其孰能禦之。如此而猥與九錫之議。以明不知。吾不信也。劉備指以爲賊。其有旨哉。曹氏不赤其族。止使自殺其幸乎。或既不能見險而止。如龔勝潔身於新室。又不能見幾而作。如范蠡肥遯於會稽。願欲優游卒歲。以追子房之高風。不亦難乎。孟子謂盆成

括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己矣。于於或亦云。愚按古方略載荀或事。不無去取。惡其爲曹畫策也。勸曹氏保官渡。極稱其神武。明哲皆阿操者。故併錄鄒氏語以觀之。

卓卷氏曰。語云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安危成敗之機。不在其他。在于能用人。與不能用人而已。劉項之際。固較著者。下而袁曹。莫不皆然。愚讀沮授謀袁攻許而紹不聽。已聚其必敗矣。待官渡倉卒之潰破。而後知之哉。苟或謂紹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嗟乎。不能用人。聚之何益。又況許攸張郃。皆以微故離立。遂降敵營。賣國覆軍。烏在其能聚人也。雖然。紹固不足惜。願後世用人。以袁爲戒耳。又曰。掠輜官渡。遣徐晃至烏巢。必自將以往。懼攸僞降以爲餌也。尤見操詳慎處。後世宜如此意。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十二 忠貞堂

周瑜識任子

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任賢任也操欲權以此規權意

召舉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

夫人權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周成王封不滿百

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

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

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

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並不反制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

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標不過一侯

古方略續編卷之一 十三 忠貞堂

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

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

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孫策字伯符同年小一

月耳我視之如子爾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建安十三年操自荊州東下約孫權會獵時周瑜

未至魯肅說權其意亦如此

綱目書操責何非為漢也書權不受命嗟子之與

春秋書宣公平書及鄭莒人不宣異乎而同意

所以強大不能行之于弱小者也書法若此所以

戒後人當先自治其本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

而已若操何足以知此

卓菴氏曰與相首尾便制于人此論不獨為孫氏

暨營壘正可為後儒出處之戒揚蔡諸人不解此

卒被其名而不敢辭願學者深思之

古方略續編卷之一 十四 忠貞堂

曹操入鄴

建安九年曹操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在鄴南

操將攻之故通糧道二月袁尚復攻袁譚紹子於平原留其

將審配蘇祿守鄴操進軍至洹水蘇祿欲為內應謀

泄出奔操操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名長

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

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沮之於鄴鄴拔

之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

宜旋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十五 忠貞堂

黑山賊帥張燕遣使來助操拜平北將軍五月操毀

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

之周回四十里初今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

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饑

死者過半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

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所問事杖擊事

卒也主著馬逸自著平上曠將三騎投蔡詣鄴下自

稱都督歷北閭循水水城所而東步步呵責守閭

將士不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園當章門復

守閭者收縛之因聞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

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且悲且喜守閭者

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乎知外圍

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

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幟從三門竝出降孚復將三騎

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諸將皆以

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

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

陽平亭去鄴七十里臨潞水為營夜舉火以示城中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十六 忠貞堂

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

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操遂圍之未令尚懼

遣使求降操不聽聞益急尚夜遁保祈山操復進圍

之尚將馬延張詡等臨陳降衆潰尚奔中山盡收其

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

芑山氏曰尚豈能與操抗衡哉觀操營洪攻鄴自

攻楷又擊邯鄲得多方謀敵之法

惟適氏曰留將守鄴而自攻譚于平原印此已論

逆理雖無曹操尚能不敗哉幸毗已知之久矣

杜畿守河東

獻帝建安十年高幹復以并州叛守壺關口

河內張晟舉萬餘人冠幘通河東太守王邑被徵

郡掾衛固先等諸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與幹

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成冠亂

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

地高幹據并州馬騰韓遂據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

或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

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絕陝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

古方略續編卷之一十七忠貞堂

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

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

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是

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

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

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逆

詭道從鄆津地名在渡范先欲殺畿以威眾且觀畿

去就於門下斬殺至簿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

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曰

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若輩之望亦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欲少事將

較吏兵三千餘人皆先督之固等喜鍾繇事後不以

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曰今日大發兵眾情必擾不如徐

以贊募兵固以為然從之得兵甚少畿又曰人情願

家諸將操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

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

還其家會白騎張白騎攻東垣高幹入葭澤畿知諸

縣附已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

古方略續編卷之一十八忠貞堂

城助畿者固等與幹成共攻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

操殺馬騰等至擊晟固等破斬之於是畿務崇寬惠

民有辭訟為陳義理遣歸諱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

不訟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幸

弟備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

天下最

芑山氏曰知此可以應變觀杜畿計廉衛范或直

往或仰成或赴壁皆隱寓機智衛范庸人耳未有

不智而墮其中者也

惟適氏曰：操欲舉賢才鎮河東，或卽以杜畿應之。或之知畿非一日，其智心人才可知。近代復保任法諸所薦達者，而人皆無益人國，貽害百姓，錄平時不能咨訪故也。愚謂用兵理國，得人爲要。宋司馬光十科會試法，尤宜講求施行。

古今略

續編卷之一

十九 忠貞堂

郭嘉議擊烏桓

建安十二年，曹操將擊烏桓。

袁尚兄弟歸途而烏桓踴躍數人塞爲寇欲助

尚復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

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

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尚恃其遠，必不設

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

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

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王之臣，言欲爲其

計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王之臣，王牧既而

得逆者，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觀望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二十 忠貞堂

之計，恐尚與非已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

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

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易縣郭嘉曰：「兵貴

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

備，不如輕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芑山氏曰：「或言諸將襲許之說，似是而非。愚謂諸

將未可非，備非不欲襲許，特表不能用備策耳。操

方北伐，備說表襲之，表不從，及操還，表謂備曰：「不

用君言，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

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見  
爲恨也。繇此觀之嘉非謂備無裝許之志。通知表  
必不從。蓋嘉能料備與表諸將但料備而已。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三 忠貞堂

田疇擊賊頓

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卽授將軍印。使安  
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那顯顯從疇  
乃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百姓流離。今聞曹  
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  
里。疇曰。那顯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顯爲冀州從事。  
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冠蓋指本郡意欲討之  
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皆  
曰。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君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三 忠貞堂  
若恐不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  
到軍。拜爲蓰令。蓰音條縣名隨軍次無終。時方  
夏水雨。濱海洿下。滯滯不通。海亦連守蹇。軍不得  
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  
漢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草北平郡治在平國道出盧  
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城斷絕。垂二百載。而尚  
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縣。無終不得進而退。  
解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起。自掠白檀山在徐  
平郡之陰。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忠貞堂

不戰而會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大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復進軍。房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噤，將其眾為鄉導。上徐無山。即時所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詣柳城。未至二百里，房乃知之。向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迎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房遇。眾甚威，操車重。即輜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房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前鋒。房眾大崩，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九即與向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眾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送斬尚，熙并速僕九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向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泉尚首，令敢哭者斬。牽招招先為袁氏從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十匹以爲食。眾餘丈夫得水，既還，村間前諫者，和徐子向諫者，村具其姓名也。眾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忠貞堂

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徵，任難得之天所佐也。頃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謀，為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芑山氏曰：初，劉虞辟時為掾，虞為袁紹所殺，時特為虞報讐耳，非附操也。操賞功封時為亭侯，時同讓不受，至以死自誓，此可識素志矣。雖然，若時者，殆似魯連而非者與。

孫權與黃祖

初巴郡甘寧將領客八百人歸劉表

初巴郡甘寧將領客八百人歸劉表。表憐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執終必無成，恐一朝敗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督依祖三年。祖以九人育之，孫權學祖，祖軍敗走，權拔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緣是得免。寧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都督，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

古方略

竇綽卷之一

忠貞堂

竇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誠國之西，則在吳之西，據上流，形勢險要，觀劉表處，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寧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老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楚關計開也，蜀伐楚大執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寧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

子權舉酒屬寧曰：與爾寧字，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

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

張長史之言乎？長史權遣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

蒙衝名曰衝，然而長曰，挾守河口，以排闥，排闥即大

蒙衝，以衝矢敵船也。長曰，挾守河口，以排闥，排闥即大

經繫石為碇，碇長繩也，繫船尾也，碇盤上有千人，以

弩交射，飛矢而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

馬凌統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鎗，乘大舸，突入蒙衝

裏，裝身以刀斷兩經，蒙衝乃橫流，大兵進進，祖令都

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呂蒙親最就首，於是將士乘勝

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權先作兩函

欲以威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

血涕交流，為權言飛暗昔昔恩，今飛罪當夷戮，特從

將軍乞其首領，權遂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去走

何？寧曰：飛受更生之恩，逐之必不，謂

巴山氏口，典術為具計善矣，然欲西據楚關，所規

巴蜀，無乃陣操策淺邪？祀其仇黃祖，德蘇飛，謂

秦之流，君子不屑道。

孫權敗曹操赤壁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都接江山  
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  
也今劉表新亡二子瑜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  
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未惡其能而不能  
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  
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  
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仗義表衆同心一  
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

古方略

黃霸卷之一

忠貞堂

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問操已  
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而操已降備南走備徑  
迎之與會於當陽長坂備先爲今欲何往備曰與  
操助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往備曰與  
操相去有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孫本據  
將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  
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  
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其言即共定交備用肅計進  
瑜友也亮兄名瑾字子瑜即共定交備用肅計進

住鄂縣樊口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

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  
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  
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  
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  
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  
國抗衡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  
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  
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忠貞堂

事之乎亮曰田橫齊壯士耳猶守義不降況劉豫州  
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歸海事之不濟  
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  
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  
可以當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  
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  
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  
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  
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蹙上將

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執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時曹操遣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失色長史張昭昭字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衆衝關艦乃以千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三子 忠貞堂

數排悉汙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鼓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議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當以肅還付卿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承領中從事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惟歎息曰諸人持

喬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衆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三子 忠貞堂

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敵不敢不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聞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較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

軍勿處權撫其背曰子布文表來松字諸人各顧表

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自孤同耳五萬

兵數卒今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

公程便在前督孤當續發人衆多散資糧爲卿後援

卿能辦之者誠決謂能辦探謀遲近不如意便還就

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都督將

兵與備併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

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

馳往白備非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

古方略續編卷之一 忠貞堂

委署備能屈威誠副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

今拒曹公深爲得計踐卒有義瑜曰三萬人備曰恨

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

共會議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

之備深嫌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

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

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

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餘載檣於荊

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紆繫於其尾

先以書遺操詳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數艘著

於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

立觀拍言蓋非北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

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炎張天

入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

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華容縣屬南郡從此道步

走避泥淖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艸填之騎

乃得過操兵爲人馬陷溺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

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

古方略續編卷之一 忠貞堂

曹仁徐晃守江陵禁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督

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領進取夷陵

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黃權舉軍降周瑜表

以肅兵益呂蒙蒙威稱肅有膽略且慕化遠來於義

宜益不宜奪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

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

瑜程普曰皆凌公績凌統字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

不急救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

仁兵於夷陵而還於是將士形勢百倍瑜乃渡江也

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合肥在曹魏界

史論焉時刺史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不克。劉備求

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

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

江營陣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為軍

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或曰赤壁之戰。吳人專有其功。是以它日荊州之

爭。關羽方詰魯肅。以謂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在行

間。修力破賊。而魯肅則謂始與孫州親於長坂。志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三 忠貞堂

勢摧弱。王上矜憐。以濟其患。如此則其功固有所

歸。而綱目獨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蓋當

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瑜肅定謀

於內。使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於外。則亦未必成

功。若是之捷耳。

芑山氏曰。此合從攻秦之術。究竟彼此敵國。

卓菴氏曰。方北船旣焚。就不能復進。瑜等宜要其

歸路擊之。徒以輕銳繼後。何益。操得引軍北還。歸

瑜等謀之疎也。

張遼屯長社

曹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

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

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

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

之。遼在長社。于禁屯須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

其相不協。操使司空王薄趙儼升參三軍。每事訓

諭。遂相親睦。

芑山氏曰。每事訓諭。豈徒抑其氣。必有以奪其心。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三 忠貞堂

觀三將親睦。寓變化氣質工夫在。或謂武人僅以

勇敢勝。不宜繩以理義。非深晰兵法者也。

起韓遂

建安十六年，初曹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起，疑爲襲已，必相扇動。先招集三輔，三輔有平，漢中可傳檄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起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也。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潛遣二將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閏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起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驚，依河床不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孫孟 忠貞堂

勛許，藉扶操下船，船工中流矢死。藉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刺音賊較射丁斐，故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起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起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起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解音去已晚。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起等問

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起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起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起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焉，却而反守潼關，引口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威兵向潼關，使賊恐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驗之也。故賊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孫孟 忠貞堂

不爲營壘而水割地，皆順吾計之使，不爲術因當土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乃得及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惟適氏曰：「曹操賈詡皆具智調，如所謂離之騁之與古兵法合。雖盜賊鬼蜮之術，用以除殘去穢，安內攘外，未必不足以成功。」蘇洵有言：「蘇秦張儀取其術，不取其心，子於操詡亦云。」

鄭渾討鄭賊

建安十七年。鄭漢之縣名屬賊梁與寇等馮翊諸

縣悉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爲當移就險阻左馮翊

鄭渾渾鄭泰之弟泰見用曰與等破散藏寶山谷雖

有隨者幸勿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宜諭威信而梁賊

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爲守備募兵逐賊

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

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

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

古方略續編卷之一 三七 忠貞堂

告諭之出者和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

之典等懼將餘衆聚鄭城曹操使夏侯淵助渾討之

遂斬與餘黨悉平

芑山氏曰轉相寇盜卽以夷攻夷之術但募民逐

賊得其財物十以七賞正恐怖賊之衆貪利亡已

且有劫掠平民乘間爲奸者無法以處此是誨盜

也豈安集之長計哉

孫權作濡頭塢

初張紇以林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及劉備

東過林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在應天府西二里

徙治林陵改號建業呂蒙開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

濡頭水口立塢北五十里後果湖諸將皆曰上岸

擊賊沈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

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

善遂作濡頭塢故如個月一

惟適氏曰夾水立塢避敵步騎蓋欲置諸軍存地

古方略續編卷之一 三八 忠貞堂

者與韓信背水陣異蒙私以操軍勢銳未可驟勝

如與相距於此得觀變出奇耳



呂蒙攻皖城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就，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饒，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衆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將甘寧爲升城聲，寧持鐵鎗，緣城爲士卒先，蒙以精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三九 忠貞堂

巴山氏曰：不移時拔皖，非攻者之神速，守者疎耳。繼以精銳，無輕敵心，蒙所以能制敵也。

高柔論重刑

曹操以尚書郎高柔爲理曹掾。理曹漢公府無舊法，軍征士亡，考竟考校而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復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即止不殺。」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四 忠貞堂

巴山氏曰：觀秦陳勝吳廣以失期良誅叛，益信高柔之言當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申商不足致治，類如此。孔明治蜀，雖威之以法，要使恩榮並濟，上下有節，非重刑也。

又曰：李靖對唐太宗曰：「臣按孫子云：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有，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厭，愛允濟，愛克厭，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則不可用。」

復不可及是也。若咸加于前。愛教于後。無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世不刊。愚按此雖載武經七書。其爲靖對太宗果否不可知。然其說自正。高柔重刑非以止亡之言。亦非無所自耳。

又曰尉繚子重刑令篇云。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愚按此說與高柔相反。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聖 忠貞堂

張遼守合肥

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梯書。面諭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教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執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耳。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祭。明日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百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圍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軍少。乃遣使請降。遼曰。吾已破賊。今復降。乃還。諸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聖 忠貞堂

徵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今肥東有逍遙津水上舊有北。張遼覘望知之。卽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微丈餘無版。親近官名監谷利姓谷名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繇是得免。權入船安飲。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願以此爲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古方略。  
**續編卷之一**  
皇朝志貞堂

但書紳也。

芑山氏曰。逆擊以折其勢。然後還脩守備。則守無不固。此謂寓守於戰。

卓菴氏曰。以十萬衆不能下一城。反爲所困。非守者之固。特攻者之不力耳。權用兵如此。求以勝操難矣。

余 垣  
孫 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續編卷之二

明 葵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裴潛為代郡太守

代郡烏桓三大人決關論者推為大人其一日普盧  
其二曰無臣氏其皆稱單于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  
其則未之詳也  
魏王操以丞相倉曹主事者  
授以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今多將兵往必  
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圖謀之遂單車之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一 忠貞堂

郎單于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誓服

或曰裴潛撫單于與龔遂治渤海同

惟此其口難其指美治代之功召潛為丞相理

曹操潛曰潛于百姓雖寬于諸胡為峻今繼者必

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

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繇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

叛後三單于反問果至縣潛之言推之政固有以

嚴峻成寬惠者于產治斯孔明治蜀皆然反是則

亂善治者宜以子產孔明為法

呂蒙襲取江陵

陸渾民孫狼等作亂殺縣主簿南府關羽羽拔狼印  
給兵還為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遠應羽羽威震華夏  
魏王操議徙許都避之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  
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  
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  
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驛其後許割江南封權則樊  
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  
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二 忠貞堂

以為羽素驍勇有兼升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

奪其於權曰今令征虜孫皎時為守南郡潘璋在白

帝將欲將游兵萬人循江應敵蒙為國家前據柔陽

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

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羽所以未便向東者以至尊

聖明蒙等尚在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偃仆欲

復陳力其可得和權曰今欲先取徐州自夷陵以北

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

顧徐土住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騎今日取徐

州掠後句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當當懷安。不  
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  
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怒。及羽  
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攻曹。而多留備兵。必恐蒙  
國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  
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  
襲其空虛。則南郡此南郡。即江陵。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  
驚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陸遜謂  
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  
言方略

續編卷之二

三 忠貞堂

遜曰。羽矜其驍氣。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  
嫌於我。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  
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且據荊州。恩信大行。  
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  
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其羽所忌。若用之。當  
令外自新。內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  
軍。右都督。以代蒙。遜至陞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  
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無復所嫌。稍散兵赴樊。  
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較焉。

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吳與蜀分荆州以米。權聞之。  
湘水為界。故置關。遂發兵襲羽。權欲令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督。蒙  
曰。若至尊以征虜。而孫皎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  
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于瑜。  
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  
之戒也。權密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岑皎為後繼可也。  
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  
陷沒。晃前至陽陵陂。關羽遣兵屯偃城。晃既到。詭道  
作都塹。從道出偃城之後。通示欲截其後。羽兵燒也。  
為長塹。故曰都塹。四 忠貞堂

續編卷之二

四 忠貞堂

走。晃得偃城連營稍前。操使趙雲以謀。即奉曹仁軍  
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  
將呼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  
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敵  
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偏閉。遣諸通仁。使知外救。以  
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  
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軍當之。諸將皆喜。  
是皆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  
通。孫權為戍。與魏王操請以計。羽自效及乞不滿全。

古方味

續編卷之二

五 忠貞堂

羽有備。探聞羣臣。羣臣咸言宜審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審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而還。自諷則固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持坐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聞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僅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梁。自恃二城。江陵公安守固。必不遠逃。操曰。善。即敕徐晃以權書射者圍裏。及羽屯中國。裏圍之。志氣百倍。羽恃江陵公安守固。又自據水。統關以應羣臣。必破之。執警之而去。失其前功。此其所以弱也。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曰。大王以仁等爲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六 忠貞堂

是追羽與俱入園中破之羽撒剛退然舟船猶據汚  
 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薄陽盡伏其精兵縛縛維維中  
縛維中使白木搖櫓櫓作商賈服畫夜兼行羽所置  
 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士仁素嫌  
 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和羽言還  
 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爲書說  
 仁爲陳成敗仁得書卽降翻謂蒙曰此誦兵也當將  
 仁行留兵簡城遂將仁至南郡糜芳城守蒙以仁示  
 之芳遂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六 忠貞堂  
 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  
 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棄涕  
 新之於是軍中震懷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  
 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食羽府藏財寶皆封閉  
 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破卽走南還曹仁會諸將議  
 成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  
 曹仁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  
 願辭求效衆蒙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孤進進北

趙而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敗矣  
虞度也謂度羽不能爲害則敗其於彼將生患於我  
防羽之心以防患爲患也  
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魏王操聞羽走恐諸  
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儀所策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  
悉皆歸附權以還爲右叢軍鎮西將軍屯夷陵守峽  
口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兵皆解散幾十餘騎因  
遁走權先使潘璋斷其退路獲羽斬之遂定荆州  
或曰吳魏各用其誦後之用兵者推此以制勝可  
也○不必深論○第五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忠貞堂

或曰趙備之計卽戰國策士所謂兩利俱存者是  
後遜敗備峽中收兵而還不復追備計亦出此  
劉孫同仇討操榮首贊相吞之謀此魏所以益  
而漢所以終不復也權無翼漢之心不言自見  
失荆州已破門戶喪羽又斷右臂昭烈臣王之志  
絲是不復振惜哉

吳次尾曰關羽聞曹仁于樊降于禁斬龐德當時  
北邊大小憂懼曹操身出南陽有使許渡河之計  
會司馬懿將濟諫之而止向使二子之計不行操

果還都避銳則魏之天下未可知也又令羽戰勝  
之○權爲犄角而別出以爲之○是時羽已  
漢中益遣將助羽而亮督軍從祁山北向曹卽智  
能知所以應乎○惜乎懿濟之策明于問吳而蜀不  
能以其策固吳也吳又不能以其策推驗反襲羽  
而爲魏用也或曰吳不足道矣蜀君臣之計豈出  
餘下而千里孤軍左右兩敵又方支兵強魏乃方  
略布置不一指授若羽未嘗有敵者智者固如是  
乎○天事嘗敗于有所恃而禍每生于所忽羽以處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忠貞堂

陸遜而被襲蜀之君臣以恃羽而羽敗蓋觀備入  
蜀而羽獨督鎮及馬超降而亮所以美羽之善可  
知也然羽卽能至欲以一州之衆觀兵雒河而曹  
強而扼其前孫請而伺其後能坐算其必勝而至  
不一爲之所和吾意是時蜀漢新下其兵將或皆  
有所委署而不能遠以輔羽與或者孔明以國內  
未固不欲羽遠用兵觀先主征漢中亮尚難之以  
問楊洪則攻樊之舉非其所欲與抑制羽而不受  
與或慮芳士仁之與羽相嫌在羽領鎮之後而國

內未及知。抑不疑其迷惑。而反圖與。又或者以吳蜀方睦。且吳忌魏而不忌蜀。而不慮其素盟從魏與。吳不棄盟。則羽卽無功。猶不至失地而兵敗。非所逆睹與。不然。羽之矜勝。實有敗道。又孤軍無援。外有俊郤。內多異志。數者俱岌岌焉。舉國皆坐觀而不爲之計。如是而謂蜀之君臣。明于置將。長于料敵。而不爲羽分過者。豈其理則然哉。吾反覆思之。無亦其恃羽者太過。故至此也。夫以羽之威武。一不戒而使敵爲之間。以垂成之功。墮于一旦。以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七

忠貞堂

劉先主之傑。諸葛孔明之智。徒過恃一人。而使可以圖天下之機。輕而棄之。然則行武用兵之道。果不可以不計。淡而慮密也。

魏劉曄諫受吳降

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魏。朝臣皆賀。劉曄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盪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十

忠貞堂

劉吳之半。以吳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魏主丕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師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止也。忍救吳也。至不聽。遂受吳降。遣太常卿真奉策拜權爲吳王。加九錫。或曰。劉曄之言。曲盡權之情僞。若魏果用曄策。吳其殆哉。



吳陸遜攻漢軍

漢昭烈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竇且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吳王權曰夷陵要害國之關服難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諸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十一 忠貞堂

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廟討逆破塚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及拾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是猾虜更之通所以亮漢軍也然法亦有詐明始至東吳水營多事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任已久不得我便宜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持者從後持其足也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教各持一把茅以火

攻拔之一爾執成謂言一拔而勝也通車諸軍同時俱

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統

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

諸人自擔燒燒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帝大慙志曰

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

或曰依險行兵敵扼其衝情見勢屈敵乘其機至於失師此非天也

卮山氏曰漢主伐吳而敗時法正已卒諸葛孔明

於失師此非天也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十二 忠貞堂

數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按孔明此言不以漢主伐吳爲可然而不諫者以漢主忿威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勝也兵勢無恒在於觀察出奇故曰孝直若在必不傾危要之此舉漢主不能無失初曹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照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也後七日吳破漢書到夫漢伐吳而反爲不所料卒致潰敗豈不深可歎哉

權已得帝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十三、忠貞堂

在鼎足不能弁力。且智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此皆似

是而非也。蓋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

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漢卽班志所謂東漢水也。言魏不能渡漢圍江陵。非

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

吳亦將分功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

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

○視纂述時○重次第俱得  
罪未宣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

與漢主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

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芑山氏曰蜀與吳和則雖傾圯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而魏河南之衆欲留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

所謂求犄角之援蓋如此亮豈甘心與吳盟哉

蕭何願高帝王漢中。孔明不絕吳好。所見略同。

卓菴氏曰。蜀之和吳。當在赤壁之戰。然自蒙羽起。

勢難復合。蜀雖委心于吳。僅得其文貌。羈縻而

已亮非不知而不欲顯絕之者誠懼其合魏以圖

蜀耳。蓋吳不恥于臣魏。而蜀不可以再敵也。亮豈

續編卷之二

得已哉。

續編卷之二

忠貞堂

吳人誘敗魏

吳主權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于魏以誘揚州刺史王

凌凌王允之子吳主伏兵阜陵俟之布遣人告凌云道遠

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凌騰傳上書請兵迎之征東

將軍滿龍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欲

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

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客計以成木

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人朝敕留府長史若凌

欲往勿與兵也凌索兵不得乃單騎一督將步騎

官方略 續編卷之二

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逃走死傷過半先是

凌表龍年過馳酒不可居方任方任方面魏主敕將

召龍還給事中郎郭謀曰龍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

二十餘年有勲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

表將為所閱可令還朝問以東方事以察之敕從之

既至體氣康彊乃慰勞遣還

或曰綱目前此書誘敗曹休今此書誘敗魏兵於

阜陵皆以著吳人詭計之部既借為自立含義已

索又師出無名與盜賊埒焉足尚哉

或曰孫權自度力不足以翫魏不過於疆場之間

設詐以誘其來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

爭天下之心也

惟適氏曰凌表龍年過馳酒敕召還而郭謀謂宜

問東事以察之卒慰勞遣還為魏良將使趙惠知

此何至失廉將軍而為秦所破滅哉後世人主處

有功之臣當以趙惠為戒而以魏主為法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十六 忠貞堂

薛濟謀伐遼東

遼東公孫淵魏官陰懷貳心，數與吳通。魏主敕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薛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不能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未之地，累世委質，歲送計孝。」言每歲上計。及奉孝廉也。不之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叙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十七

忠貞堂

或曰：薛濟深悉理勢，所言是爲好大喜功之戒。及豫等無功，魏主乃追思濟言。

滿寵討吳

吳陸遜引兵向廣江，魏人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廣江，小將，勁兵精，守足難勝。」言其精銳，不可輕視。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退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陽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壽春，即今合肥。賊來攻圍，必據水爲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軍，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兵往救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從見兵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犄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薛濟議以爲如此。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叛。一至於此，初略無限。必准北爲守，魏主敕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來，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禍生於內矣。」尚書趙咨咨，黃初初自出使，千鈞者後見下錄。以寵策爲長，乃報聽之。

或曰：寵所言亦孫子之最著者，非深用孫子者也。

潛寵伏兵肥水

吳主權自將攻魏新城。新城以吳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果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權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或曰：此寵曩所謂驕之以利者。吳果以驕敗，兵不可驕如此。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十九

忠貞堂

陸遜與諸葛瑾立計

後漢帝建興十四年，魏主敕御龍舟攻吳，潛龍募壯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陸遜遣親人韓扁素表詣吳主權，爲魏遜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其加吾渴飲。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通字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褒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遂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趣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三十

忠貞堂

或曰：瑾料大勢空退，遜信用瑾言，而欲退欲進，張聲勢，整部伍，安定衆意，不爲敵撼，此亦一策也。芑山氏曰：當敵勢方熾時，少忙便惑衆志，敵未至

而我先自敗非計之善者也。諸葛亮軍於陽平，遣  
 發延諸軍，奔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  
 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  
 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偃  
 旗臥鼓，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懿疑亮有伏兵，引  
 兵退。凡皆兵法先聲後實，使敵疑却處，陸續種對  
 奕棋，彷彿孔明開門却灑氣象。雖然，亮與延之所  
 以能令魏不敢過者，繇威名素著，智調不恒，先奪  
 其心耳。使無亮遜之材之望，而欲踵其所爲，復見  
 弱勢，藉口從容應敵，豈有不挫敗塗地者哉。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王忠貞堂

司馬懿伐公孫淵

公孫淵嘗受魏之封矣

魏主敕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  
 或以爲兵多役費難供，敕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  
 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  
 以待君？」對曰：「淵棄城掠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  
 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  
 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  
 往孤遠，言孤軍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  
 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  
 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  
 魏。懿以其使羊術曰：「不可。肆匹夫之怒，而謂  
 魏主之言也，不如因而用之。」遣奇兵潛行以要其成  
 和也。若魏役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遼東義形  
 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難隔，則我虜其傷都，驕略而  
 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義事。」懿遂使并爲燕王  
 使至，告矣。吳主權乃大勅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  
 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  
 弟憂之。」魏主敕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故速

東平濟曰彼知官魏晉間謂國家為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

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勢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

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謂劉琨使張彌許晏也乎今

所以外揚此聲者誦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

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浩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中

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規圖淺攻不敢深入或得輕兵掩襲未

可測也

甘山氏曰蜀司馬懿於長安欲以備蜀也是時孔

明既死魏乃敢召懿還使伐遼東孔明繫漢輕重

古方略

如此

續編卷之二

三三 忠貞堂

魏克遼東

魏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鮮卑行之役楊

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遼隧縣名圍擊三十餘里諸將欲

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

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搗襄平破之必矣

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行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

其北直趣襄平行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首山在長平

大雨雨濕復使行等通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

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遼水津徑至城下兩

古方略

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

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衆乃定賊恃

水無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

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

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

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言所留之糧

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孰也今賊衆我

寡誠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

爲自營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盡而圍  
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  
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  
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開師遇  
雨欲罷兵魏王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  
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桶橈鈎衝晝夜攻之  
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其將楊群等降八月  
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却兵當若臣  
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忠貞堂

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智聞退舍登得  
聖二人老耄傳言失粘已相爲斬之苦意有未已可  
更遣年少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  
送衛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  
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爾不肯而將  
騎突圍先懿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遂入城  
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祭爲京觀還京帶  
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給直賈

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  
叔父恭之四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悉聽之遂班師  
巴山氏曰懿之語廷尚有匿詞方急攻孟達時登  
特虞介圍哉懼吳蜀救兵至耳  
又曰或緩或速一因乎敵懿真知兵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忠貞堂



魏晉淮南屯田

是時王粲字季車，官至議郎，所著

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書郎鄧艾行陳項

黃中，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

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

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并汝

水，皆經陳蔡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

開，東入淮，十人之中，以二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

人分食，休息，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

增溉，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忠貞堂

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

年食也。以此乘乘伐吳，無不克矣。太傅司馬懿善之。

是歲始開廣濟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汎舟，達於江淮，

資食有餘，而無水害。

芑山氏曰：舊法至今有可行者，如鄧艾屯田是也。

不必以人廢言。

又曰：平吳蜀，皆以屯田制勝，曹操未竟之志，艾全

收之。

鍾離牧平五溪

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

武陵太守時義已遣郭純率涪

陵民入遷陵界，屯于赤沙，誘勸諸夷進攻西陽，郡中

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

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

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

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潰而撲取之。

此求火貴速之勢也。牧外趣嚴撫，夷將軍高向謂牧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忠貞堂

曰：昔潘大嘗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夷，是時劉氏連

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奔遷陵，明

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

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番二千里，

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

純等散走。五溪皆平。

芑山氏曰：牧斷以成功，朝吏慰勞之說，似是而非。

今天下欲仍用渤海之法治盜，真刻舟求劍者也。

陸抗拔西陵

吳陸抗開步關叛之子世在西陵 亟遣將軍左奕

吾彥等討之晉主炎遣荊州刺史楊肇地關於西陵

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已東監軍徐胤帥水

軍擊建平以救關陸抗抗陸胤敕西陵諸軍

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陸故城內以閉關外以

禦晉兵晝夜催切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

之銳急攻關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敵士

民抗曰此城執固足凡傳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

方略續編卷之二 三九 忠貞堂

反攻之不可卒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交難何以禦

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開始

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自樂

西赴而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

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掠西陵南山羣夷

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

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過水漸漬平土

以絕寇叛羊祜欲川所過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

以通步軍抗聞即使咸決之諸將皆惑晏謀不聽

至當陽聞堰敗乃敗船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楊

肇至西陵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水軍督

得應拒徐胤抗自將大軍德圍對肇則彼為客我為

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諸肇抗曰贊軍中舊吏

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

處卽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

處抗命擊之肇衆死者相屬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

而慮步關畜力伺間兵不足分于是但鳴鼓戒衆若

將追者肇衆悉解甲挺走挺走拔身抗使輕兵蹶之

古方略續編卷之二 三十 忠貞堂

肇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關及同謀

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

芑山氏曰夜易夷兵使肇不能測贊雖告肇虛實

肇雖來攻徒自憊耳何者抗有備故也

卓菴氏曰晉遣三帥放關蓋將爲犄角之勢也抗

亦岌岌殆哉然抗卒拔西陵而還惟能扼其要領

耳

陸抗羊祜交和

晉羊祜歸自江陵，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將帥有欲進誦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河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鷄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於祜，無傷也。陳明卿曰：「抗智在人上，祜不得不勝之以德。其相結乃所以相傾也。後人不詳其情事，徒病其交驩，知常而不知變矣。」

芑山氏曰：「凡祜所為，皆奉吳耳。正以陸抗對境，無間可乘，故徐以俟之。若曰祜不用誦，務脩德信，則吾不信也。」觀陸抗沒，祜卽請伐吳，可見。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三十一 忠貞堂

陸抗戒諸將黷武

吳主皓用諸將謀，數侵盜晉邊。陸抗上疏曰：「昔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任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

或曰：所獲不補所喪，見數侵晉邊之失。抗深得李牧遺意，惜主不悟，徒自取滅亡。後世宜以吳為戒。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三十一 忠貞堂

陸抗論西陵安危

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側縣。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領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起。自步關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覓兵。財財與有

袁嘉禾之二

忠貞堂

數萬。羸敵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時十一王各給三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遁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膏肓。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以可方爲屬。及辛。吳主使其子吳晏玄機雲。分將其兵。惟適氏曰。抗知吳將亡。乞以西方爲屬。頗有深計。其不負凱所舉。於此可見。

羊祜請伐吳

晉加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皆開府辟召。俄同三司。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難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執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執。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

袁嘉禾之二

忠貞堂

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咸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瀕。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歲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王濬唐杜純。梁益二州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胡奮爲平南將軍。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徐揚王濬所統。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

天下之衆，裁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

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

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

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士困，平日猶懷去就。兵臨必

有應者，衆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

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

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懸懸，人有致死之

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

矣。晉主炎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

晉主炎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爲憂。

也。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

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猶以代吳爲不可。祜歎曰：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

恨於後時哉！惟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晉主

意合，贊成其計。

芑山氏曰：祜之以德懷吳人，畏陸抗耳。抗卒，則祜

代吳之計決矣。祜用請如此。

卓菴氏曰：祜未嘗一日忘吳也。請伐一疏，蘊蓄久

矣。至云吳平則胡自定，尤爲得要領之言。

### 羊祜議徙州

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晉主炎

遣侍臣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

襄陽八百里，比知賊聞，去已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

師以克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

近，以兵執，好合惡離，故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

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費，亦未知州之所安據也。

芑山氏曰：略千餘家不追者，陰養吳也。將滅吳而

有之，追區區爭此細利哉。祜恐謀泄，謂步軍不能

追，特餽詞耳。

追，特餽詞耳。

追，特餽詞耳。

追，特餽詞耳。

追，特餽詞耳。

追，特餽詞耳。

追，特餽詞耳。

追，特餽詞耳。

追，特餽詞耳。

追，特餽詞耳。

張華問羊祜策

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晉主炎命乘輦入殿。不拜而  
坐。祜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  
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  
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今主。雖有百萬之衆。  
長江未可窺也。將爲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  
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行。  
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  
了。當有所付授。願寄書吳人也。以東南境界。劉道祜  
當得人及與撫之。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忠貞堂

疾篤舉杜預自代而卒

芑山氏曰。更立今主云云。特以堅張華取吳之意。  
吳豈能爲晉患。嗟乎。雖有長江惡足恃哉。

冀亮豫刺揚州大水。螟傷稼。晉主炎詔問主者何以

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

劇。宜敕亮豫等諸州。督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

漚。令微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

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吳

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

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

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炎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忠貞堂

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

無所不有也。

芑山氏曰。救水災之策。不盡於此。預特就其適時

用者言之耳。

晉大舉分道伐吳

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且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奏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固成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救嚴下無兵上吳自冠淮義皆自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下浙江而上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三九 忠貞堂

夏口以東少延稅息無絲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竊使舉而有敗勿來可也公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閒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衆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駁朕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審與陛下計故益今朝議異同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之利十有八

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指實充苟斯而固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志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繇特恩不慮後患故輕相異同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備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晉王夷方與張攀圖謀預表適宜攀推斟欽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謀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二

四九 忠貞堂

願勿爲疑晉主許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芑山氏曰預知孫皓不能徙都武昌特設爲此言以明伐吳之舉不容少緩耳此進言之術也

余垣 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續編卷之二終

古方略續編卷之三

明 葵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慕容廆取遼東

晉元帝名庾司馬懿曾孫琅琊王觀之子泰興二年

宇文氏攻慕容廆廆廆人元帝命為平州牧子皝

慕容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遺長史裴嶷來獻捷平州

刺史崔岳以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陰說高句麗

東夷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岳所親高瞻力諫不從

方略 續編卷之三 一 忠貞堂

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岳所誘欲邀

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

挫之彼烏合而來莫相歸服久必攜貳然後擊之破

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獨以牛酒犒宇

文氏二國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士卒數

十萬連營四十里其大人其係以勇健能理決悉獨

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廆使召其子輪於徒河

名翰曰彼衆我寡難以力勝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

而擊之若弄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

從之悉獨官聞之曰輪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

分罷數千騎襲翰翰為段氏使者逆於道而設伏以

待有擊盡獲之乘勝徑進追問使諱廆出兵大戰前

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東逃大

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參

聞之懼奔高句麗廆以其子仁饒遼東官府市里按

堵如故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歸候之撫

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

諸君共濟世難翼戴帝室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

方略 續編卷之三 二 忠貞堂

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如何耳瞻猶不起廆頗

不平瞻以憂卒廆使裴嶷奉表拜所得璽請建康獻

之

芑山氏曰廆輪雖善用兵益見宇文愚且拙然恃

衆貪得卒以取敗悉獨官之過也



祖述述屯雍丘

晉元帝太興三年祖述將韓潛與後趙石勒武庫將  
有秦龍之地述稱帝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  
旬述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  
米息於近豹兵運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為述士  
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述又使潛邀擊于汴水  
盡獲之豹宵遁述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述鎮雍丘  
後趙鎮戍歸述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  
述馳使和解示以禍福述皆受述節度詔加述鎮西  
太守

續編卷之三

三

將軍述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親  
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  
趙者皆聽兩屬居兩界之上聽其時還游軍爲抄之  
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  
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述練兵積穀爲  
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述修祖父  
墓置守冢二家因典書求通使及互市述不報書而  
聽其互市權利十倍

芒山氏曰述是時已有恢復之機惜羽翼單弱耳

樂道說耳卓犖武昌

晉元帝永昌元年王敦又分兵寇長沙初敦既與朝  
廷乖離乃署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謝  
鯤爲長史鯤終日醉醉故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曰  
劉隗牛大連彭城人郡森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  
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  
才豈達大體至是舉兵武昌上疏稱劉隗威福自由  
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顯覆納  
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沈充鳳後爲

續編卷之三

三

王敦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  
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  
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  
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太子中庶子溫嶠嶠大  
人談之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  
濫邪顗曰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安可舉兵以勝  
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  
刺史耳卓約與俱下卓許之後更狐疑不起或說卓  
且偽許敦待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五 忠貞堂

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過思變心常懷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敦達參軍桓羅說燕王永按永即永字音整元帝叔父詭爲已軍司永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永撤長沙震懼湘人爲長史會懼遭母喪永往弔之曰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懼曰郡州荒敝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虞幾可捷也永乃囚懼以懼爲長史第望爲司馬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潛爲湘東太守不從永使望斬之以徇四境又遣王簿鄧登長沙說其卓曰劉大連劉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王以私憾稱兵向關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參軍李梁曰昔隗囂跋扈實離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但當按兵坐待敦事若捷必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其嘗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陳實可以從容顧望今將軍卓之於本朝非實融之比也冀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六 忠貞堂

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敦克剽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吾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大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以將軍之威名扶節鳴鼓以順討逆舉武昌若摧枯拉朽耳武昌既定據其軍實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樂道融舟陽往邀之道融忿其悖逆反說卓曰王敦背恩肆逆舉兵向關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爲逆臣死爲惡鬼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偶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必不戰自潰矣卓意始決遂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王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又帥兵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承南投陶侃或退捷寒桂永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今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耳卓亦遣承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關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復

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芑山氏曰：王敦叛逆，人得而誅之。帝誤任劉隗，刀協既無尺寸效，及敦據石頭，隗協出戰敗還。帝復勸令避禍，給人馬使自爲計。何昏惑至是！協素無恩紀，爲人所殺，而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卒，隗罪豈在敦下哉。

崔適氏曰：初敦聞甘卓起兵，大懼。遣卓兄子邛說卓使旋軍。卓流涕謂邛曰：若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絕四海之望，不如更思後圖。吾據敦上流。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忠貞堂

敦亦未敢遽危社稷，卽命旋師。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錄此觀之，道融計非不善。恨卓多疑少決，不能用道融計耳。卓與熊王承皆移檄討敦，永始始終守義，而卓猶豫取敗，綱目書敦殺甘卓，蓋罪卓也。後世人臣宜以卓爲戒。

溫嶠等討王敦

晉明帝名紹，元帝太子。在位三年。大寧二年，王敦復反，至江寧。帝

親征破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敦無子，養

兄含子應爲嗣。至是，疾甚，矯詔拜爲武衛將軍，以自

副。錢鳳曰：朕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

之事，非常人所能爲。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

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

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恐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

鳳諫其嘗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忠貞堂

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三次更番，其一調出，其二休息，于家帝親任。

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結

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並舉每

日錢世儀。鳳子，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

深欲結好，會角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

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

嶠遂敢不聽。遂表用之，使視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鳳

於後間之，因敦饒別起行，酒至，鳳承及飲，嶠僞曰：

以手版擊鳳，憤墜，至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大喪。

鳳字大興，

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關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大真非醉。小如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帝與亮盡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大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庾都鑒。分督諸軍。鑒請詔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屯于中堂。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之。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九 忠貞堂

發。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于是尚書騰詔下敦府。遣司徒堪等討之。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遂蘇峻等帥精兵萬人擊交。鳳大破之。

卓菴氏曰。結納錢鳳。所以離敦之黨。使自相間耳。庾陳平反。問范增同。

溫嶠邀陶侃赴國難

晉成帝名衍明帝太子五歲即位咸和三年溫嶠將討峻

而不知建康聲聞會范汪至言峻貪暴縱橫難疆易

弱宜時進討嶠深納之庾亮辟汪參護軍事與嶠互

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拒

之嶠乃遣督護王愷期詣荊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

以不豫顧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

說不回乃遣使謂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行二日

參軍毛寶聞之說嶠曰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

甘芳略 續編卷之三 十 忠貞堂

疑猶當外示不覺宜急迫信改書言必俱進若不及

則更遣使可也嶠從之侃果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

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以侃爲盟主與亮陳約

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優遣登還嶠遺書曰

夫軍有進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撤遠近言於

盟府謂侃也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

公軍至便齊進耳今追軍還疑或遠近假令此州不

守則荆楚將來之危荆楚西逼當甚於此州之今

日仁公進當爲大晉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

之情。雪愛子之痛。佩子瞻為但峻約無道人皆切齒。

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而

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王衍

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地乎。

侃深感悟。或謂侃補過亦非也即戎服登舟。賸即侃我至不

臨。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

固志。得詔書。卽泥涂音泉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

軍夏侯長等間行謂侃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

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起。遂又斷賊糧運。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十一 忠貞堂

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必自

潰矣。嶠深以為然。五月侃至潯陽。議者謂侃欲誅亮

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請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吏

元規亮字乃拜陶士行侃字邪。亮引咎自責。侃乃釋

然。遂同趣建康。戊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聞之。自

始孰不用孔坦問則守常利請還。還帝於石頭。司徒

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天大雨泥濘。劉超鍾雅

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

倉屋為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華恒丁潭等。不

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起人入臣分書起。一無所受。繼絕朝夕。

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導密

令張閭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

使庾冰鄒陵人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

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眾等皆應之。潭

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盡遣

家僮從軍。需環佩以給軍費。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

侃囑軍于茹子浦。囑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

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為嶠前鋒。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十二 忠貞堂

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

岸擊之邪。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為廬江

太守。侃表舒潭監浙東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

軍事。鑒遣帥眾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

之有懼色。侃卽將李根請禁白石壘。侃使庾亮守之。

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

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

還據京口。今鎮江府三國吳孫權自吳立大業曲阿

慶且鄒切亭三壘。今鎮江丹陽縣東四十七里以分晉兵勢。祖約

建祖漢桓撫製溢口毛寶中流失貫體微戰寶使人  
頭鞍技箭血流滿轉還擊破走之

芒山氏曰絕賊生路稱討峻首功者毛寶是也觀  
劉超鍾雅輩悲哀慷慨不離帝側則侃之見義不  
勇屢爲前卻後世豈能爲賢者諱哉雖然超雅卒  
爲峻之弟逆所殺悲夫

又曰峻在歷陽與祖約舉兵反孔坦陶回言于王  
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  
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十三 忠貞堂

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  
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  
孰取盱眙亮方悔之蓋阜陵有麻湖之阻守當利  
諸口則峻不得渡江亮獨不從雖悔何及都瑩所  
云屯據要害斷賊糧道與孔坦等所見略同

卓菴氏曰遠令襲糧寶之功猶易見要者在說囑  
與侃不爲異同然後援兵四集始克有成不然荆  
州不行三吳坐視寶雖踰鞍拔箭能遠摧強寇哉

討蘇峻于石頭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十四 忠貞堂

蘇受國恩事若充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反身  
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  
下哉公若遠衆獨逐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  
指於公矣毛寶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  
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可試與  
寶兵斷賊資糧若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  
然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大事不濟公雖有  
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囑軍寶曉峻  
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韓晃等急攻大

榮。聖都。鑒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  
納。將斬之。久乃得釋。侃將救大業。長史廉美曰。吾兵  
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  
軍向石頭。亮囑師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將八千  
人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贖侃部將斬之。餘  
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邁爲主。閉城自守。  
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  
臺。於是至者雲集。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十五

忠貞堂

或曰。侃欲西歸。失臣子赴之義。君子非之。是役  
也。焚燒積聚。有毛寶。急攻石頭。有殷美。其功皆不  
可沒。

王導論移都

晉成帝咸和四年。時宮闕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  
吳之豪。請都會稽。王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  
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  
憂。凋敝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  
我之隙。一旦示弱。實於鑿越。求之望實。望聞望外。望  
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  
都。而以褚裒音救山爲丹陽尹。裒收集散亡。京邑遂  
安。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十六

忠貞堂

或曰。此論深切團體。後世論導者。宜素短取長。

燕王號襲趙高陽

晉成帝咸康六年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具船萬艘自

河通海運穀于樂安城在濟南府臨沂縣東八十里徙遼西北平

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

屯田括取民馬敢匿者腰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開於

宛陽欲以擊燕燕王號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積

薊縣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

也遂帥諸軍入自蠡榆塞上蜂即蠡直抵薊城破武

遂津在保定府安肅縣西二十五里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十七 忠貞堂

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惟適氏曰詭路出趙不意見號之智略趙雖令兵

五十萬豈足以敵號哉

王述論移鎮樂鄉

晉成帝建元元年王述之兄王武吉有表

移鎮樂鄉春秋傳國之地其城與陸王述與庾冰牒

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

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沂泥供給力役增倍且武

昌實江東鎮成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

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陽一朝江清有虞不相

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關

關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十八 忠貞堂

周惡繫孤之議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

而行曠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社稷

之長計耳翼乃止

或曰擇人事而不取禳避王述之論自正



封祿諫重稅

晉穆帝永和元年，燕王號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祿諫以爲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猶不取其七人也，今殿下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其無田者，十有三四，是宜悉罷苑田，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令官司猥多，皆宜澄汰，工商未利，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當歸之於農，參軍王憲大夫劉明，近以言忤旨，免官禁錮，長史宋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十九 忠貞堂

所諱

惟適氏曰：虎方大發民以治官室，而號乃罷苑田，以給新民，均之夷狄也，而所爲不同若此，比而觀之，亦足見二虜之優劣。

或曰：號從諫如此，又能宣示中外，使言者無諱，深得古者實諫之意，後世人主所未及。

謝艾破後趙

晉穆帝永和二年，後趙遣將軍王擢、麻秋擊涼州，張重華、張駿之子駿自稱涼王，駿卒，重華立，重華之久而，而不嚴，司馬張軌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才之所堪，則授以事，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也，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艾引兵出，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車濟不降，伏劍而死，艾又遣書誘致宛城，前陽郡宛城，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二十 忠貞堂

妻子而後自刎，艾曰：皆義士也，收而葬之。

芑山氏曰：車濟、宋矩，二義士，足以愧近代守令之

素城偷生者。

袁喬論二寇強弱

晉穆帝永和二年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  
 夏相袁喬<sup>瑒之子</sup>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者  
 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患者胡  
 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  
 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  
 以精兵萬人輕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  
 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  
 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志貞堂

胡必聞闕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  
 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  
 憂也溫拜表即行委長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  
 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  
 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必不得則不為  
 戰國蘇代謂魏王曰博之所以貴但恐克蜀之後專  
 制朝廷耳

或曰劉惔知溫專制朝廷可謂有識之言。

袁喬合勢伐漢

永和二年桓溫伐漢三年春軍至<sup>名</sup>不<sup>名</sup>  
 袁喬公孫述據蜀惟漢大發兵趣合水<sup>地名</sup>以拒之諸  
 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將軍督<sup>子</sup>堅不從引  
 兵向犍為溫軍至彭模<sup>地名</sup>議者欲分兩軍異道俱進  
 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  
 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  
 釜餽<sup>音</sup>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督參  
 軍孫盛將嚴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  
 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散督堅至犍為乃知與溫  
 異道還至則溫軍於成都之十里陌矣堅衆自潰漢  
 主李勢悉衆出戰于笮橋<sup>在成都南</sup>溫前鋒不利矢  
 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建鼓袁喬督士卒  
 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燒其城門漢人  
 惶懼勢與魏面縛諸軍門溫送勢於建康  
 芑山氏曰喬料敵屢中鼓吏誤鳴建鼓卒以誤  
 倘亦有天幸與

謝艾擊破麻秋

晉穆帝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抱罕。晉昌太守

即坦欲棄外城。武威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衆心。

大事去矣。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壘數重。雲梯地。

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

縣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輜車。

戴白帽。音切巾。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

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

右大援。艾路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三三 品貞堂

敢進別將張琨自閭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

勢進擊。大破之。趙王虎復遣孫伏都帥步騎二萬會。

秋軍。長驅濟河。艾又破之。艾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

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芑山氏曰。謝艾坐作進退。皆有法。非獨恃勇輕敵。

燕慕容恪等擊魏

晉穆帝永和八年。魏主石閼。即後趙閼拔石鑒。既克

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畏燕王儁。慕容儁。遣慕容

容恪等擊之。閼趣常山。恪追及於魏昌之廉臺。燕兵。

戰皆不勝。閼素有勇名。燕人憚之。恪巡陳論將士曰。

閼勇而無謀。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閼所將。

多步卒。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闢曰。吾騎兵利平地。若。

閼得入林。不可後制。宜急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

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百 忠貞堂

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閼性輕銳。必致死於我。我厚集。

中軍之陳以待之。候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

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

而前。閼望見大懼。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

夾擊。閼數重。閼潰圍東走。馬忽驚。爲燕兵所執。送。

於並城斬之。遣慕容評帥精騎攻鄴。

或曰。閼不足敵恪。然恪尤能信用高闢之計。以故。

所向無不克。蓋用兵未有不用我之長。而能制勝。

者也。

什翼健擊劉衛辰

晉帝奕成帝次子封耶王翼帝崩無嗣皇太后詔縣公在大和二年代王什翼健擊匈奴劉衛辰衛辰位五年之父穆帝太平四年衛辰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五年張季降代秦帝與寧三年張叛代河冰未合命以鞏垣約泥斷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鞏於其上水草相結有和浮梁兵乘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什翼健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王猛忠貞堂

或曰晉武大元十六年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破之諸部悉降惜什翼健不能破衛辰令得西走耳。

王猛議救燕

晉帝奕大和四年桓溫請與徐克刺史都督晉之江州刺史桓冲燕之子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燕人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惜居之惜遺溫溫欲共獎王室諸督所部出河上倍于超溫參軍取視毀之更作惜膝自陳非將帥才加以老病乞閒地自養勸溫并領已所統溫大喜即以惜為會稽內史而自領徐克憂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兖州伐燕都超曰道遠河淺清運難通溫不從六月

古方略

續編卷之三

王猛忠貞堂

至金鄉後漢之縣名屬山陽郡本朝改屬兖州府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擊鉅野三百里引汶會于清水名即清河在淮安府清河縣治西引舟自清入河舳舻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鄆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山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清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憂乃進捨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忿乏賊固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涸涸北土早寒三軍喪禍者必

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遣攻胡陸拔

之。燕王購晉穆升平四年募使下鄧王厲逆戰。敗還。

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枋頭。地名

購及大傅慕容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番曰。臣請擊

之。乃使晉帥衆五萬以拒溫。番表申胤封孚悉羅

騰志盟房後妹從軍。騰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

牢關名也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溫伐我。燕不

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彊大。慕容評

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叔幽冀之兵。引并

### 古方略

#### 續編卷之三

孫 肅 貞 堂

豫之粟。觀兵峭泥。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

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敝而取之。堅遂

遣荀池鄧羗救燕。封孚問於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曰。

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朝臣未必與之同心。必將乖

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

可乘之會。及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

全勝。若糧廩愆。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

數也。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九

月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却帥兵討溫。檀道德

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

剽。怯於陷敵。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

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

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

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行七百餘里。燕將

爭欲追之。吳王番慕容番號之子有聖以爲曰。溫初

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

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

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番曰。可矣。乃急追之。

### 古方略

#### 續編卷之三

孫 肅 貞 堂

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番夾擊。溫大

破之。秦荀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溫散卒屯于山

陽。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真。奏免爲庶人。真不伏。求沮

罪狀。朝廷不報。遂掩齊春叛降燕。

或曰。專制特驕如溫。欲聲中國之義。而過損王師

之體。歸罪袁真。豈不謬哉。

余 垣 較正  
余 維 樞

古方略續編卷之三終

古方略類編卷之四

明

葵源 余懋衡輯  
袁州 張自烈定

謝石等大破苻堅

晉武帝大元八年，秦陽平公苻融等攻壽陽，克之。胡

彬退保硤石。

山名在鳳陽府壽州西北二十五里。

融進攻之，梁成等屯

于洛澗。

名水。

彬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

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威糧盡，恐不復見太

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

古方略

類編卷之四

一 忠貞堂

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

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

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

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速破也。」十一月，玄

遣廣陵相劉牢之

人。

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

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

其歸津。秦步騎紛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

水陸並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歎曰：「

又望見八公山上。

山在壽陽府壽州西北二十五里。

草木皆以爲晉

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慙然有懼色。秦兵

逼肥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此

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

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

如退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銳

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

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略陳欲

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

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

古方略

類編卷之四

二 忠貞堂

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

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

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

奔，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復取壽

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

卓卷氏曰：「法豈有臨陳退却而待戰者？此自秦愚

非玄等用兵之神也。牢之直擊梁成，亦朱序授之

策耳。序固謂敗其前軍，彼已奪氣。堅雖掃境爭敵，

豈勝序一呼之力哉？」

楊治謀拒呂光

晉書大元十年九月，秦呂光光將自稱涼州牧尋隔天王國還自龜茲，擊涼州。初，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磐

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資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挾外國珍寶奇

玩，驅駿馬萬匹而還。兵至宜禾，縣名涼州刺史梁熙謀

閉境拒之。高昌大守楊翰曰：「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

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若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

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

制。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

之策，無所施矣。」熙不聽。秦人美水縣名張統曰：「行唐公洛

上之從弟，勇冠一時。若奉爲盟主，以帥羣豪，則光雖

至，不敢有異心。資其精銳，東合四州，掃克逆，寧帝室。

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聽。而役洛於西海，光聞翰謀

懼不敢進。杜進曰：「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

宜及其上下離心，速取之。光至高昌，翰以郡降。至土

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其子胤帥衆拒之。光破

禽之。武威大守彭濟、杜熙以降。光殺之，入姑臧，自領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忠貞堂

涼州刺史。郡縣皆降，獨酒泉西郡宋皓索泮不下。光

攻而執之，責泮不降。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

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力不足，不能報讐。

王滅臣死，固其宜也。光皆殺之。主簿尉祐姦佞傾除，

與濟同執熙，光寵信之。祐諸殺名士十餘人。涼州人

由是不悅。

或曰：熙不用楊翰策，安得不亡？然呂光恃強好殺，

雖自稱涼州牧、酒泉公，稱天王，徒貽嗤後世耳。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忠貞堂

許營諫尚浮屠

元十四年

溺於酒色委政琅瑯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久酣飲

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近習弄權賄賂公行官將溫

雞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玩之子望官闕歎曰好家

居穢兒欲撞壞之邪左衛將軍許營上疏曰局吏衛

官僕隸婢兒皆爲守令或帶內職僧尼乳母競進親

黨又受貨賂輒使臨官政教不均暴虐無罪且佛者

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於五誠清遠玄虛之神妄酒敗法尚不能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五

遵而流俗競加敬事以至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

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

芑山氏曰許營論敬佛之害至于侵漁百姓言殊

切當後世競以飯僧放生爲佛事慈惠竹營所不

徐逸論訊官長得失

晉武帝大元十四年以范甯爲豫章太守甯在豫章

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探求風政并吏假還吏休假歸

者則問以所見屬訊問官長得失徐逸與甯書曰足

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懷其負而人聽不惑矣

豈須邑至理詣節其游聲哉非徒不足以致益乃實

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于非其事多所告白

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

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六 忠貞堂

議論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

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

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

而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

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芑山氏曰逸持論不苟見左右皆不足任後世天

子寄耳目于宦寺直指寄耳目于司李守令寄耳

目于胥吏邪正混淆陟黜倒置往往坐此



姚萇擊魏揭飛

秦將軍魏揭飛帥氏胡攻後秦將姚當成於杏城。將軍雷惡地應之。攻李潤。後秦主萇姚弋仲赤亭羌穆督子襄降燕。符堅殺之。第其降秦。帝封爲六夷大都督。叔自稱後秦王。伐秦殺堅。稱帝。欲自擊之。羣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堅。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萇曰：「登非河梓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畧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見後秦兵少。恐。」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忠貞堂

僅以大爲貴耳。

姚萇擊敗苻登

苻曜密召秦主苻登。許爲內應。登自曲牢赴之。軍於馬頭原。後秦主萇率衆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失利而更前。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苻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郿。

或曰見敵兵而知其情。萇所以善勝。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忠貞堂

安同渡汾西拒姚興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姚興遣姚平平是時爲義陽公等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平攻魏乾壁，拔之。魏主珪遣長孫肥爲前鋒，自將大軍繼後以禦之。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逆擊，盡擒之。平退走，珪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秦皆犯之，宜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九

忠貞堂

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路絕，相援重圍，雖同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師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興屯汾西，東相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爲薪，平糧竭矢盡，夜悉衆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或曰：「安同熟知地險，制姚興猶反掌耳。」珪從同策，尤徵珪機鑒。

何無忌克淪口

晉安帝元興三年，瑯琊內史何無忌等及桓玄兵戰于桑落洲。在安慶府宿松縣南一百九十里九江口。大破之，得入廟神主，送建康。桓玄遣庾稚祖、何澹之等守淪口。在九江府城西。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官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十

忠貞堂

軍亦以爲然，乘勝大破之。遂克淪口，進據潯陽。遣使奉送宗廟主師還京師。芑山氏曰：「無忌逆料賊詐，勇于進攻，此玄之所以敗也。未幾，劉毅等斬玄，傳逆其首，梟于大桁。後世亂臣賊子，不可不以玄爲戒。」

劉裕襲荊州

晉安帝義熙八年，以劉毅都督荆寧秦雍軍事，殺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江二州文武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疾篤，郗僧施、尹、勸毅請從弟兖州刺史藩以自副。劉裕倚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殺與藩及謝混、謝混人共謀不軌，賜藩混死。送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北海人王猛之孫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言劉兖州上十月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皆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

續編卷之四 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聲，擊鼓而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船燭鎮惡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殺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關穴其金城而入。城中兵散，殺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

芑山氏曰：或云其制勝俱以虛聲，予謂非虛聲足恃，惟藩混既死，出發不意，殺無備，故自入屯地，向非先殺藩混，使與殺令，守城也。

朱齡石等伐蜀

晉安帝義熙八年，劉裕謀伐蜀。燕探即桓玄餘黨，安帝義熙五年，燕王無為以朱齡石、蜀王王武幹練吏職，欲以為元帥，眾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東莞人宋武敬、皇后之兄弟之弟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右，亦使謙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義熙四年，劉裕表敬宣伐無功而還，敬宣坐免官，裕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浩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兩書封付齡石，署而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尚未知處分所由。秋七月，齡石等至白帝，發兩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熹從內水秦、李冰既整，離堆又開二渠，一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內水；一渠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船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燕縱果使燕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橫，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僕驛夾岸築塔以拒

之計不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眾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治城今重軍待。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潛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餓子虜矣。於是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拾船步進。賊營望風相次奔潰。燕縱棄城出走。去投道福。不納。乃繼而莊詔以齡石進監梁素州六郡諸軍事。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古 忠貞堂

或曰。祿用兵往往使人不測。齡石欲養銳伺隙。失策之甚。非劉鍾急攻。則事敗矣。

崔浩等議遷都

魏雲代名二州民多饑死。大史令王亮言於魏王嗣武。帝姓拓跋氏。名珽之子。世曰案識書。魏當都鄴。嗣以居北方。代王什翼犍之孫曰。案識書。魏當都鄴。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滑曰。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計也。山東人以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涯。今督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輕侮。且百姓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古 忠貞堂

魏都平城在山西大同府。山東有變。則輕騎南下。布茂林薄。草木交之間。孰能測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草生。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若來秋又饑。若何。曰。宜簡貧戶。使就食山東。役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從之。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芑山氏曰。或云主國不可不知此等形勢。愚謂形勢固不可失。然勸課農桑。尤國家本務。失本務而專恃形勢。非長計也。

王鎮惡大破秦兵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四月大尉劉裕遣兵擊虜於河上大破之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爲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裕遣丁<sub>音</sub>昨<sub>音</sub>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堅一白旄裕先命朱超石<sub>沛人</sub>戒嚴旌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等不能制超石斷稍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稍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五 忠貞堂

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其將阿薄于魏王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或曰晉以二千犯危而潰魏之三萬騎裕自此橫行無忌矣

王鎮惡大破秦兵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大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王泓使姚弋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沂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十六 忠貞堂

爭進大破姚弋軍泓引兵救之爲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難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鎮惡以爲史

芑山氏曰即沈舟破釜之計而能用之其所以亡地能存尤在身先士卒不身先則士卒必沮士卒沮則何以成功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大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尙書劉潔曰：「賊營虛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遂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見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七 忠貞堂

或曰。太子晃知足料敵。而卒以憂死。大武待之不以道也。悲夫。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士忠貞堂

宗慤等克林邑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檀和之等拔區界城斬其將乘勝入臯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南陽人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刑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或曰。製獅拒象不足奇。獨旣克林邑。一無所取。可爲後世爲將者法。

古方略

續編卷之四

忠貞堂

孫余垣  
戰正

余謝絕

古方略續編卷之四終

古方略續編卷之五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陸侯討蓋吳劉超

魏大武太平七年蓋吳屯杏城吳蓋水胡自張天勢復振魏遣高涼方已名本王那等討破之獲其

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侯曰長安險固風俗豪怯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僭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忠貞堂

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禽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侯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爲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伺之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爲內都大官會安定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侯威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爲無能爲也侯既至喻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

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遇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詰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人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爲外都大官

甘山氏曰陽醉斬劉超非難料吳叔不負侯之追吳侯必有所見非邀倖成功者比諸將烏足以語此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忠貞堂

臧質拒魏師

魏太平十二年，魏主攻明。明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二月，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初，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燒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欲民入城，臺送程伏詣肝胎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珍又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營。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浚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三 忠貞堂

質書曰：吾今所遣關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先是童謠有言：馬飲江水佛，魏兵如年餘，魏大武小字也。蓋郭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餐有桑乾哉。言桑乾之地，爾不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得餐而有之矣。

得勝存堅邪。爾但安意攻城，糧乏見語，當出廩相得。所送劔刃，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質又與魏使書曰：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韓祠為福邪？并駕臺格以與之。臺格，朝省格，朝也。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彈絙。彈絙，侯反弓弩弦所居也。鉤者，登反。大索也。謂以大索為彈，如弓弩弦之彈。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縱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四 忠貞堂

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戶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救彭以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攸之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或曰：魏武兵威無敵，獨困于質。蘇質之智勇足堅人心耳。晚節不終，卒以反誅惜哉。



劉興祖力諫侵魏

二十九年間魏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磨滅未  
等後勸之。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磨滅未  
後不宜輕動。不從。五月遣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碭城。  
名魯英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二州名

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宋主不  
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饒。野無所

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  
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猶擾。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五

忠貞堂

不暇遠赴。思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  
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若中州震動。黃河以  
南。自當潰潰。臣請發青冀兵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  
則衆軍宜一時濟河。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  
北塞軍都。山名在順天府昌平縣西北二十里因事指麾。隨宜加授。若  
能成功。清壺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宋主意止存  
河南。亦不從。

或曰。興祖籌畫最急。宋主奈何概拒。不省。

新英議錢法

宋武皇帝建元年。鑄孝建四銖錢。銖音殊。十黍為一銖。孝十黍為一銖。形  
成薄小。輪郭有周。郭漢書注。內錢形好。錢孔也。不

成。於是盜鑄者衆。物價踊貴。帝詔錢薄小。無輪郭者  
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於是沈慶之建議。宜聽民鑄錢。

郡縣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偽。  
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錢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

盜鑄。毋陽尹領。峻版之。以為五銖。漢武元封五年有  
作錢詔。謂錢五銖。則郭其輕重。定於漢世。魏晉以降。  
實令不可摩鑄。帝從之。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六

忠貞堂

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政之偽生。故也。今若巨細  
經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剪鑿。盡不  
可禁。財貨未賸。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縱  
行細錢。官益賦之理。百姓雖難。無解官乏。唯簡費  
去。華車在節。儉求賸之道。莫此為貴。議者又以銅轉  
難得。欲鑄二銖錢。致議以為急。行新細。無解官乏。民  
開竅巧。大興天下之貨。將摩碎至盡。空嚴立禁。利深  
難絕。富商但志貧民困窮。皆甚不可者也。乃止。

或曰。頗竣錢法。議最得本計。慶之說不可行。

源賀議守邊

魏文帝名曹芳帝穆太子曹芳大安二年以源賀西平人

爲冀州刺史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

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臧盜及過誤

應入死者皆可原宥不問諫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受更生

之恩猶殺之家蒙休息之惠魏王從之久之謂奉臣

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

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

爲卿等保之誠試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

古方略續編卷之五七忠貞堂

忠誠誠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恨哉

毛山氏曰或云以寬師獲備邊之用自予觀之本

呂刑罰鑑之意參以罷錯免罪徒塞之法賀非行

怨民者也然諫使戍邊須有制御作用未可使宥

之而已○不獨宥賀見知人之明而又借宥以警

羣下駕馭之法當如是

王玄謨請并州

宋武皇帝大明元年秋七月并雍州爲一郡雍州所

統多僞郡縣刺史王玄謨言僞郡縣無有境土新舊

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乃詔并雍州三郡十六縣

爲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說言玄謨欲反時柳元

景宗強群從多爲雍部二千石亦玄謨欲討玄謨玄

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或馳使啓上具陳本末宋主

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

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耳玄謨性嚴

古方略續編卷之五忠貞堂

未嘗妄笑故宋主以此戲之

或曰非宋主撫慰則流民說言得行而玄謨危矣

此舉見宋主識度

惟過氏曰內外晏然玄謨亦可謂善處謗者

高允諫起太華

高允諫起太華。起太華。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起都也。其所營立。必因襲隋。今建國已久。朝會宴息臨望之所。皆已悉備。縱有修廢。亦宜馴致。不可倉卒。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魏主納之。允好切諫。事有不便。輒求見。屏人極論。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撙節自給。司徒陸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九

製口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仰曰。至其軍。惟草屋數間。布被。粗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思。賜以帛。聚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

惟適氏曰。北漢劉殷事漢主聰。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比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尊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過。所以爲優耳。允深得此意。宜魏主稱允忠臣也。

宋臺軍克江州

宋明帝泰始二年。臺軍克江州。殺晉安王子勛。宋主勛。賜子勛足鄧琬。鄧琬以軍久不決。琬時爲子乃。以子勛之命徵袁顗于襄陽。以爲都督。顗性樞機。教反恒佳。談義賦詩。不撫諸將。劉胡以南運未至。就顏借米。顗又不許。由此大失人心。與臺軍相拒於還湖。久之。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迴。糧運艱阻。此制賊之奇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十

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必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以爲然。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與世游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劉胡。胡胡參軍。不爲備。一夕四更風便。與世舉帆直前。過鶴尾。胡乃遣兵追之。與世滑道。其將黃道。操帥七十。舸經起。錢溪立營。寨明日引兵據之。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與世曰。賊氣盛。矢驟。驟易盡。盛易衰。不如待之。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與世帥壯

士。擊之。衆軍繼進。胡敗走。建安王休仁以錢溪城未  
閉。命攸之等攻濃湖。以分胡兵勢。胡果欲更攻。與世  
未至。頭逋追之。城乃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  
懼。攸之曰。若然。萬人中應有一人得還。此必彼戰失  
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捷報尋至。攸  
之以所獲耳鼻示濃湖。頭大駭懼。八月。濃湖軍乏食。  
鄧琰大送資糧。畏與世不敢進。胡欲復攻錢溪。旣而  
曰。吾少習步戰。未開水關。乃託疾不進。遣百舸攻典  
世。與世擊破走之。頭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塞。當如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忠貞堂

此何。胡乃遣兵步趣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  
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至貴口。不敢進。與世遣兵  
而崩之。進逼胡營。胡遂遁去。頭亦走。至鵲頭。爲人所  
殺。琰憂惶無計。攸之諸軍至。斬子助。傳首建康。

或曰。江州之克。與世攸之力也。所恨者鄧琰令  
子助舉兵。建牙稱孤。及事敗。反欲賣子助求活。此  
琰所以獨浮于劉胡諸人也。

沈攸之等擊彭城

宋明帝泰始三年。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攸之以  
清泗方濶。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宋主怒。驅遣之  
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叔叡豪俊。賓客始  
盛。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朐山。道成以  
爲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魏人得其叛將。遣  
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欲去。  
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  
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卿等可亟去。比二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忠貞堂

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艾塘在東海郡朐山縣  
義之。已破虜。煩戍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  
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  
軍乃退。崇祖亦自彭城奔朐山。遂依道成於淮陰。劉  
僧嗣將部曲二千人。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邑山氏曰。人心易搖。賴崇祖諷以鎮之。凡應變。非  
具急智不可。

李冲議定戶籍

魏太和十年，置三長定民戶籍，魏無鄰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私書令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鄰人彊謹者爲之，隣長復一夫，復芳日天其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大率十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三疋爲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八十一子不從役，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三長內送養食之。○此○法○可○以○得○任○任○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三

忠貞堂

詔百官議，太尉丕曰：此法若行，公私有益，但方秋較比，民必勞怨，請至冬遣使於事爲宜。冲曰：若不因調時，字當屬上文，爲句謂民使知立長較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及今行之，令得其利，則差易矣。太后從之，民始愁苦，豪彊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十餘倍，上下安之。

或曰：李冲立法甚善，意在便民，與紛更滋擾者不同，不至冬遣使恐民勞怨，其言似是而非。

高祐議選舉

一十一年，魏主問秘書令高祐曰：選舉之法，曰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言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勲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祐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或曰：尚德化，精選舉，不輕任勲舊，皆治要之大者。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十四

忠貞堂

卓萇氏曰：財亦不可私益，王者無私財也。私人以財，則妄費妄費，則官民民告而國被其災矣。彼賜洗兒錢五十萬者，果何如哉。

孔凱議復錢制

齊永明八年議鑄錢不果行。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奉朝請孔凱上言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三吳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策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錢錢幣益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謂錢爲無用之器務欲數多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主 忠貞堂

竊其爲非而陷之於死也。漢鑄輕錢巧僞者多及鑄五銖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鑄冶不精於是盜鑄紛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棄棄平聲言與其不得輕重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棄棄平聲言與其不得輕重之驗也。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自鑄四銖又不禁民剪鑿爲禍既博種禁于今豈不悲哉自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所失歲多士農工商皆喪其

業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錢所身鑄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小者銷以爲大利貧民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俊言嚴道銅山皆鑄錢處可以經略齊主從之頃之以功費多而止或曰議錢法雖未盡然不惜銅不愛工亦無由作此說亦可行。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主 忠貞堂

魏主嘉于烈廉讓

魏主嘉于烈廉讓。十九年，魏主見羣臣於光祿。祿勳于烈于登引劍求還官。烈表曰：「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乃引見登，謂曰：『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軟弱。』」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歡，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

古方略

忠貞堂

得人有賞，不言有罪。

芑山氏曰：「言不言有罪，此言不言有罪，其大後世英察之主，果于自用，以銓選爲已任，其後先所舉之人，溺職敗事，罪狀昭然，往往曲加諱情，以自揜其知人不明之過，雖人臣直言，無自而進，嗟乎！天下事豈堪再誤哉！」

崔挺請除緣生法

崔挺請除緣生法。魏主以有緣生法者，多遭亡，乃制一人遭亡，閭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閭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都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芑山氏曰：「卽古罪人不孥之意，挺此議與律合。」卓薺氏曰：「引證甚確，卽此寓鑒別賢否意，不獨有罪已也。」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忠貞堂

王肅敗魯康祚

齊建武四年將軍魯康祚趙公政侵魏豫州大倉口魏加齊兵伐齊加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康祚等軍于淮南永等舍于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密使人以驢貯火渡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大既競起不能記本濟慶望永所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九

忠貞堂

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數千級裴叔業汝陰州人楚王成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成令填外壘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伴此足矣魏王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

王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傳修期耳

芑山氏曰記淺填壘設伏制勝雖肅指授方略而未之能亦見雖然韓顯宗有功不伐尤非肅所能及先是顯宗屯緒陽齊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魏王謂顯宗曰卿破賊殊益軍勢朕方攻新野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王肅獲賊二三人驅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常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尤而效之其罪彌大魏王益賢之由斯以觀顯宗果非肅所能及也後世人臣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十

忠貞堂

昌功掩罪以僞捷聞罪豈不百倍于肅哉卓菴氏曰顯宗不伐誠賢于肅然魏王謂顯宗曰朕方攻新野何爲不作露布益欲其助軍勢耳終此觀之露布所以爲國何嫌自伐哉



蕭衍議拔郢州

蕭衍上書勸王為討賊王為討賊人所共知是軍上英一陽陳虎牙等救郢州蕭衍屯巴口六月西臺遣帝關

文勞蕭衍軍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

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

魏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

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

前進當山必阻沔路隘吾咽喉糧運不通自然離散

何以持久鄧元起欲以三千兵往取潯陽彼若知機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至忠貞堂

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

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曉得之後則

原領守不滅萬人糧儲猶是幸無所出脫東軍有上

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

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相次土

崩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援帝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無

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縣

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五

下卿為我輩白鎮軍

謂蕭

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但惜

鎮軍靖鎮之耳子陽等進軍加湖在郢州東去郢三

十里築壘自固房僧寄病卒衆推軍主孫樂祖代守

魯山

芑山氏曰據要衝資糧餉衍確有籌畫未幾衍克

加湖魯山郢城降乘勝直指建康代齊之勢蓋胎

于此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至忠貞堂

劉坦拒王僧榮

齊始興內史王僧榮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長沙人皆欲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將軍拒僧榮數戰不利前鎮軍鍾玄紹刻日翻城應僧榮坦聞其謀陽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開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諸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諸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具得本末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無所問州郡遂安建康平

或曰立談定變劉坦可謂能臣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忠貞堂

元英誘馬仙琕

魏軍憚之聞道恭卒攻益急梁遣將軍馬仙琕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魏將元英結壘于雅山在汝寧縣南六里梁天監中魏分命諸將休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掩英營英偶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振甲執衆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盡銳決戰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忠貞堂

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道恭從弟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勢窮遂降於魏三閭戍將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魏立英爲中山王或曰元英傅永智勇互用仙琕非英永敵也靈恩庸才俯首降魏而已

之法

卓菴氏曰不增文采直陳形要可爲後世作露布

源懷議築邊城

魏正始元年，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略，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其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築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周定鼎于郊，鄠鄠鄠遷都洛陽，即河南洛陽也。今魏去北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遣軍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入，宜津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蓋忠貞堂

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三

忠貞堂

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或曰備邊之法莫此爲善後世不講求故瑕處多堅處少。

堅處少

邢魯譚取涪城

魏孝昌元年，魏統軍王足攻梁治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民自上前名籍者五萬餘戶，將軍郭範表於魏主曰：「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旣絕，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鄧元起之亂，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藻梁益州刺史，裴屐裴音群衆也。裴屐也。猶言衣冠子弟。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在郛閣，今已奪其險，方軌無礙，四可圖也。淵藻是衍至親，必無虎理。

百方吟

續編卷之五

送

忠貞堂

若克涪城必將逃去蜀卒驚怖弓矢寡弱五可圖也  
今若不取後圖便難矣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之壽  
春義陽皆縣名其利三倍若欲進取時不可失不從登  
又表曰昔鄧艾鏖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餽僅能  
平蜀所以然者關實力也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  
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捷得要隘士民慕  
義任力而行理有可克耳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  
爲自度劔閣以來鬢髮中白故欲先取涪城以漸而  
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

拔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攻。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里。昔以統緒勢難。曾立巴州以鎮夷徼。梁州籍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屬蒲何楊。四姓皆彼土之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遷此近也梁漢中太守夏侯建義之始。嚴玄思自就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羣徼。奉中華也西大帖民情。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于忠貞堂

從墊江縣名屬巴郡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魏主亦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更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或曰。密兩疏利害甚悉。宜武皆不從。魏業衰矣。

曹叡進擊魏兵

魏以中山王元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梁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曹叡京兆杜陵人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

續編卷之五

于忠貞堂

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司馬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夜壞肥水。舟楫繼至。攻魏小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益兵何及。且吾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報魏攻拔之。乘勝至淝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織扇麾幢。織也。扇也。麾也。也。麾也。

也。豈惟也。因者。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壘堤。激

皆刺史儀仗。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關廂。高與

合。見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

死。城遂潰。敵體素虛。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屬

將士。勇氣無敵。直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

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

牆。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

追躡。敵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敵威

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廬江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元 忠貞堂

太守裴邃克魏羊石霍丘城。六月青冀刺史桓和克

胸山固城。張惠紹進趣彭城。魏吳康生擊之。惠紹兵

不利。

芑山氏曰。敵素裕規略。威名久著。雖每戰乘板輿

督屬將士。勇氣無敵。謂制勝專恃雄武者非。

曹景宗等敗魏師

梁武帝天監三年。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

魏師于鍾離。魏中山王元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

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

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

隨方抗禦。魏人使其衆負土填塹。嚴騎蹙之。俄而斷

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不

能壞。魏人晝夜苦攻。番相代陞。而復升。莫有退者。

前後殺傷萬計。魏人處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元 忠貞堂

英表稱必克。願少寬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投

曹景宗節度。敵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

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

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

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叡景宗

曰。當敵卿之卿望宜善。敬之。景宗見敵禮甚謹。梁主

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洲。敵歷洲爲

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

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

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敵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敵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戰。敵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敵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敵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殲。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三 忠貞堂

火盛。煙塵晦冥。北士拔橋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遂北至澁水上。英單騎入梁城。詔增景宗敵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或曰。背景宗帝敵以謙讓成功。故曰師克在和。

梁天監八年春正月。梁主祀南郊。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至是用著作佐郎許懋高陽人說。始服大裘。又以齊日不樂。詔典駕始出。鼓吹從而作。還宮如常儀。時有請封會稽山名在會稽國山在常州府者。梁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建狩。而鄭引孝經鈞命決云。鄭玄引復也。鈞名封于泰山。考續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

古方略

續編卷之五

三 忠貞堂

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簡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若聖王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事。不足爲法也。

世山氏曰。當理之言。足以解惑。然懋不阿其主。証據經傳。禪助名教。王旦諸人所未及。

孫 余 垣 較正

余維樞

明 葵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崔延伯守下蔡

魏遣將軍崔亮攻碭石。山蕭寶實蘭陵人齊明帝弟名蕭寶實六子寶奉之弟弟

決淮堰亮攻碭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嬰逆

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乃以尚書李平為行臺

節度諸軍平至碭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進攻無敢

乘互戰皆有功梁王使將軍昌義之救浮山在招信軍招信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忠貞堂

縣百七 未至康細已擊魏兵卻之使義之救碭石崔

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漢之縣名延伯取車輪去

輞削銳其輞輞車牙也在輪之牙牙亦曰輞輞輪三

以衆兩兩接對操竹為紐貫連相錫車牙亦曰輞輞輪三

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斷既而趙祖

悅走路祖悅將軍先足策理又令戰艦不通義之

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碭石克外城祖悅出降斬

或曰延伯猝辦守具出人意外法至今可行

袁紹議邊任

魏詔議邊鎮選舉法任城王澄以比邊鎮將選舉彌

輕恐賊旁闖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修警備

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紹議曰比緣邊州郡

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選多置

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

之心唯有聚飲之意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奉為已富

靡弱老小微解工作苦役百端伐木耘草販賣往還

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餘冬歷夏加之疾苦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忠貞堂

死於溝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

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

軍至于戍主皆令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

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實罰太后不能用

苞山氏曰袁紹議甚正所舉之人既隨事實罰王

公已下宜各舉所知宜有稱職無敗官然愚觀近

代行保任坐舉主其間又有不稱職而仍尸位雖

敗官而得免罪者上下相蒙淪胥以敗盜賊羣起

疆場多故豈盡氣運使然與

王澄等議省僧寺

魏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爲九層浮圖。高九十丈。剎高十丈。勸輅又梵宮制中。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李崇上表曰。勸昔年即備柱也。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脩。大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頽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型萬國者也。空罷尚方雕鏤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分石窟錫琢之勞。因農之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不能用。任城王澄奏曰。昔高祖遷都。城內盟寺。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三 忠貞堂

僧尼各一而已。正始三年。沙門惠深始達前禁。自是都城之中。寺踰五百。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謀。魏孝年沙門法秀作亂。冀州有大乘之變。延昌口年沙門法秀以遠計。則知大和之制。非徒使縑素殊途。蓋亦以防微。平之杜漸。况此僧徒。惡著城邑。正以誘於和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國典所共棄也。臣謂城內寺。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準此。詔從之。然卒不能行。時民多絕戶爲沙門。李瑒上言。不孝之人。無過於絕祀。豈得背禮肆情。棄家絕養。缺當世

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毘教乎。且今南服未寧。民多遊役。若復聽之。恐比屋皆爲沙門矣。都統僧暹等。以瑒謗佛。泣訴於太后。太后責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太后。不得已於暹等。罰瑒金一兩。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四 忠貞堂  
芑山氏曰。澄瑒皆不佞佛。而其間獨舉法秀法慶作亂之尤甚者。以明沙門不可增見教。不可不黜防微杜漸。有裨治理。惜胡太后不能用其言。



劉景安等議銓選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爲尚書。亮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沈滯者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錄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三國以吏部不能審覆天下。雖未盡美。什收六七。而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傳沙汰。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五 忠貞堂

未精。舅當銓衡。宜須改弦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令薛叔<sub>代人</sub>之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sub>代</sub>。取年勞<sub>子</sub>。簡賢否<sub>今。餘。即。等。爲。選。曹。則。此。言。</sub>。孰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尚書。利其便已。連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芑山氏曰。不問賢愚。何以秉銓。魏之選舉所以失人才。後世資格用人類此。

袁翻議處分阿那婆娑

高車僕射擊柔然可汗。柔然餘衆相帥迎阿那婆。阿那婆乞兵送還。詔中書門下傳議。涼州刺史袁翻曰。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投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讐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關。邊境無寧。數十年。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王相繼。誠戎狄會獸。終無固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六 忠貞堂

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徒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有割石之患。<sub>晉惠帝時。割石。稱漢劉曜改號趙元。且蠕蠕尚有則高車猶帝時。石勒據襄陽號後趙。</sub>有內顧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部落猶衆。處處禁布。以望舊王。高車雖強。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王並宜存之。居阿那婆於東。柔婆羅門於西。分其民各有攸屬。阿那婆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柔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二地沃衍。六畜

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燭燭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燭燭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渙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離聚散。復與其國者。漸令北轉。從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奸回反覆。不過爲遁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乃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

或曰。處分阿那瓌婆羅門得健。朝議是之。對辭。

### 古方略

#### 續編卷之六

七 忠貞堂

列詳切。利害判然。不容異同耳。

卓卷氏曰。翻此議。非獨可處阿那瓌婆羅門而已。苟推行之。雖使中國永無夷患。可也。

### 辛雄議賞罰

魏孝昌元年。方有事西北。二荆謂荆州及東荆州也西鄧羣蠻皆反。寇掠襄城。屯據險要。道路不通。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荆州。魏更以臨淮王彥討魯陽蠻。辛雄爲行臺左丞。趣葉城。別遣裴衍王熊自武關出。救荆州。衍等未至。彥軍已屯汝上。州郡被變。寇者爭來請救。彥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辛雄曰。王秉彥即或也。彥大將之虞所以指彥聞外。見可而進。何論別道。彥恐後有得。失之責。遂遣衍丁。有違。彥或令速赴。擊羣蠻。聞之。果散。雄上

### 古方略

#### 續編卷之六

八 忠貞堂

甄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覲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聳左亂常。已歷數年。扞禦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故節士無所勸慕。庸

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邀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退。而莫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唐王厥奏不省。曹義宗等取魏順陽馬圈。惟適氏曰。不明賞罰。故將士不爲國用。甚有智賊爲富貴資者。賊安得滅。天下安得轉亂爲治。三復雄議。爲之慨然。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九 忠貞堂

房景伯告諭山賊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詔以房景伯爲太守。郡民劉簡虎等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sub>○</sub>。樣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率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南宋之縣名。爲東清河。郡治所本朝爲濟南府。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十 忠貞堂

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芑山氏曰。景伯署簡虎子爲樣。令諭山賊。賊皆出降。此非大守所難。獨其母崔氏一婦人耳。旬月之間。變頑爲孝。誘民以禮。感人以誠。雖儒者有不逮。後世守令。歸咎百姓。專任刑罰。何哉。卓菴氏曰。存此以見無不可化之民。若遇不孝之子。必待對榻供食而後喻。不惟郡守日不暇給。且安得人人崔母哉。善治民者。師其意可也。

楊侃議取蒲坂

蕭寶實舉兵叛魏。圖馮翊。魏長孫稚討寶實。軍至恒  
磨。左丞楊侃謂稚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  
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川之關。不  
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  
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議圍河東。薛鳳  
賢據安邑。二薛亦聚衆河東。據鹽池關。都督宗正姓  
珍孫守虞阪。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  
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蒲坂。圍逼河封。彌多在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士 忠貞堂

郡東。修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  
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  
與侃帥兵北渡。據石鑿壁。命送降者各還村。俟臺  
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  
擊。屠之以所獲寶實。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寶未降  
者。亦許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  
副。各散歸。修義鳳賢俱請降。稚遂克潼關。會有詔廢  
鹽池稅。池生平陽府解州。產鹽。又安邑縣亦有。稚上  
表曰。臣前違嚴旨。徑解河東。非緩長安而急蒲坂。誠

以一失鹽池。則三軍乏食也。略論鹽稅。一年準絹三  
十萬匹。昔高祖昇平之年。猶創鹽官。加典護。非與物  
競利。恐由利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徵六年之粟。折  
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豈若實天產之  
貨。而均贍以理乎。臣已輒符所部。依常收稅。蕭寶實  
將侯終德。因其敗襲寶實。寶實奔。萬俟奴。萬俟音  
卓巷氏曰。長孫稚規略有餘。聞侃言益決。當民散  
賊。可謂事半功倍。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士 忠貞堂

宇文泰略定汾絳

魏大丞相宇文泰伐東魏。秦州降。遂略定汾絳。魏遣

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趣洛陽。李顯起三荆。賀拔勝

李弼圍蒲坂。高歡東魏大丞相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

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

俾刃於其腹。傳與朝同。東方人以物神。地曰傳史。陳餘傳。惠父。孝子。莫敢傳刀公之腹中者。

法耳。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

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

敗歸。祥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十三 忠貞堂

祥帥六縣十餘萬戶歸之。宇文泰以珍爲平陽大

守。祥爲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祥弟善爲別駕。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

族弟善爲別駕。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

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歡守

一日城陷。送首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

猶爲愈也。崇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宇文

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二州。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

皆賜五等爵。善曰。皆逆歸順。臣子常節。豈答闔門俱

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

甘山氏曰。敬珍帥衆起兵。薛善開城辭爵。皆兄義有爲。後世秉鉞無功。與倖功冒賞者。敬珍薛善之罪人也。

卓巷氏曰。薛善斬關。特迫于不獲已耳。非真有見于義而爲之者。但其辭邑不受。庶幾補過。不然。與棄君自售者。何以異哉。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十四 忠貞堂

賀瑛上書論事

梁散騎常侍賀瑛

會稽山陰人

啓陳四事一曰今北

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

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飢民不堪命

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出

使命繁數驚困拱守聽其漁獵黠吏因之重爲貪殘

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及其者

也二曰今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

今之君子相率而家積財戶有餘而不恤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主 惠康堂

間裁取滿腹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淫侈成俗日見

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爲禁制道以

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三曰陛下憂念四海不憚

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詭競求進不

論國之大體惟務吹毛求疵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

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責其公平之

效黜其譏惡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徵佞之患矣四曰

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

應內省職掌各簡所部有宜除除之有宜減減之興

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

夫畜其財者將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將以大役之

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

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以語富疆而圖遠大

矣啓奏梁瑛主書於前曰授敕書曰朕有天下

四十餘年公奉諠言日聞聽覽卿不妄自同聞豈

止取名字宜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

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使者漁獵

邪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以雇借成

事雕飾之物不入於官不飲酒不好音朝中曲宴未

嘗奏樂三更治事日常一食爲誰爲之牧物故也卿

又欲禁百司奏事詭競求進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二

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又可法歟瑛

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

或曰瑛侃侃論列頗切時弊惜其一違主怒不敢

直言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于于瑛亦云

令狐整擊張保吳鼎

魏涼瓜州亂。討平之。魏以史寧爲涼州刺史。前刺史字文仲和。據州不受代。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晉昌民吳興殺太守以應之。宇文泰遣獨孤信怡峰本姓墨台氏後固避難改姓怡氏。與史寧討之。寧曉諭吏民。率皆歸附。獨字

文仲和。據城不下。至是獨孤信襲擒之。初張保欲殺州主簿令狐整。以其人望。恐失衆心。雖外相敬。內忌之。整陽爲親附。因使人說保曰。今東軍逼涼州。彼勢孤危。宜急分精銳以救之。令狐延保兼資文武。使將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十七 忠貞堂

兵以往歲不濟矣。保從之。整行及玉門。關名召豪傑。述保罪狀。馳還。乘之先克。晉昌斬吳興。進擊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棄保來降。保奔吐谷渾。衆議推整爲刺史。整曰。吾屬以張保逆亂。恐閩州之人俱陷不義。相與討誅之。今復見推是效尤也。乃推魏使者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而帥宗族鄉里三千餘人入朝。累遷侍中。

芑山氏曰。陽與陰圖。弭姦之術也。宋安西制吳驍與蔡嗣。

韋孝寬堅守玉壁

東魏大丞相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爲十道。孝寬指長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盡殺投火。以皮排吹之。排本作排音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此非排音縫布爲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本作松音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割之。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十八 忠貞堂

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乃射募格召募放格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大尉。封郡公。孝寬怒。背送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准此。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其爲一軍。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軍中說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

之勉坐見諸賁使斛律金作牧勒高平歌自和之哀感流涕

亥曰盡瘁死守歡苦攻不克未幾歎卒皆孝寬之功也

卓卷氏曰古今善守者不殺人漢則臧洪唐則張巡與孝寬而三後世敵未至而先遁而曰城不可守者賊而已矣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十九 忠貞堂

羊侃督軍禦侯景

梁臨賀王蕭正德叛正德引侯景侯景兵渡江梁主

命宣城王大器將軍羊侃督軍禦之侯景聞臺軍討

已問策于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用不如決志

東向直掩建康臨賀侯景乃詐稱出獵襲譙州執

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即進景乃詐稱出獵襲譙州執

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

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速趨

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二十 忠貞堂

麻兵千人直搥采石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

鐵爲導引兵臨江至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

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

退失巢穴鳥合之衆自然瓦解朱異曰景必無渡江

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梁主以正德督諸軍

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特

梁主遣將軍王質將兵三千趣江臨川太守陳昕啓

以采石急須重鎮而質軍輕勢恐不能濟梁主召質

還而以昕代之質去而昕未至景聞之喜曰吾事



羊乃濟江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梁朝始命咸  
徽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欲邀景其徒皆潰子一  
亦還景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  
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  
副之遣舍人賀季勞景於板橋季曰時季之旨此乃臣之  
欲爲帝耳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羊侃區分  
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侃命斬數人方  
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賊至猝迫軍旅指  
推一決於侃侃歷力仰壯太子派伐之

羊侃等守臺城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聖 參贊堂

一千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佩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十一月朔正德即帝位以景為丞相景亦不之殺三日克之聲言梁王已殂雖城中亦以為然太子請梁王延城眾心相安江子一之敗還也梁王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南 忠貞堂

場以爲其踪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陷者悉免爲良於是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厚撫之人爲之致死景土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梯懸置二土山上景眾皆走又柳炬焚其東山樓棚蕩盡賊死甚衆賊後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流陳所爲景所擒欲用之斯不可景使其黨范桃棒囚之斯因說桃棒使殺王偉宋子仙而降桃棒從之潛遁斯夜絕入城梁王大喜銀錢賜桃棒許以封三印有景舉太子恐其詐召公卿會議朱昇傳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眾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守堅城以俟外援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萬一爲變悔無所及朱昇拊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事泄景拉殺之陳斯不知如期而出景遣使射書城中言柳材今入因乘甲隨之斯不肯期以必死景乃殺之

芭山氏曰桃棒降則景之黨互疑而景事敗矣太子過慮其詐不納桃棒從自速其亡耳可勝痛哉

韋粲等入援

梁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杜仲禮為大都督，梁主徵衛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以歐陽頔監州事。粲至廬陵，聞亂，簡閭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以問內史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救，或恐不然。」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投地曰：「賊已渡江，便還官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五

忠貞堂

心遣使邀粲，乃馳往見。大心曰：「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援。今宜移鎮淦城，遣偏將見隨足矣。」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至橫江。粲即送糧仗，併散私財以賞其戰士。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渡江，粲仲禮遂與李孝欽、羊鴉仁、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取居其下。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

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粲下，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粲請為諸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諫之曰：「今二宮危逼，猶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宣城內使楊白華遣其子將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景囚之高弟姪子孫，列于陳前，以興獲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子不中，柳仲禮以瞞夜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五

忠貞堂

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機守。令裴頔、青塘、裴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頔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助之。

或曰：「裴修力王室，奮不顧身，自聚而外，能死節者，張暉沈洸而已。」

現作府兵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  
敗官廢大統以來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  
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內公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  
公于謹彭城公侯莫陳勇三崇六人爲柱國  
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調庸有田則有租  
有戶則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  
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  
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閑而

古方

續編卷之六

二七 忠貞堂

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者甚衆。率爲散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開望皆出諸公下云。

芑山氏曰三代而下寓兵于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然今之言府兵者皆以爲李唐之制而不知其始于宇文也農隙講閱後世皆可行

周伊妻謙如齊

北齊王引韓茂武帝名高永世祖奢泰之餘寵任羣小官  
由財進周武帝名邕宇文覺之謀伐之命遣  
鎮益儲儲加戊卒齊人聞之亦增守禦周柱國于翼  
代人謹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  
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  
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  
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  
窮大軍若出軹閭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天 生 寶 號

今廣州義旅出自三鵠。路名在南陽府城北七十里分二路東北帶西而行者謂之三路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  
路二州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蜀庭必當望旗奔潰所  
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  
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  
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  
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  
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

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閭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遺養。且復相待。則宜遷崇鄰好。中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王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遊集。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護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皆謂等不道。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三

呂氏

或曰。婁謙如齊。其徒高遵泄露情實。齊卒不悟。不思所以防之。緯自取滅亡耳。留謙等何益。

隋罷郡爲州

隋兵部尚書楊尚希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衆費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閒併小爲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易得賢良矣。蘇威亦以爲請。隋王文帝楊堅爲從之。罷郡爲州。惟適氏曰。此任人求治之道。尚希稍識治體。及尚希爲禮部尚書。見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諫隋主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按尚希謂人主不親繁碎。其言未爲非。至妄謂憂勤損壽。安樂延年。誣文武實甚。此則邪說之不可訓者耳。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三

呂氏

婁子幹伐吐谷渾

隋文帝開皇四年。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西域克之。隋主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勸民爲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殘暴。且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虞。隋主從之。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主 忠貞堂

卓蒼氏曰。營田積穀。畢竟長利。隴西雖久困。不可驟復。亦當徐爲之圖。子幹謂鎮戍相望。便可無虞。終是避難趨易。非確論也。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主 忠貞堂

初隋主與陳陳主名叔寶相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示焉。禮遣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便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遣人因風火。行往燒之。則其財力俱盡矣。

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州總管楊素。與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勳等。爭獻平江南之策。號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惟須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葉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援上流。則下流諸將。即可擇便撲滅。如其不然。上流諸將。以首領饋。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荊州刺史。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穎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

帶水不極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柁於江。曰。林俗林字芳。次初制木片也。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

惟適氏曰。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敵未有不散者。况叔寶淫暴無度。尤自速其亡哉。時江南妖異迭見。不務修省。徒自賣佛寺爲奴。隋不滅陳。陳當自滅耳。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三

忠貞堂

劉炫論政弊

隋大業三年。煬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脇。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族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吏少。今令吏百倍於前。臧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吏之任。掌要日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容。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詭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芑山氏曰。省官省事。足以致治。文簿日益煩。功實日益驟。又况仕徑冗雜。奸利滋蔓。亂是用長。甚非國家之福。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三

忠貞堂

周本敗危全諷

梁太祖開平三年，淮南名盡取江西地，撫州刺史危全諷南城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

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

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梁以馬殷遣指

揮使苑攻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溫淮南楊渥子，時

人，溫為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溫行高之子，廬州

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溫所殺，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溫之後，乃以本

大破之。周本夜遁，新疾不也，可求即其內，溫淮南兵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忠貞堂

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今必

見用，願無置副，武乃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為全諷

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取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趨

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倍

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

臨溪，重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麻兵嘗敵，全諷兵

涉溪，迫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

兵斷其歸路，擒全諷，乘勝克袁州。欽州刺史陶雅襲

旣信，旣州刺史唐實棄城走，來志誠敗苑攻於上高。

古州刺史彭玕帥衆奔楚，信州刺史危仔倡危仔倡之弟，奔

吳越，吳越以錢鏐吳越以為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

元氏，處州刺史盧光稠上猶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

西之地盡入於楊氏。

或曰：本雖能智略，然非不置副貳，恐不能無掣制。

嚴可求亦可謂知人善任。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忠貞堂



周德威擊敗梁兵

梁太祖乾化元年，晉王李克用之子名存勗伐梁，軍于柏鄉。大

破之，柏鄉比不儲，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抄之，梁兵

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餉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

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

仁韓勛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

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

橋，鎮定二州名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使李

廷及王顯退橋，則不可復制矣。廷及力戰却之。王登

言方略續編卷之六 志貞堂

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鬩，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

自己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

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戎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

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

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

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

以精騎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

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

兵驚怖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

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

棄之，器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破，先是梁王威趙

深冀趙國名，梁威節使王不獨困梁，且合晉之

之，梁之精兵殆盡，棄糧食資械，不可勝計。河朔大震，

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延隱等棄深冀而去。

或曰：德威能料敵制勝，後唐繼梁之勢成矣。

言方略續編卷之六 志貞堂

劉鄩襲晉陽

梁主貞明元年。劉鄩引兵襲晉陽。不至。還守莘城。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惟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環往來。循。環。繞。也。標。城。上。女。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是。言。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結弩爲人。執旗乘驤在城上。爾晉王曰。鄩長于襲人。短于決戰。計彼行繞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濘。士卒形。勢。大。是。望。差。合。死。者。什。二。三。晉。將。李。歸。恩。信。道。生。在。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忠貞堂

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特潰。鄩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爾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即。鄩。已。整。衆。下。山。屯。於。宗。城。馬。死。殆。半。知臨清有蓄積。欲援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候者。斷腕而縊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畧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莘縣。整而守之。晉王營莘西三

十里。一日數戰。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李嗣源求之。賜姓名曰李紹榮。王復欲求高行周。重于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之。行周辭曰。代州謂。高。行。周。也。行。理。委。壯。士。亦。爲。大。王。爾。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代。州。脫。行。周。兄。弟。于。死。行。周。不。恐。負。之。乃。止。鄩。復。攻。鎮。定。營。晉。擊。敗。之。或曰。鄩當深入。已有敗道。不獨梁王聞謀。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忠貞堂

王彥章進攻楊劉

梁龍德三年五月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  
夜之進攻楊劉。城六月唐主晉王李存勗梁龍德三年稱皇帝于魏州因號唐救之梁兵退敬翔梁惟經知梁室已危以繩內執中入見梁主友貞太祖朱溫第三子李存勗兵入大原逐自發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而陛下秦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王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王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望忠貞堂

聞之自將親軍屯涇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吳徐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殷可求不可乃止梁王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失策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輔炭輔炭與於通音李和反即今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示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燄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

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

彥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賀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爲柅同夜敵兵城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散南城屋材浮河而下每遇彎曲輒於中流交關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墜陷者數四李周急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發收獵六月至楊劉梁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望忠貞堂

兵整鬪不可入唐主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緩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聞不通人心漸離不俾朝夕會梁將康延孝大原朝人有罪奔密請降于嗣源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

至急攻。時版築僅畢，未有守備。崇勳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不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楊劉。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機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本朝于慎行曰：梁晉夾河之戰，兵老力單，勢將兩敗，而晉卒勝梁者，其機在用李嗣源之策渡河而取鄆，又用郭崇勳之策由鄆而趣梁也。其時趙振恒罷，敬翔擅棄，段凝以賂得帥，掃境出師，頓之河上，故以一林之師，乘虛深入，汴城之守，既已無兵，段凝限于河北，不能赴救。故鄆州取，則潰其腹心，而大梁之勢已孤。大梁取，則據其根本，而河上之師自退。是以數千之騎，為百萬之師也。蓋鍾友貞闇弱，自底滅亡。閻羅小兒，雄才大略，亦可謂高出世主者矣。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忠貞堂

郭威圍李守貞

漢隱帝乾祐元年

隱帝名承祐，高祖劉瑋第三子。郭威受顧命，立之。帝欲殺威，威自稱秦王。

威督諸將圍李守貞，使自稱秦王。於河中，成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恩

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

破矣。若拾近而攻遠，萬一王趙王趙，王景崇，叛，奔安守貞。官爵趙恩，結據長安。

奉表獻神，拒吾前，守貞持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

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恩自潼關，三道

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忠貞堂

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

受之，遠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士卒咸歸心焉。始李

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

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

伐鼓，踴躍誦謀，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

守貞前朝宿將，健闘好施，營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棧

橋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馮，前曰：而開，吾仰而攻之。

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守之，吾洗

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

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縮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

周世宗簡閱軍士

王朴獻開邊策

後周顯德二年，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隱誠，古方略。續編卷之六。忠貞堂。

儒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後自高平之敗，世宗與北漢王劉崇力竭氣沮，必不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以邊矣。世宗欣然納之。時羣臣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世宗以為諫議大夫，知開封事。或曰：王朴熟于戰國兼并之術，行之可以自強。芑山氏曰：非有創論，皆兵家已試之事。但區畫取江北江南，及定嶺南巴蜀，各有次第，稍與守常偷安異耳。

孫余垣 較正

羣言瀝液八卷

〔清〕梁顯祖輯

清康熙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古宜梁艮夫先生彙編

羣言滙液

本衙藏板



羣言瀝液序

言者所以明道也古之君子懼道之不明不得已而有言言之所傳道之所載也六經四子尚已三代而下大儒輩出莫不溯源承流考鏡得失深切著明以垂訓於後而後之學者好爲新奇逞臆說以自名其家而於古先儒之言置焉

卷一

不講是以言日益多道日

益晦正學混淆異說蠡起大之倫常名教違其理微之日用飲食失其恒希聖希賢之路於是乎岐愚夫愚婦之知能於是乎惑而道烏乎明哉能明道者不必研精覃思自創其言以矜闢距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多聞擇

卷二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然則彙集群書博綜約采以先儒之言垂訓天下豈不事逸功倍勝於自創其言者乎三韓梁良夫先生與余同官內院者七年道合而心孚判袂以來閉戶潛修毅然以明道爲已任所纂羣言集自漢唐宋元明至於

陸序三

本朝名儒鉅公有志明道以維世教而正人心其格言碩論確乎不易者先生爲之博而綜焉約而采焉或節取而不嫌於畧或全摭而不病於煩或一人而前後數見則說以兼收而備或一事而彼此互析則義以各出而精要其大旨總歸於明道而已道明而世教

陸序四

以維人心以正日用飲食  
之恒不失則倫常名教之  
理不違使愚夫愚婦不惑  
於岐途邪說則與知與能  
之衆無不可以希賢而希

陸序五

聖然則良夫垂訓之功其  
於世教人心豈小補哉吾  
願天下之人家置羣言集  
一部朝夕警惕庶幾聾者  
皆聰於耳而不慮滛哇之

相聒也

康熙甲戌孟秋下浣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年家  
眷同學弟陸業頓首拜  
撰

陸序六



序

蓋聞習俗之沿流也中於世道人心而不可衰止聖賢之徒出而剖是非別邪正提撕而警覺焉然歷世日久往往目爲迂談甚至取其辭而不知其意卽或

沈序

解其意之所在而不能用力以體之直無濟耳更有騎墻者流口誦聖賢之經不免依違遷就溺於末俗之所爲而寡聞淺識之士爲其所惑靡不附影而隨聲譬之終日睡夢恍惚不醒暗

室一燈何時復朗余曰是無人焉大呼之故至此梁良夫先生見及此矣先生系出華閥弱冠登朝其歷仕功績歷歷在人耳目間邇來優游林下講道論學確有所得於是上自漢唐下至近代輯其切實要語勒成一編公諸同好可謂能讀書者矣夫天下讀書人蓋不少也然兀坐一室不過咕嗶伊唔剽竊聲譽以爲有得而已其於道學何如哉古之讀書者實踐躬行見諸

時有其用垂諸後有其言寧徒以文采取悅當世爲也余閱先生羣言集及其凡例數則誠可謂能讀書者矣抑聞之道學貴辨真假真則據精髓而會其原假則竊規模而昧其意今覽集

光序

三

中所載破流俗之見聞開人心之覺悟微言奧旨厥有真傳炳如日星流如江海非蓄積數十年者未易辦此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於性理諸書勅令繙譯咸使曉解先生羣言集

乃應運而出殆與

興朝文教有相發明苟披閱者不徒以爲紙上空言而身體力行之扶世道正人心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昔

光序

四

康熙壬申孟春秀水沈廷文拜撰



序

先生嘗爲靜中吟以闢道矣又懼夫邪之足以亂正也而有雜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而猶慮其言之無徵也爰復爲羣言集是集也先生借諸君子之言以伸一己之見固不專於闢邪而闢邪其大旨也天下學術有正有邪邪之勿闢正於何存故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楊墨者蓋其邪者也顧楊墨邪矣而天下古今之入於邪者又豈止楊墨而已哉儒者誠有志孔子之道則爲楊墨之

邪者闢之卽不爲楊墨之邪而其邪或類乎楊墨甚且過於楊墨者亦必盡舉而闢之此諸君子所以不能已於有言而先生之樂爲稱述之也襄受而讀之蓋自老佛陰陽家以及村豎里媪之談一切迂怪不經之語悉與剖決淨掃塵翳洵醒迷之霹靂清夢之晨鐘也而命以羣言瀝液蓋取前言足則爾先生之心良迫矣然而先生之爲此甚不易矣始時聚百士人之著作千百卷之簡編耳受心裁反覆參訂精之又精約之又約而後

從數十人中輯成八卷刻竣後復屢加刪補故先後印本多所不同此其研精覃思以啟牖人心爲何如而向非見道分明如立堂下以辨堂上人之曲直又豈能如是之審確哉抑襄更有說焉自明及今之論姚江者率

關氏

三

云陽儒陰釋竊謂此可以指象山未可以加姚江也象山學於僧宗杲之徒得光受修鍊精神之秘術而駕言先立乎其大以附於儒誠似有故爲陰陽之意至於姚江之致良知儒家從未有此三字之文而其自爲訓註

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佛氏開此方便卽我之致良知又曰我之致良知卽佛氏之常惺惺姚江之直白承認無所掩覆明矣而論者概以陽儒陰釋與象山之改頭換面同類而譏之不亦近於誣乎請以臆見補諸君子所未及且質我先生而求裁定焉先生刻是集裏向已爲之序矣而未能悉達其意故易此數言附諸簡末云

關氏

四

臺山後學閻襄孫七氏拜題



凡例

余病目疾。謝客靜坐二十餘年。匪卷帙無以娛也。而緒閱爲艱。幸子弟輩讀書。良友數人來往。家有藏書。更迭朗誦。余傾耳以聽。其心靜索。探其言之醒豁暢達者。日積月累。輯成此編。蓋恐閒時昏惑。或有怠荒。檢此一觀。動靜云爲。庶可稍免差謬耳。

名賢著述。隨所聽聞。有得於心。卽錄諸冊。不拘後先之序。不爲門類之分。蓋紀者錯雜而互陳。

凡例

則閱者鼓舞而不倦。如遊者之於目也。方見木窮。隨看雲起。自興味悠然矣。

是集所採。如周程張朱。則以某子稱。其餘有諡者。以諡稱。有號者。以號稱。若諡與號無考。竟以諡稱。至姓名不傳。僅存其書。又以書稱。蓋書籍繁多。率難一律也。

平日師傳心授。向慕而服膺者。惟有程朱而已。數十年來。潛搜苦索。博參互考。信孔孟之心。傳真無有貽于程朱者也。故集中網羅古今。而一

準之以程朱之義。不敢失所依歸焉耳。

一規言箴論。累帙連篇。古人之言。無非金玉。然余不暇述也。所述者。大抵事姑疑似之間。理在毫芒之際。聖狂出入之關。人鬼分途之要。則細辨而詳述之。吾人有志理學。欲析之於幾微。立窮其底奧。窺聖域而見天心。則斯集亦一葦之航也。

一集成八卷。記載幾何。以管窺天。掛一漏萬。曷敢問於海內大君子也。然牽一髮而頭爲動。舉一

凡例

隅而三可反。因類相推。卽斯稱備。躬行不遠。安事繁多爲乎。

一是集所開之書。歷有千卷萬帙。百家兼收。理學爲本。談言微中。親近之議可珍。設論偶乖。古昔之言奚取。蓋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夫婦之際。只要了然於心。便可爲訓於世。不然者。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夫子固明以教我矣。集中所載。爲辨邪正。明是非。別真偽。析疑義。釋伏矣。破積習而設。而亦有不盡於此者。蓋余爲



此書大抵爲人心起見。爲斯道起見也。苟可開  
發人心。闡明斯道。金石兼求。參苓並用。類爲頂  
門之針。不是單方之效。

一 余寃心此事。歷二十餘年。或偶觸一事。懸想空  
羣。徹晝徹夜。至廢寢食。忽然有得。恍乎如見。而  
質諸古人。莫如符券。則錄之。或偶讀一書。將信  
若疑。翻閱諸家。互相參較。善多從衆。快然於心。  
雖老嫗童子。可共解說。則錄之。蓋日月山川之  
外。別無天地之奇情。網常倫紀之中。已畢聖賢

人傳

三

之大用。行之有跡。方是真傳。口不可言。卽無此  
事也。

一 華詞藻語。名之府也。卽學之害也。所以自宋儒  
以來。義取乎達。不爲麗麗。凡欲人之措諸實行。  
也。余爲此集。凡古文之駢麗。皆不錄。卽前賢之  
吟咏。亦不載。亦有望於人之措諸實行耳。諸所  
徵記。皆據刊本中。一一摘取。若其人之生平行  
諸。余固未遑詳也。

一 前人之言。後人奉爲模楷。如妄行更改。難免無

忌憚之議。是集所載。無論漢宋大儒。卽出自近  
代。亦未敢輕易字句。惟意思重複。詞氣冗長者。  
間行節取。蓋博採謨猷。不異釀花作蜜。去茲浮  
泛。如同集腋爲裘。識者當不以割裂爲嫌耳。

一 此集向名大呼。以余賦性椎魯。遇事善忘。故輯  
此編。借以提撕。意圖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本欲自呼。非敢呼人也。恐讀者不察。謂余爲妄。  
因思集中所錄。皆諸公偉論。今易其名曰羣言。  
涇波。蓋取其立言精確。足以自醒昧替也。但舊

人傳

四

板刷印者。同人索去。已數百部矣。前後異名。而  
集中段落。又幾經刪補。類多不齊。觀者幸察之。

梁顯祖良夫氏識

羣言滙液卷之一

古宜梁顯祖良夫氏彙編



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卷之一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

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程子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之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

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通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

卷之一

二

朱子曰老子初只是清淨無為清淨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薛文清公曰聖賢之書統體純粹而不雜諸子之言雜駁中亦有純粹者節取焉可也

羅整菴曰嘗閱佛書數種多誕謾達磨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大抵首尾銜決真妄不分真說淫邪遁之尤者

真西山曰。象莊氏以軒冕爲寄。以形骸爲逆旅。可謂達矣。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

劉子疊蒙齋記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衰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

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方正學曰。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說惑之耳。古之爲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爲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爲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莫過於子墨。

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爲窮真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何道耶。以聖人之智。庸七十子之偉傑。其過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

爲也。聖人思已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誥。絕念慮。銅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哉。抑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

楊申傳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之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

胡敬齋曰。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此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自古害世教。只有此兩般人。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流入空虛。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

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

呂東萊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賢慕聖。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

真西山曰。釀酒之米。精液已去。不可復釀爲酒。名

卷之一

五

六

之辨。

卷之一

六

爲糟粕比之死者。精魂已去。枯朽之骨。不復能言語動作。則甚切至。若以聖人之書比之。爲糟粕。則擬非其類。似是而實非也。蓋書者傳心之要典。在焉。聖人雖死。而所以不死者。則固於書而存焉。無此。則無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斯人流爲禽獸。而不自知矣。故書之存於世。如元氣流行於四時之間。萬物皆賴以生生者也。世儒乃謂聖人教人讀書。非所先者。其殆老莊氏之緒論也歟。吾是以懼而爲

朱子曰。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學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謝上蔡曰。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

者其天乎。人心與天地一般。只爲私心自小了。任理因物而已。無與焉。天而已。豈止與天地一般。只便是天地。

羅整菴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嘗陷於一偏蔽於一已。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

卷之一

七

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夫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匪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卽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卽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

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然非真積力久。何以及此。

朱子曰。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方正學曰。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遁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檢。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

卷之一

八

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

真西山曰。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遑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

楊龜山曰。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惟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宋景濂曰。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成之。非難也。天

寧然而在上。人覲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然乎。此而謬達其天性。始與天爲二矣。能以誠感天。寧有不應之者乎。

卷之一

又

丘瓊山曰。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乎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曰。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理。況五六哉。本

卷之一

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太乙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爲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爲物。滯於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者。以爲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于周

木。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

胡氏曰。禘之爲禮。非正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盟祖之類。爾然。君子不自爲也。惟君父則可。而又必於其鬼焉。若非其鬼。則是禘祀而已。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禘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

胡五峰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

而可見。則爲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爲無。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老子乃以有無爲生物之本。陋哉。

朱子曰。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爲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

卷之一

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夫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宋名臣言行錄曰。胡安國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

屏絕。嘗答顧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太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錄。五典天敘不可達。充四端。悖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通。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

卷之一

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廣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

胡敬齋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

其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真清淨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難。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謝廷芳曰。卜筮之說尚矣。予但嫉夫今之卜筮者。誣罔百端。與古相戾。無足取信。如占疾。苟能斷

宋之一

三

其安危。決其吉凶可也。今日某神禍之。某鬼祟之。禱則生。否則死。呼何其卦爻之間。灼見鬼神如是耶。其它妖妄。大率類此。予之所以不信者。此也。非謂無著龜之靈也。

蘇老泉曰。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

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爲淫佚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

宋之一

四

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鳥降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條至周而發之。化爲蟲。以生褒姒。以滅周。使條



伏而吞卵。姜嫄而踐跡。則其生子亦當如蜺。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辨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業。曰。稷之生也。無前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將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

曾月川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一章書亦孟子援本塞源之論。帝王記事之書而過實有如此者。況後世乎。邪誕妖妄之徒。索隱行怪。欺世盜

卷之一

五

名之所作。不曰經則曰書者。又可信耶。適足以賊人之心。壞人之性。導人之惡。滋人之迷而已。故朱子詩曰。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賈長沙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欲知大體。非乘禮以爲教。其孰能從之。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歟。

適道合儒者之學不可

司馬溫公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世之高論者。競爲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眩懸而不可及。憤脊而不能知。則盡而捨之。其實奚遠哉。是不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

李延平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肩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丘文莊公曰。神怪之典。謂福可禱而得。禍可祈而

卷之一

六

免。不信人道而信鬼道。不行正術而行邪術。棄經典之所載。而徇異端之所爲。由是天地之氣亂。幽明之理微。蚩蚩蠢蠢之民。心無所主。而邪僞之徒。乘其所蔽。而惑亂之。勝之以禍害。誘之以福利。如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知其然。制爲祭祀之禮。秩乎其有序。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臣請於凡天下神祀。非經典所載。一切革去。凡夫世之所謂扶鸞降神。追魂攝魄等術。不

許士民習學崇奉。違者治以重罪。是亦正人心息邪術。弭禍亂之端也。

程伊川曰。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便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各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矣。

卷之一

七

陸宣公曰。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

司馬溫公曰。或問近更事神乎。曰。事神。或問何神之事。曰。事其心。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朱子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

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

卷之一

八

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濁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胡敬齋曰。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爲善。荀子在情慾上看。故以性爲惡。韓子在氣質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楊子見道不明。故曰善惡混。程朱通

兼本原氣稟而言斯爲明備

陳清瀾曰義理所至宰予知覺知覺所以運行乎義理朱子曰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帥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葬年再葬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脩建塔廟云爲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到燒春磨受無邊波吒之味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覺研之已不知苦况於

卷之一

七

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判燒春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難鬼可得而治乎是以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人世人親死而誇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中智所

共知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

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若早買田營墓而葬之乎彼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呂新吾曰人心喜則志氣暢達飲食多進而不傷血氣冲和而不鬱自然無病而體充身健安得

卷之一

三

不壽故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即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功夫幾諫積誠耐煩留意委曲方略有回天妙用若直諍以甚其過暴棄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邵子曰任天下之事易於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

事易於成天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與生也。生而敗天下之事。生亦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亦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嘗有所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無求生以害仁。不貴乎苟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殺身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至於死則非君子之所得已。不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則死猶生也。故君子必死之。雖然唯

卷之一

三

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見於未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如舜不爲象所害。孔子不爲桓魋所殺。是也。凡能爲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不可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事苟免。蓋不至於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千難。權輕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于蒯聵。可以死。可以無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蒯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

子不以蒯之來爲非。則知由之死未爲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同何敢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若顏淵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特大馬之忠而已。比之賣主以爲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者也。嗚呼。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實死生之所

卷之一

三

繫可不擇哉

郝氏曰。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如謂武王疾愈。果以周公之請。愚不敢知。修短自然。未可以請代免也。如謂風雷之變。天果欲啓金縢之冊。愚亦不敢知。天何心。未必爲金縢風雷也。武王無周公之請。亦未必死。成王不因風雷之變。則未肯悟聖人精誠之極。適與事會。易所謂盡性以至於命也。方其迫切請代。惟知臣爲君死。何暇計事之有

無而益。獨全勝。亦何暇後日。見知仁孝。誠敬。惟  
日盡其心。至於受命如爵。莫之致。而至。命也。夫  
呂東萊曰。怪生於罕。而止於習。特然當空者。謂之  
日燦然。偏空者。謂之星。海然。布空者。謂之雲。隱  
然。在空者。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渺然。際  
空者。謂之海。使未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  
其所以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者。習也。愚者。接  
淫之妖。本有鱗羽之異。世爭怪而具。則之者。以  
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

卷之一

重

有說。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晝之必夜也。何  
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非懼其惑衆也。本無  
怪之可語也。

唐荆川曰。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  
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  
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  
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  
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繫于  
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

喜。希觀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所不可。  
知而術家。憑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發  
而奇中。操希觀之心。與揣摩之見。而叩之。憑鬼  
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人之深  
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  
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  
家。吾不知其所始。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  
水脈。以寧死者。而贊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  
鬼蔭之說。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

卷之一

言

葬。以待吉地。與吉日。故其人而不免於水火者。  
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腐。非有山崩水溢。  
而好數從之。甚者。豫章饒欽之間。盜地以葬。往  
往至於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  
不爲祥。而爲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  
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遠也。  
而謂既朽之骨。叢禍叢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  
亦未必然歟。

朱子曰。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

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

或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程子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新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都不說著郊於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討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

卷之一

五

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某常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與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火定遂使兵士昇僧迦辟火某後語定曰何不昇僧迦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

做事待何時耶惜乎定識不至此

真西山曰夢之理最爲精微周禮占夢有所謂正夢者有所謂噩夢者念有正邪故夢亦有正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見周公此所謂思夢之正者也聖人所存者誠故其夢亦誠凡人夢寐紛亂或見世間所無之物皆妄也然趙武靈王夢吳姓而實得吳姓漢武帝夢木人而宮中果有所埋之木人梁武帝夢河北諸侯來朝而侯景果至此三人者皆因夢而名亂雖實有其人實

卷之一

五

有其事然趙武靈王溺於女寵漢武帝惑於鬼神梁武帝志於上願其心不正故其夢隨之此亦思夢之不正者也

莊定山曰佛老之害過於楊墨人皆知之科舉之學其害甚於佛老者人豈知哉爲我兼愛救滅虛無固足闕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是故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麗掃應對進退之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自近而遠自

易而難施之有本進之有序。科舉之學亦有是  
故必也。屬聯比對。而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  
某題主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  
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  
禮者不知崩薨卒葬。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  
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覲覲剽竊而已。明德  
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內。果有此乎。

程子曰。匹夫至誠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鄉行之說。  
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慄。則有之。理外之事。則

無如。愛夏爲冬。降霜雪。必無此理。

卷之一

三

王仲任曰。世俗傳禍祟。以爲人之疾病死亡。被罪  
戮辱。皆有所犯。起工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  
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  
故發病生禍。至於死亡。如黃論之。皆妄言也。凡  
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  
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指以爲  
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  
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開福匿

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愼。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  
無智思賢不肖。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要非聖  
人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以定立決以  
卜筮。示不專已。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  
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由  
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罹禍。不  
在觸歲犯月。明矣。

或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  
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朱子曰。子之於祖先。

卷之一

天

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  
亦有氣類。鳥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亦是  
從氣類而祭。鳥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  
學。其氣類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  
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  
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  
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  
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功德在人。人前

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舊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泰伯伍子胥崩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羅整菴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卷之一

三

石室陳氏曰自古文人如宋玉相如楊雄班固陸機駱賓王張說劉禹錫柳宗元諸人與近世蘇氏之徒皆輕佻淺薄浮華妄誕且復矜其巧慧傲視人物荒淫不道往往爲之夫沉身之禍猶輕敗俗之罪尤大故程氏之門以高才能文章爲人之不幸使讀書而不知道豈爲臣下者所宜尊尚哉。

楊升菴曰張橫渠善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

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蠶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劉孔昭曰昔畢萬以盈大舍福晉仇以怨禍逢禍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禍者不必盡凶而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晝見蛇子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鵠者以爲有爵位之象然見蛇者未必有喜夢鵠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

卷之一

三

丘瓊山曰追薦之說惟浮屠氏有之而近世黃冠師亦有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屠得財亦效而尤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溫公書儀只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之所以爲此者蓋以禮教不明於天下士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爲之以爲當然之禮耳其間固有爲因果而作者然亦其徒云耳若夫帝井小人其親之存飢寒患難尚有所不卹况其既死又肯捐其財超其山地獄而升天堂哉夫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爲之耳若



夫所謂士大夫。及仕宦之家。其心亦有知其非而不欲爲者。然念其祖父以來。世襲爲此。而凡其親族姻戚鄉隣之家。無不如此者。而我何人。一旦乃敢不爲。既恐他人諒已之不孝。其親又恐其誤已之吝財費也。中有特見之士。毅然欲爲。然當親死之時。五內分裂。其禮散見於經傳之中。無有定說。平時失於講究。一旦臨事欲行。從何措手。欲資之人。一時無有所謂稽古知禮者。苟直情而徑行。則又反不如二教之有據依。

宋之一

三

是以不得已而用之也。彼佛之言。止說天堂地獄歸向之者。可以免苦而卽樂。未有所謂利儀也。科儀之作。蓋我中國之人。竊我儒之士。宜乘其隙而用之。以搜民財。吾儒之不免也。方且作爲言語文字。以攻擊其非。而不知吾禮之柄。爲彼所竊弄。是以攻之非不力。而卒莫如之何也。

薛文清公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

朱子曰。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薛思菴曰。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是箇禮樂自然。

真西山曰。吾道有體有用。與異端寂滅之教不同。

宋之一

三

此心當如明鑑。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是如此。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人之有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其可委之無用乎。吾道異端之分。正在於是。不可不察。

羅整菴曰。彖傳神道設教一言。近世諸儒。多錯會了。其所見率與杜鎬無異。夫倬典庸禮。命德討罪。無非神道設教之事。不可以他求也。蓋一陰

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道云者。今體用而一名之。爾天地間只是此理。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此義不明。至使姦邪如王欽若者。得假之以欺其君。以致其衆。學其可不講乎。

呂新吾曰。聖人垂世則爲持衡之言。救世則有偏重之言。持衡之言。達之天下萬世者。也可以示。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矯枉。而不善讀書者。每以偏重之言。垂訓亂道也。夫誣聖也。

卷之一

壹

夫。

程子曰。古之言鬼神。不過若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會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會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某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亦有不足信者。此言。

極善。

陳北溪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氣脈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節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節。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唐絕。

卷之一

壹

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蓋始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離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禪。譴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數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朱子曰。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個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錢元懿收新定一日閨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媼。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後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媼於市。自此火寇息。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卽有。無卽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

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此理便不可信。

羣言瀝液卷之二

古宜梁顯祖良夫氏彙編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  
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呂新吾曰自古聖賢孜孜汲汲惕勵憂勤只是以  
濟世安民爲已任以檢身約己爲先固是以生  
不爲世間贅疣之物死不爲幽冥浮蕩之鬼乃  
西晉王衍輩一出視身爲懶散之物百不經心  
放蕩於禮法之外一無所忌以浮談玄語爲得

卷之二

聖之清以滅禮廢教爲得道之本以浪遊于山  
水之間爲高人以啣杯于糟麴忘林爲達士人  
廢職業家尙虛無不止此晉又開天下後世登  
臨題詠之禍長情慢放肆之風追原亂本蓋開  
釁於莊列而基惡於巢由也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爲自家這裏  
工夫欠缺奈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個悟  
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恁地現成捷快如何  
不隨他去不知自家這裏有個道理不必外求

此心自然各止其所

陳北溪似學之辨曰或曰今世所謂科舉之學與  
聖賢之學何如曰似學而非學也同是經也同  
是子史也而爲科舉者讀之徒涉獵皮府以爲  
綴緝時文之用而未嘗及其中之蘊止求影像  
矜誇畧畧通解可以達吾之詞則已而未嘗求  
爲真是真非之議窮日夜旁搜博覽吟哦記憶  
惟鋪排駢儷無根之是習而未嘗有一言及理  
義之實自垂簪至白首一惟虛名之是計而未

卷之二

皆有一念關身心之切蓋其徒知舉子蹊徑之  
爲美而不知聖門堂宇高明廣大之爲可樂徒  
知取青紫伎倆之爲美而不知潛心大業趣味  
無窮之爲可嗜天命民彝大經大法人生日用  
所當然而不容闕者悉置之度外不稍接心目  
一或叩及之則解頤而莫喻於脩己治人齊家  
治國之道未嘗試一講明其梗概及一旦臨高  
科躋要津當任天下國家之責而其中枵然無  
片字之可施不過直行已意之私而已若是者

雖萬卷填胸。錦心繡口。號曰富學。何足以爲學。裴冠博帶。文雅溫藉。號曰名儒。何足以爲儒。假若胸臆。臥蘇才氣。韓柳謂之未曾讀書。亦可也。然則科舉之學。視聖賢之學。正猶枘鑿之相反。而不足以相通歟。曰。科舉程度。固有宰乎聖賢之旨。而聖賢學問。未嘗有妨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

卷之二

三

一一皆可用之質。而有司明眼者得之。卽爲國家有用之器。非止一名一第而已也。況其器局高宏。功力至到。造道成德之大全者。所謂伊傅周召。王佐規模具焉。倘遇明王聖帝。雲龍風虎之會。則直探諸囊而措之。與斯人同躋至道之域。又斯世之所不能舍也。但時王立科目之法。專指三日之文爲名。而素行不與在學者讀書而言。則以聖師孔子爲祖者也。吾夫子平日之所以教。群弟子之所以學。淵源節目。昭昭方冊。

固有定法。正學者所當終身鑽仰。跪而後已。非可隨人遷變者。矧自聖朝列祖。以至今日。已有尊崇之道。而荆蜀江浙閩廣及中都之人。復多以此爲習尚。則亦此理在。萬世不容泯沒。其輕重緩急。固有辨也。或曰。生斯世也。非能絕意於斯世。而舍彼就此也。曰。時王之法。何可舍也。假使孔孟復生。于今亦不能舍科目而遠去。則亦不過以吾之學應之而已。焉能爲吾之累也。然則抱天地之性。負萬物之靈。而貴爲斯人者。豈

卷之二

四

亦審其輕重緩急。而無甘於自暴自棄也哉。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管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地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訓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顏之推曰。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書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烈灰。被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谷永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萬

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輶車登遐倒景。覽縣圖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扶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盛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其弘欲以鬼神之

卷之二

五

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忿叛。楚懷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僞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第。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拳。言有神仙祭祀。

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擊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尊意散財厚爵祿。鍊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或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程子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

卷之二

六

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功夫。或曰。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足。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方正學曰。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別之。唯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

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附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黜罰其親何異。而尤以儒稱。不亦妄乎。

卷之二

一

朱子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

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知其謬矣。董仲舒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真尊孔氏矣。

王仲任曰。書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志。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

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蘓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猛勇。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茹汁。潛深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若。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人若恨志也。仇讐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豈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怒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

卷之二

八

司馬溫公曰。或謂遼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遼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惛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古之日月。有以異於今乎。古之萬物。有以異於今乎。古之性情。有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微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

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楊龜山曰。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爲說。左傳曾道來。後人得以藉口者。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說。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好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卜年。天

卷之二

九

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爲。無不載者。若鼎之爲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纂之。載者何也。鼎鑄於夏時。夏之法制。莫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爲備。如丘明之說。畧無毫髮相類。而況於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爲也。胡敬齋曰。參同契。欲開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聰目不用。明口不以言。以完養神氣於內。此但

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然有不是。敗者。然有是底。此事摘錄曰。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卷之二

十

孟熙曰。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叅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屬續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淚。薛文清公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說耳。人將謂神仙真可學。誤矣。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爾。若稍動得。恐未能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程珦常知龔州。有傳。歷希範家神降。迎其神將爲祠。南海道出龔珦。珦詰之。答曰。比過海。海守不信。抄祠止。江中乃還。流上守懼。更致禮。珦曰。吾請更投之。則順流去。妄遂息。珦明道伊川之父。朱子因說見怪事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弄便有見怪出來。

呂新吾曰。天者未定之命。命者已定之天。天者大家之命。命者各物之天。命定而吉凶禍福隨之。也由不得天。天亦再不照管。天地既生人物。則

卷之二

人物各具一天地。天地之天地。由得天地。人物之天地。由不得天地。人各任其氣質之天地。至於無涯。結其降衷之天地。幾於漸盡。天地亦無如之何也已。其吉凶禍福。率由自造。天何尤乎而怨之。

薛文清公曰。凡詩文出於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兒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皆不求

工而自工。因知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爲主。

方正學曰。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怨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表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於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徵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間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床。不於禮而於浮屠。不哭泣擗踊。而於鐘磬錢銀。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泥於山

卷之二

王

川之利。否而不卽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糞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迴者。果可信耶。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煥者。其

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天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敬面河渭無異也。秦帝之凶。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

卷之二

十三

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凶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稽矣。古之下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幸。而莫之顧也。吾獨以告吾族。

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視于先祠。葬卜吉。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墳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丘瓊山曰。有此天地。卽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則有所以主之者。是則所謂神也。世俗乃以三月二十八日爲嶽神初度之辰。嗚呼。自天一生水。癸

卷之二

一

而爲山。其所以癸而成形也。亦有時日耶。此無稽之甚也。甚者惑於釋氏地獄之說。謂人死。其魂皆必經獄祠考察。而有二十四案之像。其說尤爲不經。乞下有司屏除。毋俾得以惑世欺民。劉靜修曰。人秉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泛然。然其在我而同类者。固已腴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佛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

腐骨。蕩爲糞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經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豚。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呂東萊曰。讀書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文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榷。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

以此爲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耻也。

胡五峰曰。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爲事。而心學失傳矣。

程子曰。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無住空。且如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長既足。却是住。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

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體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減的自減。自不相干也。

司馬溫公曰。或謂迂叟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夫無文以發之。迂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朱子答張元德書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

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不須如此分別也。

程子曰。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今有狂夫罪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爲深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穴中。則畧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曹月川先生弱冠時。志意堅定。卓然以斯道爲己任。有老僧素諳釋典。鄉人甚敬信之。時先生歸

省。鄉人陰令僧詰先生曰。秀才勤學篤孝。但不信神佛。未善。先生曰。事之如何。僧曰。佛主輪迴。神主禍福。事則報本。先生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違尊祖。而繼志是謂報本。若事神佛而言行違禮。何云報本。且佛法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漢去開闢數千餘年。豈漢以前無輪迴。獨漢以後有輪迴哉。神如關某李某等。皆漢世人。豈漢以前無主禍福。獨漢以後有主禍福哉。僧曰。輪迴不可逃。惟佛教度之事。佛者升

卷之二

七

天堂。不事者入地獄。不可不信。先生曰。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猶旦暮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爲輪迴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不分君子小人。苟能事佛一槩升天堂。苟不事佛一槩入地獄。決無此理。且所謂天堂地獄。安在。自古及今誰見乎。不過僧家設之以嚇愚民爾。使人皆事佛。不夫婦乾坤內。不過百年。無人類矣。佛法將安施。故曰。我道如依三界說。乾

坤。不過百年。空僧無以對。久之曰。禍福不可逃。惟神能佑之。不可不事。先生曰。作善降祥。作惡降殃。禍福之來。人爲感之。使人不積善。見禍而誦神求免。神本至公。豈受枉法之賄。而倒禍福之柄乎。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道福善禍淫。鬼神不能移也。如不分積善積惡。苟事神者一槩受福。不事者一槩受禍。豈有此理。書曰。惠迪吉。從逆凶。鬼神何與。僧無以對。曰。公說神佛皆不足事。歷代何以立教。

卷之二

六

門崇祀典乎。先生曰。佛出西方。本以化導西人。西人事之中國可乎。故韓文公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至於神之有功。德於民者。其祀典亦不敢僭。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今一郡一邑。神祠數百。一村一落。神祠數十。家家祀天地。人人祭山川。甚者昊天上帝與五嶽及忠臣烈士。同坐一室。共饗一祀。悖禮傷教。不可勝言。魯公三望。春秋

讓之。季氏旅泰山。孔子非之。况庶人乎。古者民不祀非族。神不歆非類。故狄梁公奏熱江南淫祠千餘。爲此故也。彼釋家妄說輪迴。惑世誣民。誠天理矣。拋妻子。離父母。滅人倫矣。雖事神佛。無以救滅理亂倫之罪。况能報本耶。舍中國先王之法從事。西方空寂之教。舍勤勞岡極之恩。周旋釋氏悖逆之像。謂之忘本。可也。豈能報本如欲報本。棄而幼習。歸而故家。拜父母於堂上。娶祖宗於地下。納室生子。思以繼續宗祀。上則

卷之二

九

供賦稅下則守禮法。仰以事其父母。俯以畜其妻子。此所謂出幽谷遷喬木也。報本之道。舍是何以哉。僧然良久。曰。秀才言是也。恨年老不能從學耳。咨嗟嘆息。以杖擊地者久之。

韓魏公曰。兩訟在官。曲直未定。生死于奪。繫吾一言。其可輕忽。今不免曲直顛倒。非因受賄。卽是徇情。否則率意曲莽耳。有一於此。豈宜居民上乎。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爲之賦。予如此。只是二

氣錯綜參差。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朱子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恁地。不是真有爲之賦予者。那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然詩書所說。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類。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便是有主宰意。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是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朱子曰。聖門

卷之二

十

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應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况有下頭一落案。只是顏子纔問仁。便與打出方是。

朱子曰。或云舊見水懺。言有行者。盡常住食物。而變爲餓鬼者。初不之信。近見夷堅志。亦有此事。乃信理可推者。人理耳。若鬼神仙佛事。非理可

究子謂二事一律。妄則皆妄。真則皆真。今乃疑其。一於前。而信其。一於後。何耶。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真西山曰。谷永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達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且晝不能常且晝。而有暮夜焉。閭闔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

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為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

程子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羅整菴曰。鳶飛魚躍之三言。誠子思喫緊為人處。復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直窮到底矣。蓋夫婦居室。乃生生化化之源。天命之性。於是乎

成。率性之道。於是乎出。天下之至顯者。實根於至微也。聖賢所言。無非實事。釋氏既斷其根。化生之源。絕矣。猶自以為見性。性果何物也哉。王仲任曰。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卧濕。提錢問。崇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自絕。謂並不審俗人之知也。賀賢問曰。世教不明。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則流於粗淺。一則入於虛無。

問人生所遇不齊。多不免動心。奈何。馮少墟曰。人心本是如太虛。一切窮通得喪。是非毀譽。真如寒暑風雨。原與太虛本體無與。早之存一狗。世心不是。高之存一憤。世心尤不是。只平心易氣。應之便合太虛之體。隨其所遇。便都是瀟灑快樂境界。

薛文清公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耳。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生者。而能造化之柄耶。若如其說。

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理耶。

問諸葛亮取劉璋事如何。程子曰。諸葛已近王佐。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自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個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個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爲。

辛天齋曰。班馬聰明記覽。不下程朱。所以終於班

馬者。只是學問無本。

羅整菴答林貞孚曰。此章之說。賢友至以爲益得法相難。可謂直窮到底。據鄙見爲盜得法。是一。道也。此正當理會處。理會得透。方見斯道之大全。

程子曰。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聚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

朱子曰。學須做自家的看。便見切已。今人讀書。只

要科舉用。及已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王仲任曰。楚相係叔敖爲兄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卽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蛇。獲二佑。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也。夫見兩頭蛇輒死者。

卷之二

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日子。何也。嬰曰。五日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日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日舉子也。五日舉子。其父不死。則

知見兩頭蛇者。無殊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佑。如埋十蛇。得幾佑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教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教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

許魯齋曰。恐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

朱之二

三

大情。適當其法。不考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達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呂新吾曰。聖人有功於天地。只是人事二字。其蓋人事。也不言天命。非不知同天無力。人事當然。成敗不暇計也。

薛文清公曰。好爲怪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劉孔昭曰。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象。夏

禹亦長頸烏喙。王莽之重瞳。皆驚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禹之長頸烏喙。猶龍有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故穀子豐下叔典。知其有後。衛青方纒。懸徒明其富貴。亞夫縱理。許負見其餓死。羊斟聲豺。叔姬鑒其滅族。命相吉凶。愚之於天命。當貧賤雖

朱之二

三

貴。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難欲殺之。猶不能害。陳清淵曰。聖賢之學。心學也。禪學。陸學。亦皆自謂心學也。殊不知心之名。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孔孟皆以義理言心。至禪學。則以知覺言心。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曰。豈無仁義之心。曰。不忍人之心。曰。仁人心也。皆是以義理言心也。並不問專言知覺也。禪學出而後。精神知覺之說興。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覺則無所不了。曰。識心見性。曰。淨智妙



圖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皆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陳白沙曰：一點虛靈萬象存。王陽明曰：心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所以雖皆言心而不同。以此也。近世不知此而徒譏謔曰：彼心學也。此亦心學也。陸氏之學是即孔孟之學也。嗚呼！惑也久矣。

卷之二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

謝廷芳曰：昔之人以陰陽五行推測祿命而知生死禍福亦間有奇中者矣。若今之汎汎售其術者尤不足信。知命君子何以惑爲。愚嘗謂聖賢知人死生禍福而非陰陽五行之術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其後戰沒於衛。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未幾見殺於齊。蓋由也行行有不得其死之理。括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足以殺

其軀之理。雖當時亦有獲免。聖人之言猶信也。然則學者亦當知此而已。祿命之書雖或億中何足信哉。

儲沅曰：設土木像敬而事之顯應靈感此非土木之靈乃人心之靈耳。夫壇場社廟或興或廢有靈有不靈者係人心之歸與不歸耳。蓋人者具真覺之靈受中和之氣天地之內莫靈於人人心所聚靈氣之所聚也。故凡壇場立於會聚之地而人心歸鄉未有不靈而福德者愚人不知

卷之二

此理欲助其靈乃取活蛇生鴉或縛獼猴藏於土木偶之胸腹此非助靈之道實助其妖孽耳知者不可不戒。

韓非子曰：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程子之塾屋時樞密趙公曠持喪居邑中杜門謝

客使侯。臨語程子以釋氏之學。程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臨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

卷之二

支

父時已諒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方正學曰。君子之學。貴乎博。而不得其要。則渙漫而無歸。徒約而不盡乎博。則局滯而無術。孔子孟子可謂博矣。然而孔子曰。吾一以貫之。孟子謂將以反說約也。世稱張茂先爲博物。吾觀其所著書。何其異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物之至要。而不可不求其理。至於鳥獸草木之名狀。與古者之異言怪說。有所不知。何病其爲君子。茂先獨汲汲焉。纂述惟恐其不詳。而於至

要而當知者。反無所明焉。其所務若此。可謂知所先後乎。身爲輔相。視亂倫倖赦之事。皆不之顧。至於張林孫秀犬豕之徒。卒見殺於其手。博物之智。果安在耶。士不知道。而多聞之爲務。適足以禍其身而已。

問一物不容萬物皆備景象。時書院新闢。培除灑掃。花樹森陰。令人可愛。馮少強因頌諸生曰。培除灑掃。此便是一物不容景象。花樹森陰。此便是萬物皆備景象。若異端之一切俱無。是無蒸

卷之二

手

穢併無花樹。世俗之無所不有。是有花樹。併有蕪穢。於理通乎。諸生聞之躍然。

陳北溪曰。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個序。樂只是個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朱子答丘子野書曰。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

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爲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爲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遂欲卽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

卷之二

三

敖子發曰。或問沛公斬蛇。神母夜哭。信然乎。子曰。適然。遇蛇而斬之。無足怪者。乃若神母夜哭。猶疑沛公喉老嫗爲之。又喉人告焉。使神其事以鼓西向之氣耳。夫鈞謂之帝子也。在彼爲蛇。在此爲沛公。何擬倫之不類耶。雖然。兵說道也。假神道以聳動人心。尤兵家秘密之術。觀田單守卽墨而天神下降。陳勝首禍而魚腹獻丹書。類可槩見。

韓文公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

而世幕尙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尙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尙書李遜。遼寧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尙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推而爲火射節竅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酋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墮血十數年以

卷之二

三

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縣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二年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食柳秘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者也。斬不死乃迷得死。謂之智。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

令人天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鷄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其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番俗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天竺之

卷之二

重

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說。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曹月川先生在蒲諸生某。其母諱解州壽亭侯社。請隨行。先生鳴鼓召諸生曰。妄行滯祀。誦求鬼神。非吾徒也。生曰。母心欲之。先生曰。汝平日但少論父母以道之義。爾汝母離開門。從滯祀。當明大義以死諫之。既不能諫。又從而助之。可謂孝乎。孔子曰。父有諱。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生曰。

時關陝江浙千里赴會。何獨愚生。先生曰。彼無知之人。不知禮而妄行者。汝業儒有年。詎可混同流俗乎。且關雲長剛明正直。無少私曲。生爲侯王。死爲明神。安肯樂民間婦女。發貴哉。聖朝祀典。古今忠臣烈士。春秋祭祀。各有名分。府得祭者。州不敢與。州得祭者。縣不敢與。況民間乎。况婦女乎。於古則違禮。於今則違法。而以阿意曲從。越禮犯分爲事。可謂讀書學禮人乎。禮曰。婦人無故不出閨門。又曰。婦人不可下堂送客。

卷之二

重

又曰。婦人既嫁。不百里奔喪。今汝母不然。出閨門矣。下堂矣。出百里矣。猶不知諄。謂之孝可乎。其人愧謝不往。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程子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爲今人以。

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歐陽文忠公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

卷之二

壹

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關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蘧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僅逾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益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

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養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養生。及其至也。尙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逞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朱子曰。詩云。支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

卷之二

美

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胡致堂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寔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霞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己也。以爲性耶。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爲廣大慈悲。

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蚋。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剝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於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蚋爲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呂新吾曰。人言之不實者十九。聽言而易信者十九。聽言而易傳者十九。以易信之心。聽不實之言。播喜傳之口。何由何嫌。而流傳海內。紀載史冊。究者冤倖者倖。嗚呼。難言之矣。

羅整菴曰。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

卷之二

老

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或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初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

卷之二

美

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長短輕重。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

楊龜山曰。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放不如古也。故今

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天順乙卯命撰三清樂章徐溥率同官上言天子

祭天地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

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

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

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理也

問有人夜伯鬼者奈何陽明先生曰只是平日不

能集義而心有所歉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

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惡邪鬼不管

卷之二

竟

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

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

范竹溪曰人倫之道從天從地亘古亘今一失其

倫不成世界觀之殊方有君同此父子生育同

此男女配合同此兄弟類聚同此朋友合散是

海外絕域未嘗無五倫也再觀蟻蜂之君臣虎

狼之父子鴻雁之長幼鴛鴦之夫婦麋鹿之朋

友是鳥獸昆蟲未嘗無五倫也又觀南山之橘

北山之梓連理之枝紫荊之茂梅稱兄獎稱弟

桂稱子蘭稱孫松竹稱友是草木無情亦何嘗

不以倫名哉人而數其倫反不如草木鳥獸殊

域矣奈何有棄君臣父子滅夫婦絕兄弟朋

友如沙門白足也更有亂臣欺君忤兄背父夫

婦淫而見仲乖朋友反覆如雲雨斯天下大亂

也故五倫明則人道立人道立則天下治全在

主風教者薛薛提醒刻刻化謗之

問再娶皆不合禮否程子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

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

卷之二

卑

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是大夫以下有

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

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

以不許再娶也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

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婚苟賢矣今雖貧

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

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

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

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挾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朱子曰。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何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何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

卷之二

二

賀鑄問疏畧曰。東岳太山之神。但謂太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祇宜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爲廟宇。塑爲形貌。而仍用祖宗已辛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爲廟宇。塑爲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爲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尙議其僭竊。何乃今之庶民小子。賊盜鳩鵠。皆得僭越。誦演而污穢之。乎。魯地如斯。已爲非禮。况如遼東。相去二千餘里。亦爲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爲至靜。

之物。其神安有遷行之理。且又塑爲十殿閻羅之形。剗燒春磨之狀。以滅亂滅。姓展轉妄誕。一至於此。

張子曰。范吳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

卷之二

三

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已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咒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慈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泰皇帝。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



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况楊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及聖人。亦不見畧言者。以爲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來瞿唐曰。余遊峨眉山。欲見佛光。連日陰雨。山中將住一月矣。僧曰。此光亦難遇。如將發光之時。前一夜必有大風。吹撼屋動。則次日有光矣。果一夜風發屋動。次日天開霽晴明。僧曰。此當以日影驗之。日照屋影到某處。卽有光矣。果至其

卷之二

星

時。日射屋下之光石。卽有霧如線。平鋪二三十里。僧家謂之銀色世界者。此也。俄而空中兩道白毫。挺出霧中。卽有一光如蟬。紅綠相間。圓如月五七丈。覓此蓋山之精英也。茲多指爲佛光。世人安得不惑哉。朱子說峨眉山看佛光。以五更看。五更看者。非佛光也。僧家謂之聖燈。滿天飛蓋。腐葉之類。

問作文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

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卷之二

雷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唐荆川曰。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輝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栖。栖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誅之。稱足以益。

之。此臣子之事其若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  
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遠也。

馮少墟曰。忍性之性。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  
禽獸同。若教他忍。教他不謂則禽獸便不能矣。  
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謂人有此一點義禮之  
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方正學曰。李元。賀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  
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  
言。然非元實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

卷之二

異

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  
百。否則求者拂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  
逮古哉。習俗之變也久矣。

耿庭懷曰。賢友不求所以生死之道。而徒辨所以  
生死之由。不於見在當前求了畢。欲於死後再  
生尋究竟。千言萬語。只是落在一個輪迴深坑  
裏。不見有超出底意思。千古只在今時。迷了第  
一當下。若云姑待。是誣豪傑。賢友謂人生類異。  
必其前生泰悟之力。結爲慧根。又輕看了那生

萬物的。他既會生萬物。便不會生一個類異的  
人。有一個類異的人。便是生前泰悟來者。則自  
古及今。只生了些癡愚鈍根而已。是誣天地。若

謂自古及今。只是這些愚智在天地旋轉。則初  
生愚智時。是誰來者。况旋轉來。智者必益智。愚  
者亦漸智。何乃今人不及古人遠甚。是誣聖賢。

賢友又問。死後光景作何狀。死者必有一着落  
處。爲家。余却問賢友。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着  
落。豈無家。如徒以耳目手足。飲食男女。喚作生

卷之二

異

時光景。宜乎其復求死後之光景也。况以生爲  
客。爲寄。而以死爲歸。爲家。則生不如死矣。是誣  
生死。蓋佛氏輪迴之教。原爲超出生死而設。再  
生之說。乃其徒敗壞家風的說話。何故信之。深  
勿論儒道。禪已荒矣。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  
禮。晏子蹙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  
之無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  
也。公面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人不

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曰。爾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與。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程子曰。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個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

卷之二

是

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歐陽文忠公曰。世俗傳說。惟祠廟之名爲甚。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軀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緣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有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

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拔摩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朱子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

卷之二

是

見。然聖賢不曾至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真西山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自古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如此則是不孝矣。此又何也。曰。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性不失。乃所以爲孝也。昔晉周處死於戰陣。其母猶在太常。預循誼之曰。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以

爲忠而不可以言孝矣。而晉人乃稱周處爲孝者。蓋忠孝一理。能忠於君。乃可以爲孝也。然捐身蹈難。乃處臣子之變。如曾子之職。就自守。乃處人子之常。要當參觀可也。

明宣德朝有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愈。禮部奏宜旌表。上曰。爲孝固自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至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倣之。豈不大壞。

卷之二

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程子曰。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豈假吸復入。以爲呼吸。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

卷之二

幸

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鐘。何物不銷鑠了。邵堯夫謂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漁者曰。諾。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同難逃已。天降之災。積之矣。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

胡敬齋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晝是息。夜是消。晝

是仲夜是屈。書是始。夜是終。不是將消者再來。做息屈者再來。作仰晝則必夜。夜則必晝。是自然之理。昨日晝夜。自是昨日底晝。夜。今日晝夜。自是今日底晝。夜。不是將昨日晝夜來作今日晝夜。是昨日晝夜盡了。今日晝夜再生。造化不窮。往者過來者續。舊者滅新者生。自然而死。生便是此理。精氣爲物。物便是生。是聚也。始也。游魂爲變。物便死。是散也。終也。造化自能聚散。自能始終。豈將既往之聚散來作新來之聚散。將

卷之十一

至

既往之始終來作新來之始終。如寒來暑往。是寒極必暑。暑極必寒。亦不是將去年寒暑來作今年寒暑。是今年新生底寒暑。故歸根返元。死生輪迴之說。是不識造化也。

方孝儒曰。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美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

不足。胡氏曰。佛固爲賢。然亦人耳。使其心有道。其骨毛爪齒若何。而能神其徒。寶而畜之者。又云。有五色珠。非附而生焉。名曰舍利子。云是精氣所結。也是物也。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生人。梁武敬信之。篤至幸寺設齋。冀得護持。然不免餓死。佛力果安在哉。

羣言滌液卷之三

古宜梁顯祖良夫彙編

張子曰。精氣者。自無而有。游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物。神之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鬼之狀也。

司馬溫公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歐陽修曰。星隕於地。腥穢頑醜。化爲惡石。其昭然

卷之三

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於物。則蘊而爲思慮。發而爲事業。著而爲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情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昧之死也。與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成吾身。吾於是乎有成。

倪岳曰。梓潼帝君者。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

魁偉人。以復母仇。徙劄州之大曲山。仕晉。梁。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封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蓋其誕也。

薛文清公曰。程朱之外。諸儒性理雜論尤當大著眼力。以辨其真是真非。不可執以爲先儒成說。而悉從其言。舊齋謂其言有逼近理而大亂真

卷之三

者。蓋謂是也。

胡五峯曰。一日之旦。莫天地之始終。具焉一事之始終。鬼神之變化。具焉。

問釋氏理障之說。程子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

呂新吾曰。財者天下之財也。流通之物。專之不祥。故其聚也以貪吝。其散也以禍殃。古今厚積者

多矣。未有不以禍散者。與其禍敗也。而累吾身。孰若以善散也。而積吾德乎。故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一則審編眉指加之重徭。二則貪墨垂涎。羅以他罪。三則爲盜賊所睥睨。性命不能自必。四則爲鄉鄰所嫉妬。幸其災而樂其禍。五則爲士君子所鄙。羞其俗而笑其濁。六則爲天道所忌。惡其吝而害其奢。七則爲子孫之殃。益其過而損其志。八則爲亂世之憂。棄之不忍。攜之不能。九則爲此身之累。日籌算而夜煩勞。十則爲

宋之三

三

臨死牽心。憂後人不能保守。夫人冬一裘。夏一葛。朝一饔。夕一飧。所需能幾。一歲人事之資。凶年之備。所需又能幾。大率家雖甚富。積三歲之計可矣。餘則念我同類。思以相分。蒼天之富人。非厚其身。正欲假之善者。以均其惠也。

張南軒曰。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誹狀。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騙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

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朱子曰。事只有箇是非。只據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

宋之三

四

劉更生曰。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自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程伊川曰。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天。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薛文清公曰。程子云。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劉文成公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露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吸。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

卷之三

五

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瘡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朧氣。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癰癰。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

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於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相。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

卷之三

六

於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鈞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人於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高景逸曰。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家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性有二耶。余曰。上人了悟人。



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澆墜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其會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序天秩。天

卷之三

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鍼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異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簣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爲臣二則。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龜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呂新吾曰。今之爲舉子文者。遇爲學題目。每以知行作比。試思知箇甚麼。行箇甚麼。遇爲政題目。每以牧養作比。試問做官養了那箇。教了那箇。

若資口舌浮談。以自致其身。以邀國家寵利。此與誣騙何異。吾輩宜惕然醒矣。

問天地無心而成化。又何以云以生物爲心。耶。蔡虛齋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生物而已。則其所主宰者。在此。此便有心之道。

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

卷之三

太

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問。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造路。皆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

士大夫好佛者。多爲贊歎。開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人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或問於邵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也。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妒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

卷之三

九

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張子荅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常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

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違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稽。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恍惚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蘇文忠公曰。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覓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卷之三

十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程伊川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下者設。非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下。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

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下安於命。若乃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

真西山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一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化之門。爲天地似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也。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

卷之三

二

翁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氏因之以荒唐。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特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中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斷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易若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謂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

卷之三

二

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敬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異焉。是不得不辨。

薛文清公曰。豈獨樂有雅鄭耶。書亦有之。四書六經。濂洛關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其味之澁也。百家小說。淫詞綺語。怪誕不

經之書。鄭也。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欲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於樂之感人也哉。

羅整菴曰。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

卷之三

三

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常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信者。也。自誤已不可。況誤人乎。

方正學曰。凡文之爲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羣居以生。非

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爲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修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爲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焉。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爲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

卷之三

四

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乎縻縻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銀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

為卿相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為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視其名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為。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為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

卷之三

五

問。魂魄何也。程子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歐陽文忠公曰。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養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屠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朱子曰。今教官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人不識義理。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無

此意。

卷之三

六

問。異端何以高而無實。胡雲峯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

桓次公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理。歡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教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食其養。禮

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王仲任曰。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圃。杜伯起於蓬左。射宣王。宣王伐轅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杖而撻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爲鬼。能害人之驗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

卷之三

七

義何獨爲鬼也。如以彼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于子胥。誰何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曹月川曰。南容免於刑戮。只是不輕言妄動。取禍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若以直言極諫。而折廷諍。爲不謹言。豈聖門忠孝

之教。

程子曰。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殮。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惟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腹背冷。故未三日而殮。皆有殺之之理。

趙端肅公自姚徙居郡城。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資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得富貴。得富貴

卷之三

六

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不絕。皆人與地爲政。於是。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一笑而罷。

問人生天地間。惟有講學一事。固矣。第講學者多。惹人議論。奈何。馮少墟曰。議論何病。議論然後見君子。且吾輩爲學。非所以學孔孟耶。孔子講學。或人疑其爲佞。孟子講學。外人譏其好辯。不特此也。伊川有洛黨之嫌。紫陽有僞學之禁。真西山稱爲真小人。魏了翁號爲僞君子。自古聖

賢未有不從是非毀譽中來者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又曰金不鍊不精玉不琢不美可見是非毀譽聖賢方藉以為鍛煉砥礪之資也又何計人之議論哉不然瞻前顧後方信忽疑是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白沙先生詩有云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鐵樣對諸攻羣議衆試尋常事了取男兒一世中願與諸君日三復之賀監問先生因諸生於朋友間不知責善之道命作朋友論來看已而各作論來請教先生讀之

卷之三

尤

曰既知得朋友之論如此却都合這等說話全不依這言行便不是人了便如鸚鵡猩猩說人底話做不得人底事一般更成箇甚麼人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嘗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嘗時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既去而復歸如月影在一盆水裏除了盆水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哉

蔡虛齋曰朱子云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又或問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異處在此孔僖拜歸晉令崔朝以家林箴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

卷之三

三

朱子曰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漢俗崇釋信鬼鵠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林俊按鵠慶命焚之父老爭犯之者能致電損稼俊命積薪舉火果電即止火發無他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劉文成公曰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

憫之必於其所恒懼。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受矣。哀痛之情未置。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於土偶木偶。

卷之三

三

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天虎豹鷹鷂。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見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於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

不孝。含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居一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幸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啍啍嫵嫵。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於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故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蔡虛齋曰。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後人

卷之三

三

以爲趨利避害。失之遠矣。范竹溪曰。世之有卓品者。咸視財爲殫途。爲穢物。有道者觀之。殊不然。財若在君子之手。用之助國。益賢。周窹。救命。則有財已勝無財。多財更勝少財。青蚨皆德輝。皆恩膏。皆有精神光彩。錢神卽天工也。一落小人之手。則用以宜淫逞兇。濟惡結冤。方始爲殫途。爲穢物矣。斯亦財之不幸也。夫非財之罪也。葉夢得曰。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



幸疾未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矣。未有不可爲之疾而醫可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人傷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比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入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告。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皮日休曰。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卷之三

五

倪岳曰。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共。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目其衆曰鬼。曰辛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舉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修持。最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祿。把許多虛氣。都做心之妙理。合

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理。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

呂新吾曰。問吉凶於卜筮者。惑也。善則吉。不善則凶。豈泰山造浮圖衣冠土木。諂事鬼神者。褻也。善則福。不善則禍。求人之譽。怨人之毀者。勞也。善則譽。不善則毀。雖然此理也。此古聖人教人不得已之說也。至其自爲。則不然。善者皆凶。而君子不敢避善。以趨吉。善者皆禍。而君子不敢

卷之三

五

忘善。以徵福。善者百毀。而君子不敢違善。以要譽。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家人和。姻族睦。不傷人。不害物。安常處順。以求無負於民彝。如斯而已矣。其吉也。福也。譽也。君子之爲善。自若也。反是。君子之爲善。亦自若也。吾爲所常爲。如饑之食。渴之飲耳。吾不爲所不爲。如饑不食。望渴不飲。鳴耳吉。凶禍福毀譽。聽其自來也。於我何與焉。雖然。善難言。也不擇善者。每失之。或曰。忘其貴賤。同其尊卑。忍恥包羞。納侮受欺。善

乎曰非也。此老莊也不然是以寬爲明也。君子  
歸下以莊體統以辨爾汝不受使人無犯是故  
有寬爲惡而嚴爲善者此類是也。或曰勿擇是  
非莫問賢愚慈悲憐愛樂施好干善乎曰非也  
此釋氏也不然是以恩爲市也。君子推恩有序  
由親及疎不惜有罪不忍無辜是故有殺不爲  
暴而赦不爲仁者此類是也。或曰正色直言切  
責愚悖盡我實心忘人怨懟善乎曰非也。此親  
師之道也不然是以直買禍也。君子較其厚薄

卷之三

親人審已和平獎勵以遠辱恥是故有薄責於  
人爲是而攻人之惡爲非者此類是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  
爲善。程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能化豈有  
立爲教而人可化乎

司馬溫公曰古人大勲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  
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  
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  
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

衆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誌始爲  
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詞強加采飾功  
倖呂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  
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  
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  
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楚與人作鎮  
石耳此實語也。今既不能免依其誌文但可直  
敘鄉里世家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  
稱孔子所築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

卷之三

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人  
自知之耳

陳清淵曰儒以義理爲主佛以知覺爲主學術真  
似同異是非邪正皆判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孟子曰非仁無  
爲也非禮無行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靜  
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以義理爲主也。傳燈  
錄曰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  
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陸象山曰吾目

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曰吾目視耳聽鼻臭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此以知覺爲主也愚謂義理於人所係甚重全義理則爲聖爲賢失義理則爲愚爲不肖知覺則夫人有之雖桀紂盜跖亦有之豈可謂能視聽言動底便是天理無非大道之用耶此理甚明豈容誣也

卷之三

三

胡敬齋曰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窮冥昏默中遂指爲太極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爲心性然皆非眞物頃涇陽曰此身有重於泰山之時有輕於鴻毛之時當其重而重之固是重身當其輕而輕之亦是重身

初五峯曰卽物而真者聖人之道也蓋其離物者釋氏之幻也

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然其謬

之尤甚者道家是也夫道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失之矣

朱子曰陸楊二人是十分好人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說語遮掩欽夫伯恭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愚謂釋氏說死心象山說活心只是拈弄精神專於已發處認其本心象山惡人讀書謂以意見而蔽其本心正達磨所謂不立文字見

卷之三

三

性成佛之說無吾儒存心養性已上一段工夫慈湖於屬訟之次問曰敢問足下如何是良心象山離席大呼謂適坐剖決是非卽是此所謂於流行發見之地而見其心也剖決者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者是之則爲好仁非者非之卽爲惡不仁心之可見者此也二公執此以爲把柄象山所謂易簡工夫者在此紹興以來有果老者爲禪學宗張子韶唐立夫呂居仁輩多慕尚之反爲所薄果與張侍郎書曰左右得把柄

入手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言語接引後學。禪家只於自己精魂上認取一箇知覺之物。把持玩弄。至死不放。舍云。瞑目扼腕。而指本心。奮爭切齒。而談端緒。此要語也。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亦亂臣賊子之三窟爾。

張南軒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

卷之三

元

呂新吾曰。嗚呼。天生蒸民。各有分定。造化之權在人。天將安用。我聞爲惡降殃。作善獲福。奈何舍我本身。求之枯骨。今之重風水者。千人而千百人。而百此千百人。豈能康吉。彼貧賤乞丐之人。豈盡衰絕。是故一穴之子。貧富頓殊。雙產之兒。有賢有愚。一樹花實。或榮或枯。此其參商可得聞與。古之葬者。或委溝壑。不封不樹。既無葬師。亦無塋域。當時豈皆貧賤凶夭。如何又有王侯士庶。至於西域火化。江南水葬。乃其子孫各有

卷之三

辛

衰旺堯舜何塋。乃生朱均。管鮑何塋。舜禹聖人。果得佳城。而爲惡者無凶。抑葬吉地。而爲惡者不生。信則教化可廢。舉世卜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皆荒誕而不情。何日者之八字有驗。而奇中者又決之五行。梅占如見。風虎有靈。相憑色貌。著違龜從。此數者與風水之說相左。與抑不約而同。我觀古昔。又不但此。一長安也。秦亡漢王。一甲子也。武興紂死。長平四十萬。祖墓皆凶。南陽二十八。吉穴相似。郭璞絕藝。不保其

墳又蠟蟪蛄蟬蟻蟲蟻。壽夭不同勞佚各異。或飽食飛鳴。或彼傷此噬。想林穴辯處草木依。麗當擇龍虎風水必有高卑向背大抵人物之。生莫知其故盛衰者勢偶然者遇凶不能避吉。不能趨是以君子以天理爲地理以心田爲墓。田生惟吾情之所適死從吾心之所安不使陳。慙暴露定魄屢遷此亦孝子仁人之用心而禍。福吾何知焉至於擇時卜吉避殃被除事既可。笑心何忍與古者士葬不踰月豈便吉日生者。

卷之三

三

倏然死犯其凶辰何秦俗之清明皆可安葬而。周家之嫁娶皆以仲春且同室之人生相親愛。一爲精靈反成禍敗使其殃無知耶又何須避。使其有知耶豈忍相害況氣一散而升天久留。室家今安待至於葬後灑掃此誠何心望歸來。而不得爲虞祭以安神却乃視爲凶祟鎮以符。文棄諸中野禁勿入門遂使一別千古之骨肉。爲荒野不歸之魂此皆葬師以衣食之故愚世。人而爲其所愚者以禍福之故納英雄豪傑於。

醉夢之中明知其不驗而不悟。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遇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在何處憤何處樂。馮少墟曰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故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憤在此樂亦在此後世學。者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功名上。發憤或在富貴上發憤不肯在做人上發憤所。以不及聖人。

卷之三

三

程子曰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寤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羅整菴曰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可亡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爲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所。

謂死而不亡者也。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循大輪迴。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

高景逸曰。天地間感應二者。如聚無端。生人物之萬殊。感應所以爲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應也。凡世人所受一飲一啄。莫不前定。皆應也。命之

卷之三

不可易者也。凡世人所作一善一惡。各以類分。皆感也。命之自我造者也。惟卽感爲應。故卽人爲天。不然。是有天命。無人事。聖賢修道之教。皆贅矣。或以爲是近於佛氏因果之說。而詳言之。不知佛氏因果之說。卽吾儒感應之理。聖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自然之理。所以爲義。佛氏以因果如是。憐人以果報之說。所以爲利。其端之殊。在杪忽間耳。今懼涉於佛氏之因果。并不察於感應之實然。豈不謬哉。

丘瓊山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璣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鋌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方正學曰。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廣。久而遂同稱於孔

卷之三

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狃而愈熾。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於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繼。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淺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淺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

幽也。故昏愚之誤。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修蔓延。繼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

王心齋曰。古之定省。謂使親安妥。而嘗省察之。非問於親。而後謂之定省也。文王朝於王季日三。亦只問安否於內豎而已。

陳清濶曰。朱子荅汪尚書書云。夫道固有非言語應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

卷之三

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恍惚鏡象之見。陸學以爲至道。朱子乃以

卷之三

之謂耶。朱子荅汪尚書。即磨磚之謂也。

徐存齋曰。心不可放者。不是要使頑然不動。只看動處如何。若動在天理。雖思及四海。慮周萬世。只是存若動在人欲。一舉念便是放也。人之虛靈。應感無方。故心只是動物。所以說聖人之心。靜者。乃形容其常虛常靈。無私欲之擾耳。非謂如槁木死灰也。吾輩今日靜功。正須於克己上著力。世儒乃欲澹居默坐。自謂主靜乎。

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程子曰。始亂周公

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

卷之三

三

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

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

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

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理亦命乎此矣。不得以水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氣也。非性也。故祭祀之理。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聖人之祭祀也。設主立尸。燔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所不容言者。非可以世俗淺淺知

卷之三

三八

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人祭祀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言者。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說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寔然之理。不要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



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於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矣。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寂寞之中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矣。或問於曹月川先生曰。佛老之道。清淨如此。固非凡俗之所及。今子不惡凡俗而惡佛老。何也。先生曰。易云。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佛老以不夫婦爲清淨。則天地不如佛老之清淨矣。然使天地如佛老之清淨。則陽自陽而陰自陰。上下蕭然。常如隆冬之時矣。萬物何自而生哉。萬物不生物。則吾族固無矣。彼佛老之徒。亦能自有乎。且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一天地生生之理。故有胎者焉。有卵者焉。有勾者焉。有甲者焉。原其所以莫非陰陽造化之道也。是故聖人順天地之理。制夫婦之義。使生生而不窮。此所謂參天地而贊化育也。假使男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

室。女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家。則百年之下。生民之類。有耶無耶。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佛老只是一箇不夫婦。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滅盡矣。區區慈悲不殺。清淨不擾。夫何補哉。薛文清公曰。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罪福。呂豫石曰。中丘城外有石刻。云。忠臣馮唐。孝子郭巨。里。讀史遷傳。載唐薦魏尚。文帝止。蓋受言事甚詳。餘無足道。而郭巨事。頗不經。按巨林慮人家貧。寓中丘。就食。子方三歲。母嘗分食與之。巨曰。子奪母食。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遂與其妻攜子往野。欲瘞之。掘三尺。見石。蓋下金一釜。中有丹書鐵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用以錫汝。官不得奪。民不得取。世廟時。有司建祠。祭。子曰。直。好名也。非孝也。世衰教微。好貸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多矣。巨可少乎哉。雖然。子奪母

食矣。夫豈不可戒止。必死之耶。且巨與妻寧能絕粒。何不哺其子耶。母之分食。寧非合飴之樂。而一旦死其子。寧與其母謀耶。假令其子竟瘞。母聞而腸寸寸斷。一旦或疾不起。巨能安耶。携子至野。使不遇金。將竟瘞耶。抑不忍瘞耶。竟瘞忍也。不能他謀。而必瘞其子。愚也不必瘞。而姑攝之。偽也。或曰。古人質朴。安知非出於至誠。而鬼神格之耶。如子所論。不恕甚矣。余謂巨此事大與鄧攸棄子留姪類。其事不同。其情一也。攸

卷之三

三

即留姪子。何必殺巨。即愛母子。何必瘞。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身不敢毀傷。而敢毀傷其子乎。余嘗謂申生伯奇。不得爲孝子。曾子耘瓜受杖。孔子猶非之。而必瘞其子。以養母。爲孝子者。不亦難乎。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此類是也。而丹書鐵券之說。又近誣巨。蓋好名而愚者也。然則古孝子之所以養其親者。亦必有道矣。知孝則知忠矣。子故曰。巨直好名者也。非孝子也。

楊龜山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談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共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卷之三

三

呂新吾曰。聽言之道。徐審爲先。執不信之心。與執必信之心。其失一也。惟聖人能先覺。其次莫如徐審。

柳子厚曰。永州龍興寺東北隅有堂。堂之地。隆然負碑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鐸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譏。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

滔天鯨鯢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鍾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鳥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而惟異書之信故記於堂上

註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陰往陽來之義今世俗不知昏之爲義往往拘忌陰陽家書選擇時辰雖斯旦晝夜亦皆成禮殊爲紕繆

卷之三

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定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理固當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天死蓬草之士固有老死而名不著者豈非氣使之然耶故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然竊疑理先而氣後今理既不足以勝氣則凡福善禍淫之說不驗常多何以爲天地之常經意謂氣雖不同然亦隨世而異堯舜禹以聖人在上天下平治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如春秋戰國之時刑殺

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朱子曰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耳

有一生買得唐百家詩呂涇野曰子不暇看也不惟不暇看亦不必看唐詩題目多不正大且煨字煉句夸多關美無益於身心一家詩已害事況百家詩乎

有人言郭璞以鳩關占吉凶子厚言此謂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

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劉念臺人譜序曰友人有示予袁了凡先生功過格者予讀而疑之了凡自言嘗校旨雲谷老人及其一生轉移果報皆取之功過鑿鑿不爽信有之乎予竊以爲病於道也子曰道不遠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論於虛無以爲語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於功利以爲語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則皆遠人以爲道者也然二者同出異名而功利

之破人爲甚。老氏以虛言道。佛氏以無言道。其說最高妙。雖吾儒亦視以爲不及。乃其意主乎生死。其要歸之自私自利。故太上有感應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生死起見。而動援虛無以設教。猥云功行實恣邪妄。與吾儒惠迪從違之旨。霄壤是虛。無之說。正功利之尤者也。了凡學儒者也。而篤信因果。輒以身示法。亦不必實有是事。傳染至今。遂爲度世津梁。則所關於道術晦明之故。有非淺鮮者。予因之有感。特本證人

卷之三

聖

之意。著人極圖說。以示學者。繼之以六事工課。而記過格終焉。言過不言功。以遠利也。總題之曰人譜。以爲譜人者。莫近於是。學者誠知人之所以爲人。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將馴是而至於聖人之域。功崇業廣。又何疑乎。友人問之。亟許可遂序而傳之。

程篁墩曰。予嘗考之佛之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關之云。其犯罪皆擲地爲居室而處之。謂之地獄。南宋主子業。囚其

諸王爲地牢。亦此類也。其法有剉燒春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爲者。閻羅卽後世之刑官。金剛卽後世之衛士也。皆其番國處生人之制。而學佛者不察。謂皆施於已死者。則轉相傳流。而非佛教之也。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其地之土名。其地去中國既遠。風化不及。故其生亦多異狀。無復人類。如史所載狗國及羅施鬼國者。可考也。而世之人。乃欲以耳目不及者。懸斷其有無。多見其不智矣。

卷之三

聖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祿書。訛僞尤多。命呂才判定上之才。皆爲之序。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微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

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諸侯大夫葬皆  
有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  
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  
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  
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  
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  
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避時。以希富貴。或  
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吊客。或云同屬  
忌於臨殯。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  
甚。議者以爲確論。

卷之三

七

程伊川曰。釋氏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則不可  
愚。按天命之性。完全具足。無有不善。未賦於人。  
只可謂命。混然一理而已。及其降是於下。人與  
萬物同流。各正性命。則有所謂性也。循其性而  
不失。則其所謂道也。天命流行之時。何嘗去分  
別。曰此爲人之性。彼爲物之性。及其隨所稟受。  
則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牛之性不可爲馬。馬之  
性不可爲牛。人之性則靈於萬物。氣有清濁。人

有賢愚。物有動植。此又天命下一段事。謂之氣  
稟。則可。佛氏乃欲混爲一區。安得識性。  
馮少墟曰。學者必有戒謹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  
沂水之樂。若無此心。而徒譚此樂。是晉室之風  
流。非曾點之真樂矣。

楊升菴曰。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  
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  
鄙賤。不可忍論。或歷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  
酣營。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駭折支體者。

卷之三

吳

可狀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  
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  
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  
矯而訶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  
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  
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褻裳而鍼其膚。或  
脫履而規其足。以廂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娼。  
誠所謂敗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  
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

文信公曰。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至客戶。有至于四五百萬。或十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

不相似者。以耳日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日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始以百歲為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

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泰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洩。必非常人所得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論至此。則命書可廢也耶。

胡敬齋曰。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們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們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們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故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

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洒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潛心絕滅思慮真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久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

卷之三

註

此只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爲至玄極妙共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効自然之妙豈禪家顛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亦不

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于天理大本處見得幾分數者蓋人之生都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箇真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真身再去出世則

卷之三

註

乾道變化簡甚

華言滌液卷之四

古宜梁顯祖良夫氏葉編

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曰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言命。

真西山曰。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

卷之四

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人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葛屨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

丘瓊山曰。按聖之爲祭。蓋以斯民窮苦之狀。感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閔念之仁。而爲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之術。爲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咒。指斥假異。甚至殺害物命。耗盡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

程子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

卷之四

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故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

唐荆川曰。古禮饋奠。則從主人。而服則從族戚朋友。各以親疎輕重自製之。是故主人饋奠。而族戚朋友助之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族戚朋友供奠物之文也。主人勞族戚朋友以執事。



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主人散麻散綯散絹於族戚朋友之文也。今一切反是。族戚朋友爲之饋奠。是以族戚朋友而代主人之所自盡也。主人爲之散麻散綯散絹。是以主人而擅族戚朋友之所自備也。此禮不知始何時。古所謂野於禮者。其此禮之謂乎。且近世喪葬。日奢月靡。富貴人家。一日至享數十家之奠。自啓殯至葬。數日間。大牲小牲。剝割狼籍。且百千計。鬼神情狀。與人情不相遠。鬼而無餒。所食幾何。今若此。不

惟使生者糜費。抑亦使死者不忍。且殺牲糜費於所有用。所必受。情尚不可況施於所必無用。所必不敢受。其謂之何。

魯南豐曰。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

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世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害之非公。與是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

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益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楊慈湖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文也。異哉。琢磨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玄酒。乃巧之極。工心外起意。益淡益苦。去道愈遠。如老之文章。孔子之文章。出道心而達始。可以

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比事摘錄曰。趙飛燕譏班婕妤。好兒祖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妄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辨。茂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常。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好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劉孔昭曰。賢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昔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官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己者。以越職之故而加誅焉。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是同。越職之愆亦等。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世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僅過士。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同遇明主。而

貴賤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適衛。美而無寵。癘適齊。醜而蒙幸。遇不遇也。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懼。貧賤而不憂。可爲達命者矣。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朱子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羅整菴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上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功。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稟有高下。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洎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言語。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但當求之於心。書可以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

以讀書爲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張子曰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其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真西山曰神仙之說自齊威王燕昭王始至秦皇漢武熾焉皆方士爲之也谷永之論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楊雄氏曰或問人言仙者有諸曰吾聞伏羲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于愛其死乎合永

卷之四

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爲虛誕也明矣

呂涇野一日同諸公送一人行有一人方講格物致知之說其時甚渴適有茶至此人遂不遜諸公先取茶飲呂涇野曰格物正在此茶

程子曰師巫在此降言在彼只是拋得遠決無此理又言留下藥尤知其不然生氣盡則死死則謂之鬼可也但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在此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之聲某謂既是人馬須有鞍轡之

類皆全這箇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之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馬凡百皆爾淡不然也

呂新吾曰治道之衰起於文法之盛弊蓋之滋始於簿書之繁彼所謂文法簿書者不但經生熟習不聞即有司事職亦未嘗檢閱校勘何者于宗百架風蠹雨澆或一事反覆異同或一時互有可否後欲遵守何所適從祇爲積年老猾謀利市權之資耳其實於事體無裨弊竇無

卷之四

指也嗚呼百家之言不火而道終不明後世之文法不省而世不治

馮少墟曰不惟氣質之性惡他不得即義理之性亦惡他不得如不忍殺鰥不屑嗾蹠豈不是義理之性若不於此時加學問功夫則自起自伏旋生旋滅如何算得故孔子開口先拈一學字陳幾亭曰布施須有條理族人已置義莊通邑立同善會荒年另應捐濟不必復論平常年分則當做陽明先生意每歲田租除公私用度外割

除若干石。爲行義之資。視外親之近而貧者。與朋友之有行誼。勤讀書而貧者。遠近鄰之生。無以養。沒無以殮者。故荀子孫之不能自立者。酌緩急多寡而量助之。無干衆人耳。日偶遭。隨時周濟。亦無定額。又修橋補路。實有便於人者。隨意量捐。惟不可齋遊僧。不可聽扛佛點燈。化緣惡套。不可助造殿粧佛。寫經刻經。不可助一應寺觀齋醮。不可請僧衆至家。誦經拜懺。作功德。不可延尼姑佛婆聯廟念佛。此端一開。濫觴無

卷之四

九

極。無一毫濟人利物真功。而釀盜賊。壞風俗。毀清規。惑婦孺。損世業。種種貽害。不可勝計。布施美名。反成惡事。大可惡也。吾年十七。方肆力於詩文。然幼時出家長生之念。猶在一日。偶遇道士於門。眉宇鬚髯頗異。招予而授以紅藥丸。予有喜色。道士因求雙履。予力請於先慈與之。因令人施從。見其入肆易酒肉大餐。乞丐之尤盜賊之媒也。明後日。道士坐於門者相接。明言我聞某郎君好道。特來度之。余聞慙愧無地。後遂

絕意僧道。巧與昭先達某公。旣出門有短髮和尚持其衣大呼。闖人叱之不去。推之不肯下。予笑問故。某公弟應曰。施捨之端。信不可開。蓋昨日偶遇一僧。有所昇。而此僧遂開風而至。觀其意狀殊非良人。又二十年前。姑蘇曾有假尼。遍歷諸大家。事敗斃於獄。窺其醜穢。殆有不忍言者。引悔入門。自作之孽。將以誰咎。好尚不端。施捨不審。其報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男子正其身。婦人率其教。是爲清吉之門。

卷之四

十

講僧見程子。程子留諸因。請曰。今日將沐。程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程子曰。豈爲士而感此邪。曰。惜固無疑矣。在己庸何恤。弟云不利父母。程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判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曰。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朱子答汪尚書書略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捷。不厭階級爲

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胷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說。推而置諸冥漠不可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于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

卷之四

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促促耳。苟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母畧。寧下母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决。而氣之下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

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禍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神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

卷之四

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明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苟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况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濫官汙吏。姦胥悍卒。卽市井豪儔。及巨商大賈之爲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王文成公曰。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

食者。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白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以為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驚懼。何也。程子曰。

卷之四

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行懼心亦是教不足。

曹月川曰。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者。其孝大于養。極甘脆和色柔聲。諫父母于善者。其孝大于拜。醫求藥。若錄處。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良以此也。然此不惟孝于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焉。

陸象山曰。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親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謂。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召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

卷之四

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泯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淡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

而逃於錫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說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其其職。勤其非心乎。則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呂新吾曰。柳下惠坐懷。此事之必無者也。夫禮重於死生。男女有別。此千古之隄防。別嫌明微。此千聖之律令。當昏夜時。值獨處室。卽吾母吾女吾姊妹。亦不當念其寒而坐之懷。彼女子何人也。情分何親也。夜卽寒。未必至死。惠肯冒天下

卷之四

立

之大嫌。而恤一不必死之女乎。且女也。迫於寒夜。而昌嫌以坐人之懷。昧禮犯義。卽死有不足恤者。惠亦何爲破男女之大防而恤之乎。夫惠也。惟不坐懷。坐懷必不亂。卽夜坐懷。夜夜必不亂。不直當時信之千古亦信之何也。惠有素人信其素。故也。自非惠也。而坐懷。未必不亂。卽不亂。其誰信何者。使室而有一人在其側也。苟不至於縱欲敗度者。必不肯亂。苟室無一人。則言不亂者。非懷人。則坐懷人也。此二人之言。詎

足信乎。是故心迹之間。不可不慎也。與其信心而畧迹。不若潔迹以明心。卽使天下後世信我之必不亂也。亦不可令女子坐吾懷。凡事不可爲訓者。聖人所必不爲也。曾謂介若惠也。而爲之乎。男女之義。當以督男子閉戶爲正。萬不得已。則以顏叔子秉燭爲法。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途。皆有益千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

卷之四

六

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窓壁。此儒契僞。吾曰。也只好糊窓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高景逸曰。心者人之神明。卽天神地祇人鬼充塞無間者也。人敢於欺君父。不能掩其一念之自照。敢於欺雷霆。不能消其一念之自歎。其自照

自歎者。神明之充塞無間也。人乃以某神主治某山。某神下降某日。欲於是祈福禳禍。亦愚矣。不知自心之爲鬼神。而恆畏鬼神何也。人有語尋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病而冬衰。促食而渴。伏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賀賢問曰。真武本爲玄武。宋時避諱。改爲今名。玄武爲龜蛇。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四名之。今各處立爲廟宇。塑爲人形。別作龜蛇。名爲二

卷之四

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拆毀之。況祠嘗天之下。不知幾千萬數。此出出小民。所以棄先祖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謬。習以成風。欲民俗之善得乎。

李時龍曰。東坡混儒釋爲一途。其失不小。如解禪偈之類是也。大抵三蘇學術皆不正。坡特以文章氣節奔走一世。而其縱橫不羈之術。又足以牢籠一世。而和合之。故當時士大夫方且仰之。

如太山北斗。得其片紙隻字。不特珍之爲至寶。而不知其得罪於吾道甚矣。

陳清湖曰。達磨不信因果。而說淨智妙圓。直指人心。慧能不合佛法。而說本來面目。教人存養宗。果不信看經念佛。而務無事省緣。靜坐體究。近世一種闢佛祖述。而專說養神明心者。其範圍不出此矣。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鄢。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雒章。楚之望也。

卷之四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廷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王仲任曰。武帝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事。一座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



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千巖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尙謂之尸解。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墜角。蛟

卷之四

七

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尙未可謂尸解。况不相似。謂之尸解。蓋虛妄矣。其貴矣。太史公與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雖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貴矣。如貴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見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

唐荆川曰。僕居閩。偶想起宇宙有一二事。人人見

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居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此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漢唐以前亦不多有。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尙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爲架。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

卷之四

三

炭竹木。當盡滅價矣。可笑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莖草于鄧林莽莽之間哉。朱子曰。俗俚相傳。疫疾能傳染。人有病此者。隣里斷絕。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爲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美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予昔以爲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

而不當避者。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已。不知恩義之爲重。一有染焉。則吾就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爲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時。隣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爲煮粥。

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賓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賓之日遍走視。親爲診脈。候其寒溫。人與藥。餌訖。事則去。不復置手。人以爲難。後皆無恙云。

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司馬溫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無矣。飲手足形還。塋。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塋其親哉。在

禮未葬。不爇。服食粥。居廬。寢苦。枕塊。蓋閭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游。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爲心哉。世人又有游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殮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歛而藏之。幾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况子孫乃梓謬如此。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稍愈於焚之哉。

呂新吾曰。今之人。只是將好名二字。坐君子之罪。

不知名。自是好。不將去。外人以財者。實費財。教人以善者。實勞心。臣死忠。子死孝。婦死節者。實殺身。一介不取者。實無所得。試着渠將這好名見一好。肯不肯。卽真正好名所爲。却是道理。彼不好名者。舜乎。臯乎。禹乎。果舜也。真加于好名一等矣。果臯也。是不好美名。而好惡名也。惡世之人。以好名沮君子。而君子亦畏好名之議。而自沮。吾道之大害也。故不得不辨。

薛文清公曰。人皆知求鬼神于茫昧不測之間。殊

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霜雪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所著。

人或勸程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貴以盡禮而貴之以加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羅整菴曰漢高帝紀云母媼嘗息大澤之腋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夫人夢中所遇從未聞在他人有見之者史遷所記殊費分疏若太公所見者誠然則媼決非夢媼誠夢則太公之所見者妄矣。

卷之四

陳幾亭曰惟僧家日月最閒思算最巧最靈假佛門之廣大炫勢利以自崇如關侯正直威武古今所重僧家心豔其盛謂可借以爲用遂塑爲伽藍使守寺門隱然人主之所尚舉世所俯首而惕心者不過吾守役也試問關侯爲伽藍果孰使之耶僧自以意使之耶抑起自何年唐宋以來有之耶點臨以前有之耶推其體鄙窺其巧僞凡天下之名公鼎貴奇童巍科與一切世情所歸美皆一舉而收之曰此前世某僧某禪

師托生蓋與市井吏胥倚門媚妓鴛言聚貴交遊舊重人前者無二轍也一唱百和翕然傳信靜心冷盼啞然一笑。

曹月川曰生日者父愛母苦之日也人子親在則當設酒殺拜父母親殺宜倍恭祠堂終日哀慕子在親殺安忍召賓客作樂乎唐太宗生日不受章奏況其下者乎。

蘇文忠公曰石普好殺人以投爲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

卷之四

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俗傳打旱孤橋者謂天旱是墓中新死人作怪所致掘墓碎之則雨愚民無知往往妄作成化間賀醫問先生嘗告之當道禁其事後數年王德信繫始至施天旱村民來告欲遷故俗王草率許之知生聞之急作一簡諭其妄謬且干國典王遂悔而急止之已而天自雨誠言亦息後有南

人彭姓者專以此惑衆。兩城鄉民信者頗多。先生言之王莽。我杖其人。火其書。

范文正公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爲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其名而保其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陳清湖曰。或問陽明講學。每謂知行合一。行而後

卷之四

三

知。按議程朱先知後行之說。如何。曰。陽明莫非禪也。聖賢無此教也。聖賢經書。如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曰知至至之。曰知及仁守。淳文約禮。知天事天之類。未易更僕數。而中庸哀公問政。章言知行尤詳。何嘗有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也。惟禪宗之教。然後存養在先。頓悟在後。求心在先。見性在後。磨煉精神在先。幾中萬象在後。故曰行至水窮山盡處。那時方見本來。此陽明知行合一。行而後知之說。所從出也。大抵

陽明翻騰作弄。橫說豎說。誑嚇衆生。無一字不原於佛。

來羅唐曰。古人制禮有吉凶焉。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者。取之陰陽。皆稱情而立文也。送終乃祔之大古之聖人。制禮甚嚴。凡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皆有一定之制。昭昭垂之於經。所以厚風俗。益世教者。不淺。漢去古未遠。陳壽居喪。使婢在側。九藥。卽終身黜落。隋煬帝弑父自立。可謂古今之元惡矣。居喪亦不敢公然食肉。宋

卷之四

三

儒有欲以酒飲人者。乃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則宋世守先王之禮數者。亦嚴。元人父母死。則歌舞娛屍。洪武戊申年。御史高元祿言。京師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效。況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是其言。命禮官定制。今載之大明律中。十惡。一曰不孝。內有居喪作樂之條。入議所不赦。梁山去京師乃爲遐方。二百年來。猶習元俗。其舊時居喪。雖盡革其習。但不才涼德。豈能化及鄉人。今

之鄉人雖依其革其浮靡然猶剪麻布散弔客名爲孝帕。親方死卽鳴金鼓弔客來卽設酒喧譁如賀客然。甚至強孝子飲酒者乃揚言云父母是老死飲酒無害此風俗之至惡至惡者也。殊不知斯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之縷各有精粗今不論精粗而亂加人之首若以此布爲貴與又何士夫家官長來弔不敢以此布加官長之首而止加於鄉人則此布又賤矣。梁山麻布一尺所直不過銀四釐在主人以長短爲厚薄。

卷之四

七

在客以長短爲喜怒其可笑至此殊不知羔裘玄冠禮不可弔白馬素車弔客當然而主人反以素布加弔客之首何哉。蓋尺布裹頭元人之俗今猶沿元人之布尺此孝帕之所當革者一也。酒所以合歡禮父母死三日不舉火人子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斬衰之喪既殯食粥齊衰之喪疏食飲水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醢酒來弔之客非大功則小功非小功則經

麻菜果醢醬醢酒皆不敢食又敢飲主人之酒乎。至於凡民無服之喪有旬旬之義亦不忍飲酒在主人三日不舉火不能設酒在弔客不敢飲酒若公然飲酒正未備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也。此飲酒食肉之所當革者一也。樂者樂也先王所以飾喜也樂必發於聲音以其喜也禮斯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故鄰有喪春不相者謂其喧闐而樂

卷之四

三八

也有小功之喪者且議論而不及樂事況父母之喪可以喧闐而用金鼓之樂乎且聞樂不樂聖人有明訓居喪用樂皇祖有大法今不遵聖人之教違祖宗之法而甘爲十惡大罪之人乎。此鼓樂之所當革者一也。蓋蓼蟲不知其辛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行失禮而自不知其失舊習然也。問龍能有能無如何程子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隱見者爲能屈伸耳非特龍凡小物甚

有能屈伸者。

朱子答呂伯恭書曰。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  
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文亦有此說。熹竊以  
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  
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  
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  
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淺淺耳。屈宋唐景  
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  
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

卷之四

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  
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  
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  
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  
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  
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  
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  
不復能自解也。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  
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

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

羅整菴曰。朱陸之異同。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置  
而弗辨。將莫知所適從。於辨宜有不容已者。辨  
之弗明。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豈可遷輕議備  
先之咎。含糊兩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之人哉。夫  
斯道之弗明於天下。凡以禪學混之也。其初不  
過毫釐之差。其究吳音千萬里之遠。然爲禪學  
者。既安於其陋。了不知吾道之爲何物。爲道學  
者。或未嘗通乎禪學之本末。亦無由真知其所

卷之四

以異於吾道者。果何在也。嘗考兩程子張子朱  
子。早歲皆嘗學禪。亦皆能究其底蘊。及於吾道  
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  
已力排痛闢。閔閔焉惟恐人之陷溺於其中。而  
莫能自振。以重爲吾道之累。凡其排闢之語。皆  
有以洞見其肺腑。而洩中其膏肓之病。初非出  
於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爲禪學。蓋  
其見之審矣。豈嘗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  
故加之。以是名哉。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

調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學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

卷之四

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或猶不以爲然。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明。忽有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送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

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絡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即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糊兩可之詞也。

王守溪曰。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孟子之言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蓋亦求諸人事而已。後世星數之說行。富貴貧賤壽夭。莫不定於有生之初。故人一切委之天。自陰陽地理。

卷之四

之說行。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皆係於葬地。故人一切求諸地。夫委諸天。猶有說也。而以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一抔之土。何哉。而世人信之。趨者瀾倒。江西尤甚。士大夫稀好之。至謂某以是而得高科。某以是而得顯位。噫。不求之己。而求之天。不求之天。而求之地。亦異矣哉。呂新吾曰。滿目所見。世上無一物不有淫巧。這淫巧耗了世上多少生成的財貨。候了世上多少生財的工夫。淫巧不誅。而欲講理財。苟且之。

談也。

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程子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司馬溫公曰：迂夫夜立於庭，拊樹而齧，整其手，捧手吟，呼痛徹於心。家人呼視，祝師祝之。祝師曰：子

卷之四

姑勿以毒爲慘烈，以爲凡蟲而視之，曰：是惡能發我，誠則痛已矣。從之。少遷而痛息，遍謝祝師曰：爾何術而能攘毒之毒如是其速也？祝師曰：毒不汝毒也，汝自召之。余不汝攘也，汝自攘之。夫名與攘皆非我術之所能及也。子自爲之也。於是迂夫嘆曰：咎利害愛樂之毒人也。豈宜黃尾而已哉？人自召之，人自攘之，亦若是而已矣。倪岳曰：按道書云：蜀人蔭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真君則

玉樞天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真人授符，承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宣德中有金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顯陵大德宮，每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費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於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如此，近禱雨賜香，無應驗。

卷之四

周詩溪曰：聖王不作，此教此學遂墜湮廢矣。夫科高第可以文藝取，討經稽傳可以詞章訓，久假不歸，因執此爲自古帝王之所以教，所以學，不外是也。間有復申明明倫之說，欲見諸踐履之實者，則又莫不指爲道學之徒，側目而怒，掩口而笑。巧段文詆明議陰排，若仇讐然者，可哀也。夫亦弗思也。夫明倫不可將，恃倫爲可乎？學道不可將，畔道爲可乎？有人心者，宜有辨於此乎？間亦有有志者，聞風興起，特以孤膏衆楚，不勝其味。又惡有道學之名，而因中沮者，亦弗思也。夫



名非君子所尚也。亦有不可避者。不得已而有  
道學之名。不猶愈於無道之稱乎。

柳子厚貞符解略曰。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  
然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  
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虫出。推古瑞物  
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狂亂後代。不足以  
知聖人立極之本。甚失厥趨。仲尼教書于堯曰。  
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祗承  
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彭祖兆民。於武王曰。有

卷之四

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維茲。德實受命之符。以  
莫。祀。後之妖淫。影皆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龜  
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  
皆詭譎。闕疑。甚可羞也。

司馬溫公曰。世俗好爲襁褓許婚。指腹成親。及既  
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行污。遂致  
從違兩難。許訟者多矣。是以先太尉嘗曰。男女  
必俟長成議婚。終身無後悔。此子孫當法也。  
龜魯齋曰。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此說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朱子謂此對幽明而言也。  
若謂幽有鬼神。而明無鬼神。便是錯認題目。不  
知鬼神之爲何物。而溺于輪迴因果之說也。豈  
知禮樂中有鬼神。鬼神中有禮樂。二者一爾。第  
不可不分界限。而辨別爾。天地定位。辨于履禮  
也。然二氣交感。其中未嘗無樂。風雷鼓舞。樂也。  
然風休雨止。雷聲遠息。各有序焉。其中未嘗無  
禮。禮樽節人情。氣之屈也。以和爲貴。屈者又伸。

卷之四

樂動益人情。氣之伸也。而合止有節。伸者又屈。  
幽明交通。屈伸相禪。無往而不與鬼神通。彼釋  
氏則死殺看了。謂明則爲人。幽則爲鬼。豈知君  
子之所以謹獨者。屋漏暗室。洋洋如在。禮以束  
其筋骸。樂以養其性情。禮樂之在吾身。卽鬼神  
之臨乎其上。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  
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  
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

大於是。情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方正學先生灌蔬於圃。客有言祿命之說者。先生曰。若欲知命之說乎。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隣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募之甚時。溉培甚宜。

卷之四

三

其蔬爲最盛。籬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蕸隕穫。無復生色。吾聞二人者之爲。其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二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殖。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於貧賤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歉禍福。制於天者。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于人者。有未至。天人

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

或問于畏於匡。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程子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便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卻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爲親。

宋之曰

卷八

因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下。夜渡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盡。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者。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者。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讎。甚

非理也。

郭璞嘗過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人不知，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璞大嘆服。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卽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呂新吾曰：「陰陽微應，自漢儒穿鑿附會，以爲某災祥應某政事。最近大抵和氣致祥，戾氣致殃。與作善降祥，作惡降殃道理原是如此。故聖人只

卷之四

元

說人事只盡道理，應不應在我，不在我都不管。若求一一微應，如鼓各桴，堯舜其猶病矣。大段氣數有一定的，有偶然的。天地不能違，天地亦順之而已。早而雪，水而禁，其字而禳火而祓，日月食而教，君子畏天威，謹天戒，當如是爾。若云隨禱輒應，則日月盈虧豈係於救不救之間哉？大抵陰陽之氣一偏必極，勢極必反。陰陽乖戾而分，故孤陽亢而不下陰，則早無其極。陽極必生陰，故久而雨。陰陽和合而留，故淫陰升而不

含陽則雨，無其極。陰極必生陽，故久而晴。此是一定的。星殞地震，山崩雨血，火見河清，此是偶然的。吉凶先見，自非常理。故臣子以修德望君，不必災異恐之。若因災而懼，固可修德，一有祥瑞，便可謂德已足而罷修乎？乃若至德同天，災祥立應，桑穀枯，彗星退，冤獄釋，而驟雨忠，心自而反風，亦間有之。但曰必然事，吾不能確確然信也。

朱子答陳衛道曰：「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零碎去處。」

卷之四

四

亦無不是，不必着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

蔡虛齋曰：「洒掃應對上，真有精義入神處。且如數人共坐，我坐此，渠坐彼，或上坐，或下坐，或坐而言，或起而對，此一坐作語言之間，其所以然者，

從何處來。蓋由心生也。心之所以有是。布置者。便是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便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安得謂非精美入神耶。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者。只緣當坐亦坐。但於其理之所以當然者。則懵然耳。惟聖賢則於一坐一作之間。自皆和順道德而合於義。

辛天齋曰。今日禮樂壞崩。凡宮室。凡衣冠。凡器用。有財皆得恣意妄用。至于冠服。襍亂尤甚。子自飲乳。卽加之冠。長而可冠。誰知冠禮。士大夫之

卷之四

星

家。無有一二行者。冠而加字。已爲榮矣。今則倡優僮僕。皆有號焉。而以字稱者。十不見一二也。冠禮從此壞矣。婚嫁不論男女性情。家門清濁。女家惟較聘禮。夫家惟較粧奩。厚則相歡。薄則相讐。有領家而行聘禮。折產而備粧奩者。而親迎之禮。廢墜不行。男女婚嫁。多不及時。有早聘少婚者。有怨曠終身者。甚有恐其嫁娶之難。生子女而不存者。庶民家有妾媵無數者。一婦有再嫁三嫁而事四五夫者。婚禮壞亂久矣。喪禮

卷之四

星

貧者遺親。富者無上。或招僧道而違家禮。或設淫樂而蕩哀情。或因喪而嫁娶。或惑於風水而暴露不掩。喪禮之壞久矣。祭禮潰亂更難枚述。文廟禮義之源也。入從祀者。去取尚多未當。至如經傳不載。國典不載。邪神野鬼。祠宇遍滿寰區。不知何功何德於世。僧道現巫紛紛惑世。而祖宗父母。誰存報本之思。道德真儒。忠臣孝子。義夫烈婦。隱逸高士。有補世教者。竟乏尺寸之祠。迎神唱戲。放火誦經。每歲費錢。不知其幾千萬也。祭禮之壞久矣。樂則尤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也。京師首善之地。設立教坊官妓。豈所以化道天下。天下亦皆效尤。十室之邑。亦多此種淫人。綾羅膏粱。濫食天物。妖聲艷色。鉤引人心。雖係人形。實無倫理。凡王以及庶民。德性未堅者。鮮不墜落此陷阱也。富則蕩散。貧則強者困而掠。弱者困而死亡。又有勢豪買良人子弟。以爲戲俳。或粧扮前代帝王聖賢忠臣義士烈女等類。前代帝王聖賢人等。不能表章。已爲非矣。

況復使戲俳之人辱之可乎。況其道愈宜淫。容  
奸養亂。有言之恐污口。書之恐污筆者。古樂不  
作。盡是新聲。琵琶三弦之聲。遍滿天下。而琴瑟  
太古之音。世之好者蓋甚少也。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  
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  
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  
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  
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於其內。則其著見

卷之四

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  
掩。蓋不必托于言語。著于簡冊。而後謂之文。但  
自一身接千萬事。凡其語嘿動靜。人所可得而  
見者。無適而非文也。

陸文清公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  
人可也。何必作爲言語。耶。以作爲言語。而不常  
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

蘇文忠公曰。嶺外俗皆怙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  
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

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  
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  
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卽歸德於  
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  
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却藥。藥醫不得入門。  
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  
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  
供佛。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  
莫能救。故書椰子厚牛賦。以遺之。使以曉諭其

卷之四

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

胡敬齋曰。老氏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  
後。非真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  
危。僂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果施  
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  
處僂。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  
詐其機。玄其罪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  
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諸深曰。降筆之法甚多。封書降筆者最異。其封盒

多而牢其折愈易而疾感而信者多矣不動全封可隨意而書寫或以天麻子油書之不見其跡此實唯拆書之術耳然有挾此衮身者故不欲著其所以拆云

陳清淵曰陸子云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象山一生論學總腦在此愚攷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不論事論末而專就心上說也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

卷之四

聖

良心對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寡欲存心一主於棄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千里之判愚嘗究陸學自謂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先立其大也道心為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則養神為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日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不可思也心不可治一事也水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

山假此語以飾已欺人而近世未有能破其說者故建不得不為痛辨

劉劭曰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關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關而不勝我其死哉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閭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關而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險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

卷之四

聖

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為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程子曰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類太自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衡

太白也。如使太白爲一人爲之則鬼神亦勞矣。陳明卿曰。傳曰。以理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天與帝。究非有二也。一理而已。世之庸夫愚婦。不諳乎此。往往以爲有一袞冕丈夫。號爲玉皇大帝。據于青天之上。崇奉之。則降福銷災。不然則獲罪矣。殊不知凡百所爲。合理則福。違理則禍。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謂之降者。非從上降下之降。皆本于吾心。自有之天。善惡一萌。禍福隨之以其念在天之天。故有若降之然也。苟如世俗之論。動作不必合理。但崇奉玉帝。自能獲福。然爲益爲奸之徒。亦嘗設齋誦經崇奉矣。而終必敗露。死于桎梏。非命可見。上天無私。非如世俗之所謂也。朱子曰。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卹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何垣曰。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邪念不萌。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擾。善端油然而生矣。是乃內外交相養也。記曰。心廣體胖。此之謂也。唐高祖時。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路遙言妖。漢譯其書。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啓三邊。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僞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蕭瑀以爲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於空桑。而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詔汰沙門。帝嘗謂奕曰。佛教至玄妙。卿何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西域桀黠。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國邪僻之人。用

老莊玄言傳益之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  
悟鄙不學也爽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  
學佛書

羅一峰與劉素彬書曰大抵習俗之溺人如醉者  
之酣於酒寐者之酣於夢也所貴乎君子者醉  
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之醉夢人非徒一樣  
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  
也自今以往科名之得失詩文之工拙皆洗淨  
而痛決之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

卷之四

學

學研精義理檢點身心必至於成人而後已學  
詩文而至不過爲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  
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  
可以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  
求之而不得者也若夫道在吾心豈有求之而  
不得哉而世未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  
覺寤乎此也今士夫中稍有繩趨尺步者則群  
聚而譏之曰此道學也其中無定守者未有不  
隨而化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修

爵而人爵從之道德既修名實既著則言語不  
求工而自工爵祿不來至而自至若徒以文章  
詩律足以自立則楊雄李白皆可以爲聖人而  
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時之富  
貴氣酸雖足以飲動鄉閭而奔走天下之鄙夫  
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泯滅漸盡而無聞也  
何足道哉

卷之四

學

賀陽平曰太祖平定天下之後以北平建都可控  
制建方以開廷臣此聖人高出萬世之見也而  
翰林修撰鮑頻對曰元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  
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豈非風水之  
說乎今燕都二百餘年天下太平如一日則地  
氣天運已盡之說爲誣罔明矣  
歸震川曰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  
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  
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  
異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  
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



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迎之防也女子在室雖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女

卷之四

子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耻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

程子曰孟子言舜先屢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樓乎學孟

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許魯齋曰貧賤富貴死生修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墻之下修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禍福吉凶生死修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爲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至於禍害枉枉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真西山曰清談之弊起於晉魏而終於蕭梁其始

卷之四

五

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敗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著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是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旨耶自吾

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耶。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修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嚴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

卷之四

三

名寵權利。未嘗不深蓄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微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共以名寵權利爲有耶。爲無耶。夫既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有耶。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覓焉者。果如何耶。此所謂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師害於國。蓋自晉及梁。其亂凶如出一轍。皆學老

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

陸道成曰。十月之朔。舉行鄉飲升歌之式。友人有笑者曰。此種聲容。殊無足樂。何益於身心性命。予曰。惟無足樂。故有益於身心性命也。古人鼓腹而歌。擊壤而歌。操牛尾而歌。俱有甚聲容。惟無足樂。故爲天下之至樂。古人所以樂而不淫也。若如今之戲劇。倡優侏儒。糖漿子女。觀者且以爲歡樂之極。而不知已樂而淫矣。吝名損德。敗俗亂常。其於身心性命。求其無損且不可而

卷之四

五

況於有益乎。

羣言滙波卷之五

古宜梁顯祖良夫葉稿

程子答朱長文書曰。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述。綜羣言之是非。欲其深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未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向之云。

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耳。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宋相陶谷之舉。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

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

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述。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許魯齋曰。凡事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

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蘇文忠公曰蜀諺云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薛文清公曰聖賢之子孫賢不肖皆天也天本無心人之生也偶值其氣之清明純粹者爲賢知得其氣之昏濁駁雜者爲頑愚若聖賢之子孫有賢不肖之異者則以所值之氣不同耳後人因見聖賢之子孫或有不肖者乃謂聖賢已奪

卷之五

其秀氣可謂謬悠之論矣

丘瓊山曰道家者流其原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七家大旨去徼美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等事東漢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受於民間未盡傳布天下也至元魏寇謙之修張魯之法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法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授以玉女服氣導引之法此後世辟穀修養所由起也又言老子元孫李諱文授以

圖籙真經劾召百神此後世符籙稱名之術所由起也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此後世京鍊丹藥之技所由起也謙之自言親得李君手筆付以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天宮靜輪之法謙之獻其書於魏人多不信崔浩獨上書神其事魏主遣使迎其弟子於嵩岳起壇宇於代都而崇奉顯揚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以來有陶弘景趙歸真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演張大之其教遂大行於世與儒釋並立而爲三

卷之五

其尤悖者謂道士爲天師後世因之遂以稱漢張道陵嗚呼莫大於天莫尊於若帝王僅得以爲天之子而一介方士乃以爲天之師彼道陵謙之之徒其生也皆受胎於父母稟氣於天地具血肉之軀有妻子之屬縱有道德亦天生者耳安能爲天之師哉天而有師則是昊天上帝反北面而受其教也豈有此理哉然自是以後嗣道陵之世者世皆以天師稱之至我聖祖始革其僭妄之號而卽其所謂真人者稱之嗚呼

自夫太武信崔浩之言而崇孝謙之其法遂蔓延於天下後世流爲淫巫小術無復五千言道德之餘意矣厥後二人皆不得其死豈矯誣上天天亦惡之歟

吳草廬曰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於其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

卷之五

五

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於墓葬之後迎精而返於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於家不於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近代所爲祭者或隆於墟墓而略於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深慨習俗之由來漸矣

不有禮以稽其弊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而莫怪予嘗適野見車馬轍道士女盈盈於墟墓之間少長咸集攀號悲泣彷彿初喪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亦不能不嘆矣古禮之氓薛文清公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謝廷芳曰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豈不有助於世而闢之漢耶應之曰善無惡之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

卷五

六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收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馮北海疏畧曰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

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蕩棄行檢掃滅是非廉耻爲廣大。取佛經言性言心。畧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嗟乎。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官所列至要。亦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群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遺教之殘

卷之五

七

齊管如以中華之音。雜黠點之語。語道既爲踣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矣。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

王子守溪夜讀有鷄正鳴於庭。家人奔告曰。必殺

之是不祥。王子曰。鷄其無知乎。彼鳴自鳴。吾何爲驚。彼止自止。吾何爲喜。鷄其有知乎。彼以告我。是爲忠告。不以告我。是爲容默。又可殺乎。且彼爲不祥者。誰乎。鷄乎。抑別有物乎。鷄也。彼區區者。是何能爲。別有物乎。則鷄可殺。而彼物者。可得殺乎。夫鳴鷄職也。特非其時耳。非其時而鳴。不免於死。非其時而言。得免於罪乎。雖然。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爾當與靈鳥而並名。

俞文豹曰。外方道場。惟散散時用鑼鼓。終夕諷唱。

卷之五

八

講說猶有懇切懺悔之意。今京師用瑜珈法事。惟卽從事鼓鉦。震動驚感。坐人尚有聞之頭疼腦裂。况以靈乎。至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梵語演爲歌謠。如降黃龍等曲。及弄花鼓。打花鼓。專爲戲玩之計。以悅婦稚。見者常恨不能揮碎其首。此東山所以決意不用。而室人交謫。群議沸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也。

善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戮之矣。劉文成公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

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特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爲也。曰。天鑒於民。有隱惡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顯微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以震戮人罪。而不知天之所以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爲人子而不

卷之五

九

孝爲人臣而不忠。爲人長而不慈。爲人幼而不孫。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而賊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肢膏削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追於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有一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觀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持以不忘。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

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固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伯溫問夢帝與我九齡。程子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卷之五

十

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今之碑。野廟也。非有功德政事。可紀直悲夫。嗚呼。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瀕多湫祀。其貌有雄面毅鬚而頤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幽者。則曰某郎。有煥而色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某娘。某處則陰。以庭堂喚之以階級。左右老木。攢直森拱。轟焉翳其上。泉鳴室

其間草馬從衆。幾難怪狀。駭作之。駭怖之。犬蒼  
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雞犬。無獲之。薦牲酒之。  
莫。孰於家可也。孰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  
隨作。蓋猶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必不日。通丁  
其時耶。而自感而生。耶。悉歸之於神。感亦甚矣。  
嗚呼。生能禦大災。捍大患。死則血食於生人。無  
名之土木。不當以禦災捍患者。爲比。是戾於古  
也。明矣。

楊升菴曰。君子有順而無黨。小人無黨而無朋。易

卷之五

十一

曰。朋至斯乎。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朋者。君子之  
善類也。語曰。君子不黨。又曰。群而不黨。黨者。小  
人之凶類也。後世朋黨二字。連稱。以困君子。名  
實皆紊矣。

胡敬齋曰。權與經。本非二理。權者。稱錘之名。能知  
輕重。而處不失當。經是常法。如兩事同至。皆當  
依經而行。或不能盡。必有輕重。則當從  
其重者。如兩事皆重。則當詳審而並處之。如未  
婦人倫。重於告禮。如告而得妄。得以兩盡。是經

也。告不得妄。則廢以倫而重。交越過。故不告。直  
娶。所以從其重者。而處不失當。豈不是權。如義  
舜得子賢。以繼其位。此常道也。又使其宗廟率  
之。是兩盡其道。然使不肖子居君位。必至亡國。  
是誤天下生民。而宗社亦滅。故傳位於賢。則生  
民不失所。朱均亦無後患。是以傳子爲輕。君天  
下爲重也。權所以濟經。如一兩是。一兩如十兩。  
是十兩。不失分銖。此正天理之精。後處非聖賢。  
不能肩。後世學無識。此有以尊。且從俗爲權者。

卷之五

三

以機變處事爲權者。故權變權術之學。興於是。  
背乎經。非所以濟經也。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  
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樣  
常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  
與祝巫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視衆家女。妍者  
云。是當爲河伯婦。即令洗沐。易新衣。泊齊宮於  
河上。設絳帷床席。居玄其。中。皆浮之。溺。數  
十里。乃滅俗語曰。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人



宋多持女遠嫁。故城中盜空。豹曰：「及此時幸來告吾，亦欲往送。」至期，豹會之河上。三老官屬長者，里長父老皆會聚觀者數千人。其大巫老子也。女弟子十人從其後。豹曰：「呼河伯婦來。」既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佳，煩大巫爲大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兵共抱大巫，驅投之河。有頃，曰：「難何久也？」弟子趣之，復投弟子於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弟子起之。凡殺三弟等，豹曰：「是皆女子，不能

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簪筆磨折。衡河立待良久。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媼三老不還報。奈何。復欲使廷椽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須臾。須臾豹曰。廷椽起矣。河伯不娶婦也。鄴吏民大驚恐。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曹月鼎後公廡有言主症者先生曰土旺不潤反  
用我輩藥益起旺平動坐水日不飲水乎火自  
不吹矣乎豈日不鎮金乎承百不折薪乎五行

在天地間。木旺於春七十二日。火旺於夏七十二日。金旺於秋七十二日。水旺於冬七十二日。惟土無專氣。無定位。故四季之末。各旺一十八日。四季總旺七十二日是五行各旺七十二日而成歲功也。五行一理而已。土旺猶金木火水之旺也。今於金木火水之旺。皆不畏避。獨於土旺深避之。何惑之甚也。聞者歎服。

范忠宣罹章惇之譴。坐黨南竄。子弟多怨惇者。及度江舟覆。輿驗中正色謂子弟曰。此豈章惇爲。

之哉。君子以爲知命。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

王仲任曰。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衰瘵。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

虛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統所見無非鴻。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全牛。所見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縲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同一實也。

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寬之所致耶。程子曰。國人寬固是。然下人定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寬釋否。田固是衆人寬釋。然孝婦寬亦釋也。其人雖凶。然寬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

能釋婦寬而致雨也。

顧涇陽曰。或問因果有諸乎。曰。有之。曰。何以聖人不言。曰。聖人何嘗不言。曰。可得聞乎。曰。禹之謨曰。惡迪吉。從逆凶。尹之訓曰。作善百祥。作不善百殃。類而求之。不可殫述也。曰。此言見在。不言過去未來也。曰。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謂之積。則上之推及祖宗。是亦過去也。謂之餘。則下之推及子孫。是亦未來也。曰。此吾儒之所謂過去未來。非佛氏之

所謂過去未來也。聖人第言其所謂過去未來。不言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何也。今不知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耶無耶。曰。不知也。請舉所知以質。域中有二大道。大法。大道者何。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風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風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

茫然無所繫屬。而道窮矣。法者何。黜陟乎。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揆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為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為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買焉無所憑依。而法窮矣。道窮法窮。雖義皇堯舜復生。無以銷張王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過去未來。有

耶。無耶。無則非吾儕之所當言。有必至於妨道。

妨法。非吾儕之所敢言也。子又何疑於聖人哉。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朱子曰。太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時。雖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壯。至老。如意。臨事。亦不如意。之事。多雖太富貴。太天下之所仰慕。以為神仙者。而其不如意事。

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等。特所憂慮之事異耳。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此中可以少安矣。

羅整菴曰。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者。靜坐體究。為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

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為。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為者。靡不爭先為之。導之者固其徒。何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謂佛法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詣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

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信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乃欲誦事。注佛本佛。以僥倖於萬一。非

卷之五

十九

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是用表而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解愚夫之惑。薛文清公曰。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已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負書。我自義與不學者。何以異。

呂新吾曰。一日與友人論修身道理。友人曰。吾老矣。予曰。公無自棄。平日爲惡。卽屬微時。幹一好事。不失爲改過之鬼。况一息尚存乎。

程子在經筵日。有二同列論武侯事業。謂戰伐所喪亦多。非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事。先生謂二公語過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謂殺不辜以私已。武侯以天子之命討天下之賊。何害。

唐傳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求之信。有僧自西域

卷之五

三

來。能呪入使立死。復呪卽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怒。僇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海剛峯曰。文也者。所以寫吾之意也。吾平日讀書。體認道理明白。立身行己。正大光明。吾之神也。

作而爲史。不遇書師之寫神者耳。孔子涵養至到。論語之言。莫非中和氣象。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論七篇。首曰泰山巖巖焉。蓋自所見所養出之。莫加毫末於其間也。孔孟之文。天下至文。論語七篇。後人作文之法也。今則舍此不務。不求之心。而求之講章墨卷。臨文則記風所記憶者。收鼠首尾。影響模範。就文求題。則題意不可得。求人則人品不可知。將舉而見之行事間。所言風無着實地步。夫朝廷養士。蓋欲異日爲天下

卷之五

三

用諸士。日逐營營。必小有裨補後可。乃今一生讀書作文。於家國身心。無毫毛補益。謂之何哉。昔之評詩者曰。可惜一生成心。用在五字上。愚於此亦云。竟爲淫惡之物。以欺人。非工之反也。舍其梧楨而養其棘棘。則爲賊師焉。請試思之。司馬溫公曰。求稱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業不繼。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松園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豈盡正族。世濟其凶。此非

積善積惡之謂耶。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求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替歸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陽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實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倍厚恭儉。周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卷之五

三

李遂嘗曰。世人以毒藥爲齋戒。豈知聖賢之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無一日不齊。無一日不戒。今之人。每於斗降三八庚申甲子。本命日茹素。謂之齋戒。不知其平日用心何如也。即在茹素之日。事至吾前。輒起利狗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爲也。真西山曰。定可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自儒者言之。則太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爲感通之

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樂定。所謂靜定。諸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心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息。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爲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

王沂公作郡時。說言有怪物夜飛。下食小兒者。遠近相恐。未昏則鍵戶滅燭。匿童稚。以黃籍薰爐置門。用爲厭勝。公聞之。戒徵逐之吏。悉令屏去。有爲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於境。民情遂安。妖

說乃止。

卷之五

五

吳韋曜爲太子中庶子。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使曜作博奕論。畧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耽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都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賸及衣物。徒其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斯務不過方野之闊。

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論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刼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興費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也哉。

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

卷之五

五

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放入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逗漏。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天。三代而下。治出於三。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

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也。  
皇甫謚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  
爲棺槨。備增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閣。而書表於  
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欺奸  
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採金。環或  
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張釋之曰。使  
其中有所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所欲。  
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斯言達矣。

管約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

卷之五

三

一定言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  
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  
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  
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  
死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  
矣。故曰。人死而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  
不測。海內亦有魂離其魄而未遂散者。則亦暫  
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族之  
者。火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魂。復歸於氣。

猶火之滅也。其燄安在哉。故入之受氣以爲形  
也。猶酌海於杯也。及其死而復於氣也。猶傾其  
杯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爲鬼哉。曰。  
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  
感之妙也。是故方珠向月。可以得水。金爐向日。  
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  
夔樂奏而鳳凰來。聲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  
可以感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  
招則應。故廟則以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

卷之五

三

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  
此而復食耶。  
問婦婦於理。似不可娶。如何。程子曰。然。凡娶以配  
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  
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  
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李卓吾論兩河。謂主其說。雖近。曰。南方北方。東  
方獨無。其理甚明。然衆寡然。久之寂無  
譯者。先王曰。即此便是。其諸君信得及否。

張南軒曰。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靜處自修。危行而直。言遜其難。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

卷之五

三

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炫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不過奮袂正色。搏擊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也。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以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章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群矣。然惟其

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而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若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子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述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責。此魏爲矯

卷之五

天

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歛之功。猶未盡之。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薛文清公曰。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爲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爲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



呂新吾曰。三千三百。聖人非靡文是尚。而勞苦是甘也。人心無所存屬。則惡念潛伏。人身有所便安。則惡行滋長。禮之繁文。使人心有所用。而不使他適也。使人觀文得情。而習於善也。使人勞其筋骨手足。而不偷慢。以養其滯也。使人彼此相親相敬。而不傷好。以起爭也。是範身聯世。制欲已亂之大防也。故騷達者樂於簡便。一決而潰之。則大亂起。後世之所謂禮者。則異是矣。先王情文。廢無而在。而乃習容止多揖拜。誇顏色。

卷之五

完

桑。聲氣工。頌諛。艷交遊。密附耳。躡足之語。極。簾豆。筐篚之費。工書刺。侯問之文。君子所以深疾之。欲一洗而入於崇真尚簡之歸。是救俗之大要也。雖然。不講求先王之禮。而一入於放達。樂於簡便。久而不流於西晉者。幾希。

羅整菴曰。今之道家。蓋原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失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禱祭禱。經咒符籙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

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滯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祈禱祭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

卷之五

平

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人心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誇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子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難築點亦無所措其辭矣。

真西山曰。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斷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

識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間。蓋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因以行其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因之以改名。公孫述因之以僭昨。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謬妄爲甚。歐陽修乞詔備臣悉

卷之五

三

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方正學曰。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躑時呼。爲胡旋舞。穢之病幸已。饌酒食持其資去。死則誣以他故。將不自信其術之妄。恒誇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愠其

誕。嘲其夜歸。分五六人。構道旁水上。相去各里所。候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爲其鬼也。卽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石亂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旣而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葉鳴谷響。亦皆以爲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床曰。亟扶我寢。我遇鬼。今死矣。扶至床。膽裂死。

卷之五

三

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史惺堂曰。子曰富貴在天。郭璞以爲在地。動人利己心。不顧父母暴露。則此心先絕於親。何以感天。

或問於陳揀塘先生曰。夫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太事皆由命。則人事可盡廢乎。曰不然。凡事固皆前定。而在我所當爲者。不可不盡。但不應非理妄爲耳。如死生有命。然凡可以養生而避死者。

自當爲之。苟徒一切諉之命。則命該不死。雖絕粒亦無妨耶。故聖賢諄諄以義命二字互相發明。宋儒以爲人事盡。然後可以諉之命。其爲世訓明矣。

司馬溫公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群盜格鬪。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稱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要亦佐人主治庶政。

卷之五

三

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

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卷之五

三

陸長源曰。潼關北大河中。有灘出水可三二尺。灘上有一樹。古老相傳云。本女媧墓。女媧鍊石補天缺。斷鰲以立地維。故墓在大河中。水高與高水下與下。蓋神之所扶持也。於今數千年矣。立祠於岸。載在祀典。天寶十三載秋。霖雨一百日。河水泛溢。其灘遂被洪水衝沒。至今無遺跡。乃知向說皆謬耳。

唐韋絢曰。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

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啓復作聲。紹夔笑曰。此響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曹月川先生至府。群吏素聞先生名。未識其面。聚觀之。問曰。舉世崇信鬼神。先生獨不事。何也。先生曰。且如府太守清廉。列郡畏服。有人執金帛導以金鼓。欲賂太守。免差稅。如何。群吏愕然曰。如此將討死。先生曰。今人誦求鬼神。使神而果神耶。亦將討死。使其非神。安用事爲。設一人犯

卷之五

五

盜一人殺之上司。追求至緊。二人各挾珍寶。暮夜請求免罪。太守可受而放之乎。今人不務爲善。臣不忠。子不孝。弟不悌。婦不順。積惡有罪。天理不容。乃誣媚鬼神。俾求非望。在鄉廣建淫祠。惑誘鄉人。在家裝圖神像。朝夕奉獻。苟無災禍。曰事神之所致也。有或不免。曰所事不恭也。惟知倚於鬼神。而修身爲善。初不暇計。神本正直。安受人間枉法。贖乎。群吏嘆服不已。

陳幾亭曰。孔子百世不名。明至尊也。當矣。自韓愈

名孟子。而後世因之。至伊川序明道墓。猶仍其失。噫。使稱頌孟子。而可名。稱頌父母。亦不妨名。乎。讀孟子者。於其自稱名。則不易音。示稍殺於孔子可矣。臨文呼名。無禮之大者也。

朱子答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嘗在某。謂性無偽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雜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

卷之五

五

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嘗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想。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程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呂新吾曰。樂要知內外聖賢之樂。在心。故順逆窮通。隨處皆泰。衆人之樂在物。故山溪花鳥。遇境

總生。

羅整菴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乃延平李先生之言。而朱子述之者也。此言須就人事上體認。內外兼盡。則仁之爲義自明。或謂當理卽無私心。無私心卽是當理。而以析心與理爲未善。是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且如齊桓公之尊周室。漢高祖之爲義帝發喪。孰不以爲當理。謂無私心得乎。又如直躬之證攘羊。申生不忍傷父之志。而自斃。其無私心不待言矣。謂之當理可乎。果

卷之五

三

如或者之言。則王伯將混爲一途。而師心自用之害。有不可勝救者矣。

淮南子曰。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伏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氣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僂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閭也。趙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擗其氣也。又况夫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

爲雞鶩。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蠟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山出礫陽。水生罔象。水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炫惑也。

卷之五

三

歐陽文忠公曰。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象之腹者。旣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

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徯於民則祀之者。與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榮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

罪之民。以勝其忒。雖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蓋間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寔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合民之自災也耶。不然。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

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造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畱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或問人可勝天乎。胡五峯曰。人而天。則天勝人而

不天。則天不勝。

薛敬軒曰。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概有無爲兩投矣。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食己。曹月川勸人勿赴木陸會。畧曰。切見僧不爲道。醺而廢齋。道不爲僧。齋而廢醺。是彼各知自重也。爲儒家者。祖天地宗帝王。師周孔。將以正人心。扶世道。反爲齋醺而廢禮。是自輕耳。寧無愧乎。薛文清公曰。敬天。當自敬吾心。始不能敬其心而

謂能敬天者。妄也。

呂新吾曰。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予亦能勦先儒之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衙門中。多了一宗案卷。後世窮理之人。信彼教。此服此。開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樁話。誠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

濟否。我只有個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曰。理氣性命終不可談。耶。曰。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除了撒數沒總數。

文信公曰。顛峯仰宗臣。以拆字之法行京師。諸公賄言陳往驗甚悉。予未卽信。試之且數年。每言輒酬。奇矣哉。予問顛峯曰。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吾聖人則有敬矣。就字而言。字心畫也。得於心。

卷之五

聖

應於手。夫固動乎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資稟之強弱。操術之正邪。生死壽夭。貧賤富貴之理。於其字畫之大體。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是則予固能知之。今夫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書。夫人者。亦偶然應之。曾不經意。而子於其偏旁上下之間。細釋解說。曰。某宜福。某宜禍。則其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歷乎其上。誘乎其中。而運之肘腋。不然。字耳。字耳。何靈之有。顛峯曰。未也。天下禍福之占於其動而已。木之榮枯。康節。

不能索之於其靜。一葉之墜。算法生焉。世人見墜葉多矣。誰知大化寄此。眇末子之觀字也。於其心。予之觀字也。於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昇人。昇人誠勿言。君退思之。予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動于顛峯之異。則思夫聖人之於其事。其存而勿論者。不少矣。相視一笑。就用其言贈焉。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伊川先生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卷之五

聖

章楓山曰。吾少時讀柳子厚送苑論歸觀詩序。見其有所謂風雨筆札雲烟簡牘。與夫桂枝片玉。尤生於家。曳裾義冠榮南諸侯之邦者。未嘗不美其文章之富。慕其登第之榮也。及觀韓昌黎之贈張童子。乃曰。愈將進童子於道。又曰。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然後知仁人君子愛人以德者。其用心固如此。彼柳所誇者。不過庸人之見世俗之言耳。嗚呼。士君子所當爲者。寧獨富文章取科第而已乎。

薛敬軒曰發憤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程伊川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李樂菴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

不識節義字。

卷之五

聖

楊升菴曰。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孫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

屑之也。今觀詩云。先師遺訓。今豈曰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遊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市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南莽不到心者耶。子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諱師漏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王守溪書曰。有自城來者。言足下得長生久視之術。僕始而喜。既而疑。竊爲足下不取也。夫人之有生。必有死。猶日之有晝。必有夜。事之固然者。

卷之五

聖

也。今學者所共推尊。以爲聖者。必曰堯舜周孔。堯舜周孔。今安在耶。假而以聖人不爲異術。願受其正。則夫安期。美門。鍾呂之屬。屢見神於前人者。今安在耶。意以竊陰陽之氣。獨得須臾無死要之久也。亦必有散焉。日生於旦。死於夜。月生於朔。死於晦。陽生則陰死。陰生則陽死。而元會遞世盡。則天地亦不免於死。安有自開闢以來。聖者死。仙者死。造化亦死。而吾獨欲超然立於不死之地耶。夫神仙之說。昉於誰乎。自老子



有谷神不死之說。屈子有一氣孔神之說。燕昭漢武始崇虛無。而海上迂怪之士爭扼腕而言神仙。日思脫躡以事飛昇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爲服食之說。服食之說。卒無驗也。則變爲金丹之說。至於服金丹而死者。往往如是也。則又變而爲今說。今之說。以爲不假金石草木。皆反於身而得之。則其說益玄。而其效益茫且遠矣。往子居京師。見籍紳往往有談此術者。未始不竊歎人心之無厭也。方其未遇。日誦書史。拒彼甚

卷之五

里

堅。一旦名已達。志已滿。而所懼者惟死也。於是方士因其懼心而入之。聽其言。洋洋乎共若可以凌倒影而遐觀。於是姑爲其所不可爲。以覲得其所不可得。問之則動以朱子爲解。自朱子有刀圭入口。白日羽翰之說。故術者以此藉口而爲吾儒者。亦以此自解。嗟乎。吾徒讀聖賢書所學者。僊。所談者。儒。而不免惑此。則又安得貴夫秦皇漢武之爲耶。昔陳希夷之告朱琪。不過勉以勤修政事。假如今遇希夷。則所以告足下。

不過政事。而今之人。開口說仙。彼而能仙。易。不高飛遠引。超出人世。縱不能然。亦當清淨自守。以求其所鉛汞者。而何暇奔走權勢。側其口于四方耶。或曰。彼非自謂能仙。但以延年損疾耳。若是。恐有之。然人之疾。多起於風寒暑濕。喜怒勞佚之際。能於是謹之。則疾安從生。且攝生之說。吾儒自有之。中庸之慎獨。則坐忘之法也。孟子之夜氣。則伏氣之法也。論語之失飪不時不食。則服食之法。何待於彼耶。今足下出宰百里。

卷之五

里

語默動作。人所屬視。喜怒威權。人所竊弄。從事奇袤。恐有害於德。賁錄請託。恐有害於政。謗言流聞。恐有害於名。如前所陳。又恐有害於身也。愚聞之。方人之篤於所信。雖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亦無以自解。況如僕者乎。然谷永諫成帝疏。柳宗元報李睦州書。韓退之之誌李子。歐陽永叔之序黃庭經。其文具在也。試取而讀之。則無俟於子言矣。

陳幾亭曰。太陽者。萬物共賴以生。而鳴鶴畏日。晨

畏日虎畏日。盜亦畏日。皆戕害於物者也。太陽育物。而彼害物。自覺與太陽之性相背。是以畏之又害物。非可共見之事也。故畏明人臣欲福庇民物者。惟恐其君之不明也。其欲蠹善類。殞民生以自榮者。惟恐其君之明也。以位則官以形則人。以至性則何物也耶。

高景逸曰。今人所謂天。以爲蒼蒼在上者云耳。不知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則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而天

卷之五

三

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也。夫曰自感自應。何以謂之天。何以謂之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應。所以爲天也。所以爲其物不貳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惟不二。所以不爽也。

問福善禍淫如何。程子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

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呂新吾曰。天下事只怕認不真。故依違觀望。看人言爲行止。認得真時。則有不敢從之君親。更那管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若作事先怕人議論。做到中間。一被謗譏。消然中止。這不止無定力。且是無定見。民各有心。豈得人人識見。與我相同。民心至愚。豈得人人意思。與我相信。是以作事

卷之五

四

君子要見事後功。業休恤事前議。論事成後議。論自息。卽萬一不成。而我所爲者。合下便是當爲也。論不得成敗。

楊叔山曰。介安從生。生于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于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愎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

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于天。而求其合于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諸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于外者。或不能介于內。能介于始者。或不能介于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筭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淡乎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薛文清公曰。易書春秋。以數千年簡編之傳。寫。豈

卷之五

兗

無一言半句之磨錯。必欲字字識其義。難矣。不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者。缺其不可通者。

劉念臺曰。古人恐懼二字。常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

羅整菴曰。釋氏分本末爲兩截。混真妄爲一途。害道之甚。無過於此。不可但如此說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

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更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真。半爲妄哉。若夫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

卷之五

平

則有當觀者。有不當觀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夫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

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將非幸歟。曹月川曰。儒家之理。原出於天地而制。成於聖人。故自周公而上。作之者非一人。自孔子而下。明之者亦非一人矣。其在五經四書。詳且備焉。彼釋迦老聃之書。本無齊惡之論。而梁武宋徽之君。乃妄爲齊惡之說。故武侯臺城而敝。流落於

卷之五

季

金將求冥福。俱遭惡禍。誠萬世之明鑒也。奈何人不知戒。踵謬成俗。流至於今。可勝痛哉。然出俗超凡。何代無人。宋程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元許魯齋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釋老二氏。士大夫家因以爲俗。四方聞風。亦有倣之者。今欲明其禮而却其俗焉。以二先生爲法。毋曰我下愚也。豈敢做大賢之所爲哉。孟子不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况程許乎。葬家詩曰。墓家風水果何由。

舉世滔滔苦信求。我道如依風水說。陰陽個個做王侯。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朱子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着。便是命。

卷之五

季

羣言匯液卷之六

古宜梁顯祖良夫彙編

陳北溪似道之辨。或曰。今世所謂老佛之道。與聖賢之道。何如。曰。似道而非道也。蓋老氏之道。以無爲宗。其要歸事清淨。令學者脩葺煉氣。以復嬰兒。誠爲反人理之常。世固有脫事物。遊方外。以事其學者。然其說未甚熾。固不待論。若佛氏之教。則充盈乎中華。人人骨髓。自王公大人。至塗夫賤隸。閭閻婦女。無不傾心信尚之。而其所

卷之六

一

以爲說者。大槩有二。一則下談死生罪福之說。以誑愚衆。然非明識者莫能決。一則上談性命道德之說。以惑高明。亦非常情所易辨也。夫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天地之所以生人物之始也。人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真之理所賦。其存也順吾事。則其沒也安死而無愧。始終生死如此而已。

是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迴生生。生於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於原。既屈之氣。有復爲方伸之理。與造化消息闔闢之情。殊不相合。且謂天堂地獄。明證昭昭。則是天地間。別有

卷之六

土

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况其爲福可以禱而得。爲罪可以賂而免。則是所以主宰乎幽陰者。尤爲私意之甚。抑非福善禍淫。大公至正神明之道也。觀乎此。則死生罪福之說。真是真非瞭然。愚者可以不惑。而明智者亦可以自決矣。夫未有天地之先。只自然之理而已。有是理。則有是氣。有動之理。則動而生陽。有靜之理。則靜而

生陰。陰陽動靜。流行化育。其自然之理。從而賦予於物者。爲命。人得是所賦之理以生。而具於心者。爲性。理不外乎氣。理與氣合而爲心之靈。凡有血氣。均也。而人通物塞。通則理與氣融。塞則理爲氣隔。今就人言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所以爲虛靈知覺。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若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四肢能動。饑食渴飲。冬思裘。夏思葛等類。其所發皆本

卷之六

三

性理大全

於形氣之私。而人心之謂也。非禮勿視。而視必思明。非禮弗聽。而聽必思聰。非禮勿言。而言必思忠。非禮勿動。而動必思義。食必以禮。而無流歎。飲必有節。而不及亂。寒不敢襲。暑無褰裳等類。其所發皆原於理義之正。而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絡。縹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然人心易危。氣而不安。道心至隱微而難見。以堯舜禹相傳。猶致其精於二者之間。而一守夫道心之本。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

有別矣。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遇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者。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而不復知其爲形氣之心。見此爲見性。而不復知性之爲理。悟此爲悟道。而不復別出道心之妙。乃至其苦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功用。至於心如秋月。碧潭清潔者。遂交贊以爲達到。素儒者見之。自願有穢淨之殊。反爲之歎慕。舍己爲以從之。而不思聖門傳授心法。固自有克己爲

卷之六

四

性理大全

仁瑩淨之境。與所謂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如光風霽月。皆其胸中輝光潔白之時。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若彼之所謂月潭清潔。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爾是固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體。所具者惟萬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爾。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後截人事粗迹之倖繆至顯處。其爲理之發端。實自大原中

已絕之心本是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所謂念者。惟有正不正耳。必欲絕之不生。須死而後能假如此境。果無邪心。但其不合正理。是乃所以爲邪。而非豁然大公之體也。程子以爲佛家有個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而無義以方外。然所直內者亦非是。正謂此也。觀乎此。則性命道德之說。真是真非瞭然。高明者可以不惑。而常情亦可以能辨矣。而近世儒者。乃有竊其形氣之靈者。以爲道心。屏去道問學一節。工

卷之六

五

夫屹然自立一家。專使人終日默坐以求之。稍有意見。則證印以爲大悟。謂真有得乎。群聖千古不傳之秘。意氣洋洋。不復自覺其爲非。故凡聖門高明廣大底境界。更不復覩。而精微嚴密等工夫。更不復從事。良亦可哀也哉。嗚呼。有志於學者。其戒之謹之。

蔡虛齋曰。腔子是指身。不是指心。滿身都是這生生之心所在也。故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

苞遠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范竹溪曰。涇陽先生云。使君子不得止至善名之一字累之也。使小人不致爲極惡名之一字隄之也。吾願君子以下人心頭。且時時提起一名字。君子以上人心頭。即時時掃除一名字。且生前之精神在身。死後之精神在書。生前之不朽

卷之六

六

在壽。死後之不朽在名。名何足累。惟在善居名者。

有一生問爲學而苦於資生之不足。如之何。呂涇野曰。無不足者。只要見得破。耕可商。可備。上亦可何妨爲學。昔管寧華歆共鋤而獲金。歆熟視之。寧竟擲不視。此不外耕而學的。韓康伯隱於長安市。賣藥不二價。有一女子買藥。長安市中聞藥價不二。問曰。子莫不是韓康伯否。此不外商而學的。又如漢嚴君平賣卜。凡有父兄來問。

便教以慈愛。有子弟來。便教以孝敬。此雖貴  
卜亦未嘗外學。諸生亦嘗有此學者乎。未也。故  
爲學不患身貧。只患無志爾。艾希淳曰。見得破  
三字。是主本。

朱子曰。鬼神自是難理會底。且就緊處做工夫。  
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須一一理會。生底道理。則死底  
道理。皆可知。如事君事親。事其所當事。盡誠敬  
之道。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

卷之六

七

在。須是得這道理。無欠缺。到得那時死。乃是生  
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故張子曰。存吾順事  
歿吾寧也。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  
爲不生不滅。聖人不說死。已死更說甚事。聖人  
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與他精細理會。六  
經載聖賢行事備矣。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  
爲常事也。記與魯論。獨載曾子寢疾時事。爲詳。  
不過教學者。以保身謹理而已。豈效浮屠不察  
於理。而以坐亡立脫爲奇哉。

韓苑洛曰。河中書院者。故東嶽祠也。世人言五嶽  
皆有神。獨泰山神主地下死人。人之死者。皆隸  
泰山。不與他嶽比。故其祠徧天下。蒲有祠。在州  
東三里所。州人率以歲六月。歌舞爲會。以樂神。  
云爲其死者之父母親戚解脫。卽弗樂神。神且  
苦其死者之父母親戚。云九川呂子云。禮教不  
興。而惟鬼之務。有司者之過也。今夫泰山。非蒲  
人所可私事也。古者禮德則祀。食功則祀。然制  
無僭神。而饗無淫鬼也。夫擊鐘鼓。灑牲醴。羣巫

卷之六

八

在前。三老在後。使其婦人女子羣集而奔走焉。  
此天下之弊俗也。夫魯有杏壇。絃歌之聲。至漢  
不輟。何則。教化行而禮讓之俗可作也。語曰。弗  
琢弗光。弗聞弗明。言教化之行。自上倡之也。故  
導則易流。隳則易熱。勢使之然也。孟子曰。經正  
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吾將正其經焉。  
呂子毀其祠。以爲河中書院。生徒入院而習業。  
者幾百餘人。

咸賢爲歸安令。邑有蕭總管者。淫祠也。豪右欲誣



人者。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入廟。列賽者階下。諭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昇木偶置橋上。禱數日。竟不雨。遂沉之於河。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中躍入舟。一邑噪呼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公陰令人伺於岸側。曰。水中人出。卽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以爲之也。

陳清瀾曰。近世陸學一派。不徇於程朱之言。有疑。雖於孔曾思孟亦不免。象山謂顏子歿。夫子事

卷之六

九

業。自是無傳。楊慈湖謂子思孟子言多害道。王陽明謂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亡。卽此也。象山疑易繫非夫子作。疑繫辭首章近推測之辭。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兩語可信而已。慈湖遺書於大學格致誠正。於中庸忠恕達道不遠。於繫辭形而上下等語。皆以爲支離害道。王陽明所謂求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者。卽此也。嗚呼。言出於孔子。猶不敢以爲是。而况於曾思孟子。而又何有於程朱耶。邪說橫流。遠

人心術痛哉痛哉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今之葬者。相山川岡壑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者。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於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

卷之六

十

淡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埋之。耶。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若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子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

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求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殯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於是兄自己以意處。歲月

卷之六

十一

日時及曠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文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年六十六。恭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殯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方正學曰。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某罪。而然耳。見鋒唇掀鼻。俯臂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爲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譎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

卷之六

十一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曹月川先生因蒲學垣領祀。命工修築。門人曰。太歲在東。未可修理。先生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太歲何在。爾欲避之乎。夫太歲。天上歲星也。豈人間家家戶戶皆有一太歲耶。命亟修之。呂新吾曰。無才無學士之羞也。有才有學士之憂也。夫才學非有之難。而降伏之難。君子貴才學。以成身也。非以矜己也。以濟世也。非以夸人也。

故才學如劍。當可試之時。一試不則藏諸室。無以銜弄。不然。鮮不爲身禍者。自古十人而十百人而百。無一倖免。可不憂哉。

章楓山曰。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盜賊。其肯爲之謀哉。况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

卷之六

三

下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諄諄之誨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爲教。不屑者非教乎。易爲君子謀。諄諄之教也。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

王仲任曰。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墾。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

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心。必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程子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耶。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祀千七百處。所存惟吳泰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

卷之六

二

得。以爲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爾。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朱子曰。溫公云。陳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猶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

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公之理。觀衆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呂新吾曰。士氣不可無。傲氣不可有。士氣者明於人已之分。守正而不茭隨。傲氣者昧於上下之人。好高而不素位。自處者每以傲人爲士氣。觀人者每以士氣爲傲人。悲夫。故惟有士氣者能謙。已下人。彼傲人者。皆夜乞哀。或不可知矣。石濱子曰。食也者。其殺身之阱乎。食色死色。食酒。

卷之六

五

死酒。貪盜死盜。貪鬪死鬪。貪獵死獵。貪漁死漁。此人情之所共明也。貪祿死祿。貪位死位。貪權死權。貪賄死賄。貪名死名。貪計死計。此人情之所易暱也。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黃歇之刺死也。主父偃之夷僂也。石季倫之滅亡也。崔浩之族誅也。大夫種之賜劍也。此豈其智之弗明哉。情有所暱而弗能忍耳。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小大具列焉。纖草爲履。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易。猩猩見則知其誘。

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也。一數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慎毋多飲可矣。相與取小器而飲。罵而吞之。已而取差大者而飲。又罵而吞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之耳也。遂大嚼而忘其醉。醉則群脫嬉笑。取草履而着之。麓人追之。相蹈籍而就禁。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爲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爲之矣。嗚呼。古今之死貪者多矣。豈獨一猩猩哉。

卷之六

十六

問講學盛於宋。或云。議論多而成功少。又云。理學敝宋。何也。馮少墟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此元人進宋史表中語。蓋指當時廟堂之上言也。如新法和議之類。滿朝爭之而竟不報。真所謂論建多而成效少者。而忌者乃借口歸咎於理學諸儒。不知當時諸儒多屏逐山。或棄置散地。師友之間。不過私相講論。以明道覺人耳。何關于廟議國是。而責其成效少哉。且宋之不競。正係於京惇侂冑輩禁學之故。卽。

有忠言無從取效。是宋以禁理學。敝非以理學。敝也。論者試取宋史一細讀之。則諸儒之冤。可不待辨而自白矣。

呂新吾曰。繼母之虐。嫡妻之妒。古今以爲恨者也。而前子不孝。丈夫不端。則舍旃不問焉。世情之偏也久矣。懷非母之迹。而因似生嫌。借恃父之名。而無端造謠。怨讟忤逆。父亦被誣者。世豈無耶。恣淫狎之性。而思重緣絲。挾城社之威。而侮及黃裏。谷風栢舟。妻亦失所者。世豈無耶。惟子

卷之六

二七

幸。夫端然後。繼母嫡妻無辭於姻族矣。居家者不可不知。

陳幾亭曰。乞食募緣。本爲忌相。然是立法。大滋窒碍。人人不耕。腹尚自餒。誰施僧食。人人不織。體尚自寒。誰拾僧衣。其濫觴也。貪婪之禿。實情放利。借名勸善。方且爲已造孽。反云代人種福。世間乞兒。最蒙賤鄙。何獨禿子乞哀。自居本分。愚氓見憤。亦以爲宜。每見賦性慳吝者。逐事皆慳。作佛事偏慷慨。天資刻薄者。待人皆刻。遇和尚

肯周旋。只是爲彼所給。謂崇佛飯僧。功德獨茂。蓋思斯人之徒。總是天生。凡在困窮。同可憐憫。豈緣剃鬚去髮。飯之便有陰功。一切在俗窮民。濟之便無福報。天若作此分別。豈爲大生廣生。佛若作此分別。豈非至愚極陋。萬分無理。舉世長迷仁者一體。萬物縱不以異端而恐外之。豈至以吾民而反疎之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朱子曰。若道無物來享。

卷之六

一八

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劉文成公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不必福。爲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歟。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

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於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濡於物。

卷之六

元

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螻姻生於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於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

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運有連。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達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見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於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妖壽不貳。脩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卷之六

三

呂新吾曰。形神一息不相離。道器一息不相無。故道無精粗。言精粗者。妄也。因與一客共酌。指案上羅列者。謂之曰。這安排。必有停妥處。是天然自有的道理。那童僕見一豆上案。將滿案樽。東移西勸。莫知措手。那熟的人。眼便有定位。未來便有安排。新者近前。舊者退後。飲食居左。匙箸居右。重積不相掩。參錯不相亂。布置得宜。楚齊齊。這個是粗的。若說神化性命。不在此。却在何處。若說這裏有神化性命。這個工夫還欠。

缺否。推之耕耤簸揚之夫。炊爨烹調之婦。莫不有神化性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極。學者把神化性命看得太玄。把日用事物看得太粗。原不會理會。理會得來。這案上羅列得天下古今萬事萬物。都在這裡橫豎推行。撲頭蓋面。腳踏身坐的。都是神化性命。乃知神化性命。極是粗淺的。

顧涇陽與李脩吾書曰。足下嘗謂富貴功名。都如夢幻。乃有好古董一癖。何也。此以視求田問舍。

朱之六

三

則有間矣。其爲累等也。且所謂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做百年的勾當。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做千年的勾當。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做萬年的勾當。便是萬年的古董。彼世之所謂古董。何爲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時彫毀。而况其他乎。亦可啞然一笑矣。

或問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程子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牛首者耳。荀子中間說。問太古

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屬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

朱之六

主

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全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而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譚景升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無情者。如望夫化為石。是也。此語何如。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復變爲老人。川中有蠅化爲蚯蚓。化

爲百合。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問世途強悍難制之尤如虎。好險莫測之徒如河。居此世者。何如涉身。辛天齋曰。正好講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作用也。此等經綸。在無事時爲

朱之六

三

涉世法。在有事時爲用法。曰爲用法。信得及。若云涉世法。不能無疑。曰不惟行三軍。敵家是虎。是河。卽自家三軍。亦是虎。是河。卽用行時。朝廷之上。亦皆是虎。是河。卽含藏時。草野之間。亦皆是虎。是河。暴之必爲虎噬。渴之必爲河溺。噓死溺死而不知悔。水必不自謂英雄。勇敢奮不顧身。然與自家何益。與世道何益。聖賢見虎見河。不敢逞一毫血氣。安得不乾惕謹凜。而生懼心。又安肯退縮觀望。徒懼而無濟。從小心中

生出無窮妙算。要擒虎而終不爲虎所噬。要濟河而終不爲河所溺。卒之虎擒矣。河濟矣。自家安全。世道倚賴。真萬全之策也。

朱子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偃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衰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

朱之六

三

於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崇於山川。而反求諸淫祀之鬼。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繆。

薛方山曰。天下之道。固一而無二。而精粗本末。則不可偏廢。自夫朱陸之辨興。而左朱右陸者。但知大經爲我註腳。而不究其義。矧於史學。又何庸心。其或折衷於二者之間。則亦謂讀經足矣。史固在所後也。明道程先生。亦以謝上蔡爲玩物喪志。此其言蓋爲情。而寡要者。發也未必然。



屏。經史而不讀也。邇者乃或妄意神化。束書不觀。事至於前。不學無術。多至謬誤。而君子之經綸。康矣。君子之經世。譬諸醫者之治病。經則其素難也。史則其方書也。雖軒岐和扁。亦不能外是理以生人。而業其術者。顧棄置之。縱自謂妙悟神解。其有不至於誤劑殺人者幾希。

呂新吾曰。左傳國語戰國策。春秋之時文也。未嘗見班馬學國左。今之時文。安知非後世之

卷之六

註

古文而不擬國左。則擬史漢。陋矣。人之棄已而襲人也。六經四書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擬者何。習見也。甚矣人之厭常而喜異也。余以爲文貴理勝。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倣於句字之間。以希博洽之譽。有識者恥之。

汪文定公曰。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爲虛中者。其自考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乃服藥觀幸長生。而顧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考者如此。何以考他人。

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況爲其徒者乎。世人不考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

朱子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

陳清湖曰。楊慈湖遺書云。近世學者。沈溺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象山僧是說事障。慈湖則

卷之六

三

說理障矣。然理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者病則一般。

江盈科曰。祿命之說不足信。比如雲貴之官。有死者矣。而吏部猶然推陞。先死後陞。彼之官星安在。耶。生員場畢。或偶然病故。乃其眷佳者。猶然中式。先死後中。彼之薦元魁名星安在。耶。一人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奈何。賀賢閨曰。家無秀才。無人倫乎。若用佛教。則家有和尚乎。其人遂服。

馮少墟曰。今天下蓋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擲管拙思。摘葩拔藻。人地殊而家荆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顧縱橫溢而撲茂散。虛無熾而大雅微。其流弊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夫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然其間如昌黎廬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也。如濂洛關閩。見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曰。此宋頭巾語耳。不翅瓦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

卷之六

三

於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耀耳目。不逮國策諸書。僕不敢強爲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公論韓歐。卽秦漢有之乎。公論秦漢。卽左國有之乎。子與氏以來。此爲正印。奈何以瓦礫置之也。余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閎濶不具。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捭闔之術。其機械變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倡爲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今世學者。問字國策。貨言疊聾。其意甚盛。

但恐數年莊稼。不止齊其靜耳。蓋常人溺於所聞曲士局于所見。讀縱橫捭闔之書。不覺流而爲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爲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絕美其文詞。其既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瑕類其人品。可不慎哉。雖然。揀縱橫虛無之弊者。在於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之淵藪。而脩詞之標的。與試取諸書讀之。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

卷之六

六

之思。卽不然。而亦不至於爲縱橫爲虛無已故。日文章以理爲主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迂則腐。余以爲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時。稱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人爲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爲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

莊列以塗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弊有出於文詞外哉然則爲文者宜何如余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凝神於此務必至於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至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疏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遇以獲禽庶幾乎返縱橫爲樸茂挽虛無爲大雅乃稱藝苑良工哉

胡敬齋曰莊子動輒說箇自然無爲夫道理固是

卷之六

三

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已發揮推廣以及於人但不可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冲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爲非聖人真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近乎道也某曰天道自然無爲聖人亦自然無爲其說似是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

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真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爲也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爲愛義以爲制禮以爲秩智以爲鑒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強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爲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冲漠虛靜以爲無爲也

卷之六

三

王浚川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語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故知人之爲善爲惡乃得福得禍之本其不順應者幸不幸耳故取程子答唐棣之論乃爲訓世之正今柏齋以禍福必曰於鬼神主之則夫善者乃得禍不善者乃得福鬼神亦謬惡不仁矣有是乎丘壤山曰神公一理以非禮祀神而神不之享非猶人以非禮待人而人不之受受非禮之食者必餽噉之小人享非禮之祀者亦盛滯邪之求

鬼也。後世小人乃以卮酒豆肉而欲享先代之聖賢。俗食褻味而欲享太上之天帝。所持者狃所求者廣。一何無忌憚之甚耶。此在聖明之世所當禁也。

曹月川先生請除淫祀祭祖先時。祇日之牛。吹雲之犬。所在成羣。先生問之曰。或有一人將父母不養以致流落在外。尋覓過日。其子在家殺羊造酒吹彈歌舞。請宴外來賓客。醉飽連日。其父母悲泣而歸。環牆而望。不得共門而入。又復悲

卷之六

三

泣而忤。此子何如。衆曰。自家父母不養。却養外人。正孔子所謂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也。豈非悖德悖禮。忤逆不孝之甚者乎。先生曰。今人把自家祖宗父母都不祭祀。却將外神他鬼。畫影圖形。在家祭獻。又去外面享賽某廟某神。與此何異。衆人皆慚服。自是不復非議。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莊老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神則義理滅盡。陳北溪曰。天所命於人。以是聖王為尊。而無惡故。

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會察出氣稟一段。所以啟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木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

卷之六

三

稟得這真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有人狡詐貪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如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

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粹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楊子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

卷之六

三

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為性未有善惡五峰胡氏又以為性無善惡都只含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捉摸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更不會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本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無不如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不得就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便

是那個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陸五臺理富民冤獄臺使者曰此人富有聲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齊

卷之六

四

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程子曰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為伯叔大無義理呼為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劉執齋曰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妤何曾不升華而靡曼顏清臣文信公何常不麗藻而英詞貞潛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彌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

二弄庵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彰

宋寶塔火得舊庵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又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鳥足異也上從之

李之彥曰人子之於親苟虧生事之禮雖葬與祭致其力何足以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吾鄉多於至節歲節清明諸境所半載餘實其親於荒墟已爲非禮棄祭之後大率與兄弟妻

卷之六

三

子親戚契交放情遊覽盡歡而歸至節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然則人子何以處此當揆之於心平日稍能孝養雖祭後舉杯酌亦未害若孝養有虧即當收斂酒饌返舍潛自刻責庶幾亦不至大得罪於名教大獲譏於造物余嘗喜一前輩作初入仕啟云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忠未報國對師友以多慚

陸溪曰天妃宮江淮間濱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

三人俗傳神姓林氏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地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爲重

史恩甫曰人皆謂命是天命一定者不知其無定也如朝廷命一官矣若做得官好是敬命者也褒嘉崇陞愈久愈長如貪墨方命貶恥隨之矣朝廷何常有定命哉吾即君命之無常而知天

卷之六

三六

命之無常也惟行無不善而遇或不偶然後可言命耳

黃鐵橋曰方家言脩天草神草也汁以淬鉛七返而壘然潔七返而壘然堅煉以他藥而鑄鉞成楚人有務鉞積者謁藥師力求之三年得草即市鉛汁而淬之無效也楚人貴且困泣然曰藥師誣我嗟乎甚哉方士之同適愚俗之貪鄙也夫五金不相爲用亦不相爲制使鉛而可銀則銅可金石可玉萬類之質可亂陰陽剛柔動植

之故。可變置。則造化之柄。可竊取矣。昔淮南王安陰蓄邪謀。謾稱好古。招致饕餮之客。競爲論著。知天下之人。可以利動也。故爲黃白之論。餘二十萬言。夫亦襲妖僧度世之故智。眩惑齊民。以爲夫鳥合之計耳。淮南既亡。其言往往雜出於記載。方士乃撮其渣滓。以售其陰狡。愚俗之易惑。無怪也。或曰。信斯言也。黃白不可成。則鉛爲粉。水銀爲珠。非質變者乎。噫。謬何一至是耶。聖人因物制用。以佐民生者。法固種種也。乃最

卷之六

七

附於濫僞焉。宜邪正混淆於世矣。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來羅堂曰。五性金木水火土。有形有氣有神。形上用功。夫者。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是也。氣上用功。夫者。求仙而欲長生。求佛而欲

不生不滅是也。神上用功。夫者。君子所性。根於心。生於色。粹於而。益於背。施於四體。而喻堯舜。周孔孟子是也。形上用功。夫者。朝華夕落。氣上用功。夫者。水中捉月。惟神上用功。夫。則以萬世爲上下。與天地同不老矣。常笑李德裕平泉莊記云。鬻平泉莊者。非吾子孫也。以一石一樹與人者。非吾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豪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而不知身死數年之後。皆化而爲塵。散而爲物矣。此形上用功。夫。朝華

卷之六

七

夕落之驗也。作此記。由此語。可謂愚之甚矣。然古今之愚。豈獨一李德裕哉。於此見蕭何之賢。陳清澗曰。吾儒所說靜字。與禪學說靜字。辭同意異。吾儒主於無欲而靜。禪學主於無事而靜。太極圖說曰。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此聖賢之主於無欲而靜也。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又曰。無事安坐。瞑目澄心。此禪學之主於無事而靜也。無欲而靜。則爲敬。爲誠。無事而靜。則入於空虛。流於寂滅。此正所謂

差毫釐而失千里。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於此等處。未嘗看破。所以坐爲陸學所惑。

陳仲醇曰。醉人膽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浹。浩然之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呂涇野曰。天下事如風水者。雖學者亦當知。但馳心於此。則於術真理性。而上達於天之妙。恐不無舛誤也。如葬法一事。只如程子避五患之說。可以通行無礙。而朱子山陵議狀。其曰擇水土

卷之六

五

之淺深。穴道之偏正。以折荆大聲之非者。則可矣。若夫論土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不敢以爲必然。至謂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凶絕滅之憂。則又甚怪。而尤不敢以爲必然也。蓋上古之時。葬之山野。不封不樹。而孔子始封之。自秦漢以來。始有山陵原廟之禮。而中古迎魂立主之義。遂忽焉不講。乃專於鬼壤之上。求風水之合。以爲禍福之驗。世豈有此理哉。雖仲尼而爲此論。吾亦不信。況出於郭

璞淳風之輩。以駭時俗之耳目。而不神於久遠者耶。審若是。彼仲尼以上聖人。又豈愚於郭璞。淳風而自珍其世耶。

武間長生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長生爲。甚矣人之無厭也。

陳清淵曰。朱子未出以前。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自朱子出。而後其書皆廢。愚嘗因此通

卷之六

四

論之。六經非得朱子出。六經之旨不明。佛學非得朱子出。佛學不衰。宋世雜學非得朱子出。雜學不息。陸學非得朱子出。陸學無人識得他破。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愚竊謂天不生朱子。萬古皆豐蔀。究辨至此。然後知朱子之功。

朱子曰。金溪宗旨是禪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



其本心。故下稍忿怒。紛起恣意猖獗。

張南軒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爲聲。人何預。

蔡州妖尼。於普惠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問之。所言時有驗。於是翕然共稱爲神尼。歐陽公既自少力排釋氏。故獨以爲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

卷之六

三

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罪。醫人藥悞殺人。故皆罰爲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之曰。謂尼有靈。萬物之最靈。其尤者爲聰明聖智。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

朱子曰。人只是一箇心。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

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

呂新吾曰。古今載籍。莫蓋於今日。括之有十種。有全書。有要書。有經世之書。有益人之書。有養書。有不用之書。有病道之書。有雜道之書。有晦道之書。有敗俗之書。十三經註疏。二十一史之類。此謂全書。或撮其要領。或類其雋腴。不必盡讀。四書六經通鑑之類。此謂要書。常目在之。生死與俱。治安考據。經濟名言。大學衍義。文獻通考。

卷之六

三

之類。此謂經世之書。不可不讀。醫技農卜。養生防忠。勸善懲惡。是謂益人之書。常目在之。言雖近理。而撮拾剽竊。不足以異經史。而多人眼力。是謂贅書。無關於天下國家。無益於身心性命。苦竭心思。有妨本業。如詩賦之類。是謂不用之書。此皆無益。佛老莊列。是謂病道之書。尚說性天玄談理氣。言朱子之不言。道古今之難道。洞裏探洞。夢中說夢。是謂晦道之書。繁言曲說。小見一窺。是謂雜道之書。淫邪幻誕。機穢縱恣。是

謂敗俗之書。此皆有世遠之責者。不察然沙汰而妄鋤之。其爲世教人心之害不小。

問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知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縱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藜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遠出之。

卷之六

三

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

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合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儲泳曰。舊聞呪聚而煙起。或呪而聚焦者。心雖知其爲術。不知所以爲術也。後因叩之道師。乃知聚之煙者。藏藥於聚。托名以呪。燃之則聚如煙起。其聚之焦者。藏鏡於頂。感召陽精。舉聚就鏡。頃之自焦。是知奇怪之事。非藥則術不足多也。向有行雷法者。以夜游艾納數藥合而爲香。每

卷之六

四

燒則煙聚。爐上人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爲藥術也。師巫多挾術以欺世。向見一女巫。應有新禱。必納香錢。使自投於淨盂中。隨即不見。人多神之。後得其術。乃用葶薺水銀。雜草藥數種。埋之地中。七七藥成。每密投少許於水中。錢入卽化。挾邪術。託鬼神以欺世。如此類者甚多。不欲盡紀。姑敘數端。以祛後來者之惑。楊氏復曰。莫謂安置也。莫酒則安置於神座前。既獻則徹去。莫而有爵者。初酌酒則傾少酒於茅。

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爲酌。而盡傾之於地。非也。

文信公曰。彭叔英精躋度。推予命。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李羅計。故至於有主殺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敖曹。擒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不必如此。而爲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予獨以爲陰陽大化。細繹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爲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說。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

卷之六

望

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論性等書。俱可廢已。予性或謂稍剛。殆柳子所謂奇偏者。靈焉朝夕。惟克治矯操。懼陷於惡。敢以命爲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無然曰。予言命。君言性。命之矣。

胡敬齋曰。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個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越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

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其實。說虛則真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型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

卷之六

望

實也。問老氏言有。在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真。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理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真。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不識。死而歸真。是以生爲不真矣。問佛氏說真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

呂新吾曰。一里人事專利已。屢爲訓說不從。後每作善事。好施貧救難。余喜之。稱曰。君近日作事。每每在天理上留心。何所感悟而然。曰。近日讀司馬溫公語。有云。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余笑曰。君依舊是利心。子孫安得受福。

曹月川先生。因諸生有親死。欲作佛事。責之曰。僧死不用道。道死不用僧。儒讀孔聖書。死而用釋老之薦。豈非惑歟。生日。超度父母。人子悲切之

卷之六

七

至情。先生曰。親死而購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其待親之不厚哉。借使親實積惡有罪。豈助浮屠所能免。生日。舉世皆然。不信佛事。則以爲不慈不孝。恐致鄉人非謗。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理。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可謂執德信道之士乎。一鄉皆然。子能獨立。卓然不爲流俗所染。舉行周孔之禮。則鄉人孰不轉謗爲譽而矜式哉。因命子如玉與王惠相之。

一倭文公家禮。境內士大夫。聞風相率觀禮。約曰。喪葬以禮。祭祀以時。母爲曹氏之罪人。得罪曹先生。則得罪聖賢。各當自勉。

魏周宣善占夢。有人夢狗三占不同而皆驗。請宣問其故。宣曰。狗狗祭物。故始夢當得食。祭訖則車轍之矣。故墮車傷足也。既經車轍。必入糞。故虞失火。其人曰。吾第一次實夢。後二次妄言耳。宣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汝意既動。與真夢同。是以占之皆驗。

卷之六

八

馮少墟曰。告子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是天生來有的。故曰生之謂性。既以食色爲天性。爲自然。則必以仁義爲人爲爲矯強。所以有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知仁義原是天生來有的。原是天性。原非人爲。原是自然。原非矯強。且不別言仁義。卽就告子食色性也折之。如其食性也。卽甚甘食之人而語之曰。汝饕人也。則必羞。悅色性也。卽甚悅色之人而語之曰。汝淫人也。則必惡。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可見仁義亦是天生。

來有的非人爲。非矯強也。孟子從六陰既剝之後。指點出一點微陽。真有助於世道人心。不小。有某問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其人正答曰。萬物皆備於我。某言下有省。朱子曰。古今聖賢問答之辭。未有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有如此遽有得者。此皆習聞近世禪學之風。而摹效之。不自知其相率而陷於自欺也。

薛文清公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

卷之六

見

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羅整菴曰。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爲性耳。故非但無以方外內。亦未嘗直也。當詳玩可以二字。非許其直內之辭。

黃惟用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呂涇野曰。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儘禪定了。有僧曰。汝習靜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物。粉白黛綠。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功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蕩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

羣言滌液卷之七

古宜梁顯祖良夫氏彙編

柳柳州曰。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

卷之七

衡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大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量其道。苟重難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衡陳宋蔡齊楚者。其時貽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果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

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

卷之七

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恐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追感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

此而不果。甚可痛。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王山長曰。古聖賢英雄。無詩名而有詩。今人有詩名而無詩。非詩之過。學詩之過也。何也。詩之亡也。子與致嘆於春秋間。不自今日。蓋三百者。與觀羣怨。本諸性情。里巷之言。動關風氣。迨秦漢而下。視爲詞章專家。失之已遠。今人動稱漢魏。

卷之六

三唐。卽果如漢魏三唐。早已自遠三百。矧優孟言笑。不啻千里乎。

陳世寶曰。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也。存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傾。此所謂天也。求天於蒼蒼者。爲甚急。求天於方寸中者。爲甚緩。如之何而天應耶。

應嗣實曰。古人言同心爲友。同學爲朋。如曾子與子張。可謂同學。曾子言堂堂乎張。難與並爲仁。則是尚未肯與之爲友也。所以子言無友不如。

已者。友非交之謂也。漢人多有求結友而不肯者。今人乃以友爲不足求。爲弟兄。不知五倫本天敘。非可相爲代也。兄弟爲同氣。吾身家之榮枯與俱也。友爲同心。吾道之榮枯與俱也。

成我存曰。秋夜不寐。委體於莞簟之上。顧此六尺。思我二人。展轉興懷。喟然長嘆。嗟乎。非父母安有此身。今有此身。又安有父母哉。念此身舊底妻子。永食藏獲。交往親知。卽疎而里閭之人。亦迭有乾餼以相遺問。獨我父母。生歆口念痛。

卷之七

思身代。雖五內分裂。視于面目不暇。如是之勞且至。而曾不得我一帛之溫。半菽之養。片語之慰。然則父母奚樂乎。其有子也。居恒友朋相念。猶然賦兼葭。佇日月。卽偶爾止宿之處。猶念其村邊煙樹。不能去懷。而以我屬毛離裏之人。九原非舍。黃壤無家。風雨晦冥之夕。寒鴟笑乎松楸。野狐走其窟穴。雪封華表。霜阻美門。此其爲情。殆不止渭北春樹。江東暮雲。一離索之況而已。爲之子者。非賓筵高會。卽偃息在牀。非對局。

投壺卽徵祖築室。朝朝而便其身。歲歲而謀其子。亦曾慮我父母之死而無知寂寂於南之丘北之壠乎。或曰。塲名可以顯親矣。其憾無論。親親之名未必揚也。即使王父五鼎。蘇秦六印。於以自奉則得矣。其於父母何與焉。昔人有言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夫名之於身。猶爲泛泛。而況上之能及吾親乎。嗟乎。父母不可得見矣。得父母同生之人而敬焉。得與我同生於父母之人而愛焉。得父之執母之慕而

卷之七

五

加吾意焉。得父母所使令之人而愛焉。得父母平昔所用之常物而寓目焉。得與父母之面相似。庾相同者。而致吾縫紉焉。凡若此者。皆其不得已者也。求之而尚不得。則慟哭以繼之。是又無可如何也。今人有父母在。是於人之所不能得而已得之矣。有此天幸。則以父母所生之身。竭力以事父母。何憚而不爲。何忍而竟不爲乎。且吾未見稱觴上壽。有至於婚見嫁女者也。負土成墳。有至於受命奉檄者也。朝暮寢門。有至

於遷拜除賀者也。更可異者。子則勉而事衆。子則交相誘。以問安視膳之道。竟等於里均都派之徭。貧者或紉於時。富者欲同於衆。致使父母不獲一日之安者有之。此尤閭閻至惡之習也。古謂行樂當及時。秉燭夜遊。吾謂行孝當及時。秉燭夜侍。何也。父母之年。促而吾身之歲月長也。今有貴人於此。聯聘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汲汲皇皇。猶恐不得一當。乃嚴君在室。慈母在堂。呼左而右。令東而西。何不以誦人之情。而爲孝子之心乎。是又世俗之可長嘆者也。

卷之一

六

陳幾亭曰。著作以義爲主。大學十翼。夫子手裁。論語孝經。吐詞而成。其間多擴前聖所未剖。而僅居於述。以爲其文雖創。其義則因也。春秋因魯史之舊。稍以筆削取義。而自居於作。以爲其文雖因。其義則創也。義重而文輕。述作於斯判矣。後世著意造詞。必欲得未經人道之句。而其義皆昔人所已道也。何當於作乎。苟有獨得。因古



以發其微。新知新意。然與聖會。斯善述歸焉爾。  
冉永光曰。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所謂在帝左  
右者。蓋深察乎天理。而左右不相離也。天理者  
何也。不過隨時之義而已。君子能察天理。而左  
右之。故言其教人。則必舉天理以示之。共行已  
則述天理。而以時措之也。豈非在帝左右乎。  
成我存曰。人之靈。即天地之靈。原是一箇。却是箇  
活鬼神。倏言倏默。倏喜倏怒。莫之爲而爲。非鬼  
神而何。

卷之七

七

張常甫曰。漢文幸鄧通。賜之錢。累鉅萬。惡通之有  
饑死相也。賜以銅山。使鑄錢。而通富極矣。文帝  
崩。景帝疾通。通卒以饑死。由是言之。雖天子不  
能以富人爲所施。吾謀哉。且文帝不得而富通。  
景帝又惡得而困通。其富也。天也。困也。亦天也。  
人之所加。天之所命。皆無與於我。故君子求乎  
其在我者。而不求乎其不在我者。明於性命之  
分也。

呂巖石曰。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

入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  
陰。到兩罷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構得甚物去。  
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  
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  
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  
也。而世往往日學問爲僞。爲迂。某謂世之學者。  
豈無僞哉。而真固自真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  
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  
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

卷之七

八

呂晚村曰。道近楊。釋近墨。猶是晉魏以前之釋道。  
晉以後。道亦降釋。釋則兼楊墨。至臨濟出。并兼  
後世之儒矣。故其術益巧。而難破。白沙陽明。天  
分儘高。尚爲所欺。何況後生。  
魏聚極曰。士大夫書札中。云啓云奏。云九頓首。及  
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遵義尊隆。用之於朋友  
兄弟之間。失禮甚矣。  
蔡虛齋曰。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  
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

養厄家曰大山。屠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决。以紫閣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就此一端推之。則感世誣民之徒。疑真有百家矣。今世諸家之學。所以少見者。正以孔會思孟周程張朱之道。盛行於世耳。所謂大明中空。烽火自熄。使後數聖賢者出。恐其蟬噪蛙鳴。或不止於百家也。詹東圖曰。今世學文成之學者。見及訓詁。卽嗤詆以爲異學。此不知學耳。如能自心生明。以我觀

卷之七

九

書。訓詁豈有裂焉。西伯之彖。義畫之訓。詁也。公旦之爻。文象之訓。詁也。仲尼之翼。三易之訓。詁也。訓詁奚害。害在不心得而訓詁爾。

辛天齋曰。日用倫物。不失義理。方是善人。以脩建焚祝爲善人。吾不知之矣。

問學何似曰。樂。東崖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曰。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

也。樂者樂此學。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曰。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曰。學額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終身。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

卷之七

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絕。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遵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山。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特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騎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歲

於唐而貴於今耶。

詹東園曰。陳搏蓋世所稱仙者也。史載搏徵入朝。宋琪等問曰。先生玄默修養之道。可教人乎。搏曰。搏山塾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黃白之事。唯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子之表。搏達古今。浚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鍊。無出於此。放還華山。尋卒。曰。尋卒。則仙。未仙。固未可知。特其言。

卷之七

二

賁添言。爲禪世救遠矣。若秦漢間方士言黃金。言致物。言不死。言蓬萊仙者可期。皆誑言。希龍遇者也。大抵方士多誑。世人情好奇。知其誑不欲辨也。如司馬遷與淮南王安同時。記已明言誅死矣。後世乃傳尸解。不過八公之徒。恥其主以罪誅。駕爲是說。以自掩。至末年始出其書。以故不能誑同時。而後世遂以傳疑耳。卽黃帝乘龍與擊犢墮弓之說。亦不足信。史言帝獲寶鼎神策。於是迎日推策。案隱曰。神策著也。言得神

著以推策。逆知節氣與日辰將來後世因之。遂云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成得道上昇。又因黃帝以雲紀官。因雲從而附會以乘龍上天。如此而人問何以有黃帝塚。人見有塚也。則又爲解說曰。既上昇而群臣葬其衣冠。甚矣人之好奇也。馮翊龍曰。今日節義孝順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隨求隨得。其次則富家翁閭。可力營致之。匹夫匹婦絕望矣。推之名宦鄉賢。莫不皆然。名宦載在祭統。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鄉賢則

卷之七

十三

須有三不朽之業。若尋常好官好人分內之事。何以祀爲。又推之鄉飲。亦然。鄉飲須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表帥一鄉。今封公無不大賁者。而介必以賄得。國家尊老禮賢之典。止以供人腹誹而已。

俞文豹曰。避煞之說。不知出於何時。按唐太常博士李才百已曆載。喪煞損善法。如已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殺三十四歲女。雌煞出南方。第三家殺白包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

及二十九日。雨。次。國。喪。家。故。俗。世。相。戒。至。忌。期。必。避。之。然。旅。邸。死。者。卽。日。出。殯。然。何。處。京。城。乃。傾。家。出。避。東。山。曰。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扇。靈。柩。於。空。屋。之。下。又。豈。有。爲。人。父。而。害。其。子。者。乃。獨。卧。苦。塊。中。無。夕。帖。然。無。事。而。俗。師。又。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則。子。午。卯。酉。生。入。犯。之。者。入。教。時。雖。孝。子。亦。避。甚。至。婦。女。皆。不。敢。向。前。一。切。付。之。老。姬。家。僕。非。但。枕。藉。殯。扱。不。仔。細。而。金。銀。珠。寶。之。類。皆。爲。所。竊。記。曰。凡。附。於。

卷之二

三

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蓋。人。所。隨。身者。惟。柩。中。物。耳。可。不。身。臨。之。此。惟。老。成。經。歷。平。時。以。此。戒。其。子。弟。庶。幾。臨。時。不。爲。俗。師。所。惑。河。南。之。俗。或。鬼。多。淫。祠。劉。甲。山。爲。文。論。之。曰。災。祥。在。德。淫。鬼。焉。能。禍。福。於。是。毀。境。內。淫。祠。以。千。數。已。而。就。逮。寓。書。其。條。長。曰。淫。祠。傷。害。民。俗。風。教。者。之。責。監。以。禍。行。奸。人。惑。衆。必。爲。咸。應。之。說。非。明。府。友。持。鮮。不。動。搖。其。守。正。不。撓。如。此。

呂。晚。村。曰。陽。明。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

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宗。旨。只。是。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他。日。其。徒。王。汝。止。謂。錢。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心。體。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二。人。請。正。於。天。泉。橋。陽。明。曰。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功。夫。收。止。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縣。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爲。善。去。惡。亦。只。是。誘。引。

卷之二

四

中。人。入。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恍。若。有。悟。證。諸。五。經。四。子。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子。合。乎。不。合。乎。合。其。說。者。五。經。四。子。中。止。一。告。子。而。已。堯。舜。曰。危。微。精。一。孔。子。曰。繼。善。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矣。牴。牾。豈。獨。朱。子。乎。然。則。其。所。謂。證。諸。五。經。四。子。而。無。不。合。乃。其。欺。天。罔。人。以。弊。弊。後。世。之。術。耳。豈。誠。然。乎。若。以。本。體。爲。

無善無惡。必將並去其善。而後可以復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執。樂善不倦者。不幾皆本體之障乎。近人有云。身心意知。皆至善無惡之物。可謂知其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理。無此事。自天命以後。道理本該如此。所謂有此理也。然堯舜相傳也。說箇人心道心。人心曰危。道心曰微。可見心便說有善無惡。不得故。雖聖人亦必戒慎恐懼。兢兢以精一允執為主。聖學但分安勉。無頓漸。頓漸者。異端了悟之說。爲禪相律。

卷之七

五

教之分。卽陽明利根習心之別。若聖學有頓漸。則堯舜必是頓詣矣。何復云人心道心乎。豈堯之接舜。反不如陽明之接利根乎。

楊升庵曰。以沈充爲父。而有沈勃之子。以許敬宗爲祖。而有許遠之孫。犧生犁胎。龍寄蛇腹。人能起宗。非以宗起也。

陸稼書曰。士之志氣卑靡者。旣不足言。亦有志氣卓然異於流俗。而不知學術有正派。或溺於詞章記誦者有之。或入於虛無寂滅者有之。又或

陽備陰釋。借孔孟之微言。爲佛老之藩籬者有之。千態萬狀。志氣愈高。爲害愈甚。世道之憂也。是宜別其塗徑。知所去就。欲求正學。必宗孔孟。欲宗孔孟。必從周程張朱。舍孔孟而言學者。非正學也。舍周程張朱而言孔孟者。非真孔孟也。如胡敬齋之居業錄。陳清淵之學蔣通辨。分別邪正最明。不可不看。取舍既定。然後可下手。魏環樞曰。嘗見士君子見佛經道藏。必盥手焚香。口念阿彌。方敢展視。及見四書五經。床頭散亂。

卷之七

二六

篋內紛紜。未有盥手焚香。呼先聖先賢而後誦讀者。何也。總之求福之心太甚。妄謂先聖先賢之書。不若佛經道藏之靈應耳。嗟乎。人若肯實體聖賢書行之。字字是福。勝佛經道藏矣。

王心齋曰。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不濟。

王遵嚴曰。所謂神者。果有物哉。煮蒿盼靈。飛揚浮游。昭明在上。充塞輦轡於四旁。非無物也。危困

之所領。雖疾札之所請。禱忽然有接於人。其精  
爽翁雀。而狀象彷彿。莫不神之。以爲是有物焉。  
極危困爲安樂。化疾札爲生全。而崇事報享之  
像由之焉。起嗚呼。此民之所以爲不可使知也。  
其有接乎彼者。因其籲。籲迫切之專。請禱誠信  
之爲。自爲其神。感於其心。忽然有動乎耳目。而  
以爲有物焉。則遇矣。方其專且篤也。其人之所  
自爲。與或爲其父母兄弟妻子。惟其所爲者之  
存乎心。而不存焉。昔日之所膠。攫抹鍛滑。撓

卷之七

七

其神者。一旦蕩然不存乎心。而神爲之告。豈有  
異物哉。然世之人。固舉謂之爲有物矣。於是冉  
土。斷木爲之形容。寵之名。謂原本氏族。廣行其  
蹟。以附是物。而尊堂奧室。大庭高閣。以居之。患  
其不稱也。剖羊椎牛。沈玉瘞帛。爲其饗餼。伐鼓  
撞鐘。祓巫紛史。爲其歌舞。奔走竭蹶。天下之人。  
惟神之歸。嗚呼。斯民之不可使知。其亦久矣。  
張伊問謚法。呂涇野曰。後世可謂太易矣。其初能  
沮粉耶。故凡爲翰林者。累官至師保。皆謚文德。

官雖或經天緯地。弗論焉。凡爲將領者。累官至  
侯伯。皆謚武。他官雖或運籌決策。不論焉。不有  
後日之公論。則王安石朱元晦之皆文公也。誰  
其辨之哉。

儲泳曰。正法出於自然。故感應亦廣大。邪法出於  
人爲。故多可喜之術。幼時嘗問一道士。有斬鬼  
之法。每置劍空室中。以水誤之。叱其斬。數對眾  
封閉。來日啟之。流血滿地。數年後旅寓中。得親  
見此道士。既久聞名。厚加禮遇。而求其法。始甚

卷之七

八

珍秘。久之許傳。乃出示一草。實箬以繫劍。令水  
大噴。經夕視之。水皆血色。一見釋然。蓋人之與  
鬼。陰陽一氣耳。一氣受形而爲人。一氣離形而  
爲鬼。血因形而生。既不受形。何從有血。天下未  
有無形而有血者。君子可欺以方難。罔以非其  
道。惟達理者不受非道之欺。

許勵齋曰。中庸之道。儒教也。賢知之過。卽佛教愚  
不肖之不及。卽仙教何言之。若淫若殺。若貪。若  
子三戒。章何等平易。彼佛教者。俱過一步。不惟

不妄淫。並室家好亦絕不惟不妄殺。並有罪亦故。不惟不妄食。並自己身亦捨。矯枉過則決裂。豈得爲中。若貧富。若貴賤。若壽夭。吾儒蔬水樂。雖有天下而不與。朝聞夕死。可何等安順。彼仙者都退一步。懼此富不永。寧處貧。怕此貴不長。寧居賤。慮此身生不久。先死其心。清淨流爲刑。各勢所必至。乃知吾儒極中至正。可大可久之度。越二氏也。

有來學者言。學些人事也好。賀醫問曰。此言便不

卷之二

二

是矣。人之所學。惟在人事耳。若舍人事。更何所學。

范竹溪曰。人果有點鐵成金的手段。何不煎燒一升。數百日外。黃白堆積山丘。人果有尋龍捉脈的手段。何不自覓一穴。三十年內。子孫飛騰霄漢。

葉詒菴曰。老釋之學。所以日盛者。賢知之士。方其在學校之中。則既厭薄科舉之文。而學校之所重。其實則止於此。及其當官任職。則簿書期會。

不得有毫釐之差。而此外更無可自効者。試求諸老釋之說。則固有超然遠出於邵儒俗吏者矣。浸淫汨沒乎其中。而若將有得焉。爲之誘致。吾徒而叛棄焉。鼓動人主而尊尚焉。雖窮鄉僻壤。而老釋之官相望。比于古之二十五家爲閭閻有塾者。不啻倍蓰之矣。百里之地。學舍僅處其一焉。老死而不得瞻拜先聖先師者。十之八九。老死而不得瞻拜老子釋迦者。十無一二也。生而不聞學校之鐘鼓管弦者。雖都邑之士。有

卷之二

三

之生。而不聞老釋之步虛梵唱者。雖都邑之民。無之也。尚可謂吾徒有人乎。吾道未墮乎。

溫冠麟曰。天下事。惟揆之於理而已矣。理之所有。則信之。理之所無。則當明辨之。不可泥於成說。而莫之察也。予讀武鄉趙君葬亞神女墓碑。而疑之。據本傳。元州守亞哥。有女靜淑。不凡。時州苦旱。壇祈雨。驗公乃禱於九龍神。曰。得雨蘇民。願以女侍左右。雨果即霽。女隨暴逝。遂以遺骸立像於寢宮。伯明景泰間。廟祀。厝媛樞於後殿。

神龕內至崇禎五年司寇李公鉉式廓基址再移於前殿龍神座下迄今享祀四百載視媛骨瑩然金色不易趙君禱雨謁廟始以禮葬之且表其墓而偷財辭焉傷其事者一以彰龍神之靈應如書一以著亞公之爲國忘家至歷世久遠經名公表揚而厥事益確然無可議予獨以爲不然何言之從來神自神人自人各有偶令不相續也九龍之爲神幾何年矣豈彼時尚孑然無偶乃必須亞女以爲配乎且神固聰明正

卷之二

三

直而壹者也聰明則不惑正直則不回是以能以壹以禱雨之故而眷女以侍左右此悅之不以道神當吐之者乃遂俯而從之則與汚吏之納賄何異人世苟令便叢物謀謂其違禮而苛義也九龍尊神其以禮義自範當更切於恒人乘禱雨之急直受人女而不辭禮數義歟既非禮義安得對幽明而無慙耶况惟天好生大旱既久必降甘霖此定理也如謂以亞媛得之使亞公無以悅龍神卽有以悅之而龍神或不受兩

將終不需乎今年早舉此以爲得計他年早將何以爲繼也此州早幸有亞媛他處早又將何以爲格神之具也此予所以反覆思之而未敢信也然則此事之所以傳至于今者何竊以爲有早有雨數也憂早禱雨情也亞媛之逝會逢其適偶也立像傳奇聳人聽聞世俗之見之談也相沿日遠人皆信之以訛傳訛也名公亦爲表揚不復置辨習而不察也不觀河伯娶婦一案乎方其事之興也翕然從之未有敢以爲非

卷之七

五

者而其後竟何如也事之不足信大率類是嗚呼予之爲此言也豈好爲翻案哉特以天下之事準於理而天下之理具於心心之所未極即理之所未安與其輕信成說曷若詳加辨論既以白神之誣兼以解人之惑庶今後之學者知怪誕不經之說終有寢息之日而吾儒讀書窮理洵未可有焉已也

吳龍舟曰有友云求長生當除妄想予曰求長生獨非妄想耶



支子行曰。祀神一事。實名理風教攸關。世人大學會。此唱彼和。無不欣從。神非不可祀。有宜祀者。有不宜祀者。明太祖準文公家禮。頒之天下。道爲令典。淫祀有禁。男女上廟焚香有禁。私創廟宇有禁。止令士庶祀其先祖。復置里社之典。每里立一社。祀五土五穀之神。於春秋二季。以里長主之。宜祀不祀。失之背祖。不宜祀而祀。失之媚神。背則不仁。媚則不義。事于不仁不義。此吾之所寧瘞於心也。且度此會之費。不下十餘金。若易此會爲講鄉約之會。借此金爲講時茶餅之資。庶孝弟成風。非爲無作。不愈於行誦費而冒不仁不義之罪哉。是以季氏安族而孔子非淫祀太盛而梁公革。愚願同志者奉若正典。雖違衆。吾從孔梁。

蔡虛齋曰。王應詔嘗問清曰。祭祀之禮。亦有似無謂者。今祭天地山川。悉以人間飲食之屬。其實天地山川之神。豈能飲食此耶。清謂此箇道理。終不可易。君但設以身爲體。天立極之聖人。欲

制爲人道報本之禮。則自然日定這箇規模了。子反覆以思。當自得之。

高文虎曰。江南徐謬得書牛。畫蒿草開外。夜則歸臥闌中。特以見後主燈。燈獻闕下。太宗問群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颭。擊忽有石落海。斯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

真宗時。西京詭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大狼狀。能傷人。民間恐懼。每夕重閉。淺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詭言帽妖至。達旦叫噪。前立賞格。募告爲妖者。知應天府王會。今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陸稼書荅秦定叟曰。先生謂陽明之弊。只在無善無惡。若良知之說。不可謂非孟子性善之旨。夫陽明之所謂良知。即無善無惡。非孟子所謂良知也。孟子之良知。以性之所發言。孩提之愛敬是也。陽

明之良。以心之昭昭靈靈者言。湛然虛明。任情自發而已。一有思慮營爲。不問其善不善。卽謂之知識而非良。是豈可同日語哉。

張考夫曰。百年以來。朝野習氣。類皆以直言爲諱。甚至父子兄弟之間。亦尚緘默不言。寧使父子兄弟見惡於鄉黨鄰里。在已必不敢言。以爲惟恐以言見罪。此何心乎。宜其禍亂不息。而風俗日偷也。

薛蕙曰。天道無窮。其不越於吉凶已。天道幽微。孰

朱之二

室

謂其易知乎。順理者吉。逆理者凶。孰謂其難知乎。

晁迥曰。古人。傾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耻。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耻。今人名亦不責。

方士監道行以乩得幸。世廟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不能格真仙。中官以密封授道行。使自焚。行乃爲僞。封付火而匿其真跡。所答具如吉。上以爲神益信之。

呂晚村曰。橫渠先生心統性情。一句道盡。朱子所謂虛靈不昧。卽指心體具衆理。卽統性應萬事。卽統情。心是活物。惟其虛靈。故能具性情。亦惟其具性情之德。故其虛靈。直肖天體。釋氏上截天理。曰理障。下截人事。曰事障。四路把截。只取虛靈不昧者爲本體。達磨所云淨智妙圓。離自空寂八字。卽此是佛性。故羅整庵謂其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實連心都不是。他只見得活處。不見得極處。便與天體不相合。

朱之二

室

曹陶菴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夫養生之禮。世人無大謬誤。姑勿論。惟葬祭兩大事。載在禮經者。十之五。家禮一書。尤爲井然。其葬也。止以安親之體。而棺槨衣衾功。襲舉座以制其用。其祭也。止以享親之神。而牲饌酒茗。拜哭齋思。以盡其誠。葬祭之禮。備而父母之魂魄既安。則人子之哀思亦真。更不聞多作浮文。爲悅人耳目計也。奈今多有事佛者。一事佛。而剪絲幡幢之華麗。反重於衣衾。

宿儻矣。供佛飯僧之精潔。反厚於牲饌酒茗矣。膜拜壇場。日夜不休。易爾三獻九拜矣。鼓鐘篳篥。播吹如戲。忘爾哭泣。踴躍矣。男婦一家。賓客千人。悉掇提於沙門熱鬧之中。而死者之神魂。反震驚而不得寧。甚至捧父母靈座。任。休。禿。指。揮。長跪於經案之前。甘受凌屈。聽其施食。不敢昂首仰視。而顧以爲求佛力之仁慈。爲父母薦亡。懺罪也。不如是。罪孽深重。不能拔地獄苦趣。以生天。嗟哉。父母無罪爲人子者。當爲作傳作

卷之一

三七

銘表其善行。如果有罪。亦在幹蠱之子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圖蓋前愆已耳。况梁武懺懺。累累篇章。止教人生前作善。而未聞云人既死後。佛代爲之免罪也。且佛爲西方聖人。至公無私。信如經說。果有地獄輪迴之設。佛自能哀憫平反。以從寬典。何待主人香火相懇而爲之所。如必待香火相懇而後爲之所。則佛亦好賄不廉矣。或曰。習俗相沿。行爲固然。不如是。則發引會葬。寂寞無文。噓嗆世俗移人。良可歎矣。吾聞喪家

率用音樂。娛屍導輶。古人猶且非之。當悲哀慘切之時。忍作耳目之娛。以供路人觀美也哉。觀家禮一書。則一切非禮之事。並無用處矣。兄佛教乎。非吾謫佛。我欲行禮也。

張繼孫爲書。誠人作淫詞略曰。今世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波逐靡者多。彼

卷之二

三八

見當時文人才士。已儼然華之爲書。傳布天下。則閭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殺。猶或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吾輩既已含齒戴髮。更復列身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爲甚。已。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賁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

節義之事。編爲稗官。堊史未嘗不可。騁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兇失口定是佳人才。子審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而又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獨誤人。兼亦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憚與天下共質之也。

程間之曰。予居喪。俗送葬之日。則碎盆陰陽家治。桃。菊。急驅遣。予急止之。曰。人受生於父母。父母必愛子。子必願見父母。遠之何爲。予尚恐不得見父母。何忍驅之傷我心也。

卷之七

元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問中庸謂明哲保身。古今正人。非不明哲。然往往身不免禍。何也。李中孚曰。士君子立身。自有本末。若必以苟全爲保身。則胡廣之中庸。蘇味道之模稜。楊雄之身仕二姓。馮道之歷仕五季。皆

是能保其身。既明且哲矣。夫等死耳。然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此處要見之。莫守之定。倘輕於鴻毛。不妨斂身避難。保其身以有待。苟事關綱常民彝。一死重於泰山。若比干之剖心。文天祥之國亡與亡。此正保其千古不磨之身。乃明哲之大者。楊雄馮道。止緣錯認苟全爲保身。偷生一時。貽譏千古。綱目書莽大夫楊雄。通鑑於馮道。口誅筆伐。爲戒無窮。由斯觀之。果孰得而孰失耶。

卷之七

三

賀賢問曰。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其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木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飲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持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

劉念臺曰。浮雲不礙太虛。聖人之心亦然。直是空洞無一物。今且問如何是太虛之體。或曰。一念不起時。曰。心無時。而不起。試看天行健。何嘗一

息之停。所謂不起念。只是不起妄念耳。

晉魏尹曰。世人看命太死。謂天一生人而貧富貴。或天壽運一定不可轉。如此則造化亦一不靈之物矣。而命實不然。

魏石生曰。楊氏與云。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子道絕。又云。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綰。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爲士夫者。可不知

守先王之道。以爲一世標準耶。

周公謹曰。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禮泉甘露。朱草靈芝。連理之木。合穎之禾。皆是也。然夷狄所出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援引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復六年。巨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州。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壁州。龍五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連

卷之七

七

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口元年。黃龍見太昌池。瑞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室。兵敗於外。政亂于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瑞徵。乃如此耳。至如致和隆盛之際。地不受寶。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斬黃岡至有一舖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密州山間至彌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葉。衆色咸備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編進。卽進。職除本道運使。汝海諸郡縣。山石變爲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幾萬觔。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觔。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觔。其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時君臣稱頌祥瑞。蓋無虛月。然越數歲而遂罹狄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善乎先儒之論曰。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雉大。鄭以

龍哀。寡以麟窮。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觀此亦可以少悟矣。陸子餘曰。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者。奔吳。得其政。卒以吳破楚。人郢。於是平王死矣。發墓鞭其屍。走其嗣君。楚幾亡。嗟乎。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甚矣。晉爲盟主。亦屏焉。不自振。故使一夫恣行而莫之問也。苟時有桓文之君。舉義以行。伯則子胥者。其誅首與公羊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復讐。此

子胥之成功。吾以爲不如尙死之之安矣。雖然。又兄併命焉。已又繼之一朝而尸三傳。猶無益也。故爲子胥者。亦逃之而已矣。擇遠國而自託。苟以庇身。存其嗣續。紆苦枕塊。沒吾世而無怨言焉。其可也。率警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迫其君。以瀕於死。又無禮於亡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於是昭王奔郢。郢公辛之命。以父怨將弑王。郢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警之爲。若皆警君。則何上下之有乎。舉斯言也。足以蔽子胥之罪矣。方子胥自楚適吳。以蒙干僚。而光沮之。子胥知其心。因進專諸焉。竄室之兵。魚炙之。劍尸之者。子胥也。夫奇老翁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讐之急。乃不難於教人以弑君乎。於吳則操弄焉。於楚則鞭屍焉。一人而豐兩君。何其悖也。夫其好勇而未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之道。是以猖狂至此。與夫錫鑊之禍。世皆悲子胥之不幸。然吾以爲雖無是。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甘心其君。固天所不容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雖

夫身有父兄之讐也。孝而非也。其以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讐。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彼視其君有先君之讐。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爲高談以眩世也者。其衣冠語言。儒者也。而中實匹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哉。

高陸石曰。疾病內外安靜。屬續候氣。世俗急於穿衣。不知斷送多少。噫。忍矣哉。

詹東圖曰。先儒謂蘇家原是法術。亦不誣。今觀其論道理。亦多是他法術中道理。如長公作刑賞

卷之一

忠厚之至論。則謂君子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善惡。故舉而歸之於仁。是仁專爲欲勝天下設也。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則義害仁者也。豈知刑賞所以行仁。而仁之裁制。卽爲義。義自無過。過斯爲不義矣。老泉以禮爲聖人微權。是聖人以禮來愚弄天下之民。而壓服之。則聖人非奸人之雄者歟。不知禮由心制。必如是而人心始安。何機權之能與。子由記待月軒。乃謂軒是人身。月是人性。不知人身中自有本性。不似軒之

待月而後明者。如此論議。父子一轍。以仁義禮性爲外。而謂聖人強挽之。入身以濟其術耳。

陳于陛曰。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

夫老子之言道德。申韓之重有法。連若如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得。失德而後仁。夫仁而後義。夫義而後禮。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賴有仁義存耳。老子却以爲粗。只說箇虛。却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條刻削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

卷之七

而爲用。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也。

史愚甫曰。席間論及於命。一以爲必有一以爲必無。余曰。論語云。死生有命。孟子云。得之有命。安可謂無命。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安可謂有命。蓋命之權宰之天。而命之機操之我。世人只問命於天。而不問命於已。所以譚之偶中。則曰有命。偶不中。則曰無命。不知理之外。無命也。奉理之

於已者。以爲我儉之則我貴矣。我卑之則我高矣。抑知非爾所能傲。傲爾愈賤矣。非爾所能卑。卑爾愈下矣。奇才不隨衆而與。真儒不藉譽而彰。且夫高視闊步。若無人此英雄之所以待俗士也。而俗士反以相加。不其悖哉。一白眼也。在英雄則爲不屑。在俗士則爲無目矣。一捫竅而談也。在英雄則爲故態。在俗士則同稊巧矣。一勿視其巍巍也。在英雄則爲忌勢。在俗士則爲無禮矣。是故博通群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劍氣凌雲。而屈跡于萬夫之下。古之君子。溪固渾僕而莫可測。今之俗士。一見而洞悉其肺腑。彼其精神固浮露乎面貌之外。而不使其有餘蘊也。其則才非李靖而學其環璣。狂非劉四而效其罵坐。彼自以爲套例之不可不一演也。而不知其貽譏于識者多矣。然則才士將何如才士之爲人。如蔣琬之爲政。亦曰不事術飾而已矣。

朱幾曰。弄親惡於分房之說。兄弟爭讓多終年牽制。

既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于山水何與哉。

張考夫曰。舜之所以爲舜。周公之所以爲周公。正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不知其將叛而使之彼以僞來。此以誠往。彼以殘忍加此。以親愛處受其欺而不覺。被其害而不怨。是以謂之大意。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蓋以此也。若乃家門以內。骨肉之間。猜恨防疑。機智相對。以爲我能盡其情。

僞動無失着。却恐以是爲心。其初起於逆詐億不信。其後侵尋至於賊仁賊義。何止未免爲鄉人而已也。

冉永光曰。乾父坤母。陰陽之氣合而萬物生焉。父乾道。母坤道。陰陽之氣合而子生焉。謂父母之氣不遍於天地之氣。非也。譬之掘地爲井。而井之水猶然地中之水也。謂天地之氣無別於父母之氣。亦非也。譬之掘地爲井。而此井與彼井甘苦不同味。盈涸不同時也。天地父母皆本也。



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陳清弼曰。或問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其詳可得聞乎。曰。嘗聞之矣。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與吾儒道不可須臾離。相似也。不解卽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與吾儒聖賢無心外之學。相似也。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與吾儒天然自有之中相似也。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與吾儒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相似也。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與吾儒鸞飛魚躍。相似也。

卷之七

三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與吾儒月映萬川之喻。相似也。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與吾儒無極而太極。相似也。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與吾儒明明德。相似也。主人翁惺惺。與吾儒求放心。相似也。棄却甜桃樹。沿山摘醋梨。與吾儒舍梧楸而養楸棘。相似也。一條痕。一箇一掌血。與吾儒切實工夫。相似也。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與吾儒日新工夫。相似也。佛氏說得甚相似如此。非至明誰不惑之。

嗚呼。伊川所答謝顯道之言。朱子所述明道之語。學者誠不可不熟察而深省矣。

劉劭曰。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綴挂著之耳。狗於籠前蓄火。家益怔忡。復云。兒婢時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隣里。此有何惡。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凡變怪。

卷之七

四

皆由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長。欲信其說。類皆釋增。文人亦不諳察。與俱悼懣。邪氣承虛。故述。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曹陶菴曰。天下之謬信鬼道者。莫甚於婦人。女子語以世間正道理。多格格不能了。而獨於福利祈禳間。好之篤而行之專。是以登山入廟。聚會脩齋。而叢祠精藍之內。悉爲脂粉羅綺之場矣。禮始於謹夫婦。別男女。女子居內。深官固門。出。

必擁蔽其面。所以別嫌明微也。而今也如此。神如有靈。亦當憎其非禮。勅鬼使曳出。其何福利之肯予哉。夫香爐之場。男女雜處。隘巷重門。挨擠不前。摩肩擦乳。躡足留牌。且也供神。或多演劇。婦女偏好觀場。使人穢語謔浪。對面相侵。稍知自愛者。何以堪此。甚而妖淫不良。一見在且。目成心許。樂蹈文君紅拂之轍者。有之矣。雖然。婦女無知不足。淚咎如使家有烈男子。閉範素嚴。足跡何由暫及門以外哉。

卷之一

三

蕭長源曰。古今人品。原分三項。一曰行。忠孝廉節是也。二曰才。經濟謀爲是也。三曰文。立言著書是也。詞賦壯夫不爲。制義愈不堪言矣。今之能爲制義者。輒以文才自居。世亦以文人才士目之。不知文與才已漠不相關。况以立言不朽之文。而止以八股之人當之。何其視文人太易。解文字太淺乎。然世自有此三項之人。取士者欲其相兼亦已難矣。故有有行而無才者。則有有才而無行者。故有有才而無文者。亦有有文而

不才者。上之人不能審因人器使之方。設試事奏功之法。欲以訓詁帖括之末。得天下士。其安有其人品哉。

馮北海曰。張魯無他智略。但以鬼道愚其民耳。蓋小民甚愚。惟畏鬼神。鬼神之事。又無形迹。耳目心思之外。皆可以術詐而爲之。從之則冀其微福。不從則恐其爲禍。此小民之所以見欺而大奸乘之以起也。魯卽張道陵之孫。史稱爲五斗米賊。一時愚民爲其所欺。易耳。萬世而猶崇尚

卷之二

而世封之何哉

儲泳曰。人惟昏擾雜亂。自生顛倒。見解故外邪客氣乘之。然外邪客氣卽吾之顛倒見解而已。非外來也。由內不自正。故曰外邪。心無所主。故曰客氣。

渭川周子問異端。呂涇野曰。古之異端。猶可闢也。今之異端。不可闢也。古之異端。猶異類也。今之異端。則同類也。挾術數者。世稱才儒。聞詩賦者。世稱雅儒。記雜說者。世稱博儒。趨時而競勢者。

世稱通儒。談玄者。世稱高儒。臨事含糊淹滯者。世稱老儒。蹈襲性命之言者。世稱理儒。斯非皆爲孔子之書者乎。然誤天下蒼生者。皆此異端也。老佛其細諸。

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因具服罪。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傳物之效也。

卷之二

聖

王塘南曰。禪家之學。與孔門正脈。絕不相侔。今人謂孔釋之見性本同。但其作用始異。非也。心跡猶形影。影分曲直。則形之狀正可知。孔門真見盈天地間。只一生生之理。是之謂性。故明物察倫。非強爲也。以盡性也。釋氏以空寂爲性。以生生爲幻妄。則自其萌芽處。便已斬斷。安得不棄君親。離事物哉。故釋氏之所異於孔子者。正以其原初見性。便入偏枯。惟其本原處所見。毫釐有差。是以至於作用。大相霄壤。遂成千里之謬。

也。

呂晚邨曰。異端之說。古粗而今精。其爲吾道之害。古遠而今近。周衰邪說。必是最粗。至楊墨則已精。至老莊則又精。然其言則尚有涯略。至釋氏直指人心。則彌近理而不可捉摸。其說尤精矣。然楊墨老釋。猶各成一家。至陸象山則楊儒陰釋。更難識破。然索性決裂到底。至陽明出。則變幻權譎。晚年定論。又包羅活脫于朱陸之間矣。譬之刼賊。始猶持挺而來。容易辨讞。今則中禍。

卷之二

聖

矣。始猶是門外入。尚可防禦。今更屋裏人矣。成我存曰。田巴一見魯連。終身不敢開口。張橫渠已爲關中夫子矣。一聞二程論易。而卑比永徹。遂不復坐。古人知已知彼。故以其虛懷卜其實。抱今之俗士。則不然。坐井觀天。窺蠡測海。其見勝已者。不知其勝已也。以其爵位聲勢之不如已。故所見皆不如已也。或其爵位聲勢之勝于已。而不僅爵位聲勢之勝于已。則亦但以爲爵位聲勢之勝于已也。彼其心。非不知其更有勝。



天地者本之大。公父母者本之至。真者也。至真無二。故曰一也。世俗昧一本而惑於異說。曰人之生胎完期滿。鬼神爲之送其魂。不送不生也。嗚呼異哉。魂何物也。而自外來哉。人之生。氣以成。形理亦附焉。知覺運動。氣之爲也。仁義禮智。理之爲也。今無暇論理。而姑論氣。氣者生生之機。氣聚形成。生機自寓。其爲知覺運動。一皆出於自然。非由外鑄。若曰人之爲形。但冥然塊然。不能知覺運動。則生生之機。遏而不可一日存。

卷之七

聖

矣。故人當官骸全備。日即在母腹。已有知覺運動。及時至而生。如瓜熟蒂落。此固非鬼神所得分其功者也。先儒言口鼻之呼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又曰。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然則魂特氣之用耳。謂氣聚形成。而尚未有魂。此大謬也。嗚呼異哉。魂何物也。而自外來哉。況乎魂者虛空無相。非可貯而有也。亦非可携而贈也。卽令人之魂待送於鬼神。而鬼神貯於何所。携於何具乎。人之生萬萬矣。鬼神又何得萬。

萬之魂奔走而賁送。日不給矣。此可決其必無也。且形魂分現。則魂其靈者也。形其蠢者也。以靈者予鬼神。而以蠢者歸父母。譬之人有珠在櫝中。而曰珠者鬼神所遺也。櫝者父母所授也。則鬼神之恩重。而父母爲輕矣。將無父母一本而鬼神又一本乎。或曰。子不云天地爲大本乎。予曰。所謂天地爲大本者。溯其源也。父母爲天地中乘。天地之氣以化生。而天地非有所爲于其間。如俗言鬼神之司其權也。故一本專屬之。

卷之八

聖

父母也。人不知一本。是不識取父母真種子。而忘其所自出矣。予不可以不諭。陳清湖曰。近世皆以象山專務踐履。不尚空言。一切被他謾過。被他嚇倒。不知其意只是要踐履他養神之說耳。豈可輕信其言。而不察其所踐履何事哉。李禮山曰。事天不在香花淨水。罄折百拜。入則孝。事天於親也。出則弟。事天於兄也。謹信事天於言行也。愛親事天於衆仁也。推之一事一物。莫。

不皆然。

詹東園曰。無病不宜毒醫服藥。富家則醫者利其有。往往用藥於無病者。不知無病而藥則太過。蓋藥不可不及。尤不可過。予曩者以知醫而循古人不治已病。先治未病之語。懼身之虛也。長年不離補劑。而久之得腹脹頭眩。脚膝無力。蓋補之太過。則脹而生火。火炎上。上實下虛。故頭眩暈而脚膝無力。又不自知用藥過也。而日愈益用藥。愈益病。醫者多云將來不治。心竊憂

卷之二

聖

之。未幾北上。船凍窮鄉。兩月藥盡。無處復覓。而藥止。止十餘日。稍爽。越一月。盡減。乃知使之腹脹頭眩。脚無力。以無病用藥。藥力太補。傷之。傷焉得補。于是乃悟。當歸之以去惡血。致補者。非有加于本血也。因有惡血可去。去之。而本血自在。無復傷害。是去其害。乃所以生其補。非有物外益而加補之也。加斯過。過斯爲病矣。譬如種一木。見其土燥。而以水灌之。木沛然生色矣。假令地濕而謂溉之可以生色也。日日復以水溉。

則水積於下。而根爲之腐。木立槁矣。人之不必藥補。而藥補害亦猶是。

冉永光曰。予少聞袁了凡所傳立命之學。喜其言有証據。而導人以爲善之路也。書一格懸之壁。日以功過自程焉。及漸體會孔曾思孟之書。有所入。覺了凡之言無當也。置之不復觀。近見呂晚村力詆了凡。謂感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以勸人爲善。正孟子所謂要藥必亡者。予因自幸不存少年之見也。然猶恐天下人同予

卷之七

季

少年之見也。故援孟子之言。立命者以正之。孟子曰。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命謂天所賦予之理。修身則此理不至失墜。故能立也。非爲夭壽爲命。而立之以有壽無殃也。孟子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命謂氣數之命。禍福是也。君子盡道而得福。固其當然。即得禍亦屬莫之致而至。故爲正命也。非謂盡道者。順受其福。而去其禍也。了凡計功以千萬。而所求輒應。不與孟子相左乎。夫學者治心之要。不外存理。

遏欲。平窮理居敬以求欲之不萌。而猶患其潛滋暗長。不可禁也。今乃爲之勸曰。行功幾何。而得某報。行功又幾何。而得某報。譬之商賈持籌居某貨而利幾倍。居某貨而利又幾倍。以此營營於心。人欲錮蔽。天理消亡矣。果其獲報。亦云私也。况其不獲。而徒役其心於不可知乎。天理善也。人欲惡也。存天理。君子也。徇人欲。小人也。未有人欲可謂之善者。未有徇人欲可謂之君子者。而司造化之權者。竟不能鑒其爲理爲欲。

卷之二

辛

爲君子爲小人。而隨其願以應之。必不然矣。或曰。凡使人知命之可移而勉於爲善。是亦名教之助也。而子深闢之。將使人肆然不知有善。乃爲愈耶。予曰。欲使人勉於爲善。莫若使人識善之真。告子以義爲外。孟子闢之。而人知義之在內。今人以善爲外。而予能聽其肆。而不爲置辨耶。所謂善者。本乎吾性之仁義禮智。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惻隱其最先動者也。見一人一物之失所。不忍於中。而思有以施之。

濟之。及人物之被其施濟。祇順其惻隱之情。而全乎性之仁。故以善爲內也。乃天理用事。而不參以人欲者也。今人見一人一物之失所。思有以博施濟之名。不以爲吾性吾情之不可閉抑也。而但曰行善事耳。出其物力。爲之施濟。失物力固外也。非內也。施之則善。格之則不善。豈非以善爲外乎。而且有覲覲而爲之。不獨外也。抑亦僞也。以善爲外。必待有所覲覲者爲之。無所覲覲。則不爲矣。以善爲內。本乎吾性之固然。發

卷之七

壬

乎吾情之不容已。其爲善如饑者之求食。不飽不止也。如行者之赴家。不至不止也。而物力特借資耳。非善之本也。孔子不以施濟言仁。而取諸立達之心。苟心純乎理。卽不施濟。一人一物而已。濫於爲善矣。此又不可不知也。今人方以善爲外。而了凡立說。又鼓衆而作其氣。久之。逃於本原。而善愈晦矣。可謂勸善乎。若報應之說。吾以孟子爲斷。曰俟耳。願受耳。不問隨人之願而轉移也。今信了凡。將謂孟子之言非歟。吾寧

闢了凡而從乎孟子

耿逆菴曰性字從心從生乃人之生理也。釋氏言  
心不言性。是無生理矣。空虛寂滅之學。最足爲  
人心之害。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羣言滌液卷之八

古宜梁顯祖良夫氏彙編

呂晚村曰。異端之所以別於吾道者。只是無等殺。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此一串差去。彼以爲等殺之禮。聖人造作以教人。苦人而不知其爲天也。此是儒釋劈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也。俗士猶云。末異本同。三教合一。亦只坐不知天耳。不徹得西銘一篇道理。看此等定無得處。

冬之人

史西村曰。吳江之俗信鬼神。人病率不飲藥。惟巫言是聽。祀神禮巫之費。不可勝計。富者倒困。囊貧者鬻田屋。弗惜也。故巫日肥而民日瘠。雖衣冠之家。亦習以爲常。莫有悟其非者。嗚呼。自妖妄之說興。蚩蚩之氓。徂於耳目之習。利害交戰乎其中。膠膠擾擾。其惑也固宜。而高明宏博之士。乃亦溺而信之。又有口議其非。躬蹈其跡者。甘心而不悔。良由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爲人欲所勝故耳。

冬之人

魏瓊極曰。古人之詩。出於性情。故所居之地。所處之時。所與之人。所歷之境。所行之事。至今一展書卷。瞭然者。真詩也。若今人之詩。亦曰性情故耳。然而不真者。頗多。卽如極富而言貧。極壯而言老。極醒而言醉。極巧而言拙。失其真矣。且功名之士。故發泉石之音。狂悖之徒。飾爲忠孝之句。尤不真之甚者也。吾願學者。當以真詩爲法。孟熙曰。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登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城汾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十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爲鬼。子魯詢於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爲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潏。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曹陶菴曰。拜喪嫁娶一事。不知創自何人。致後人率行爲固然。而不知怪。則天倫之大變。至此極矣。夫居喪嫁娶。律有明禁。期祥以內。或犯此科。

法且難追。而今竟於含飲在殯之時公然嫁娶。號曰拜喪。禮人子親喪三年。處居不入內寢。不食酒肉。不御琴瑟。豈含飲在殯之時。指苦塊而就床褥。易悲哀而爲歡娛。燕爾新婚。忘親不顧耶。其主拜喪之說者曰。男女已屆婚期。若不嫁娶於新喪之時。越既葬。則不敢矣。嗟乎既葬而親屍歸土。時過卒哭。猶曰不敢未葬而親屍在牀。此何時也。反爲敢之乎。如慮喪期尚遠。悉失彼女嘉禮之時。豈不見曾子問篇。婚禮既納幣。

卷之人

三

有吉日。婿與女之父母或死。俱致命絕婚。別議嫁娶。此不可做而行之乎。雖然嫁娶者之罪。自不得而辭者也。而任事主婚之人。將何以自解耶。

熊敬修曰。陽明答羅整菴書。有云某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

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嗟乎學問之道。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亦惡容委曲調停於其間耶。天下之人。豈無有能讀朱子之書。悉究其本末者。陽明未嘗淺思詳考。而率易立說。其何以取信於天下後世。况朱子之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如不可信。則背之可也。又安有所不忍與有所不得已也哉。吾誠不能解於陽明之說矣。陳幾亭與紹守書曰。天下之治亂。在六部六部之胥吏。蓋紹與胥吏在京師。其父兄子弟。盡在紹

卷之人

四

興爲太守者。苟能化其父兄子弟。則胥吏亦從之而化矣。故紹興者。天下治亂之根本也。

魏石生曰。佛教清淨慈悲。是其所長。但謂大惡之人念佛一聲。則罪俱消滅。恐無是理。反長小人身罪。即消滅。若天主教。則又以聖油傳頂。皆邪妄耳。

成我存曰。昔疏廣疏受。既歸鄉里。日置酒娛族人。故舊有勸廣爲子孫立產者。廣曰。賢而多財。則

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妙矣哉。廣之爲見也。不特不爲後人作馬牛。且欲爲之去累。此真千古一人。以其看得透。而又做得出耳。世間統裕之子。多有不能振拔者。皆以驕奢淫逸。故慮其驕奢。而予以寒儉。則人人自奮。而爲致身立名之事矣。然則二疏之散財。非止於欲去累。乃真能以富貴望子孫者也。武謂樊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燠失節。風雨不時。

卷之八

五

皆咎焉。魏環極曰。非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而退小人。樊理之能事畢矣。丙吉問牛喘以察時序。不如陳平所言。卿士大夫各任其職。爲是故韓退之詩云。勿憚吐握勤。可歌風雨調。張考夫曰。世儒工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槩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坑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爲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非心乎。外此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從謹言。

謹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病。可歎已夫。呂晚邨曰。依俗說。物外另有個鬼神。安得謂之體物哉。他只道依草附木。憑巫降乩者是耳。若謂無形者。乃能不壞滅。此方謂鬼神。則諸有形而有隕落消寂者。又是何物。蓋其所見之粗者。不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四句而已。秀才肚。

卷之八

六

皮都是這一家道理。充塞其中。聖經賢傳。如何得入。耐得翁曰。焚紙錢之說。唐王璵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爲禳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舊錢。則自王璵始矣。嶽廟朝。高峯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爲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無非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

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

李時龍曰。程嬰杵曰之所爲。人之所甚難能者也。天下後世之所歎談而樂道之者也。以愚論之。取其存孤死難之一節。則善矣。若以通理論之。則未爲得也。殺他兒以存真孤。此豈至仁者之所爲乎。他兒何罪焉。而殺之乎。存真孤則爲至仁。殺他兒則爲至不仁矣。在昔齊宣王以羊易牛。孟子謂其見牛未見羊也。故以仁術稱之。使其見羊而以易牛。則亦不足稱矣。夫待異類尚

卷之人

七

如此。而况人吾同類。豈論其見不見哉。不見且不可殺。而况婉婉孌孌兒。忍見而殺之乎。故吾謂二子之所爲。非至仁者之所爲也。或曰。使聖賢處此。則何如。予謂可爲則爲。不可爲則不爲。但盡吾心力焉耳。若存其一。害其一。忍于此而不忍于彼。此春秋戰國感恩報主。必于成功者之所爲。非聖賢中正之道也。

陳清瀾曰。朱子謂人心猶船。道心猶柁。譬喻極親切。若釋學。則以人心靈覺爲柁矣。

冉永光曰。凡名之可並稱者。必其理之有同原也。不然。則其事之有相資也。倫有五。爲君臣。爲父

子。爲夫婦。兄弟朋友。廢一焉。不可。其理有同原也。民有四。爲士。爲農。爲工。爲商。廢一焉。不可。其事有相資也。若夫道相左而意相背者。則未有可並稱者也。故饕餮窮奇。不入八元。八愷之目。夏桀商辛。不登二帝三王之列。名固不容。猶也。予嘗聞三教之說。而惑焉。非惑于二氏。而惑于吾儒之爲是言也。二氏言三教。援吾道而伸其說

卷之人

八

也。吾儒言三教。降吾道而同于邪也。試取彼二氏之心。而窮之。寧僅欲與吾道並行而已。其意直欲奪吾道。而孤行其說於天下。卒之知吾道之正。不可斷滅。又恐顯然與吾道相畔。足以駭天下之聽聞。於是爲依傍之詞。曰。釋道儒三教。以見其與吾道同尊。而繫吾道于末。又微以示其駕吾道而上之也。乃吾儒不察其欲爲吾道病。而安其與吾道相附。羣以爲然。竟成千古不可移易之三教。譬諸盜竊主人。恐人之羣起而

攻之也。號於人曰吾友也。而其主人不正其爲。盜而決去之。亦號於人曰吾友也。其究也爲其吞壘而不悔。不亦大可惑歟。且彼之所謂三教歸一者。尤大謬也。爲釋者曰性。爲道者曰命。爲儒者曰性。而附會之然。吾儒之言性命主乎理。彼之言性命主乎氣。其心蓋怵於生死之際。務爲清淨空寂。割絕情緣。而悍然不以動其心。要其起念皆私。視吾儒之廓然大公。盡其道之所當爲。而修短付之氣數者。誠霄壤也。人之

卷之人

九

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而二氏曰。必行吾出世法。使人盡出世而人道絕矣。人之所以爲業者。士農工商之各有所習也。而二氏曰。吾托鉢而謀衣食。使人盡托鉢而衣食置矣。上世治日多。以二氏之說未興也。後世亂日多。以二氏之說肆行也。是庸可垂以爲教乎。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一故道一道一故教一三其教則亦三其道三其道則亦三其性矣。故知爲三

教之說者。欲亂吾教也。非崇吾教也。而崇吾教者。當先正其爲亂吾教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謂之異端耳。非可以爲教也。吾儒而樂談三教。是與於二氏之甚者也。名教之罪人也。魏環極曰。凡醫不明望聞問切之道。不察寒燥溫涼之時。不審強弱虛實之人。不辨陰陽血氣之症。不分老少新久之治。不按君臣佐使之宜。皆庸醫也。其更庸者。藉口通變。不拘古方。其古方在何門類。作何加減。實實不知。而不得不任意

卷之人

一

妄用也。夫古人立一方。幾費心思。幾經教驗。而始刊於書中。今人聰明。豈能過之哉。孫鍾元曰。人生最係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譏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嘆。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作石犀五

頭以厭水怪。是年秋八月霖雨不止。灌口水損戶口杜甫作石犀行。自註云。是年無霖雨。水不損戶口。石犀行。又得不作耶。今吳越淫祠。幾與民祠交半錯處。我欲盡毀。而愚俗虔駭。聊托于此。幸後之大力賢人。有以救之也。其詩曰。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一解竟不知李太白。不知此犀牛定是李永刻否。若謂厭鎮江水。則蜀江水天然東流。殊非犀牛之能。天生二字。妙蜀人誇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

卷之二

十一

戶口。此事或恐為神羞。○二解蜀人誇誇聖蹟。先不後。恰是今年漂損戶口。竟不知千年之神。為忽不驗於今耶。亦不知蜀人妄誇神靈。實則千年中間。漂損之事。時復有之。總之只據說事。神已無幾。終藉提防出眾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鬼怪何得。泰人謀。○三解畢竟呼號衆力。刊木昇石。高築日日照于上。人觀于旁。分明可見。不關犀牛之事。何得相傳。蜀詩神怪。誣民現。其可痛恨也。嗟兩三犀不經濟。缺說只與長川遊。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彫療。○四解舊聞五犀。今三犀。後來焉知不利二犀。一犀以至無犀。因戲語之。兩犀即不能經濟人事。然却須自作經濟。

若不然者。後來轉快轉。蜀人或又妄說奇怪。我則曉然知是只被江水漂去耳。犀尚自愁為水怪哉。真乃滑稽之雄。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忙。○五解只二句結。但見人平水。望於天下後世。如將不能旦暮待者。則必用安得字作結。如此詩蓋丁知三犀後來終成漂沒。而畢竟于心中不快。故高呼聖人出世。提天綱。手水土連取三犀投之巨深。以快耳目之前。稱聖人為壯士。大奇。亦為其一洗惡。僥禍福不惑于電。故作是稱也。張考夫曰。遇事不問義理。是非與當為不當為。而先卜筮以決其吉凶成否。此由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害之心耳。其弊必至於見義不為事。罔

卷之二

十二

有吉而不可為。亦有凶而義決當為者。君子惟義之與比。而已。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大哉言矣。呂新吾曰。審勢量力。固智者事。然理所當為。而值可為之地。聖人必做一番計。不得成敗。如圍成不克。何損于舉動。竟是成當墮耳。孔子為政于衛。定要下手正名。便正不來。去衛也得。只是這箇事。定姑息。不過今人做事。只計成敗。都是利害。心害了是非之公。

唐東園曰趙普自謂以半部論諸佐太祖定天下

蓋亦大言而已。論語首篇四及孝弟而普一誤再誤之言以背太后則不孝以忘太祖則不弟嗚呼半句安在。

朱勝非曰西門豹傳說河伯而楚辭亦有河伯詞則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釋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趙玉峯曰今人高談性命豈止老師宿儒能之即童子操觚命以天命之謂性題目亦可作成文

宋之人

三

章言下亦能了。然孔子五十而後知天命豈孔子知天命之難而童子知天命之反易耶。蓋童子所知者紙上之陳言胸中之活套也今之徒談者何以異於是。

真逸曰愚民惑於妖巫雖官府嚴莫之能止。海上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管屋巫者令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於巫至言有厭勝於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教也聞於官巫嚴罪時縣尹何子正大

禁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

呂晚村曰告子遺說至宋而忽倡。子靜一宗至明而大熾告子子靜當時幸有孟朱闢之力辨之明。然且後世有違如此若良知立牧至今會未有孟朱者出。雖固知記讀書創記象山學辨閑闢錄學都通辨諸書未嘗不指斥其非然皆如蜀漢之討賊其號非不正而力不足以勝之其流毒惑亂正未知所屆耳。

陸處中吳中以狐精相駭怪幻不一亦多病癘居

宋之人

四

民鳴鑼守夜偶見一貓一鳥無不在叫。有道入自稱能收狐精。齋符懸之有驗。太守命擒此道人鞠之。即以妖法剪紙爲狐精者。斃諸杖下而妖頓止。

張鳳翼曰浚縣祠唐后二山衆巫取民女爲公姬有妨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命今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其害遂絕。較之西門豹投巫之事更不惡而嚴從政者所當知。魏環極曰東粵一武弁遊寺中見衆僧各房誦經

問住持曰。何不向大殿同誦。住持答曰。代人誦經耳。弁曰。經可代誦。耶。住持曰。可。只要供給齋糧。便了。弁大喜曰。好好。我回家供給兩個秀才。代我兒子讀書。雖弁語偶不經意。却有悟頭。

詹東圖曰。道家禳禱經。咒符籙等。皆推尊老君。以爲敎所自出。便涉渺茫。予嘗以公事過龍虎山玉清宮。見殿宇館署。災盞則何不自用符咒。遣神止火耶。至於受籙之說。似倣釋氏因果報應之意。至無善惡。並可禁禱超昇。則何以責民爲善乎。爲因果之說。猶足勸世爲善。符籙徒令人恃此肆爲惡業耳。

段九章曰。承問初更鷄啼吉否。足下謂某將守某城時。初更鷄鳴。以爲荒鷄也。厥地當爲丘墟。亟引去而城亦遂陷。竊恐今日亦類此。余心不敢謂然。大抵物理深遠。其所以然之故。非精於格物者。未易窺測。若執已事。何異守株。家語記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盡持葢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且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

知之子曰。昨夜月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是知之。及他日月離于畢。而竟不雨。左傳載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羅竿玉瓚禳。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五月火作。一如竈言。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將復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不與。亦不復火。夫萬物之變。本於天文。而天文極顯。其

應尚在或然或不然之間。况物之幽隱者乎。且鷄之鳴也。固必有感之者矣。昔者孟嘗君逃秦。至關。關法鷄鳴出客。孟嘗恐追至。適其客能爲鷄鳴。而群鷄鳴得逸去。當其時。鷄之鳴。固非其時也。則以人感之也。秦文公得玉雞於陳倉山。以爲神。禮之。或歲不至。或歲數來。嘗以夜燐。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祀城。狀若雄雞。其鳴殷殷。羣雞夜鳴。當是時。鷄之鳴。又非其時也。則以物感之也。今日初更鷄啼。其感於人耶。吾不得而



知也。其感於物耶。吾亦不得而知也。遠指爲荒。鷄不亦甚乎。或者終以某將守某城爲疑。彼謂鷄爲荒鷄。地當丘墟。夫鷄荒不荒。固不可知。而彼業已棄城去矣。城安得不陷。然則城之陷。固不陷於鷄之鳴。而陷於人之去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不足言。鷄鳴違時。又何足論乎。

伊席夫曰。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曉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人物不可見處。皆鬼神也。故有幽

朱之人

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則雖曠野更浚。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身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故君子不懈情於閭屋。不矯飾於廣坐。莊生云。無人非無鬼。責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而不暇。其敢犯子。而子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必燈火。

湯潛庵奏疏畧云。蘇松滬祠有五通五顯。及劉猛將。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

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遘。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福。借債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年少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

朱之人

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詭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而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民俗如此。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焰。土偶者投之深淵。機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除革。神即降之禍殃。皆

爲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

敖子發曰陸象山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安能擾天下也哉擾天下者惟奸作孽明暨大奸大惡耳觀商鞅李斯之擾秦桑弘羊孔僅之擾漢李林甫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人可乎自夫斯言之出也世之庸人於凡天下之事有必至之憂叵測之禍往往以此藉口誰則肯厯杞人憂天之念哉

朱子

卷之二

毛元仁曰孟子言求放心康節曰心要能放二者何相反也少史子曰放心者心馳於外如雞犬之出不求則不得也心放者能盡其心如鷹犬之翔於雲霄而機繫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廣大流蕩者失其本心廣大者擴其本心

呂晚村曰天爵二字孟子自撰語然却是真實義非寓言也天位天祿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卽理也自大字不明異端橫起其最下

者造爲威應功過格附會太上不根之語謂以此求科名年壽子女貨殖之屬無不應願而得者云是勸人爲善大所爲善者何公也義也惡者何私也利也以自私自利之心而僞行善事此勸人爲惡非爲善也即使盡如袁了凡所勸正孟子所謂要業必凶者耳三代以上未嘗有此勸法而爲善者衆自漢以來爲因果報應之勸者日益精工而人心益下不可謂非彼說之罪也今日雖極聰明長厚人無不爲所惑亂矣

朱子

卷之二

爲孔孟之徒者不亟起而正之更誰望耶

魏環極曰關侯生而爲人拒曹瞞金如土然奸人媚態心竊鄙之今爲神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猶持一陌錢以俯首階下諒不取也取之者何曰忠臣也孝子也義士也彼不忠不孝不義者對廟貌且當羞死尚敢乞靈邀福耶至於祀典諸神皆聰明正直者也受諂媚樂可知矣人亦求其爲神所取者而已

葉訥菴曰釋氏自達磨東來一花五葉隻履西歸

其神怪既足以銜流俗而其宗旨以淨智妙圓體自空寂爲言一掃從前義理而務反求默證之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更出已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於是其說重淺極妙而非復如佛之始來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故知禪學之盛皆儒者爲之也傳奕言於太宗曰佛入中國熾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蓋唐人取經至京使僧人翻譯必使文士潤色如心經後註元奘譯于

卷之八

志寧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等潤色潤色者羣集寺中某爲佛某爲阿難設爲問答一收再收取莊列之言更加幻杳而止然所據者老莊也猶未敢顯然以周孔之言佐之也而沈溺既久恣無忌憚至有宋而益不可制矣如蘇轍註老子後序曰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和者六度萬行之總曰其說一出載極贊之以爲奇特而一時

程門高弟如呂大臨之論未發游酢之論歸仁楊時之從僧常總問性善謝良佐之言知覺皆不能篤於其師說以入於禪僧呆黠者也窺吾之意已動而易入也則語楊之門人張九成曰左右旣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不恨矣自此凡張氏所論者皆陽儒而陰釋視蘇氏之顯然以儒佛爲同者其機尤工而隱矣至陸九淵開釋氏以爲自私自利而其學以收拾精神自

卷之八

作主宰窮究磨煉一朝自省亦禪學也其弟子如詹阜民下樓之覺徐仲誠鏡中之見楊慈湖雙明閣上扇訟之證夜中黑幕脫去之悟一禪機也蓋南渡以前士大夫之好佛也顯不諱其爲佛南渡以後士大夫之好佛也諱其爲佛而陰主之主之既久而亦終不可掩也故西江之學禪機最淺離合出入之間使人不覺而其徒則顯然逗露矣嗚呼爲釋氏之徒者惡其說之壞常欲附於吾儒至於河佛屬祖以巧護其

說而儒之入於釋者亦恐其說之壞至於改頭換面以自亂其宗幸而有賢出排之甚力然而如傳奕韓愈闢之於儒佛判然之日其勢已更有未諸大儒闢之於儒佛混一之日其艱不更甚而其勢不更急哉

成我存曰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場中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幾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樞塞況其下乎唐制科以詩而李白杜甫皆不及格若而詩也猶然黜落況其下乎陸宣公

卷之八

五

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愈卷出不取次年復出試題愈書舊一字不易宜公驚賞首薦文公文章山斗誠爲自負宜公藻鑒亦非遽變於前出處顯晦其自有司命者存乎人李何躁急爲也聽之於命而已

趙玉峯曰學其先於治生之說人每非之夫治生豈營營逐逐之謂哉男耕女織常勤常儉日用衣食自可不缺苟度歲月以寵勉於道方是善學若一槩置之妻啼微見號寒曰吾愛道不憂

貧也道豈如是哉

楊君謙曰尹山許道師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動一境其人居一室人不得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蟻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佛神相愚無知者深信爲佛所聚人

卷之八

五

亦幾百數都指揮發兵收之其黨曰汝軍勿動吾師少誦一呪則汝等皆死衛兵惑之果欲反走一卒大胆突前擒之餘皆盡釋

呂暇村曰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祇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百辟卿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爲遠裔邪鬼及鄉俗誕妄之淫祠左道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此鬼神之例者也朕豈每援此句以爲佞佛事魔之助造中立不關之說其惑誤更酷矣學者

不可不知。

陸稼書曰。聖學千言萬語。皆是。要人篤行。知而不行。雖讀盡天下書。何益。每見今人。視書自書。身自身。若不相關。正誼明道之言。不離於口。見微利輒動色。懲忿窒慾之訓。日寓於日。遇細事輒矜張。威儀不能自檢。手足不能自主。箕踞而談。太極。跛倚而讀西銘。程子所謂只作一場話說。豈不可惜。是宜刻刻檢點身心。以不能變化氣質爲羞。耻以負所學爲大懼。內省無疚。然後可。

講文章

卷之人

三

曹陶菴曰。炎帝制醫藥而民無天札。顓頊命重黎治神人。革九黎巫史之亂。而民安其居。乃知醫藥可以療人疾。而師巫之適足爲民害也。自古然矣。人以氣血爲生。以飲食起居爲養。苟失其養之之節。或內而五慾七情之傷。或外而風寒暑濕之感。氣血違和。此病所以來也。爲之診其息脈。投以方餌。或施以針灸。對症攻之。病未有不瘳者。愚人不解此理。未病之先。不知隄防。初

病之時。視爲偶然。病久而不甚劇。亦忽畧而爲

平常。一旦燎原莫救。轉驚轉疑。遂以爲鬼物之祟我也。而師巫之尊。竟踞上座矣。富者浪擲金錢。固無吝惜。而貧無甌石之家。脫簪珥。質務襦。急供香火之費。嗚呼。臟腑損傷。何與於若輩之被髮叫號乎。況病之爲狀。或痰壅而譫語。或火動而狂走。或血潮而眩暈。癰毒種種變症。候各有因。而病者認爲山魃木魅。牢執於胸中。而不可拔。師巫以此愚人人。亦以此自愚。究竟傾囊

卷之人

三

喪財。師巫席捲以去。而病者耽延日久。殞命者不知凡幾。夫師巫之不可廢。祇古者祭祀祈禳。被除不祥之末役耳。於岐黃盧扁之術。迥不相及也。延扶人以寄生死。不其北走而南轅乎。黃宸通判廣德。廣德俗有自嬰桎梏。自拷掠。而以徵福於神者。震見一人召問之。乃兵也。卽令自狀其罪。卒曰。無有也。震曰。爾罪必多。但不敢對人言。故告神求免耳。杖而逐之。此風遂絕。李中孚曰。吾人於四書。童而習之。白首不廢讀。則

讀矣。只是上尸不上身。誠反而上。使身爲道。德仁義之身。聖賢君子之身。何快如之。呂新吾云。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舉而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經書。當作聖賢遺留下求富貴的本子。死花終日。誦讀捲倦。只爲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消災禳禍的經懺。一般念的絕不與我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有道之士仔細思

卷之人

三

量笑死。愧死。斯言切中吾人通病。吾人所宜猛省。

呂晚村曰。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吾謂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家。每於此捐重貲。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問者。一貧寒親族。入門連座。便疾憎。變拒矣。蓋以所捐者。明捨而暗來。家庭鄰睦。則有去無還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兄親族。不如昆蟲僧道矣。故予謂凡感應功過勸善之書。

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

曹安曰。唐呂用之以相人。書高駢姓名於甯。桎梏釘之。胡致堂云。桐人桎梏。世所謂呪咀也。或見高駢之誅。以爲驗。後呂用之之死。又誰咀。黃荷明乎理。則不以此惑矣。

費衷曰。江東村落間有萊祠。其女巫多附託以與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寢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之。聚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爲此子所

卷之人

三

敗。遽遇相傳。吾事去矣。迨夜其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倘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賢明復入廟。晉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肴。舉飲喫之。斯須則僞爲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錢翌日。又果復來。廟庭祖褐。叫呌極口。醜詆。不可聞。廟旁民大驚。觀之者踵至。少年抵神前。方祭饗羅列。即舉所祀皆悉飲之。以至肴餼無子遺。旋俯躬如受繫者。叩頭。

謝過忽黑血自口湧出七竅皆流卽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卽日喧傳旁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繡極麗蓋所得不可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與毒酒中殺人捕治引伏魁坐罪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李畧曰畧舊有一宅高敞虛闊人不可居每至昏冥間於堂壁之下有聲漸起若銅鈴之響或四或五繚繞字內至曉始息先考好接士徧訪人問其故時有焦道士曰妖祥之興本由陰陽五

卷之八

元

行之氣相剋滅而然也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沴氣蓄在一隅故成妖爾徧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然後復新其壁先考如其言果妖不復作畧自幼誌之後有朋友面宅者以此傳之皆驗

咸我侂曰雖有聰明才智之士必資教益而後成有傳道授業解惑之師卽有責善輔仁樂羣之友試觀先賢傳誌必曰從事於某門必曰喪某某遊則師友之際關係生平可不重歟昔羅僧

素少從吳國華學後見龜山遁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李延平初見羅豫章謂拳拳求教之心比迫於饑寒爲更切朱子二十四五歲尚泛泛於釋老及獲從愿中先生遊遂翻然改悟所聞益超絕如兩程之與橫渠晦菴之與南軒殊方異地而情同骨肉志斷金石觀其遺集曾有一言之非切磋箴規者乎今之學者僅從事於章句訓詁之學以爲師教運於酒食遊戲之侶以爲友豈古人負笈千里

卷之八

辛

聚首一堂之意哉

高佑鉅曰京師喪家出葬浮費最多往往越分集送者張筵待之優童歌舞於喪者之側跳竿走馬陳百戲於道尤屬悖禮

張考夫曰近世居官惡勞輒延幕客書生不安貧輒求爲幕賓官方士行安得不兩敗范文正公有言幕府客須可爲我師者辟之雖朋友必不可由是思之爲主者有如范文正公方可就辟爲賓者堪爲文正師方可承辟古人所謂相與

有成。何可易。要不獨歸師爲然也。

胡之杲曰。人有惡鴉鳴者。鴉從東來。避之西。從南來。避之北。二方亦然。或出門輒返。竟日不出。鴉或鳴牙前。啐嚙之。使人逐之。以爲不祥也。嗚呼。不祥之來。由於天。鴉奚能爲。設其鳴而祥。亦將逐之。是逐祥也。祥去而不祥者至。車歸之。鴉彼鴉。奚罪焉。天降不祥。鴉知而先鳴。卒逐之。是逐天也。天可逐乎。已未有德。不能弭災轉禍。不祥莫大焉。而以爲鴉實生禍。何其愚也。鴉亦不幸。

卷之人

三

達此人而終不能改其鳴聲。將無爲鳩笑乎。

呂晚村曰。異端件件歸虛。無任山河世界。皆爲幻妄。聖學件件歸實。有任靈奇恍惚。皆爲日用。誠者實也有也。舉天下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此中庸言誠。發端於鬼神意也。鬼神非卽誠。卽事物中運用其德則誠也。

陸貞山所居。前有小廟。吳俗以禮五通神。謂之五聖。亦曰五王。陸病甚。卜者謂五聖爲祟。家人請

祀之。陸怒曰。天下有名爲正神。爵稱侯王。而孽母妻就人家飲食者乎。且挾詐取人財。人道所禁。何況於神。此必山魈之類耳。今與神約。如能禍人。宜加其身。某三日不死。必毀其廟。家人咸懼。至三日病稍間。陸乃命僕撤廟焚其像。陸竟無恙。其家至今不祀五聖。

魏環極曰。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動言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敦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

卷之人

五

於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敎。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

應劭曰。武帝時。建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怒死。

楊石齋疏畧曰。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詭惑時俗。



假此名目以爲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妄。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宋徽。崇信。尊奉。無所不至。史冊所載。其跡甚明。未暇詳論。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慈勝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一皆身被誅竄。家抵滅。公畧不蒙師與天尊之庇佑。夫何譏邪。小人公肆眩惑。至使宮闈之內。修設齋醮。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宸聽。下誑愚俗。以爲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害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能誦一經。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能驅神兵役。鬼將以掃平之乎。况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錄。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周窮用益。正道異端。不容並立。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其爲聖德之累。非小。非止虧損聖化。耗靈

民財而已

熊敬修曰。有謂聯翁言伊川蔡某。僧有得反竊其說。以爲洛學者。夫伊川之書。具在。取而讀之。有唐吉隻字。自竺典中來者。耶伊川斷不取。佛說晦翁亦決無此言。殆好事者爲此論。以自解免爾。

葉少蘊曰。唐人有爲后土夫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爲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爲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亦起於西漢所謂神蠶者。謂小孤爲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蓋以譏武后。然此論亦不當如此。

呂晚村曰。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於此最重。易首乾坤。詩肇關雎。書載鴻臚之試。皆此義也。自人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爲人欲之私。若不可以挂齒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正。禮義之從出。而戒懼慎獨之所必議。於此得手。其餘更無難治矣。成我存曰。先儒有言云。時俗之病。壞於先人者爲

主。知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雖欲加以好水。亦甚費力。彼父督其子。兄勸其弟。師諄其徒。先達導其後輩。無非圖溫飽。占便利。廣田宅。飾輿馬。趨勢就富之故智。苟非洗去其舊染之污。打疊乾淨。俾知其所習見。習聞者皆不可與人堯舜之道。如醉初醒。如寐始覺。翻然悔悟。而後思有以易之。聚語以求聖人之事。豈可得乎哉。猶之病患積滯。必須予以硝黃之劑。消除淨盡。乃可漸加補益。徐理元氣矣。

卷之八

聖

呂新吾曰。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且如高卧山林。遊心廊廟。身處寰世。夢想唐虞。遊子思親。貞婦懷夫。這是箇放心否。若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却是禪定之學。薛惠曰。太虛之中。一理旁薄。寧有二乎。幽明人鬼。未始不一。斷可識矣。

葉訥菴曰。人情好逸而惡勞。大爲之防。猶且日甚。而况與之以可逸之途乎。而或者不知大體。謂佛者是天下之大養濟院也。何其不考於古乎。

古之孤獨矜寡。皆有常饘。瘠癯跛躄。斷者休備。各以其器食之也。雖窮老廢疾。猶不使之無所事事。而坐耗天下之財力。而可使少壯聰明之民。無所事事。而以養濟院處之乎。又可以無具焉。使吾民皆無失所。而幸有佛寺者。以陰爲國家立一養濟院乎。

李之彥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也者。友其德也。當親密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一

卷之八

義

義也。自夫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酒傾追隨。有無周濟。穢言和說。徇數相勝。於是現圖便利。誦訣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以濡沫。甘效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撓拂。而取疎遠。故隨事苟徇。而覲親密。乘其父子之驕。恥。卽導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閭牆。卽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婦之反目。卽導之以不琴瑟。謬引古人。眩亂是非。指鹿爲馬。野鳥爲鸞。皆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耻者。必浩然而去。所友

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

呂原明曰孝子事親須時時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女工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

卷之八

三

忌之禁至其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輒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到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戒解而俗易

呂晚村曰五倫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卽匪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嘗與禪子論及此事謂汝欲超出三界故求脫離倫物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得奈何禪者愕然曰何謂也曰善知識高座

僧俗禮拜於下叢林分職辦務監點賞罰清規極嚴此非君臣之道乎宗派法嗣卽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徧參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僧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離者真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理卽真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

冉承光曰釋氏近理者則曰不殺生乃其兼愛之仁也不知惟在已口腹之欲可言節制若鬼神

卷之八

三

之祭祀父母之甘旨賓朋之燕饗所重有在則物爲輕使必執所重者與一雞一大平衡而論則悖禮失義之甚梁武帝宗廟不血食所以貽誚於百世也豈獨禽獸有生機卽草木亦有之推不殺之類必一蔬含生則不忍刈一粒含生則不忍食而後可不然以禽獸與人平等觀而不以草木與禽獸平等觀非圓通之論也亦不可信者也

宋名臣言行錄曰范仲淹在杭州子參以公有退

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園以爲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魏石生曰。癸巳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地震。次日或告予曰。昨夜地動。予曰。地不能動。是天動。兩或不解。予曰。地之下皆天也。地之中皆天也。非天動。而何。或乃釋然。

卷之人

无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唐問君術如何。術士具述其妙。以爲世莫有遇之者。唐云。先生既有此妙術。何不自爲而覓及於鄙人耶。術士云。此術雖吾所有。而僊福不易。吾聞人多矣。僊風道骨。無如君者。今君有此福。而遇吾有此術。合而爲之。鮮不濟矣。唐笑曰。如此。則易矣。吾有空房在北城。頗僻靜。吾但出僊福。君爲修煉。煉成而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之悟。

造門乃出一扇求詩。唐大書於扇曰。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始大慙而去。

鄭省齋曰。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宋章聖悅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世主耳目壅蔽。而售其欺侮也。古之人。明日而達聰。視遠而聽微。彼瑣瑣迂怪之徒。尚莫遁於造言亂民之刑。矧得而欺侮之。

卷之人

无

成我存曰。古之硜硜小人。卽今之號爲君子者。不逮也。其曰言必信。行必果。這是何等人品。吾儒若爲君子。尚不及古之小人。反躬得無愧乎。廬山之麓。有老儒了翁者。或勸之從陽明講道了翁曰。吾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烏乎講哉。他日陽明聞之。嘆曰。不可謂溪山窮谷無人。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便儂狃利去道遠。陸子靜曰。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懇。言似不能出口者。議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深惡之。

由此以觀巧僞之不如拙誠明矣

武問呂晚村禪學亦言見性不只說心是如何曰  
聖人之所謂性指徒願五常用事物之理而  
言禪學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圓淨者  
而言總要打破事理始得與其所謂心仍是一  
樣非吾之所謂性也陸子靜謂儒釋差處止是  
義利之間朱子曰此猶是第二着吾儒說萬理  
皆實佛說萬理皆空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  
之別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

卷之八

聖

見何性按此知吾儒惟知其萬理皆實故能誠  
敬以存養之禪學惟知萬理皆空故猖狂無忌  
憚下稍一切無用直敢說諸天供事世尊以喻  
天小於心此惟不知性故心亦放失如此

熊敬修曰愚按陽明一出譚良知者盈天下而議  
良知者亦盈天下議之者曰禪也談之者曰聖  
也紛紛吹敗無虛日矣嗚呼抑何弗考也陽明  
之言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  
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又曰無善無

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由  
是觀之是陽明未嘗以告子爲諱也其答陸元  
靜書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  
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  
聖門所謂良知又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  
佛氏之常惺惺體良工夫大畧相似由是觀之  
是陽明未嘗以佛氏爲諱也陽明不勝其好高  
立異之念而名位勢力適足以動人遂不憚以  
身掛禪門之幟顯然與鄒魯洛閩爲敵而畧無

卷之八

聖

所忌憚其徒又從而簧鼓震盪於其間若龍溪  
緒山心齋海門雙江大洲輩齊唱宗風變怪百  
出口口良知口口菩提正覺方傲然以棒喝爲  
得意而又奚知所肆乎迨天泉一証舉世若狂  
滿街聖人一切不礙嗚呼無善無惡四字儒耶  
釋耶此不待辯而知之者也既乃人心不死制  
後有復有繼者起而攻之歸其徒亦或舉而疑  
之矣陽明知衆論之不我與而已就之不足以  
行遠也於是有晚年定論之作亦其計無復之

聊以塗飾斯人之耳目而已。而管東溟李卓吾何心隱林兆恩之徒。則又立爲三教一家之說。以附和之名爲渾同。爲調停。實則竄入尼山之室。而據其座也。自時厥後。人人儒也。而實人人釋也。名爲三教。實惟有佛爾。蓋自有明正嘉而降。百餘年間。斯文一大爲淪晦焉。今其餘焰尚未熄也。嗚呼。豈可不爲之寒心乎哉。

魏環極曰。居官者何嘗不擇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

卷之八

星

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戊午與商以戊午。公非明驗乎。

賀季真以寶珠與賣藥王老。求黃白術。王卽以珠易餅。與賀共食。賀惜其輕棄。王曰。怪吝。未除術。何由得彼異教。且能如是。

賀嘗問曰。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非聖賢誤人。人自妄引以爲實耳。

孫緒曰。古稱聰明正直爲神。夫聰明則無蔽。正直

則無私。無蔽則不可欺。無私則不可媚。積愆務惡。而硯頰以致禱。是欺之也。朝祈夕祝。而獻饗以冀福。是媚之也。何待鬼神之責也。

田藝蘅曰。周公作金縢。以祈天命。君子以爲咒詛之媒。夏禹鑄鼎象。以辟神姦。後世遂有厭鎮之術。

晁適曰。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卷之八

唐

成我存曰。人以雙瞳之微。所瞞甚遠。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也。

丘光庭曰。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說者以爲龍吟雲起。虎嘯風生者。非也。夫風雲者。天地陰陽之氣。交感而生。安有蟲獸聲息。而能輿動之哉。蓋雲將起。而龍吟。風欲生。而虎嘯。故傳曰。龍從雲。蛇從霧。巢君知雨是也。

趙玉峯曰。聲色貨利。不是一切去盡。方是天理正。要得其正。卽是天理。

袁氏世範曰操履及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厄蓋操履自是吾人當得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造物責效不效則操履必息而所守或變遂為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貴智慧而多貧窮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自無怨天尤人之事古人謂生死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了為小人能達此理而順受之便是樂天知命之學

卷之八

五

熊敬修曰聖賢之所為數也何為也哉如兩儀也自其乾坤而言謂之理自其陰陽而言謂之氣自其天地而言謂之象自其一二而言謂之數理也氣也象也數也合之則不能分之則不可者也故聖賢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過曰吉凶悔吝可斷之以理而已大易為前民利用之書亦惟曰陰陽剛柔貴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矣至所云占卜筮龜亦不過決疑之一事尚書禹

謨有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共依龜筮協從洪範七稽疑首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然則設著卜筮決非古人之所首重聖賢舉事豈肯舍自然之理當然之事而漫求諸冥漠不可知之地哉殆必不然矣康節之所謂數固亦聖賢之所謂數也皇極經世之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十二辰推而上之行而下之皆十二與三十

卷之八

五

之數迭為用者也雖其為說頗傷繁碎要亦不外於陰陽消長之故矣富鄭以康節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及疾且革或曰先生論命否當一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由斯以觀康節之不以小數自名不亦彰明較著矣乎彼夫九流雜言與射覆求技盡後世妖妄鄙俚之談不足挂齒頰者也市井無賴類多假托以濟其私則皆妄稱前言以神奇其說小之謀利徇口大

之惑世殃民。恣肆猖狂。畧無忌憚。而無知不逞之徒。相與奔走羅拜。爭趨如鶩。至有敬之如神明。事之如嚴父。直至老死而莫知悔者。前代如張角方臘劉福通之階亂。皆由是也。嗚呼。豈非數之一言足。以釀世間無窮之禍。莫大之憂。而未有艾也。與愚故於康節之學。不憚反覆辨之。爲天下後世明告也。

程文憲曰。郡陽何梅谷。美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

卷之八

聖

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覺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卽我怒觀音。一日彼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有日者。調王宜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宜卿曰。吾有個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算數乎。

陸稼書答范彪西書曰。來札中。倦倦指示。不欲以荀楊比王陳。則尚有不能無疑者。故再讀陳之來札云。荀楊之黜祀。在品行而不在著述。卽使法言與論語並美。豈掩其莽大夫三字。至哉斯言矣。然品行固不可不重。而著述亦不得獨輕荀卿。未嘗爲莽大夫也。正以性惡一論。遂不得廁于諸儒之列。孰謂著述可以任意耶。今以孔子之昌明正學。而陽明指之爲楊墨。詆之爲洪水猛獸。顛倒其中晚之年。使天下盡廢其書。而

卷之八

哭

獨持其所謂良知。其視荀卿性惡之論。爲何如耶。弟前札云。大黃附子。自非加之法製。豈可入藥。夫法製猶可入藥者。如荀卿之論兵要。論軍制。亦得見採于綱目。特不用其性惡之說耳。若就性惡一論言之。則直無處可用。雖欲爲荀卿解。不可得矣。今先生若欲採王陳之長而去其短。固無不可。牛溲馬溼。猶見收於良醫。而兄王陳乎。若便爲從祀。不可議。直於程朱大儒等而視之。則是謂牛溲馬溼。可與旨酒齊役。登八案。



嬰嘉賓也。有是理歟。來札又云。孫鍾元述陳蓮  
 立之言曰。建安末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姚  
 江末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建安姚江。雖不  
 可並重。亦可謂識變化之方。不依則又有說焉。  
 建安之學。補洩備矣。偏于窮理者。則洩之以主  
 敬。偏于主敬者。則洩之以窮理。何病之足患耶。  
 建安末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洩。則亦以建安  
 洩之而已。何以姚江爲哉。以建安姚江。交相濟  
 爲識變化。則是孔子當與佛老交相濟。孟子當  
 與楊墨交相濟也。可乎。假使天下無楊墨。無佛  
 老。則孔孟之道。豈便不可行乎。噫。必不然矣。閱  
 理學備考中。嘗探學菴通辨之言。此書辨陽明  
 病痛。至明至悉。先生既有取焉。則此中是非。固  
 是分明矣。特不欲過毀前賢。開天下輕薄之門  
 耳。此意誠厚。然弟非好毀人者也。孔敢毀前賢  
 乎。顧恐是非淆混。則學者快入荆棘。私心有所  
 不忍。故不敢隱其所見。每言及此。不覺諄諄爲  
 人道之識。淺言疎。固所不免。伏祈先生勿吝切

琢是禱

詹東圖曰。孟敏墮甕。不顧於釋氏。空諸所有。告子  
 勿求於氣近之矣。若以論儒者。墮甕。必追已不  
 與而咎致墮之。非能忍心不一顧耶。昔程伯子  
 有金墮水。淡加歎惜。或問何故。曰。以有用之物  
 乃置無用之地。故爲惜耳。惟如此。乃見人心本  
 真。彼不顧者。終而成之。善則爲萬法俱空。不則  
 棄禮滅法。

張考夫曰。延師教子。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  
 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今之蒙師。因已不擇其  
 人。至習舉業者。又皆一等浮薄少年。爲之。且未  
 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十年前。以前此等爲人  
 子弟。尚將見黜於師長。今以之爲師。其年過四  
 十者。卽以爲老邁過時。而鄙棄之。父兄之教如  
 此。如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日喪乎。  
 呂晚村曰。天卽理也。命卽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  
 當然。一勿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面前  
 只有我所當爲之事。在更有何商量夾帶。故可

以爲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袁黃竊其旨。造爲功過格。謂足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魏環極曰。人得一器。曰何代器。得一畫。曰何代畫。以是博古。予笑之。古聖傳來混沌心。任其澆漓。上祖傳來忠厚風。任其斷削。是謂反古之道。冉永光曰。命者。理爲主而數寓其中。非數與理相衡。而無軒輊於其間也。世俗以人生年月日時。干支八字爲命。專言數矣。豈足盡命之實乎。故主理而兼數。以言命者。君子也。遺理而專主數。以言命者。術士也。術士之說行。而君子少矣。予博觀當世。大抵有三失焉。一謂數固有定。而我以積善爲之轉移。可得種種福報。若然。則從來聖賢。可以常存。而上世風淳。比屋可封。人盡富貴。壽考無有貧賤夭札者矣。此其說失之矯也。賢知之過也。一謂數既有定。非我所能轉移。福至則安坐而獲。禍來亦引領而受。若然。則聖賢之修身盡道。皆爲多事。而庸夫之昏惰偷生。如醉如夢。反爲解脫矣。此其說失之卑也。愚不肖

之不及也。而其甚者。謂數何足以限我。天下之高名厚利。我但施其權力智計。而無不得。見有可趨。奪人而專之。已見有可避。全已而歸於人。此小人之尤不足齒者。君子未嘗過也。以爲吾事爲善而非敢爭權於造物也。亦未嘗不及也。以爲吾弟爲善而非可讓能於造物也。若不知有命而權力智計是逞者。君子去之。霄壤遠矣。蓋君子言命。主理而兼數。固如是也。了凡以皇極之數爲命。始而安之。則愚不肖之不及也。既而奮焉思有以移易之。則又賢知之過也。安命可也。安命不爲善不可也。奮而爲善可也。爲善而冀移易乎。命不可也。此其失無可解也。而予尤怪了凡惑於數。異端因得售其術。竟陷溺其中。而不返也。夫談數者。以衆人而符於甲。爽於乙。以一人而符於前。爽於後。其常也。孔生談皇極數。固有驗。豈無一爽者乎。了凡值前塗之將窮。計無復之舉。以告雲谷。雲谷僧之點者也。知孔生之談數。未必皆驗。故爲慰勉之語。謂積德

行善。命自我立。其將來與孔生之數符也。則委  
咎於爲善之未篤也。與孔生之數爽也。則致慶  
於爲善之有功也。此異端誑誘庸夫之故智。而  
了凡不之覺。及其科名子息壽考。得諸望外。不  
知孔生之數不驗。而惟信雲谷之言有徵也。斯  
不亦陷溺實淺乎。當其爲善也。禮佛懺罪。持咒  
書符。是以儒者之身。而爲釋氏之行也。其立說  
也。中心信奉。刊布海宇。是以儒者之口。而振釋  
氏之鐸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了凡之

卷之八

謂矣。或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數固不違。理亦  
應爾。了凡謂爲善而獲福報。固主理而兼乎數  
者也。予曰。非也。君子但知吾有爲善之理。而不  
計善有得福之理。積善餘慶。不期而然。豈人力  
所可恃邀乎。了凡言福報。如持左券而索償。人  
心橫發。道心不生。君子不謂之善也。而何主理  
之云。或又曰。言數者。祖於易。易不爲趨吉避凶  
設乎。予曰。聖人作易。以前民用。昭示乎吉凶悔  
咎之象。使人致其恐懼修省。所以剖天人之秘。

而啟誠敬之扇也。觀伊川作傳所言。皆理矣。獨  
數哉。故讀易而知恐懼修省。以期寡過。卽爲修  
身順受之實理。與數兩得之。了凡以求福爲立  
命理。與數兩失之。抑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吾取而折衷焉。

魏石生曰。沈氏弋說。云近世有溺女之俗。江南尤  
甚。推其隱情。不過慮粧貲艱於措置耳。與其從  
厚。不如從薄。吳隱之之嫁女可師也。

葉秉敬曰。解大紳洪武中上封事云。治曆明時。授

卷之八

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殺  
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  
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  
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  
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愚按此語。乃千古  
定論。今觀臺曆。止紀日月星辰。過宮度數。頗得  
此意。而頒行之曆。多載開成收閉。不宜出行。不  
宜豎造等類。似專教人趨避吉凶。而非惠迪吉  
從逆凶之正道。故愚載解公之疏語於此。

陸稼書曰。陽明以禪之實。而托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邪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

曰。釋氏本來面目。卽我靈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指。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底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欲。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况其心本以爲人倫底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

呂晚村曰。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官。忽要他忠清起來。種根已深。如何洗滌。卽有一二勤慎。乃職。亦止是善保祿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

全箇不是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詔食。君臣之大義。有何誤人處。看原憲辭粟。聖人不許。則矯廉亦非合義。但如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爲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慾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字。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後字。後不是不要可知。

卷之八

張武承曰。陽明格不訓至。則以格其非心爲據。曰致良知於事物。格其不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強附會如此。至究其何以格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卽物窮理。恐認欲爲理。則又曰。此志不真切也。夫以格物爲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況以認欲爲理如此大病。不急求所以磨礪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真爲脫卸。真所謂茫茫蕩蕩。反以誣朱。

子乎

讀書鏡曰。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瘠者。或釋之曰。瘠之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瘠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瘠。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瘠。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瘠。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瘠。盛揀妾姬。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瘠也。一有於此。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瘠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瘠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

卷之八

者常在乎仕瘠也。

高陸石曰。儒者雖無補救世道之權。而不可無補救世道之心。尤不可無補救世道之言。蓋言出而辨異端。闢邪說。使先聖之道明。後學知所歸。是亦聖人之徒也。